「幕府大將軍」原作者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TAI-PAN

代理

上卷

「幕府大將軍」原作者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TAI-PAN

代辦

上卷

代辦

上卷

詹姆士・克萊威爾　著

傅英珊　譯

雅鳴圖書

詹姆士・克萊威爾自著「幕府大將軍」後（全譯本三巨卷本社已發行）而享譽世界文壇後，曾幽默的道出自己的身世：「我有著蘇格蘭人含蓄的個性，而却是個有愛爾蘭血統的英國人，在澳洲出生，又具有美國公民的身份，同時也有世界大多數國的永久居留權。」

「代辦」是詹姆士先「幕府大將軍」而寫成的，深入的刻劃出十八世紀中葉列强在大清帝國的一頁卑劣史，將「代辦」這種特殊人物的嘴臉和心態描寫的淋漓盡致。

代辦

上卷

原著　詹姆士・克萊威爾
譯者　傅英珊

前言

史達倫昂首邁進了H·M·S復仇號戰艦的指揮塔台。這是一艘英國皇家海軍的旗艦，置有七十四座艦砲，巨錨泊在離島半浬外的海面，四周還有別的戰艦、運輸艦和掛著米字旗的英國商船，和運載鴉片頻繁的中國式帆船。這是一個灰濛濛的星期二——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清卜道光二十一年）的早晨。

史達倫步出了指揮塔台，沿着甲板踱着步，得意的眺望欣賞着這個半島。這全是上帝的旨意，當他有這個計劃時，適巧和大清帝國發生了戰爭，而且以戰勝國的姿態結束了這場不名譽的戰爭，而在籌劃完成時，也獲得了這勝利的代價——租用這小島九十九年，實現了二十多年來的夢想。再等一會兒，就要上岸去參加接收的儀式，這是多麼光耀的時刻，而這小島無異又爲女王維多利亞的皇冠上增添了一顆燦爛耀眼的明珠。

這小島就是香港，周圍不過三十里，位於大清國的南方，在珠江的出口處，距離最近的大陸沿岸尚有三百公尺，島上山陵起伏，土地貧瘠，不宜於農耕居住，只有些漁戶零零落落散居在島上的南岸，經常有海上風暴——颱風的侵襲，所以對大清帝國而言；這小島並不值

得重視。

「其實，香港應有她的偉大遠景，將來必是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因爲它是進入中國的門戶。」史達倫想着。

「就放在這兒！」一位年輕的倉儲主任正對着搬運伕指揮着：

「把史先生的遊艇放在主艙正中間的位置。」

「是的，先生。」搬運伕卑微的回答。

當年輕的倉儲主任看到史達倫來到，馬上趨前卑躬的報告：

「馬上就好了，史達倫先生。」史達倫現在在大清帝國人民的眼中已是神奇人物了，具有無上的權威。

「不要慌，慢慢來。」史達倫祥和的說，他有一在中國人眼裡像巨人般的偉岸的身材，一張飽經風霜的臉流露出經驗換得的智慧，穿着銀色扣子的藍色外衣，筆挺的褲筒塞入光可鑑人的皮靴內，濃密棕紅色的頭髮和碧綠的眼珠，從外表絕看不出來有四十三歲，他還有一項不爲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他背後和長統靴內藏有兩把鋒利的短刃。

「今天眞是個愉快的日子。」海風輕拂着史達倫的臉。

「是的，先生。」那位主任恭謹回答著。

史達倫緩緩的步向艦首，走到了他弟弟羅勃的身邊。

「我們來遲了！」羅勃笑著說。

「是啊！還不是因爲總督大人和將軍而延誤了。」史達倫一邊說著，一邊瞇着眼欣賞着這個名叫香港的小島，繼而向大副下達了命令：

「起錨！泊向香港的岸邊。」

「是！」大副答道。

「終於如願了，代辦。」羅勃對着史達倫說。

「代辦」——這個名稱對大清帝國的人來講，是那些外國機構駐在中國的洋大人。

「是啊！」史達倫的話揚溢著心滿意足的聲調。

他，史達倫就是——代辦（*TAI－PAN*）。

第一章

「該死的小島！」伯克暗暗的咒罵道，他對著海岸和四周的山巒狠狠的瞪了一眼。「全中國都在我們的脚下，任我們踐踏，而我們所得到的報償，却是這個連鳥都不拉屎的石礁。」

伯克與兩位做清朝貿易的伙伴，以及一些商人和官員們都聚集在岸邊，等待著歡迎皇家海軍的來臨。皇家儀隊已經整齊的排列着，腥紅色的制服發出奪目的光彩，站在儀隊旁的却是一群衣服髒亂的水手們，他們正七手八脚的將一根旗桿插入泥土中。

「等到鐘聲響了八下，就將旗子升起來。」伯克說道，從他的聲調中顯出很不耐煩，「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不知道是那個狗養的躭誤了？」

「在星期二賭咒是非常不吉利的，伯克先生。」傑夫考伯在一旁說道，他是一個瘦長，長著一個大大的鷹勾鼻的美國波士頓商人，穿着一件毛織的黑色短外衣，他那平頂帽子斜斜的戴在頭上，幾乎把他的三角臉遮住了一半。他爲了表示這句話的重要性，又加長了語音：「非常不吉利」。

「好了！不要說了，反正在這裏什麼事情都不吉利。」伯克更不耐煩了。

「我們最好不要預測對大清帝國的貿易吉不吉利，先生。」伍爾夫說道。

考伯的同伴，伍爾夫特曼是一位來自阿拉巴馬州，健康硬朗而說話帶有鼻音的青年。

伯克瞪着他道：「香港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你也知道，我們需要的是中國內陸的港口。」

「但是，香港是這帶水域裏條件最好的，」考伯說道：「這兒有足夠的空間停泊、補給、整修我們的船隻，又有足夠的土地供我們建築住宅和倉庫，而且大清帝國也無權干涉我們。」

「一個殖民地必須有肥沃的土地以供農作生產，考伯先生，這是一種生財之道啊！」伯克不耐煩的說道：「我已經走遍了整個島嶼，你也一樣，這兒沒有肥沃的土地，不能耕種，又沒有牧草以供畜牧，這裏什麼都沒有，我們所需要的每一樣東西都必須依靠船隻運來，想想看，這要花費多少，是誰？是我們還是由清廷的貿易負責這些開銷呢？唉！我的天啊！」

「喔！原來你們要的是這種殖民地啊！伯克先生！」考伯譏笑道：「我想大英帝國已經有足夠的了。」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伯克脹紅了臉，手按在腰旁匕首的刀柄上，怒聲道：「你唾這口水是清你的喉嚨，還是唾罵大英帝國？」泰勒·伯克是一個年近五十歲，高大，獨眼的大漢，他的肌肉如鐵般的結實，他如一艘戰鬪商船般的勇猛與危險。他的衣著華麗，而且匕首的刀柄鑲有一顆鑽石，他

滿臉的鬍子與頭髮糾結在一塊。

「今天眞冷，伯克先生。」伍爾夫很快的接口說道，他的內心對他年輕夥伴的掃巴嘴感到憤怒。伯克不是一個好對付的傢伙，而且他們現在也不敢公開與伯克作對。「連風吹來都是涼颼颼的，對不對？傑夫。」伍爾夫轉圜暗示著。

考伯還算聰明，點了點頭，他的眼神一直沒有離開伯克。他沒有帶武器，口袋裏卻有把小刀。他與伯克的身材都差不多，只是稍爲瘦些，但他並不怕伯克。

「我給你一點忠告，考伯先生！」伯克說道：「以後最好不要在說完大英帝國之後吐口水，這無疑對你有很大的好處。」

「謝謝你，伯克先生，我會記得的。」考伯輕鬆的回答道「我也勸尔，以後千萬不要在星期二賭咒。」

伯克強壓制住他心中的怒氣，總有一天他會消滅考伯、伍爾夫這兩個美國佬的，但不是現在，現在他需要他們的助力來對付史達倫兄弟。

提到了史達倫，伯克咀咒上天，因爲上天使得史達倫和他的公司成爲亞洲第一個最大的貿易公司，他是那麼的有錢有勢，以致在中國的外國商人都敬畏而略帶酸味的，稱他的公司爲『高貴之屋』，最主要的關鍵因爲他還是一位「代辦」，並且是亞洲所有的代辦中最偉大的一位。伯克也咀咒著命運的搬弄，使得他在十七年前喪失了一隻眼睛，也就是這一年，史達倫才奠定了他商業帝國的基礎。

那是發生在舟山群島的往事。舟山群島位於上海的南端，靠近揚子江的出海口，伯克載著一船的鴉片越過了危機四伏的季風帶，而史達倫亦載著一船的鴉片尾隨在後，只相差了幾天的航程。伯克最先抵達舟山群島，船上的鴉片即被搶購一空。最興奮的，當他知道史達倫因爲遲了一步，必須深入北方冒著被逮補的危險，另行找尋新的市場。伯克便開始向他的大本營——澳門回航，他的船櫃內裝滿了金幣，可以說是滿載而歸。但是他不知道危險正慢慢的接近，一陣巨大的暴風雨突然橫掃中國海。中國人與貿易商稱這種暴風爲颱風，他們認爲颱風是恐怖的化身。

颱風毫不留情的吹襲著伯克，他被折斷倒塌的帆柱壓倒而無法動彈，當他無助的被壓在甲板上時，一截被風吹斷的升降索不斷的敲擊著他的臉部。當水手們把帆柱移開時已經太遲了，他的左眼已被木屑插瞎了。他倒了一點白蘭地在他的傷口內，直到現在他還記得當時的炙痛。

他回憶著他是如何將這艘早已被人認爲沈沒的破船駛回港口。這艘原來具有三枝大柱的商船，現在只剩下一個空殼了，船的接合處已經裂開，船桅、槍炮和纜繩也都冲失。當伯克準備重振旗鼓，再添買船桅、檣、纜繩、大礮、火藥、槍枝和人手時，上次航行所得的利益也已消失無剩。

史達倫也是無法避免的駛入同一個颱風中，他的船是一種小型的快艇，具有中國式的外殼和英國製的裝備，專門在氣候好的時候作沿岸走私之用，但是史達倫却意外的脫離了颱風

圈，他的船仍是安然無恙。他站在港口歡迎伯克滿身瘡痍的歸來，他那雙奇怪的綠色眼睛充滿了嘲弄的笑意。

「史達倫的狗運。」伯克想道，「就是他的狗運使他由一艘小艇變成一百多艘，又變成了倉庫和大筆大筆的財富，最後成爲這該死的『高貴之屋』，霉運却逼使我退居第二位，他却成爲尊貴的全權大使，與龍史達夫狠狽爲奸，經過這麼多年，他們一定會出賣我們的，該死的香港！該死的史達倫。」

「假如不是史達倫的計劃，你們也不會那麼輕鬆的就打贏了仗。」考伯在一旁說道。

戰爭是兩年前由廣東開始蔓延的。當時的清朝皇帝決定禁止英國在中國獲利最多的貿易——販運鴉片。大臣林則徐帶領軍隊包圍了住在廣東的外僑，並且要求交出所有在亞洲的鴉片作爲英國商人的贖金。最後大約有兩萬箱的鴉片被沒收和燒毀。並且英國人也被迫撤退到澳門。英國爲了保護商業的安全，六個月後，英國遠洋艦隊來到了東方，由英國的商務總監督——龍史達夫全權指揮。

史達倫替龍史達夫擬定了一個作戰計劃，他決定繞過戒備森嚴的廣東，代以大批的遠征軍北進舟山，因爲他們可以毫無損失而又輕易的攻下這個島嶼。史達倫估計清朝的軍隊與簡陋的裝備，根本無法對抗歐洲的軍隊與艦隊，而且，清廷將主力都移往廣東，只留下少部分駐守舟山，以及兩三艘船隻封鎖揚子江。英國遠征軍可以由此北上白河口，進逼上游不過數百浬的北京——大清帝國的首都。史達倫知道這是唯一而且直接逼使清朝皇帝立刻尋求和平

的途徑，這是一個極爲高明的計劃，並且進行的非常成功。遠征軍在六月抵達東方，七月攻下了舟山，八月就在白河碇泊下錨了，兩個星期後，清朝皇帝就頒下正式公文要求談判，磋商停戰事宜。這場戰爭幾乎就在雙方都沒有什麼重大損傷的情況下結束了。

「龍史達夫接受了這個計劃是非常明智的。」考伯說道。

「任何與清朝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如何來對付那些中國佬。」伯克粗聲說道。他把帽子從腦門後移，又鬆了鬆眼罩。「爲什麼龍史達夫和史達倫會同意在廣東談判呢？連傻瓜也知道談判就是拖延時間，我們應該繼續留在白河，一直等到和約正式締結。但是却沒有這麼做，我們將艦隊撤走不算，還爲了那些大官們在紙上簽個字，就這麼空等了六個月。」伯克吐了口痰，又道：「愚蠢！瘋狂的愚蠢，爲了這幾塊臭石頭就浪費了這麼多的時間和金錢。我們應該繼續佔領舟山的，那才是我們眞正需要的。」舟山長有二十英里，寬有十英里。她的土地肥沃並且富足。有一個優良的海港和繁華的城市　定海。「那兒有足夠的空間任我們發展，從那裏只要三四艘快速戰艦，就可以控制揚子江了，誰都知道，只要控制了揚子江就等於控制了中國的心臟，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老天！」

「你們仍然擁有舟山群島啊！伯克先生。」

「是的，却被咱們所訂的條約給斷送了，我們也是一樣。」伯克爲了抵擋漸漸增強的海風，用力的在地上跺着脚。

「也許，你應該向龍史達夫提出建議，」考伯說道，「他是一個能夠接受建議的人。」

「我才不幹呢！不過我敢打賭，當國會知道這個條約時，他們可有得受了。」

考伯點了一根方頭雪茄說：「以現在時局來看，正當每一個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熱衷權力的追求與殖民地的掠奪。我也同意這是一紙令人驚訝的文件，伯克先生。」他的語調尖酸刻薄。

「我想你們美國也一樣吧！」伯克的臉色變了。「你們的印地安人，路西安那的擴充，西班牙的佛羅里達，以及最近你們又對墨西哥和俄國沙皇的阿拉斯加在動歪念頭。現在你們又想從我們這兒偷走加拿大，對不對？」

「加拿大是屬於美國的，不是英國的。我們並不想對加拿大發動戰爭　她會自動加入我們的。」考伯急急的反駁道，想盡量掩飾住他的緊張。他拉扯著如同山羊般尖硬的鬍髭，又拉緊了外衣抵擋如尖刀一般的海風。他知道若是現在與大英帝國發生戰爭的話，會將造成極大的損害，並且也會毀了他自己與伍爾夫。該死的戰爭！即使如此，他也了解美國必須對墨西哥與加拿大發動戰爭，除非糾紛有個圓滿的解決。就像大英帝國所以對清廷發動戰爭一樣。

「那兒絕不會發生戰事的。」伍爾夫說道，很技巧的結束了這段不愉快的對話。他歎了一口氣希望自己現在仍在故鄉阿拉巴馬州，在那兒的每一個男人都具有紳士風度，不必應付這批該死的英國人，——像伯克這種褻瀆神而又滿嘴髒話的大老粗；史達倫這種精明的如同魔鬼化身的投機分子，甚至也不必應付身旁這位乳臭未乾而又輕舉妄動，一直以爲波士頓就

是地球中心的年輕夥伴傑夫·考伯。「不管是好是壞，這場戰爭總算是結束了。」

「記住我的話，伍爾夫先生，」伯克說道。「這該死的條約對我們或者是他們都沒有好處的，我們必須要擁有舟山與中國內陸的港口，你看著好了，再過幾個星期一定還會有戰事發生的。到了六月，當季節和風力都成熟的時候，艦隊必須再次北駛，進入白河。你倒說說看，假如又發生戰事，我們如何才能取得茶葉和絲綢呢？去年就是因爲戰事的關係，害得我們幾乎沒有生意可做，前年更是糟糕根本沒有進帳，還被他們損毀了所有鴉片的利益。光是我就損失了八千箱的鴉片——兩百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啊！」

「你並沒有任何損失，」伍爾夫說道：「龍史達夫爲了贖回我們的性命，才命令我們放棄的。他給了我們一紙英國政府的收據，並且在南京條約內也有適當的安排　六百萬兩銀子的賠款。」

伯克粗魯地笑了起來：「你們以爲國會只因爲這紙文件就會獎賞龍史達夫嗎？我告訴你，不論是那個政府只要是我們要求償還鴉片的損失一定會被拒絕的，至於這六百萬兩銀子那是賠償我們軍費的。我比你們清楚國會。我勸你們兩個還是對五十萬兩銀子說再見吧！假如今年又有戰事發生，就根本沒有什麼貿易可言了，若是沒有生意可做，我們全會破產的。你，我，任何與清朝作貿易的生意人，甚至連那個該死的『高貴之屋』也都一樣。」他從口袋掏出掛錶。儀式早該在一個小時前就開始，那麼，現在都快到結束的時候。「可是，我伯克絕不會結束的。」他想著。「老天！史達倫已經交了十七年的鴻運，現在也該換換別人了

吧！」

伯克將思緒轉移到他第二個兒子摩根身上，摩根是一位冷酷無情而又精明能幹的青年，在英國總管家族的財產與利益。伯克不知道摩根現在已否成功的破壞了國會與銀行界對史達倫的印象。「我們要徹底的毀滅你，史達倫。」他想著，「把香港和你一起丟到海裏去。」

「他媽的！倒底是被什麼耽誤了？」伯克突然嚷道。大步走向那個正在來回踱著方步的海軍軍官。

「你倒底是怎麼啦？考伯！」伍爾夫問道，「你明知道他對香港的看法是對的，那又爲什麼故意跟他唱反調呢？」

考伯的三角臉現出了笑容：「我看不慣那傢伙一副自以爲是的樣子。」

「假如那五十萬兩銀子眞被伯克說對了，那我們可慘了。」

「是的，不過假如眞是這樣，史達倫的損失將在我們的十倍以上，別擔心，他會得到賠償的，我們也是一樣。」考伯望著伯克的背影：「你想他會知道我們與史達倫的交易嗎？」

伍爾夫聳聳肩道：「我不知道，不過伯克對那條約的看法倒是正確的　那是個該死的條約，害得我們損失了不少財產。」

在戰爭結束最後的三個月內，考伯和伍爾夫扮演著「高貴之屋」秘密特派員的角色。英國的戰艦封鎖了廣東海岸與珠江，任何英國商船都不准進入此區進行貿易。這是龍史達夫應史達倫之要求，頒佈禁運令以迫使大清帝國簽訂和約的一種手段。但在得知廣東的倉庫內裝

滿了茶葉與絲綢之後，他們不禁又心動躍躍欲試了。

由於美國並沒有對清廷宣戰，所以美國商船仍然可以將英國戰艦視若無睹般地自由在禁運區內航行，所以考伯與伍爾夫向一位綽號爲「金瓜」的中國商人購買了四百萬磅的茶葉，然後運往馬尼拉，名義上是準備出賣給西班牙的商人們。當地的西班牙官方在接受了一筆可觀的賄賂後，便發下了進口與出口的執照，然後將茶葉移往一免稅的移往史達倫的快船上，迅速的駛向英國。至於「金瓜」的報酬則是在海岸的某處，由史達倫交付一船的鴉片。

一個完美的計劃。考伯心想，每一個人都發財了，而且也得到了所希望的貨物。假如由我們將這一船的茶葉直接運往英國，而不須經過馬尼拉，那不知又要好上多少倍。但是英國航海法規定，只有英國商船才得載運貨物進入英國港口。他咀咒著：「殺千刀的英國佬！他們自以爲擁有整個世界。」

「考伯！」

考伯順著他同伴的視線向前望去，一時之間他還沒有弄清楚伍爾夫要他在這擁擠的港口看什麼。突然他看到旗艦放下一艘長艇來，艇內坐著一位紅頭髮的蘇格蘭人，他的勢力足可操縱國會，而在世界上發動戰爭。

「希望史達倫淹死吧！」伍爾夫說道。

考伯笑道：「你錯了，伍爾夫，大海是不敢收容的。」

「也許，考伯，也許，他的黃金時代該過去了。」

× × ×

史達倫站在長艇的船首，順著海浪的起伏向前航行著，典禮預定的時間已經過了，他並沒有催促他的槳手，他知道一定要他抵達後，典禮才會開始的。

長艇距離海岸大約還有三百碼，領航員喊著：「穩一點！穩一點！」的聲音，順著清爽的東北季風傳到老遠。遠在天邊，由於風力的吹送，使得積雲順著風勢遠離中國大陸，而飄向這個島嶼。

港口擠滿了船隻，大部分都是英國的，只有一小部分是美國與葡萄牙的，做各種貿易的大小商人也都聚集在碼頭上，在鴉片戰爭以前，外國商人必須停泊在澳門——大陸尖端的一個小小的葡萄牙據點，位於珠江口西南方四十里；或是在黃埔的外島上，位於廣州南方三十里左右，這就是依據清朝法令允許任何外國船隻所能停泊距離廣東最近的地方。大清皇帝所頒佈的法令：所有的歐洲貿易商人都被禁止進入廣州城。據傳說大約有一百萬的大清子民居住在這廣州城內，但是沒有一個歐洲人能夠肯定這個數目，因爲沒有人能夠進入廣州，大步走在街道之上。

古老的大清朝爲了拒絕歐洲國家的通商要求，制訂了非常嚴格的法律。由於這些嚴厲而又無法變更的法令，使得歐洲商人缺乏行動與通商貿易的自由，因而觸發了戰爭。

當長艇緩緩的停岸，經過一群商人的前面，有些小孩高興的向史達倫揮手，他也揮手答

禮。孩子們仍然是幸福的，他們終將擁有自己的土地與家園，他想著。當戰爭之始，所有的英國僑民都撤離到船艦，以求保護。估計大約有一百五十位男人，六十位婦女與八十名兒童。有些家庭甚至在船上待了幾近一年的光景。

此外，則是停泊整齊的軍艦，有七十四座火砲，四十四英呎長，二十二英呎寬的雙桅方帆船與快速戰艦，還有一批運輸艦，上面滿載四千名的英國士兵與印度傭兵——這些都是屬於地球上最精良的海軍與陸軍。

在這些軍艦當中，則是裝載鴉片的斜桅快船，這是到現在爲止所能建造最輕捷的船隻。當史達倫看到島嶼中間的高山，直立高聳於海面上一千八百呎的壯觀時，他的胸中不禁產生一股熾熱的興奮感。

雖然他未曾踏上過這個島嶼，他却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島嶼的形勢，他曾經發誓，除非香港屬於大英帝國，否則絕不踏上這島嶼一步。他蠻橫的認爲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他派遣部下，與他的親弟弟羅勃去勘查地形，因此，他知道每一塊暗礁與岩石，也知道每一處的幽谷與小山。他已經決定了建築「高貴之屋」與倉庫的所在，並擬定了開山闢路的計劃。

他轉頭望著他的快艦「中國之雲號」，她擁有二十二座火礮的威力，所有屬於史達倫的快船皆以「雲」字命名，以紀念他死去多年的母親。水手們正在油漆與沖洗已經晶瑩燦爛的船身。大英帝國的米字旗驕傲的飄揚在船尾，而公司的旗幟則懸掛在船尾的桅頂上。

代表「高貴之屋」的旗幟，繡著一頭象徵蘇格蘭皇室的紅色獅子，與一條代表清朝皇帝權力的五爪青龍，互相盤繞著。這一旗幟飄揚在各大洋二十艘武裝快船的桅杆；以及一百艘專門在沿海走私鴉片的武裝輕便小艇上；也飄揚在三艘巨大的鴉片補給船　這是利用香港港口內的廢船改裝成的。

「眞是一面美麗的旗幟！」史達倫驕傲的想著。

最先懸掛這面旗幟的，是他用武力奪來的一艘載滿鴉片的海盜快艇。當時海盜在沿海一帶非常猖狂，逼得清朝政府與葡萄牙官方懸賞緝捕。史達倫利用颱風季節或鴉片走私的空擋，在中國海搜捕海盜，將所得到的賞金再全部投資在鴉片上。

該死的鴉片，他想。他知道他的命運已與無情的鴉片緊繫在一塊兒，沒有鴉片的話，「高貴之屋」與大英帝國都無法生存。

這歷史可以回溯到西元一六九九年，當第一艘英國商船和平的與中國達成交易，換回大批絲綢，以及被英國視爲無上珍品的香草，茶葉，茶葉在中國是出產豐富而又價格低廉的商品。清朝皇帝下令只准許以銀子來換取茶葉，這法令一直沿用至今。

經過了五十年，茶葉變成西方，尤其是大英帝國最受歡迎的飲料，所以，徵收茶葉稅成爲英國歲收的主要來源。一個世紀以來，財富漸漸流到清朝的私囊內，使得英國國庫逐漸空虛，並且大家也認爲，以銀子換取茶葉實在是一個不經濟的支出。

超過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官商合辦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半私人，一半國家所有，在國

會的監督下，完全壟斷了印度與亞洲的貿易　他們提供了所有的貨物：棉花、織布機，甚至武器與船艦，以代替銀子作爲茶葉的代價。但是清朝皇帝卻拒絕了，清廷認爲中國應可以自給自足，並且輕蔑的稱呼所有的外國人爲「夷人」，他們還將地球上其他的國家都視爲自己的屬國一般對待。

後來，在三十年前，一艘英國商船「漂泊之星號」在珠江航行，停泊在黃埔外島，她載運的貨物就是英國屬地孟加拉大量生產的鴉片。雖然，鴉片在清朝已經廣泛的流行，但這也只是高官富賈才能享受得到的—因爲販賣鴉片是違法交易。東印度公司秘密的與「漂泊之星號」的船長簽訂合約並提供鴉片，要求清廷必須以銀子來換取這批毒品。中國商人互助會清廷明令設立之完全控制西方貿易的機構，買下了這批毒品，並且以極高的價格轉售。「漂泊之星號」的船長悄悄的將銀子交付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官員，然後帶著他的報酬　一張倫敦銀行的支票，迅速的駛回加爾各答去裝載更多的鴉片。

史達倫對「漂泊之星號」的記憶太熟悉了，他曾經在這條船上充任侍者，也就是在這條船上獲得經驗，使他漸漸成熟，並且來到了亞洲，他也是在這時候發誓一定要毀掉泰勒·伯克。當時伯克是「漂泊之星號」的三副，十八歲，並且非常健壯了，史達倫才十二歲。伯克非常厭惡史達倫，對他吹毛求疵，並減少他的食物配給，命令他做額外的守望員，在惡劣的天氣下派遣他爬上桅頂，折磨他，任何一點的差錯，就將史達倫綁在纜索上，用九尾鞭狠狠的抽打。

史達倫在「漂泊之星號」大約待了兩年，後來「漂泊之星號」在麻六甲海峽觸礁沈沒，史達倫得慶餘生，去到新加坡。當他知道伯克也沒有葬身海底時，感到非常欣慰。他要報仇——以他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時間。

史達倫又加入了另一條船。此時東印度公司已與許多經過精挑細選的船長和貿易商人秘密簽訂合約，以高價大量出售孟加拉鴉片。於是，公司開始得到極大的利潤而且收到更多的銀子。清朝的官吏與商人對這種於法所禁止的貿易視若無睹，因爲他們也由其中得到許多油水，只是瞞著清朝皇帝的耳目而已。

不久，鴉片成爲英國對外貿易最主要的商品，東印度公司很快的就壟斷了整個鴉片的交易。經過了二十年，英國走私鴉片所得的暴利，終於與購買茶葉、絲綢所支出的費用平衡了。

其後，很快地，販賣鴉片的所得超過了購買茶葉、絲綢的支出而開始有了盈餘。因爲鴉片在清朝比茶葉、絲綢在西方的銷售量整整多出了二十倍。最後連大清帝國都無法付出這麼多的銀子。東印度公司要求以其他貿易來遏止這種趨勢，但是清朝皇帝仍然固執己見：以銀子換取茶葉。

此時史達倫已經二十歲了，並且擁有一艘商船從事走私鴉片的行業。伯克是他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他們兩人無情兇狠的互相競爭著，在六年當中，史達倫與伯克都在這種不名譽的貿易中佔著極重要的位置。

久而久之，這批鴉片走私犯漸漸的成爲對清朝貿易的商人。他們有堅強的組織，其中有英國人，蘇格蘭人和少數的美國人，他們經常駕駛著自己的小船進入未知的水域中，他們在海上和平的達成交易，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得到利潤而不是征服，但是他們一遇到具有敵意的海域或是敵視的行爲，他們的商船就會搖身一變而成爲戰艦。他們知道假如不如此做，他們的船隻就會很快的消失並被人們淡忘。

這些貿易商人很快的就瞭解，他們冒了極大的風險，所得的利潤却全被東印度公司所剝奪。並且他們也被完全拒絕進入合法的、有極大利益的茶葉和絲綢的貿易。雖然他們之間互相激烈競爭，却在史達倫的勸說之下，爲了打破東印度公司這種壟斷市場的局勢，而集體研討對策，假如能夠解除這種壟斷的局勢，這些貿易商人就可將鴉片轉換爲銀子，再將銀子變成茶葉，然後將茶葉運回家鄉，直接銷售給世界各地的市場，所得的利潤將是無法相信的龐大。

英國議會成爲他們遊說的對象，在兩個世紀前議會賦予東印度公司獨佔的權利，現在也只有議會才能改變。這些貿易商人下了極大的賭注，甚至以賄選支持相信自由競爭與自由貿易的議員，寫信給新聞界與政府的閣員，他們具有不屈不撓與堅持到底的精神　這是只有經過海的洗禮才具有的特性。

東印度公司對這些叛徒感到震怒，又捨不得放棄既得的利益。可是她非常需要這些貿易商人的銀子以換取茶葉，而且她的收入總額大都依靠孟加拉的鴉片，所以她小心翼翼的向國

會提出抗議，使得國會的處境非常爲難。國會雖然譴責出售鴉片，但又需要印度與販賣茶葉的利益，試著客觀的聽取雙方的說詞，希圖安排能夠使雙方都滿意的措施。

東印度公司決定以史達倫與伯克爲她的主要對象，作爲其他商人的警告，她收回了他們販賣鴉片的執照並解除合約。

伯克帶著他的船隻離開了公司，史達倫則是空手離去，伯克與其他的貿易商人仍然繼續不斷地遊說國會，史達倫和他的船員則流落至澳門南方的一個海盜隱藏處，在那裏他得到了一艘快艇，然後利用這艘快艇，又繼續從事鴉片走私的勾當，並且毫不留情的掠奪其它的海盜船隻，他所賺的錢也愈來愈多，他下的賭注比以前更大，在議會中收買了更多的同情票，並且不斷地煽動，直到議員叫囂著要解散東印度公司。在七年前議會就通過法令，削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壟斷的權利，並且開放自由貿易，但是仍然允許東印度公司獨占英國與印度貿易的利益，以及壟斷世界鴉片的市場。英國國會對傾售鴉片頗有微詞，所以東印度公司也並不希望再做鴉片的生意。但是他們全都知道，若是沒有出售鴉片的利益以平衡購買茶葉的支出，那麼大英帝國就會完全垮掉。這是世界貿易史上的一個活生生的事實。

由於開放自由貿易，史達倫與伯克都成爲商業王子。他們的武裝艦隊也更爲擴充，他們兩人之間的敵意與仇恨也愈來愈深。

爲了填補東印度公司控制無效，與開放自由貿易這段時間所留下來的政治眞空，英國政府委派了一位外交家—威廉．龍史達夫作商務監督，以保護英國在亞洲的利益，但是上級給

他的指示却是非常含混，並且沒有賦與他眞正的實權以實施貫徹。

當陽光照射在山頂時，史達倫望著岸邊沐浴在陽光下的人群，其中有朋友也有敵人，但全都是競爭的對手，他轉向羅勃：「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善意的歡迎會。」已經離開家鄉這麼多年了，他們仍然無法改變蘇格蘭的口音。

羅勃輕聲笑道：「我說他們全都希望我們被淹死。」他是一個三十三歲，黑髮，帶有一雙深陷的眼睛和瘦瘦的鼻子，下巴長著濃密的鬍子的青年，他的衣服除了綠絲絨的外套與摺縐的白襯衫和白色的領巾外，其它都是黑色的，他的襯衫的袖扣是一對寶石。「老天！那不是葛萊興船長嗎？」他凝視著海岸問道。

「是的！我以爲他是最適合宣讀文告的人。」

「當你這樣建議的時候，龍史達夫有什麼表示嗎？」

「他說：『好的，達克；假如你認爲這樣做是對的。』」史達倫獰笑道：「我們可是苦了好一陣子，才爬上這種地位，老天！」

「是你打下了基礎，達克，全是你的功勞。」

「你的頭腦，羅勃，我只是肌肉而已。」

「是的，只是肌肉而已，代辦。」羅勃對他這位同父異母的哥哥的地位很清楚—亞洲的代辦。「這眞是一個升起旗幟的好天氣，是吧？」

「是的！」

當史達倫轉身面向海岸時，羅勃望著他的背影，他站在船首看來如同巨人一般，甚至比山嶽還偉大，並且也與岩石一般堅強，我眞希望能同他一樣，羅勃想著。

最初抵達東方的時候，羅勃曾經參加了一次走私鴉片的勾當。他的船隻遭到清朝海盜的攻擊，羅勃被這次行動嚇壞了，雖然史達倫安慰他說：「這沒有什麼關係，弟弟，第一次參加戰鬥總是會害怕的。」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位戰士，也不夠勇敢，所以他以另一種方式爲他的哥哥服務，購買茶葉、絲綢和鴉片，安排貸款並看管銀子。他對現代複雜的國際貿易程序與財政瞭若指掌，他看管著史達倫的公司與船隻並保障它們的安全。是的，我是頭腦，羅勃告訴自己。但是沒有史達倫的話，那他根本就是一個無名小卒。

史達倫正在望著海灘上的人群，長艇距離海岸仍有兩百碼遠，但他已經能夠很清楚的分辨他們的面孔，大部分都在注視著長艇。史達倫得意地笑了。

是的！他想著：我們今天能夠到這兒來全是命運的安排。

× × ×

皇家海軍軍官，葛萊興上校正耐心的等待升旗典禮，他才二十六歲，是一艘軍艦的艦長與海軍副總司令的兒子。海軍對他而言，就如同他體內流著的血液一樣重要。海灘的天色開始明朗起來了，遠在東方連接海平面的天空則是連綿不斷的雲彩。

最近幾天可能會有暴風，葛雷興試著風向預測著，他將視線從史達倫身上移往他的軍艦

上，一艘擁有二十二座大礮的快速戰艦。對他來說，今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大英帝國並不是每天都可以得到新殖民地的，他能夠得到宣讀文告的光榮，對他的前途將充滿光輝的助益。但是他也知道，他之所以被選來擔任這一光榮的職位，是因爲他在這一帶水域內所待的時間最久，而且他的軍艦「美人魚號」也在整個戰役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其實這也算不上什麼大戰役，他輕蔑的想著，根本就與邊界上發生的小插曲沒有兩樣。假如那個笨蛋龍史達夫稍有點勇氣的話，這場戰役早該在兩年前就結束了。假如允許我的軍艦進入廣州的大門，該死的！我就可以礮轟廣州，並且可以抓到可惡的林則徐，將他掛在帆桁上。

葛萊興急躁地用力踏著沙灘，我並不介意他們沒收那些該死的鴉片，我絕對贊成制止走私，但是侮辱英國國旗和綁架英國人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龍史達夫應該准許我繼續前進，但是他却輭弱無能的將我們每一個人撤退到商船上去，並且限制我們的行動。老天！倒底是誰在保護那些商船呢？該死的龍史達夫和史達倫，不知道他們的腦筋是怎麼想的。

好了，他安慰自己道，就算是如此，你還是很幸運的能夠站在這裏，並且他也爲自己能夠身爲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的一份子感到驕傲，謝天謝地，我是一個大英帝國的子民。

突然，他注意到伯克正向著他這兒走來，但是却在中途被另一人攔住了，那是一個身材短小，肥胖的幾乎看不到脖子，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他的大肚就好似吊在褲子上一樣。此人名叫摩里·史基能，是東方時報的負責人。葛萊興讀過它的每一篇專欄，文筆非常流利通暢。有一份好的報紙是非常重要的，他想，並且將這場戰事記載成爲英國的光榮史也是很重

要的。但是史基能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傢伙，其他的人也是一樣，唔！也並不盡然，至少亞里士多得·昆斯就不是。

他眼睛一轉，瞥見一個矮小、醜陋的傢伙，正獨自坐在高堤上，俯視著海灘的風景，他坐在一張小凳子上，面前擺了一個畫架，顯然的，他正在畫畫，葛雷與暗自竊笑，回想到以前在澳門與這位畫家共度的一段荒唐日子。

除了昆斯以外，葛雷與對沙灘上的任何一個人都看不順眼，但是他對賀瑞修·辛克萊却頗具好感。賀瑞修與他差不多年紀，葛萊與認識賀瑞修是近兩年在東方的時候，賀瑞修是龍史達夫的助手，一位翻譯與秘書　也是唯一在東方能夠說與寫流利的中國語言的英國人。並且葛萊與與賀瑞修曾經在一塊兒共事過。

葛萊與搜尋著海灘，很掃興地發現賀瑞修正站在岸邊與他非常看不起的澳洲人閒聊，那人名叫沃夫健·毛斯。這位毛斯牧師是另一位在東方能說與寫中國話的白種人，他是一個高大，滿臉黑鬍子的傢伙，是一個離經背道的叛教者，史達倫的翻譯與鴉片走私合夥人。他的腰間還掛著兩柄手鎗，他那厚重而沾滿油汚的大衣下擺都幾乎快發霉了。他有一個大大的紅鼻頭，黑灰色的亂髮看來就與他的鬍子一樣，嘴中只剩下幾顆稀稀疏疏，又黑又黃的爛牙，他的雙眼幾乎佔了一半的臉。

將賀瑞修與此人一比較，葛萊與想道，那麼賀瑞修就是一個文雅、整潔、清秀有如海軍大將納爾遜一般。

參加他們談話的還有一位高而輭弱的年輕人，此人只與葛萊與見過一兩次面而已，他就是高登·陳，史達倫的私生子。

老天！葛萊與想道，爲什麼要如此公開的炫耀這些歐亞混血的私生子，就像眼前這一位，身上的穿著就像一個血腥的異教徒披著一件長袍一樣，背後還留著一條長辮子，若不是他的白皮膚與藍眼睛，你絕對看不出有英國人的血液在他體內，爲什麼這混蛋不能像一個男子漢一樣把頭髮剪短？眞是嘔心。

葛萊與轉過身來不再注視那一堆人，我想那個雜種還不算太壞，倒底不是他的錯，却是那位毛斯不是一個好東西，對賀瑞修與他的妹妹瑪麗都不好。哈！提到瑪麗，這才是一位值得認識的女孩，她會成爲一個好妻子的，老天！

葛萊與將他的脚步放慢，這是他第一次眞正的考慮到瑪麗作爲他追求的對象。

有什麼不呢？他自問道，我認識她已有兩年了，她是澳門上流社會的寵兒，她將辛克萊家族的房子治理的有條不紊，如同對待王子一般的照顧賀瑞修，她的烹飪技術在鎭上是數一數二的，僕傭們亦都很聽從她的話。並且她彈奏豎琴就如夢幻般美麗，她的歌聲如天籟一樣，老天，她顯然是愛上我了，要不然爲什麼每次我與賀瑞修在澳門的時候，她都會公開地請我到他們家用餐？那爲什麼不將她娶回家作妻子呢？可是她將她的青春年華都浪費在那些大老粗身上，她沒有收入，父母又都去世了。唉！那又有什麼關係？並且她又是那麼的美麗與年輕。我的條件也不錯，每年收入在五百磅左右，並且我將來還可繼承一幢郡主宅邸與一大

片土地。老天！她可以只屬於我一個人的。我們可以在澳門的英國教堂結婚，並且在澳門租一棟房子直到我任務期滿就可以回英國了。當時機成熟時，我會對賀瑞修說：「賀瑞修，老兄，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倒底是什麼事情躭誤了？葛萊興上校！」伯克粗嘎的聲音打斷了他的白日夢。「鐘響了八下就該升旗了，現在都已經超過一小時了。」

葛萊興來回的踱著方步，除了海軍副司令以外，他並不習慣聽到從別人口中發出如此粗嘎的聲音。「現在只要有兩種情況發生，那面旗子就可以升上去了，伯克先生，要不是女皇陛下的親自駕臨就是等那條旗艦上的大人物下船來。」

「唔！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發現你還不瞭解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指史達倫？」

「當然，他不是『高貴之屋』的代辦嗎？」葛萊興故意說道，他知道如此作會令伯克不悅。然後他又加上一句：「我建議你忍耐一下，沒有人強迫你們這些貿易商人上岸來。」

伯克臉變紅了：「你最好學習區分一下商人與貿易商的不同。」他用力嚼著嘴中的煙草並且吐了一口唾沫在葛萊興身旁的石頭上，有幾滴口水正好濺到葛萊興雪亮的鞋子上。「啊！眞對不起！」伯克故作謙卑的道歉，然後搖搖幌幌的走開了。

葛萊興都快氣炸了，要不是伯克向他道歉，他一定會向伯克挑戰要求決鬪，腐爛的雜草

，他輕視的暗罵著。

「報告船長！」一位軍官行禮道：「從旗艦上有信號過來。」

葛萊興瞇著雙眼以抵抗迎面而來的風沙，看到從信號旗上發出「所有的艦長在鐘響四下時刻到艦上報到」的旗號。昨天晚上，葛萊興曾在一個私人場合，與海軍上將及龍史達夫會談。海軍上將曾經提到走私鴉片是亞洲所有問題的根源，「該死的！先生，那些人沒有一點國家的榮譽心，」他激動地說道：「他們那些傢伙只知道錢，禁止鴉片買賣的話，那我們和那些該死的流氓與貿易商就不會有麻煩了，皇家海軍會忠實地執行你的命令。」龍史達夫也頗有同感。我猜想這道命令在今天就會發佈了。葛萊興想道，並且也感到非常欣慰。也該是時候了，我不知道龍史達夫是否會告訴史達倫這項命令。

他回視正慢慢駛近港口的長艇，他總認爲史達倫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色彩，令人著迷，他欽佩史達倫，但也厭惡他　這一位名揚四海，威震八方的「高貴之屋」的統治者史達倫。他與他的弟弟羅勃完全不一樣，葛萊興想道，我還是比較喜歡羅勃。

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戰，也許那些縱橫於中國海上的水手們對史達倫的傳言是眞的，據說史達倫秘密地祭拜魔鬼，而魔鬼也回報地賜給他非常的神力，有什麼人像他這種年紀看來還是如此的年輕，充滿活力，頭髮一點都沒有花白，並且仍然具有年輕人的靈敏反應。難怪那些中國人對史達倫又畏懼又尊敬，稱他爲「綠眼魔鬼」而不名，並且懸賞要他的腦袋。所有的歐洲人大都被清廷懸賞通緝，但是這位代辦却被懸賞十萬兩銀子，無需活擒只要有

屍首就可以了，因爲沒有一個人可以活捉到史達倫。

葛萊興急欲想脫掉那雙帶扣的皮鞋，使他的脚趾能夠舒服一下，他的脚已站得發酸，並且他也爲身穿這套有金色穗帶的海軍服感到不舒服。該死的骯髒，該死的海島和港口，爲了它們不知犧牲了多少條戰艦與性命。他還記得他父親告訴他說：「渾蛋的老百姓，他們只想到錢財與權力，一點榮譽心都沒有，你要小心，孩子！要是讓一個老百姓當上了大官，就會叫納爾遜用瞎了的那隻眼睛去瞧望遠鏡。」爲什麼龍史達夫會這麼愚蠢呢？他也是一個出身於良好家庭的人，受過高深的教育，他的老子還是駐西班牙或是駐葡萄牙的大使呢！

爲什麼史達倫要逼使龍史達夫停戰呢？不錯，我們是得到了一個可以停泊船隻的海港，但這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

葛萊興仔細地看著停在港口的船艦，史達倫的那艘擁有二十二門大礮的「中國之雲號」。伯克的「白色女巫號」也是同樣的具有二十二門大礮，以及美國人考伯的二十門巨礮的「阿拉巴馬公主號」。她們都是值得一戰的船隻。他想，我知道我可以擊沈美國人的，至於伯克嗎？很困難。但是我自信可以打敗伯克。但是若與史達倫對敵呢？

葛萊興開始考慮與研究如何與史達倫在海上爭霸，突然他明瞭自己非常畏懼史達倫，也由於他的畏懼，使他充滿了氣憤與藉口—藉口史達倫、伯克與考伯都是在清朝做生意的商人而不是海盜。

上天啊！他對自己發誓，只要命令正式下達，我將率領我的艦隊將她們一艘艘都轟到天

上去。

× × ×

亞里士多得．昆斯靜靜地坐在畫架上，只完成一半的畫，他是一位瘦小而有著一頭灰黑色頭髮的人，他對衣著有吹毛求疵的苛求，並且是最流行的：緊身灰色的褲子，白色絲織的襪子與黑色有蝴蝶結的鞋子。鑲有珍珠的緞製背心，黑色的羊毛外套。打著領結並別上一隻珍珠別針。具有一半英國與一半愛爾蘭血統。年約五十八歲，是在東方年紀最大的一位歐洲人。

他拿下了掛在鼻樑上的金邊眼鏡，開始用法國絲絨手帕輕輕地擦拭著。我眞後悔看到今天的一切，他想，他媽的達克．史達倫，若不是他，也沒有這該死的香港了。

他知道他是目擊這一輝煌時代開始沒落的證人，香港將會擊敗澳門並取而代之，他想，香港將佔有所有的貿易，所有的英國與美國的代辦都會把他們的總部遷移到這兒來，然後所有的葡萄牙貿易商也會來到這兒，緊跟著來的就是那些靠著與西方做生意而發財的清朝商人。「呸！」他發誓道：「我才不會住在這裏呢！有時我必須到這兒來工作以賺錢餬口，但是澳門才是我的家。」

他住在澳門大約已有三十年了，他是一個單身漢，在所有的歐洲人當中，也只有他視東方爲他的家鄉。除了那些死在這兒的歐洲人以外，其他的人在這兒住了幾年以後也就離開了

。即使如此，還是有人千方百計的想將死在東方的親戚的遺體運回故鄉去。

我死了以後，要埋在澳門。感謝上帝，他告訴自己。我曾經在這兒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我們大家都曾有過，但是現在却都成了過眼雲煙，該死的清朝皇帝，愚蠢得將一世紀前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業毀於一旦。

本來每件事都進行的相當順利，昆斯痛苦的想道。但是現在都過去了，現在我們已得到了香港，大英帝國的權力已開始伸展到東方了，那些商人也會因此而嚐到甜頭，他們絕不會以小小的一個香港而感到滿足的。「好吧！」他不禁大聲說道：「現在清朝的皇帝可要自食惡果了。」

「爲何如此陰鬱不悅呢？昆斯先生。」

昆斯帶上眼鏡才發現摩里·史基能站在隄岸牆角。

「不是陰鬱，年輕人，是悲哀。藝術家有這慧眼——對了！也是靈感——悲哀。」他把那幅未完成的畫擺在一旁，又將一張光潔的畫紙放置在畫架上。

「我完全同意，」史基能笨拙的爬上隄岸，他灰褐色的眼睛看來就像已過時的啤酒渣滓一般。「我只是想問問你，對今天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的感想。我想發表一篇特別報導，但若是沒有我們資深市民的幾句話，那麼這篇專題報導就無法完成了。」

「完全正確，史基能先生，你可以如此言道：『亞里士多得·昆斯先生，我們最偉大的藝術家，可敬的朋友，在他正在著手進行一件將流傳千古的傑作時，拒絕做任何的聲明。』

」他捏了一撮鼻煙用力的吸著並打了一個噴嚏。然後他拿出手帕擦拭著大衣與畫紙上因噴嚏所沾上的唾沫與鼻煙。「再見，先生。」然後又專注於畫紙上。「你的打擾實在是很不禮貌。」

「我完全瞭解你的感受，」史基能點頭說道：「當我有重要的稿子要寫的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感受。」他說完就慢步走開。

昆斯不相信史基能，沒有一個人相信史基能，在這裏的每個人幾乎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過去，而史基能却以揭發別人的過去爲樂。

昆斯想到自己的過去以及他的妻子，就不禁打了一個冷戰，那對我來說眞如雷霆一般，我那時怎會想到那個愛爾蘭老怪物會成爲一個完美的伴侶呢？謝天謝地她已回到令人作嘔的愛爾蘭沼澤去了，永不會再來打擾我了。女人是使所有男人煩惱的原因，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女人，至少親愛的小瑪琍兒·唐就不是。她是我所見過最甜美的女孩，也是由葡萄牙與中國人合作的一件完美無瑕的傑作。親愛而聰明的昆斯，該死的，你實在有過一段美好的人生。

他瞭解他是目擊一個時代結束的證人，但他也知道自己亦是屬於即將來臨的新時代的一分子。現在他又將是一段新歷史的證人與記錄人，有新的面貌與船隻可以描繪，有新的城市可以歌詠，並且有新的女孩可以追求與新的酒可以品嚐。

「悲哀？絕不！」他吼道：「快起來工作，亞里士多得，你這老小子。」

× × ×

在海灘上的人們，聽到昆斯的叫聲都不禁相對而笑，他是一個極受大家歡迎的人物。

「今天這兒若是沒有老亞里士多得的話，就好似少了什麼似的。」賀瑞修·辛克萊笑道。

「是的。」沃夫健·毛斯從他的大鬍子中抓出一隻跳蚤：「他醜得令人看了覺得挺可愛的。」

「昆斯先生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高登陳說道：「所以很美麗。」

毛斯搖著他的大頭並看著這位歐亞混血兒：「你應該用『英俊』來形容一位男士，我不是告訴過你應該如何區別『英俊』與『美麗』的用法嗎？並且他也算不上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的格調高也是我的好友，但他並不是一個具有魔法的大師。」

「我所謂的『美麗』是指他的藝術氣息，先生。」

賀瑞修發現一陣不悅而又略帶慚愧的神色很快地閃過高登陳的臉上。可憐的高登，他想道，為他感到可惜。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願意接納他。雖然極力想作為一個英國人，却又穿著一身清朝服飾與留了長辮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代辦與一位中國妓女所生的私生子，但却沒有一人願意公開的承認——甚至連他父親。「我想他的畫藝非常了不起，」賀瑞修溫和的說道。「奇怪的是為什麼大家都尊敬他，偏偏只有我的父親輕視他。」

「啊！你的父親，」毛斯說道：「他是一位聖人，他有崇高的基督教精神與原則，不像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願他的靈魂在天堂安息。」

不，賀瑞修想著，願他的靈魂永遠在地獄內受火煉之苦。

辛克萊牧師是三十年前隨著第一批英國牧師來到澳門定居，他曾經幫助將聖經譯成中文，也曾經是在澳門的英國教會學校的老師。他被大家推崇為最傑出的市民——除了代辦以外——並且當他在七年前逝世的時候，他的葬禮非常莊嚴隆重。

賀瑞修能夠原諒他的父親，為了堅守所謂的崇高原則，而逼使他的母親很早就撒手人寰，因為那崇高的原則所帶給他父親的，只是一個狹窄、專橫而又無情的生活，也因為他的父親盲目而狂熱的崇拜這位嚴肅的上帝。即使如此，他却永遠不能原諒他的父親，加諸於他妹妹瑪麗身上的責罰以及對代辦的咀咒。

這位代辦曾經找到因為懼怕父親的毒打而逃家的小瑪麗，當時瑪麗才只有六歲。代辦耐心的安慰她並帶她回去，他警告她的父親若是敢再動瑪麗一根汗毛的話，他就要拆毀他的聖壇，並把他拉到澳門大街上當衆用馬鞭抽打他。從此賀瑞修就非常崇拜代辦，毒打雖是停止了，但是却仍然有其它的責罰，可憐的瑪麗。

當他想到瑪麗時，他不禁有些激動，並且注視著那艘曾是他們臨時避難所的旗艦。他知道她也會以同樣的心情注視著岸上的一切。她會每天計算著日子直到安全抵達澳門。只有四十浬的距離了，但看來却還是那麼的遙遠。除了在英國家鄉求學的一段時間以外，他在澳門

整整待了二十六年。他厭惡在英國與澳門的求學生活，他也討厭被他的父親教導，他曾經盡力的嚐試去滿足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但却從來沒有成功。不像高登陳，他是第一位被澳門學校所接受的歐亞混血兒。高登陳是一位聰明的學生，並且很得辛克萊牧師的賞識。但是賀瑞修並不羨慕他，毛斯曾經是高登陳的監護人。每當他父親責罰他的時候，毛斯却加諸於高登陳身上三倍的責罰。毛斯也是一位傳教士，他教英文、拉丁文與歷史。

賀瑞修聳了聳肩，看到毛斯與高登陳兩人正注視著海面上的長艇，他奇怪爲什麼毛斯在學校裏對高登陳那麼嚴厲—爲什麼對他的要求那麼嚴格。他猜想也許是沃夫健憎恨代辦的緣故。因爲代辦已將他看穿了，並提供了一筆錢，要他上船在鴉片走私的航程中爲船員們佈道。並且無論船隻停泊在什麼地方，代辦都允許他散發中文聖經與宗教小册子，並讓他向那些異教徒佈道傳教—但也只得在鴉片買賣完成以後。賀瑞修猜想沃夫健是怨恨自己是一個僞君子，並且又參與了走私鴉片這種違法的勾當。因爲他總是強迫自己假裝相信正義總有戰勝邪惡的一天。

你是一個奇怪的傢伙，沃夫健。賀瑞修想道，他還記得去年抵達已被英軍占領的舟山群島，龍史達夫在史達倫的同意下，任命沃夫健爲臨時軍法審判官。

英軍在舟山群島制定了嚴格的法令禁止劫掠與搶奪。而毛斯身爲軍法審判官也給那些強盜、掠奪者　中國人，印度人，英國人　一個公平、公開的審判。並且也施以同樣的刑罰，死刑。他引用同一句話：「上帝啊！原諒這些可憐的罪人吧！把他們全部吊死！」很快的，

劫掠搶奪的罪行就減少了。

賀瑞修發現毛斯曾經結過三次婚，每一次都是有良好教養的英國女孩。他的前兩位妻子都死於感冒，而現在這一位却是非常的可憐。毛斯曾經是一位忠實盡責的丈夫，但是魔鬼却仍然成功地以澳門的妓女與美酒引誘毛斯步入罪惡之深淵。毛斯的中文是當他在年輕時，被分發到新加坡向當地下層社會的流氓混混時所學會的。在他四十年當中至少有二十年是在亞洲度過，並且一直沒有回到故鄉去。他現在腰間配著兩柄手鎗是因爲他曾說過：「你永遠不會知道，賀瑞修，什麼時候會有個流氓想殺你，或是一個海盜想搶劫你。」他認爲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尤其是他自己。他的目標是爲這些流氓惡徒洗刷罪惡，與使大清朝成爲一個基督教的國家。

「你在想什麼啊？」一陣粗嘎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潮。

他看到毛斯正望著他：「喔！沒什麼。」他連忙說道，「我只是…在想。」

毛斯抓抓他的鬍子說道：「我也是，今天眞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日子，對吧？亞洲永遠不會再跟以前一樣了。」

「是的！我想不會。你會從澳門遷到這裏嗎？在這裏建立家園嗎？」

「是的，在這裏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與家園，並且遠離罪惡的淵藪，我內人會喜歡這兒的，但是，我，我不知道，我還是喜歡那裏。」他熱切的向著中國大陸揮舞著拳頭。

賀瑞修發現毛斯望著遠方時，臉上顯露出極爲深沈的神色。爲什麼古老的中國會這麼吸

引人呢？他不禁自問。

他漫步在海灘上，知道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希望我是個有錢人，但也不必像代辦或是伯克那麼有錢，只要有足夠的錢能夠造一幢房子，招待所有的貿易商人並能帶著瑪麗一路光采的回到英國。

他樂於做爲女王陛下的翻譯員與私人秘書。但是他還需要更多的錢，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必須要有錢才行。瑪麗應該有美麗的晚禮服與珠寶，是的。即使如此，他仍然慶幸不必像那些貿易商如此辛苦的賺錢。這些貿易商人必須殘酷無情，殘酷無情才能生存下去，他們的生活是非常危險不安的。他們很多人以爲他們今日的財富在一個月內就會破產，只要損失一條船就可能因此一蹶不振。即使「高貴之屋」偶爾也會遇到風險，他們的一艘貨船「緋紅之雲號」已經誤期一個月了，也許是被海盜洗劫了而飄流在大海中，也可能帶著價值將近五十萬銀子的鴉片葬身海底。

做爲一個貿易商人僅僅爲了生存，就必須對朋友或是別人殘酷無情，更不必說要興旺事業了。眞是可怕！

他發現高登陳正凝視著海面上的長艇，不知他倒底是在想什麼。身爲一個混血兒一定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賀瑞修想道：我想假如當高登陳知道了眞相，一定也會恨代辦的。

高登陳一直在想著鴉片並讚美它，若是沒有鴉片就不會有香港，他歡愉的想道：香港是一個能使每個人都能發財的地方，也是我將大展身手的地方。

假如沒有鴉片，他告訴自己，那就不可能有對中國的貿易，沒有對中國的貿易，代辦就不可能有錢替我母親贖身，而我也不可能出生了。是鴉片幫助我父親替我母親在澳門買一幢房子，是鴉片供給了我們的食物與衣著，也是鴉片供給我上學讀書，並使我能夠很流利的說與寫英文與中文。所以現在，今天，我成爲東方最有教養的年輕人。

他偷偷的看了正在瞇著眼睛望著海灘的賀瑞修·辛克萊一眼。他非常羨慕賀瑞修曾經回到英國就學，而他却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他馬上就將這種想法拋開了，他遲早會到英國去的，他高興的答應自己—在最近幾年之內。

他再度轉身望著長艇，他極爲欽佩代辦，他從來沒有稱呼史達倫父親。而他也沒有被史達倫稱呼過兒子。事實上，他只跟史達倫說過二三十次的話而已。他再一次的祝福史達倫，因爲史達倫將他的母親賣給陳生，作爲第三任妻子而過著舒適的生活。

陳生是「高貴之屋」的船務代理，並且幾乎等於是高登陳的父親。船務代理是一位中國人爲外國公司負責接洽買賣，每一樣項目，無論大小都必須經過船務代理，按照習慣，船務代理有權在每一樣經手的買賣上取得一成的利潤，但是他也必須負擔債務，所以一個船務代理必須很謹愼，很聰明才能賺到大錢。

哈！高登陳想道，我將來要與陳生一樣有錢，甚至能與「金瓜」一樣有錢，金瓜是陳生的叔叔。他笑了起來，對英國人老是分不清中國人的姓名而感到有趣，「金瓜」的眞正名字

應是陳金國，但是就連認識「金瓜」已達三十年之久的代辦，到現在爲止，仍然無法正確的叫出他的名字。所以在幾年前，代辦就稱呼他爲「金瓜」而不名。

高登陳知道中國人並不介意別人爲他取的外號，這只是表示親密的暱稱。他還記得在童年時看到陳生與「金瓜」兩人躲在花園圍牆的後面偷吸鴉片，並笑著談論當時在廣東的滿清官吏開玩笑地稱呼龍史達夫爲「洋鬼子」，結果有一年的時間，清廷在與龍史達夫正式來往的官方文書上，都稱呼龍史達夫爲「洋鬼子」而不名—直到毛斯告訴了龍史達夫這個稱呼的意思才停止了這個玩笑。

他偷偷的看了毛斯一眼，他對這位老師非常尊敬，並且非常感激他曾如此嚴厲的教導他，而使他成爲學校中成績最好的學生。但是他也對毛斯卑劣的行爲與殘忍的性格而感到不齒。

高登陳曾經是那麼的喜歡教會學校與讀書，而且也喜歡那兒的同學，但是有一天他發現了自己與其他的孩子們不一樣，在所有同學的面前，毛斯告訴他「雜種」、「混血兒」與「私生子」的意思，高登陳哭泣的跑回家去。這是他第一次眞正的瞭解他的母親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並且輕視她。

他從他母親那兒知道自己應該爲有一部分中國人的血統而感到驕傲。因爲中國人是地球上最高貴的民族，同時他也知道代辦是他的父親。

「那我們爲什麼要住在這兒呢？我爲什麼要稱呼陳生爲父親呢？」

「因爲洋人只准許娶一位妻子，並且他們不與中國女人結婚。」凱珊—高登陳的母親解釋道。

「爲什麼？」

「這是他們的習俗，一個很笨的習俗，但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我恨代辦，我恨他，我恨他！」他突然叫了起來。

他母親激動的打了他一巴掌，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他：「跪下來祈求寬恕吧！」她憤怒的說道：「代辦是你的父親，他賦與你生命，他是我的恩人，他爲我贖身，幫助我脫離火坑，並爲了我的幸福而將我賣給陳生，做爲陳生的妻子，爲什麼陳生願意要我這個拖了兩歲大的油瓶的殘花敗柳，他儘可以買上一百多個處女，這是代辦命令他做的。假如代辦不喜歡我們，那爲什麼又給我們這麼多財產呢？爲什麼陳生在我人老珠黃的時候還對我這麼好呢？爲什麼陳生視你爲親生兒子一般的照顧？這都是爲了代辦的緣故，你這個不知好歹的逆子，到廟裏去上香懺頭，希望得到寬恕吧！假如你以後再說這種話，你就不必叫我母親了，我沒有你這個兒子。」

高登陳笑了起來，還是母親說得對，我是多麼的傻啊！但是却沒有傻的跟滿清官吏與皇帝一樣，竟傻得想禁止販賣鴉片。任何一個人都知道假如沒有鴉片就沒有販賣茶葉與絲綢所得的銀子。

他曾經問過他的母親鴉片是如何製成的，她不知道，在屋內的其他人也不知道，第二天

，他跑去問毛斯同樣的問題，毛斯告訴他說：「鴉片是樹皮下的白木質—樹液，來自成熟的罌粟花。種植鴉片的農夫在巨莢上割開一道精緻的缺口，從這道缺口中滲出白色的液體，知道吧？這些液體在幾個鐘頭之內就凝結了，並由白色變成深褐色。然後刮下這些樹液收集起來，再另外割開一道精緻的缺口。你將這些已收集的樹液磨練成球狀—大概都是十磅左右。最好的鴉片都出產在英屬印度的孟加拉，或者是馬拉圭，馬拉圭在那兒呢？孩子。」

「葡屬印度，先生。」

「以前是屬於葡萄牙的，現在則是屬於東印度公司，他們接收並壟斷整個鴉片貿易，間接的毀滅了在澳門的葡萄牙鴉片貿易商人，你犯了太多的錯誤，孩子；我要責罰你。」

高登陳還記得那天是多麼的怨恨鴉片。但是現在却又祝福它，他感謝他的父親與香港。香港會使他發財，發大財。

「這裏將產生無法計算的財富。」他向賀瑞修說道。

「有些商人會發達起來，」賀瑞修冷漠的說道，眼睛仍然注視著正在慢慢接近的長艇。

「但也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在做投機生意。」

「你滿腦子所想的都是錢，高登陳。」毛斯輕蔑的說道：「你應該多想想你那罪惡的靈魂，錢並不是最重要的。」

「當然！先生。」

「看來代辦像是一位偉大的王子，到這兒來宣稱此地是他的領土。」賀瑞修輕聲說道：

好像是自言自語一般。

毛斯回頭看著史達倫道：「難道他不是嗎？」

× × ×

長艇順著海浪駛向前岸。

「停槳！」大副叫道，槳手們把槳放下，然後到兩側將長艇輕巧的拉入灣頭。

史達倫猶豫了一會，然後從船頭跳下，當他的靴子接觸到岸上的一剎那，他知道這個島嶼可能是他埋骨之處。

「上帝啊！」

羅勃在旁邊看到這種突然的舉動，不禁問道：「怎麼回事？達克。」

「沒什麼！」史達倫強笑道：「沒事！弟弟。」他擦了一下濺在額頭上的海水，慢步走向插在海灘上的旗桿。「以耶穌基督所流的血發誓，」他想道：「我流了多少的血汗才得到這個島嶼，現在誰都不能將我擊倒，沒有人能夠。」

羅勃看著他那稍微顛跛的脚步，這是發生在羅勃所參與唯一的一次鴉片走私行動中，爲了解救當時無助的並已癱得癱瘓的羅勃，史達倫陷於海盜的包圍。一發毛瑟鎗的子彈繫碎了他的踝骨以及兩個脚趾。當海盜的攻勢被擊退，船醫用鐵烙燒著傷口，羅勃到現在還記得當時被燒爛的血肉所發出的惡臭。至於我，他想到，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

他跟隨著史達倫走上海灘，心中充滿了厭惡。

「早安，各位。」史達倫與聚集在旗杆附近的商人打招呼道：「美麗的早晨！是吧？」

「這兒很冷！達克。」伯克說道。「你也該來了。」

「我還算早的呢！大人還沒有上岸呢！信號鎗還沒有發射。」

「是的，整整的遲到了一個半小時，都是你和那個軟骨頭的應聲蟲。」

「我很感激你不用那些字眼稱呼我們的大人，伯克先生。」葛萊興衝動的說道。

「那麼我也謝謝你不要多嘴，我不是海軍也不受你管轄，」伯克巧妙的回嘴道：「你以爲這場戰爭是你打贏的嗎？」

葛萊興的手緊緊握住劍把道：「我從來沒有想到，會有讓皇家海軍來保護你們這些海盜與走私犯的時候，這就是你們。」他的眼睛掃過史達倫，「包括你在內。」

經過一陣尷尬的沈默後，史達倫笑道：「我想大人不曾贊同你的。」

「我們是依據國會的法律—航海法。」其中一位說道：「任何一艘沒有登記的武裝船隻，都可能被任何一個國家的海軍拖去當戰利品，你的艦隊登記了嗎？」

「在這一帶水域內，有不少海盜，」史達倫輕鬆的說道：「你也知道，葛萊興上校，我們只是在保護自己。」

「販賣鴉片是違法的，你們倒底做了多少違反清廷法律與人性的鴉片走私？二萬箱還是三萬箱？」

「我們在這裏所做的，英國早就知道了。」

「你們所謂的『貿易』沾辱了我們的國旗。」

「你最好還是感謝上帝有這個貿易，因爲若是沒有鴉片，英國就沒有茶葉和絲綢，環球性的貧窮會將她的心臟撕爛。」

「對極了，達克。」伯克說道。然後他轉向葛雷興。「你最好搞清楚，若是沒有貿易商人就沒有大英帝國，也就沒有稅收購買戰艦與火藥。」他看著葛萊興潔淨的制服以及長及至膝的白色馬褲和白色的襪子，蝴蝶結的鞋子。又說道：「也沒有錢購買你這制服上的銅扣子。」

一些水手們都在偷偷的發笑，但很小心地怕被發覺。

「爲了英國的海軍艦隊，你們確實應該感謝上帝的幫忙，因爲如果沒有上帝，就沒有地方可經商的了。」

信號槍從旗艦處發出轟隆的聲音。突然地葛萊興走向旗竿處。接著一個士兵喊：

「舉槍！」

葛萊興面帶憤怒地拿出一份宣言書，所有的人都鴉雀無聲的聆聽著，他才開始讀那份宣言：「大不列顛維多利亞女王在中國的貿易督察長，奉尊貴的威廉·龍史達夫之命與中國簽約，根據此項協定，英國永遠地占有香港這個島嶼，不需擔憂任何後患，這是從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開始生效，香港從此成爲英國的一部分。」

英國國旗已升起在旗竿的頂上，巡邏艇也進入港灣。整個艦隊都響起轟隆隆的禮砲聲，使得空氣中充滿了火葯味，然而大家仍在海灘上三呼維多利亞女王萬歲。

史達倫想，這已成爲事實，現在我們將被維多利亞女王委託接管香港。

最近兩百年以來，沒有一個歐洲人被允許到中國去，僅只一次，那就是史達倫的販賣鴉片，他從靠近汕頭的海岸進入中國內陸。但是中國人對他不友善，所以他只好回來。

「龍史達夫不就要登陸了嗎？」羅勃加入史達倫的行列發問道。

「不，龍史達夫還有更多重要的事要做呢？」

「什麼事？」

「宣告非法的鴉片貿易。」

羅勃大聲的笑了起來。

「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說正經的。不然爲什麼龍史達夫和司令官要來看我，他們希望公布這個命令，因爲由海軍來實行這條約是毫無問題的。」

「我的天啊！龍史達夫難道瘋了嗎？」

「喔！他並沒有瘋，只是有點頭昏罷了。」史達倫點了一根雪茄，「我告訴他到四點鐘再發佈這個消息。」

「這實在太愚蠢了。」羅勃大叫著說。

「這是很明智的，海軍根本無法實行這個命令，這樣剛好給中國的貿易商有時間轉讓他

們的鴉片。」

「但是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如果沒有鴉片我們會完蛋，中國貿易商會完蛋，大家都會完蛋的。」

「目前我們還有多少現金？」

羅勃看了看四周，然後壓低聲音說：「在蘇格蘭銀行存有金條，另外一百一十萬英磅在英國銀行，十萬條銀錠在這裏。爲了那被扣押的鴉片，我們已欠了三百萬英磅，但是我們還有價值二十萬基尼的鴉片在船上，以目前市場的價格是……。」

「那條船已遇難了。」

「等到下個月有機會我們再賣鴉片，在貯藏室裏大約還有價值十萬基尼的鴉片，但是我們卻欠了人家九十萬。」

「那麼我們就必須在往後的六個月裏忙碌的奔波，但是值得嗎？」史達倫沉思了一會，又說：「明天下午有一個叫伯克的人會來，在所有貿易商裏，只有他大概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內賣掉所有的鴉片。所以你今天下午最好把貨全運到港口邊的船上。我想……。」

「龍史達夫是必須去換約的，否則他將會破產。」羅勃以很憂慮的口吻說。

「你有沒有在聽我說？明天那貿易商來時，我們就會有錢，你再拿些錢去買鴉片，你儘可能地買便宜點。」

「我們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內賣完全部的貨，那太多了。」

史達倫瞿一下手上的雪茄，說：「禁煙令將被取銷了。」

「我實在不明瞭。」羅勃以疑問的口吻問史達倫。

「這是爲了面子問題，在司令官離開之後，我就向龍史達夫解釋，禁煙將會毀了我們所有的貿易。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讓司令官自己取銷禁煙令。龍史達夫完全同意我的說法，他在這三天要再與琦善開會討論，並且要我保密。」

羅勃顯得很高興地說：「代辦，你眞是人上之人，高人一等！但是誰能保證龍史達夫一定會取銷禁煙令呢？」

史達倫從口袋裏拿出六號簽的宣言書，就是取銷禁煙令的宣言書。這是龍史達夫交給史達倫的。

「羅勃，難道你不喜歡取銷這對我們不利的條約嗎？」史達倫說。

羅勃擁抱著史達倫說「當然會，假如在這六天之內，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那我們就發財了。」

「是的。」史達倫轉向港口，想着。這港口是他二十年前發現的，當他在海上航行時，遇到了颱風，但他不能棄船而逃，他只好在海上漂浮，在汪洋大海中，海天一際，風浪又大，分不清方向。使得史達倫幾乎認爲沒有希望了。然而一個奇蹟出現了—風向改變，將他的船吹向一個不知名的海峽，它就是香港。

這次的颱風使得很多商船在澳門葬身海底，僅有史達倫安然的到了香港。當颱風過境以

後，史達倫環遊整個島嶼，他將所看到的一切記在腦海裏，然後秘密地畫下這個島嶼。

現在香港是我們英國的，現在我可以離開這裏了，他愈想愈高興，差點大叫起來。

這幾年以來，史達倫學會了自我保護的方法，貴族階級和新的殖民地政策在倫敦仍有權力，但大部分的權力仍在國會。如果有議會的支持，他就可以支持龍史達夫，那麼相對的，他也可以支使亞洲的政治。

只要幾千英磅就可以使你進入國會，史達倫告訴自己，你現在有足夠的能力了，無須再透過別人。是的！孩子！幾年以後，你就可以成爲一個爵士，然後進入內閣參與政事，然後—老天，你就可以操縱大英帝國與亞洲的政治，並可以使「高貴之屋」維持千年之久。

羅勃望著史達倫，他知道一時之間他被史達倫忘在腦後，不過他並不介意。因爲每當史達倫在沈思幻想的時候，平常所持有的嚴肅態度，及眼睛所發出的綠色兇光，在一剎那之間都緩和了下來，羅勃覺得與他的兄長非常親近與安全。

史達倫打破沈默說道：「在六個月之內，你將接替代辦的職位。」

羅勃的胃部感到一陣痙攣說道：「不行，我還沒有準備好。」

「你已準備好了，只有在國會裏才能保護我們及香港。」

「是的，」羅勃說道，試圖保持他的聲調的平穩：「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情　兩年或三年以後。現在這兒還有許多事情要待你處理。」

「你可以處理的。」

「不行！」

「你可以的，並且莎拉也認爲你的能力足夠擔當此職務，羅勃。」

羅勃看著「浮雲號」，他們的補給船，她曾是他的妻子與孩子的臨時避難所。他知道莎拉對他的期望太高了，「我不幹，現在談這時間還太早了。」

史達倫想到了過去，他並不後悔這些年來離鄉背井來到東方。遠離他的妻子蘿娜達以及科倫，安，理齊與溫妮芙瑞德四個孩子，他也希望與他們共享天倫之樂，但是蘿娜達厭惡東方。當他二十歲，蘿娜達十六歲的時候，他們在蘇格蘭結婚，婚後他們馬上動身前往澳門，但是她厭惡遙遠的航行以及生疏的澳門。他們第一個兒子剛出世時就夭折了，當第二年，第二個孩子科倫出生了，但是身體亦是極爲虛弱。所以史達倫將他的家人送回家鄉，每隔三四年，他就回家度假一次，三四個月他再回到東方，因爲這兒還有許多事情要安排，並且還要立下「高貴之屋」的基礎。

我一點都不後悔，他告訴自己說，一點都不。一個男人必須到外頭闖闖，多增加一些見聞，這不就是生活的目的嗎？雖然我深愛我的妻子及孩子，但是一個男子漢必須做他所應該做的，這不就是我們生存的目的嗎？假如史達倫家族的族長沒有搶走我們的土地並將我們趕走—我們，他的宗族，世代在那塊土地上工作，我也許也會跟我的父親一樣做一個佃農，並且也滿足於一個佃農的生活，但是族長却將我們遷到格拉斯哥的貧民區裏，自己却佔有了所

有的土地而成爲史達倫爵士。所以我爲了養家活口而到海上討生活，好運一直在我身邊。現在我的家族又興旺了起來，完全是因爲我來到海上，也因爲我建立了「高貴之屋」。

史達倫很快的就瞭解金錢就是力量。他要利用他的力量去摧毀史達倫爵士並買下所有的土地。他對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不反悔，他來到了大清帝國，而且大清帝國也給了他在家鄉時作夢也想不到的財富。大清帝國給他太多了。

他知道他若回到家鄉，一定可以進入國會，成爲內閣閣員，到那時，他就可以扳倒史達倫爵士，並鞏固香港成爲大英帝國王冠上的一顆鑽石。

「永遠不會有足夠的時間。」他望著那氣勢雄偉的山峰。「我們就叫它作『山之顚』好了。」他堅定的說道。再一次的，他又突然感覺到這個島嶼的冥冥守護之神，在仇視他並欲將他置之死地，他感覺得到這種恨意在包圍著他，他覺得納悶，倒底是爲什麼？

「在六個月內，你要統治『高貴之屋』。」他再一次的說道，聲音堅定而果決。

「我不能，不能單獨一個人。」

「代辦永遠是單獨一個人的，這是他的好處也是壞處。」越過羅勃的肩膀，他看到掌帆長走了過來。「有事嗎？馬克先生。」

「對不起！先生，請准許我們連接主帆索？」馬克是一個矮胖而健壯的人，他的頭髮在腦後紮成一條豬尾巴。

「好的，給每一個人一杯酒。」

「是，先生。」馬克很快的離開了。

史達倫又轉頭看著羅勃，羅勃只意識到一對陌生的綠光在逼視著他。「今年年底，我會送科倫出來，到時候他大學也唸完了，安和理齊也會到海上來，然後他們可以跟著我們學習，到那時你的兒子羅弟也長大成人了。謝天謝地，我們有足夠的兒子繼承我們的事業。你從其中選一個繼承你的事業。」然後史達倫又轉身面對著內陸斬釘截鐵的說道「六個月。」

羅勃望著他的背影，突然恨起他來了，也憎恨自己與這個島嶼，他知道他永遠無法作一個成功的代辦。

× × ×

「各位願與我共飲嗎？」史達倫向一群商人說道。「讓我們爲新的家園乾一杯，這兒有白蘭地、甜酒、啤酒、威士忌和香檳，請各位不要客氣。」他指著他的長艇說道。在那兒他的部下正忙著卸下小桶和桌子，其他的人則扛著已經烤熟的—雞肉，豬肉、二十隻乳豬及牛肉—以及一條條的麵包、豬肉餅、芥藍菜、火腿、廣州的香蕉與水果派以及精美的酒杯和鉛錫合金製成的餐具，甚至還有一桶刨冰—這些都是用船隻從北方運來的。「這都是爲各位準備的早餐，請肚子已經在唱空城計的人不要客氣。」

一陣歡呼與喝采後，大家都慢慢聚集在餐桌旁，當每一個人手中都握著酒杯時，史達倫舉起他的杯子道：「乾杯！各位。」

「我會與你共飲的，但不是在這該死的石頭上。」伯克握著一杯麥酒說道：「當你失敗的時候，我會痛痛快快的與你喝上幾杯。算了，我還是敬你這幾塊石頭吧！我替它取個名字叫做『史達倫的笨蛋』。」

「是的！這是一個小小的島嶼，」史達倫回答道：「但足夠讓史達倫和其他的貿易商人共同生存。但不是大的足夠讓史達倫與伯克共享，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告訴你吧！達克，你這傢伙，被清朝愚弄了還不知道。」伯克一口喝乾杯裏的麥酒，然後將酒杯丟在沙灘上。他大步走向他的長艇，一些商人跟在他後面。

「代辦，原諒他無禮的態度吧！」昆斯笑道，「來吧！代辦，乾杯，我口渴的願意褻瀆神靈。」

「對不起！史達倫先生。」賀瑞修·辛克萊說道：「在乾杯前，我們是不是應該感謝上帝的慈愛，沒有他的保佑，我們怎會有今天呢？」

「當然！我怎麼會這麼笨呢？竟把這個都忘掉了，孩子！你能不能領導我們禱告？」

「毛斯牧師在這裏啊！先生。」

史達倫遲疑了一下子，他研究著這位年輕人，發現他那天藍色的眼睛後所隱藏的幽默感。史達倫大聲說道：「毛斯牧師，你在那裏？讓我們先禱告。」

毛斯從商人群中走了出來，他站在桌前把手中的空酒杯放在桌上。其他的人都摘下了帽子在冷風中等待著。

海灘上一片寂靜，史達倫望著山脚下一塊突出的地方，那將是教會所在，他想著，腦海中現出教會，房子、城市、碼頭、倉庫、住宅和花園的景象，以及世代相傳的代辦所居住的華廈，還有他們繼承人的房子、家庭及老婆。他想到他現在的情婦，陳美美，他在五年前買下美美，那時她才十五歲，並且是位處女。

「親愛的狂風，海浪及愛之神啊！守護船艦、北極衆星、家庭溫暖的神啊！聖子耶穌基督的父神啊！眷顧我們，憐憫我們吧！」毛斯閉著雙眼，舉起雙手，渾厚的聲音與深沈的期望震撼著四周的人們。「我們是人類的兒子，而我們的父親爲我們憂慮，就像您爲您的兒子耶穌憂慮一樣。衆聖徒在地上被釘上十字架，罪人一日一日的增加，我們能看到一朵鮮花的盛開，却未見著你的榮耀。我們能感受到高處的風，却未能絲毫感受到你的存在。我們能測出海洋的深度，却無法度量你的高深。我們在地上收割，却不能觸摸到你一點。我們吃、喝，然而却嚐不到您的甘甜，所有這些或更多的事……生死取決於您，成敗也取決於您，您是神，而我們只是凡人。」

他停了一會兒，好似他的靈魂在與魔鬼爭扎一樣，他的臉扭曲在一起。「啊！萬能之神啊！赦免我的罪吧！讓我靠著改變那些異教徒來贖回我的罪過。讓我爲您的聖音受苦，改變我成爲那一度蒙您所悅的我。」

但是沃夫健·毛斯知道他自己已經無法得救了，自從他開始爲史達倫服務，他靈魂的平靜就遠離了，而肉慾的享受將他完全吞沒了。啊！上帝！我應該做什麼才算是對的呢？只有

這樣子才能進入中國啊！

他睜開眼睛無助的望著四周說道：「很抱歉，請原諒我，我無法用適當的詞句來表達我的意思—優美的詞句能使各位瞭解祂，就像我以前一度瞭解他一樣　但是我現在却無法表達我的眞意，請原諒我。啊！上帝！祝福這個島嶼吧！阿門。」

史達倫拿了一杯威士忌遞給毛斯，說道：「我認爲，你說得很好。乾杯！各位。爲女王乾杯。」

他們一口喝盡，史達倫要求他們重新斟酒。

「請你允許我，葛萊興船長，敬你的部下，還有你，當然。爲女王最新的殖民地乾杯，你在歷史上已佔有一席地位了。」史達倫向商人們叫道：「我們將以葛萊興船長爲榮，讓我們將這海灘命名爲『葛萊興角』吧！」

大家都歡呼表示贊成。

「爲這島嶼或爲這島嶼的一部分命名，必須經過高級長官同意的。」葛萊興說道。

「我會向龍史達夫大人說的。」

葛萊興面無表情的點了點頭，然後向士官長叫道：「水手們一人一杯，向史達倫先生和他的公司致意，海軍則不必了，稍息！」

不顧史達倫的憤怒，葛萊興忍不住爲只要有香港海灣的存在，他的名字就會永遠傳誦下去的想法感到光榮，他知道史達倫是不會輕易收回他所作的承諾的。

大家又爲香港乾杯，三呼萬歲。然後史達倫向吹笛手點頭示意，一時之間，海灘上洋溢著史達倫家族的蘇格蘭風笛聲。

羅勃涵酒未沾。史達倫則一面啜飲著白蘭地，一面在人群中漫步著，向他所希望見到的人打招呼，並向其他人點頭致意。

「你不再喝一點嗎？高登。」

「不！謝謝你，史達倫先生。」高登陳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對他的受人注意感到驕傲。

「最近過得還好吧？」

「很好，謝謝你，先生。」

這孩子已經長成一個健壯的年輕人了，史達倫想道，他有多大啦？十九歲。時間過得眞快。

他想起了凱珊，這孩子的母親。她曾經是他的第一個情婦，並且也是最漂亮的一個。是的！她曾經教過你不少東西。

「你母親現在還好吧？」他問道。

「她很好。」高登陳笑道：「她叫我祝福您的平安。她每月都到廟裏燒香爲您祈禱。」

史達倫在想著不知她現在倒底是什麼樣子，他已經有十七年沒有見到她了。但是他仍清晰得記得她的模樣。「代我向她問候。」

「你爲她做的太多了，史達倫先生。」

「陳生告訴我說你工作認眞，是他的得力助手。」

「他對我太好了，先生。」

陳生絕不會對別人太好的，他完全視別人對他的利用價值而定。陳生是個老奸巨滑的傢伙，史達倫想道，但是，老天，若是沒有陳生，我們早就輸了。

「好了！」史達倫說道，「你絕對再找不到比陳生更好的老師了。以後幾個月之內會有許多事情要做，夠你忙的了。」

「我希望能爲『高貴之屋』服務，先生。」

史達倫意識到他的兒子有所企圖，但是他只是愉快的點了點頭走開了，他知道高登陳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會再向他開口的。

高登陳鞠了一個躬後，漫步至一張餐桌前，很有禮貌的在後面等待著，他感覺得到有許多人在盯著他，但是他並不介意，他知道只要史達倫一直是代辦的話，那他就會一直安全無事的。

商人和水手們在海灘上撕扯著雞塊，並分割乳豬，他們貪婪的吃著，油汁從他們的顎下滴落下來。一群未開化的野蠻人，高登陳想道，並且感激上天將他教養成一個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

是的，他想道，上天的力量是無際的。上天曾在幾年前帶給他一位中國老師。他不曾向

任何人提及到這位老師，連他母親都沒有。從這位老師的教誨，他瞭解到辛克萊牧師與毛斯所說得並非完全正確。他學習了佛教的教義以及有關中國的歷史。並且也學習到了應該以何種方式來回報賦與他生命的祖國。去年，這位老師將他引進到中國一個最有力量，最神秘，最具有戰鬪性的民間組織—洪門。這個組織的勢力遍及全中國，他們以兄弟相稱，秘密並且神聖的發誓推翻滿清，這一個外族—統治中國的外族。

近兩世紀以來，由於風俗習慣、宗教觀念的不同，在社會大衆中產生了許多的叛亂，整個大清朝到處都是叛亂，從西藏到台灣，蒙古到印度支那。每當那個地方的人民有厭惡、仇視、不滿的情緒產生，洪門就會在那兒組織群衆，反抗清朝。每次起義都被清廷壓制下來，並且以殘忍的手段趕盡殺絕，但是這個民間組織却一直延綿不絕。

高登陳對他身上流著一部分的中國的血液感到光榮，因爲洪門對他這種一半爲中國人，一半爲歐洲人的身世感到極有利用價值，該死的清廷。他感謝上天將他生在中國這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之中，並且使他有一位歐洲人的父親，因爲他知道全中國人民群起革命，推翻清朝的時機已經快成熟了。

他也感謝代辦，因爲他也給了洪門一個無價之寶—香港，在這裏，他們可以建立一個安全的基地，不必擔心清廷的搜捕，香港是在野蠻人的統治之下，他知道在這小島上，洪門的勢力很快的就會擴充起來，直到有足夠的力量與清廷相對抗。而我也可以利用「高貴之屋」的力量幫助我達成此一目的。

「滾開，你這個渾蛋的異教徒！」

高登陳驚訝的抬起頭來，看到一個粗野的水手正蹲在地上怒視著他，這位矮小的水手拿著一塊豬肉用牙齒撕咬著。

「滾開！要不然，我就把你的豬尾巴綁在你的脖子上。」

馬克快步趕過來將那位水手推到一邊：「住口！羅賽！你這渾蛋！」他說道：「他並沒有惡意，陳先生。」

「是的，我知道，謝謝你，馬克先生。」

「你要不要來點什麼？」馬克用刀子插了一塊雞肉遞了過來。

高登陳被馬克這種野蠻的態度嚇了一跳，他小心翼翼的撕下了一隻雞翅膀。「謝謝你。」

「你就吃這麼一點嗎？」

「是的，這是最美味的部分。」高登陳鞠躬說道：「再一次的謝謝你。」說完就走開了。

馬克走向那名水手，說道：「你還好吧？小子！」

「我應該把你的心挖出來，難道他是你的私生子嗎？馬克。」

「小聲一點！你以後少惹這個中國人，假如你想找一個異教徒，別的地方多的是，但是他不行，老天爺！他是代辦的私生子，你懂了吧？」

「那他爲什麼不把辮子剪掉呢？」羅賽降低聲音說道：「我聽說他們不一樣—那些中國人，與我們不一樣。」

「我不知道，以後少與這些下賤人接觸，我們自己已經有不少了。」

× × ×

史達倫看著一隻舢板在海岸外下了錨，那是一種小船，船艙上鋪著一層薄藤與竹子所織成的草席，這些漁民和他的家人就是所謂的蜑民，他們長期居住在海上，甚至有的人終其一生沒有上過陸地。他可以看到舢板上有四個成年人和八個小孩，有些小孩腰部被繫著繩子縛在船上，以防止他們不慎掉落水中，但這也只限於男孩子，因爲他們認爲女孩子便沒有如此的價值了。

「你認爲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澳門？史達倫先生。」

他轉過頭來對賀瑞修笑道：「我想是明天，孩子，但是我猜想龍史達夫大人可能需要你參加與琦善的會議，那裏有許多文件需要翻譯。」

「什麼時候開會？」

「我相信是在三天以內。」

「假如你有船隻去澳門，你能不能給我妹妹一個船位？可憐的瑪麗已經在船上已經兩個月了。」

「當然可以。」史達倫猜想當賀瑞修知道了瑪麗的事情不知會有什麼反應。史達倫自己也是在三年前才知道瑪麗的眞相。

那時他在澳門的一個擁擠的市場中閒逛，突然一個中國人遞給他一張紙條，然後轉身就消失在人群中，這是一張用中文寫得便條，他將這張紙條交給旁邊的沃夫健·毛斯。

「這是一幢房子的位置圖，史達倫先生，旁邊還寫著：『若是高貴之屋的代辦爲著他的房子的安全著想，請在申時秘密的由此屋邊門進來一談。』」

「什麼是申時啊？」

「就是下午三點鐘。」

「那房子在那裏？」

沃夫健告訴了他，又加上一句：「不要去，是個陷穽吧？你要記住你的腦袋現在價值十萬兩銀子。」

「這房子不是在中國住宅區內，」史達倫說道：「而且現在是大白天，不可能是陷穽的。集合你的船員，假如我在一小時內沒有安全回來，你就帶人來找我。」

於是他離開了在附近戒備的沃夫健·毛斯，與他的武裝船員。這幢房子與其它同樣式的房子，整齊的排列在一條安靜的街道旁。史達倫穿過高牆下的小門，進入到一個花園裏面。一個中國女僕正在等著他，她有著一頭烏黑的頭髮，穿著一套整潔的黑色衣褲。她向史達倫鞠了一個躬，並示意他安靜的跟在她後面，她領帶著穿過花園，進入房子，又登上了一座私

人的樓梯而進入一個小房間。史達倫好奇而又警戒的跟在後面。

這間小室裝潢的非常華麗，室內的傢俱都是用中國的柚木所製成的。這間房子打掃得非常乾淨，並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室內的一個窗戶可以俯覽庭院的全景。

女僕退到牆邊，小心翼翼的移開一片細長的活板，牆上出現一個可以窺視的小孔，她先將眼睛貼在小孔上向內看了看，然後示意史達倫也如法泡製。他知道這是一種古老的中國詭計—當他將眼睛貼進小孔時，他的敵人則在另一面拿著針等候著，等候著戮瞎他的眼睛。所以他警覺的將眼睛隔著小孔大約幾吋的距離，但是他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裏面的一切。

那是一間臥室。王祖—在澳門的首要清廷大員，正大腹便便的裸睡在床上，不時地發出如雷的鼾聲。瑪麗則躺在他的身旁，全身亦是一絲不掛，她將頭枕在臂上，呆望著天花板。

史達倫迷惑而又驚恐的望著。瑪麗嬌慵的用手肘推了王祖一下，將他搖醒，並且微笑著與他談天。史達倫不知道瑪麗會說中國話。她搖了搖鈴，一位女僕走了進來並幫助那位滿州大員穿上衣服。王祖自己無法穿上衣服，因爲他的手指甲有四吋長，並用鑲有鑽石的護套保護著。史達倫厭惡的轉過頭去。

突然一陣吵雜的聲音從庭院中傳來，他小心翼翼得從窗口眺望著。王祖的侍衞都聚集在庭院中，他們擋住了史達倫的出路。那位女僕示意他安心等待，並走到桌前替他倒了一杯茶，然後彎腰鞠躬走出了房間。

過了半個小時，這些侍從們都離開了花園，史達倫看到他們排在街上的一頂轎子前面，

王祖則被隨從們攙扶著進入轎中，然後浩浩蕩蕩的離開了。

「哈囉！代辦。」

史達倫連忙轉身並拔出腰間的匕首，瑪麗站在一個隱蔽在牆邊的門口。她穿著一件薄紗所製成的長袍，根本無法隱藏住她那曲線玲瓏的胴體。她有著一頭長髮，藍色的眼睛和一個帶有酒窩的下巴。修長的雙腿，纖細的柳腰和一對小而堅挺的乳房。掛著精緻的翡翠墜子的金鍊子圍在她脖子上。瑪麗用一種好奇而又平靜的笑容看著史達倫。

「你可以把刀子收起來了，代辦！你並沒有危險。」她的聲音冷靜而又略帶一點諷刺的意味。

「妳應該被鞭打一頓的。」史達倫說道。

「我早就嚐過被鞭打的味道了，難道你不記得嗎？」她指著臥室說道：「我們在那裏會更舒服的。」她走到酒櫃旁，倒了兩杯白蘭地。

「怎麼啦？」她譏笑道：「難道你以前從沒到過女孩子的臥房嗎？」

「妳是說一個妓女的臥房？」

她將手中的白蘭地遞給史達倫說道：「我們都是一樣的，代辦。我們都喜歡中國的對手。」

「老天！你這該死的婊子，你……」

「別假道學了，你還不配。你已結婚並有孩子了，而你在外面還有許多女人，中國的女

人。關於她們的事我全知道。」

「妳不可能是我所認識的瑪麗．辛克萊。」他好像對自己解釋一般的說道。

「不是不可能，是驚訝，」她啜飲著白蘭地，鎮靜的說道：「我找你來是我希望你看到眞正的我。」

「爲什麼？」

「首先你最好先解散你的部下。」

「妳怎麼知道他們的？」

「你跟我一樣都很細心，你不會秘密的到這兒來而不帶保鏢。」她嘲弄的看著史達倫。

「妳要幹什麼？」

「你要你的手下等多久？」

「一個鐘頭。」

「我需要你把他們解散。」她笑道：「我等你。」

「妳等吧，順便多穿幾件衣服。」

他離開房子並交代沃夫健再多等兩個小時，然後再來找他。他告訴沃夫健那個秘密隔間的事情，但沒有提到瑪麗。

當他回來時，瑪麗已躺在床上。「請你把門關上，代辦。」她說道。

「我不是要妳多穿幾件衣服嗎？」

「我叫你把門關上。」

他生氣的重重將門關上，瑪麗將身上的袍子脫了下來，並丟到一邊。「你認爲我迷人嗎？」

「不！妳令我噁心。」

「但你並不令我噁心，代辦。你是在這世界上唯一讓我傾心的男人。」

「賀瑞修應該看看妳現在的樣子。」

「啊！賀瑞修！」她含意深長的說道：「你叫你的部下再等多久？」

「兩個小時。」

「你告訴他們隔間的事情，但並沒有提到我，對不對？」

「妳爲什麼這麼肯定呢？」

「我瞭解你，代辦！所以我信任你會替我嚴守住這個秘密。」她把玩著酒杯，低下頭道「當你從小孔中看到我的時候，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就已結束了？」

「天呀！妳最好……」

「忍耐點，代辦。」她說道：「是不是？」

「是的！」

「我很高興，既高興也感到難過，我希望你能夠瞭解。」

「瞭解什麼？」

「我要你瞭解王祖是我的愛人。」

「爲什麼？」

「因爲我有一些對你極有價值的情報，你不會相信我的，除非你親眼看到我是他的女人。」

「什麼情報？」

「我有許多你需要的情報，代辦。我有許多情人。陳生也來過這兒，廣州的清朝官吏，老金瓜也來過一次。」她的神色冷淡了下來，好似連眼睛都改變了顏色。「我並不討厭他們，他們喜歡我的膚色，而我也能令他們快樂，他們也能令我快樂，我必須告訴你這些事情，代辦，我只是爲了償還我欠你的人情債。」

「什麼人情債？」

「你阻止了我父親對我的毒打，雖然阻止得太晚了，但這並不是你的錯。」她從床上起來，穿上了一件厚重的袍子。「我不再作弄你了。請聽我說完，然後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妳倒底要告訴我什麼？」

「大清皇帝委任了一位欽差大人到廣州來，就是這位林則徐，他身奉皇帝的聖旨來禁止鴉片，他在兩個星期內就會抵達廣州，在三個星期之內，他就會包圍廣州的外國領事館，嚴禁歐洲人進出廣州，直到交出鴉片爲止。」

史達倫狂傲的大笑道：「我不相信。」

「假如在廣州的鴉片全部被銷毀掉，只要有人擁有一批鴉片，那他就發財了。」瑪麗說道。

「鴉片不會交出來的。」

「假如以全體歐洲人的性命來換取鴉片，你有什麼辦法？這裏沒有戰艦，你毫無抵抗能力，是不是？」

「是的。」

「你可以命令一條商船到加爾各答去購買鴉片，它可以在兩個月後抵達。假如我的情報是假的，兩個月的時間也足夠你取消這道命令的。」

「是王祖告訴妳這些的？」

「他只告訴我欽差大臣的事情，其它都是我自己的猜測。我要償還欠你的人情債。」

「妳並不欠我什麼。」

「你從來沒有嚐過被鞭打的滋味。」

「妳爲什麼不派一個人秘密的告訴我呢？爲什麼要帶我到這兒來？看到妳這個樣子？爲什麼要我經過這一這種可怕的經驗？」

「我要親自告訴你，我需要別人對我的瞭解，你是我唯一能夠相信的人。」她像孩子般天眞誠摯的說道。

「妳瘋了，妳應該被關起來。」

「只是因爲我喜歡跟中國人上床嗎？」

「上帝啊！妳知道妳是一個什麼嗎？」

「我知道，我是大英帝國的恥辱。」她浮現出憤怒與無情的神色，「你們男人可以做你們愛做的事情，我們女人就不行。上帝啊！我怎麼能夠與一個歐洲人上床呢？他們會迫不急待的告訴其他的人，並在所有人的面前羞辱我。現在這樣誰也不會受到傷害，也許除了我以外。並且我在很早以前就開始這樣做了。」

「什麼？」

「你最好瞭解生活的眞相，代辦。一個女人需要男人就像一個男人需要女人一樣的迫切。爲什麼我們必須滿足於一個男人呢？爲什麼？」

「這種事發生多久了？」

「從我十四歲就開始了。不要這麼激動；當你買下美美的時候，她有幾歲？」

「那不一樣！」

「對你們男人來說，這總是不一樣的。」瑪麗坐在梳妝枱前，開始梳理她的頭髮。「伯克爲了蔗糖已與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秘密的協商了，他給凱洛·西瓦百分之十的利益。」

史達倫感到一陣憤怒，假如伯克這招鬼計成功了，他就可以控制整個菲律賓市場了。「妳怎麼知道的？」

「他的買辦，施志告訴我的。」

「他也是你的—顧客嗎？」

「是的！」

「妳還有什麼告訴我嗎？」

「從我剛才告訴你的情報，你就可以賺十萬兩銀子了。」

「妳講完了嗎？」

「是的。」

史達倫站了起來。

「你要幹什麼？」

「告訴妳哥哥，最好把妳送回英國去。」

「讓我過我自己的生活吧！代辦，我喜歡我現在這個樣子，並且我也絕不會改變的。沒有歐洲人—只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我會說中文，除了賀瑞修，現在還有你。但是也只有你才知道眞正的我，我保證我會對你非常有用的。」

「妳要離開這兒，離開亞洲。」

「亞洲就是我的家。」她的眉目縐在一起，眼睛神色也暖和多了。「請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什麼都沒有改變，就像兩天前我們在街上相遇的時候一樣，你是那麼的仁慈與溫和，我還是以前的瑪麗。」

「妳已不是以前的瑪麗了，妳叫這個什麼都沒有改變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孔，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我，那一個甜美，無邪的處女也是我，那一個說著天眞的傻話，上教堂做禮拜，彈大鍵琴，唱歌，作女紅的女孩也是我。我不知道爲什麼，但這是眞的。你是代辦，史達倫—一個魔鬼、走私犯、兇手和其他幾百種的身份，倒底那一個才是眞正的你？」

「我不會去告訴賀瑞修的，妳可以回家去，我會給妳一筆錢的。」

「我自己有錢，代辦。我賺得許多禮物。我擁有這間房子和隔壁那間，當我要走時，我會選擇適當的時機與態度的。求求你，讓我過我自己的生活吧，代辦。我就是我，你無法改變我的，你曾幫過我，不！那也不算眞的幫忙，沒有人能夠幫助我，我喜歡我現在這個樣子，我發誓我絕不會改變的，我以後也是這個樣子，秘密的，沒有人知道—除了你與我之外。所以爲什麼要傷害別人呢？爲什麼要傷害賀瑞修？」

史達倫注視著瑪麗，他知道她對她剛才所說得話是很認眞的：「妳知道妳會有許多危險嗎？」

「知道！」

「假如說妳有了小孩呢？」

「危險替平淡的生活中增加了情趣與刺激。」她深深的看著他，藍色的眼睛蒙上一層陰影。「我唯一後悔帶你到這裏來的是：現在我永遠無法成爲你的女人了，我眞希望能成爲你

的女人。」

史達倫離開了她，把她留給她自己去安排命運，對的，她有權過著她所喜歡的生活，並且若將她的事情公諸於世只會弄得更糟，而毀了她親愛的哥哥。

史達倫利用了她所透露的情報，增加了自己的財富。由於瑪麗，使得「高貴之屋」幾乎壟斷了鴉片貿易。並且也彌補了甚至超過了他所交出的鴉片—一萬二千箱—作爲歐洲外僑的贖金。瑪麗對於伯克的情報也是正確的，伯克的計劃也被他阻止了。史達倫爲瑪麗在英國秘密的開了一個戶頭，將她所應得的利潤存在裏面。瑪麗曾向他致謝，但她好似對那筆錢不感興趣。從那時起，她不斷的供給他情報。但是她却從沒告訴他，她倒底如何開始這種雙重生活的。天堂的上帝啊！他想道：我永遠不會瞭解。

而現在，在海灘上，他在猜想賀瑞修會有什麼反應，當他知道了瑪麗的秘密。瑪麗不可能永遠守住這個秘密的　她一定會出差錯的。

「怎麼啦？史達倫先生！」賀瑞修問道。

「沒什麼！孩子。只是在想。」

「你有沒有船隻在今天或明天離開？」

「什麼？」

「到澳門啊！」賀瑞修笑道：「載瑪麗到澳門啊！」

「啊！是的！瑪麗。」史達倫打起精神說道：「也許明天，我會讓你知道的，孩子。」

他穿過人群，向羅勃走去。羅勃正站在一張桌前，眺望著大海。

「下一步是什麼？史達倫先生。」史基能在一旁叫道。

「什麼？」

「現在我們有了島嶼，高貴之屋下一步要做什麼啊？」

「當然是建設了，先有建設才會有利益。史基能先生。」史達倫很自然的點了點頭，繼續向前走著。他在猜想其他的商人—甚至羅勃，會怎麼說當他們知道了他就是東方時報的老闆，而史基能是他的雇員。

「沒吃什麼嗎？羅勃。」

「等一下！達克，有的是時間。」

「要茶嗎？」

「謝謝！」

古伯走到他們面前，舉起酒杯說道：「高貴之屋做什麼事都是這麼有氣派，高級的威士忌、白蘭地、香檳和威尼斯式的酒杯。」古伯用手指甲輕彈著酒杯：「眞美！」

「在伯明罕製造的。他們最近發明了一個新的程序，一個工廠在一星期內可以製造一千個杯子，在一年之內，將會有十二個工廠進行生產。」史達倫頓了一下，又說道：「你在波士頓需要多少這種杯子，我都可以賣給你。一個杯子美金十分。」

古伯更仔細的檢查了一下酒杯。「一萬個，六分錢。」

「十分，伯克會向你出價十二分的。」

「一萬五千個，七分錢。」

「成交—並且保證從今天起的一年內不漲價，但你必須保證你只能與史達倫的公司進行交易。」

「可以—假如你可以用同條船從紐奧良運一船的棉花到利物浦。」

「要多少噸？」

「三百噸，同樣的條件。」

「可以—假如由你當我們在廣東這一季購買茶葉的代理。」

古伯立刻警覺起來。「戰事不是已經結束了嗎？你爲什麼需要一個代理？」

「你答不答應？」

古伯考慮著，穿鼻草約使得廣州立刻開放貿易，翌日，他們就會全部回到廣州組界，再度收回住宅區。他們會接收他們的公司—或者是公行—東方人對公司的稱呼。並且一直待在租界地直到五月貿易季節結束時。但是高貴之屋現在需要一位駐在廣州的代理，就好似美利堅合衆國需要一位女王一般的愚蠢。

「是不是成交了，傑夫？」

「是的，你希望戰事再度發生嗎？」

「所有的生活就是一種麻煩，嗯？那不正是沃夫健想說的嗎？」

「我不知道。」

「你的新船要多久時間才能準備好？」史達倫突然問道。

古伯瞇著眼睛說道：「你怎麼知道的？除了我們公司的人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羅勃笑道：「這就是我們的事了，傑夫，她也許是一個很強硬的競爭者，假如她眞的航行的如同史達倫所想像的一樣的話，說不定我們就會將她買下來，或者是建造四艘與她同樣的船來。」

「大英帝國購買美國船隻的情況可能有所改變了。」古伯緊張的說道。

「喔！我們不會買的，傑夫。」史達倫說道：「我們已經有她的藍圖了，我們已經開始在我們的造船廠—格拉斯哥建造了。假如我是你，我會將眺望塔與主桅柱再增高一些，你準備如何命名她？」

「獨立號。」

「那我就命名我們的爲『獨立之雲號』。」

「我們會將你們趕出這片海域，我們會擊敗你們兩次，現在我們會再度擊敗你，擊中你們的要害，我們會搶走你們所有的貿易。」

「你最好不要痴心妄想，」史達倫說道：「絕不要在你的國家有一半是依靠奴隸制度而生存的時候。」

「那會改變的，英國人是始作俑者。」

「是那些社會的渣滓先開始的。」

是的，並且那些瘋子仍在繼續著，古伯痛苦的想著，他還記得他與他的夥伴時常爲了這個問題而劇烈的爭吵起來。他的夥伴伍爾夫在家鄉擁有一批爲他耕作的奴隸，並以他們做爲交易的犧牲品，伍爾夫怎麼會這麼盲目呢？「你在八年前就開始做貿易了吧？」

「我們史達倫的公司絕不作販賣人口的勾當，老天，我向上天發誓，假如我在海上碰到做這種勾當的船隻，我一定會將她擊沈的，不論是不是在我們大英帝國的水域內。任何一條船，記住！」

「那麼做別的好了。利用你的影響力使我們能向該死的東印度公司購買鴉片。爲什麼除了英國貿易商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能參加拍賣會？爲什麼我們必須購買低級的土耳其鴉片，孟買的鴉片不是足夠我們大家的需要量嗎？」

「你是知道的，我已盡了我的力去摧毀那個公司，多花點錢，孩子，冒一點險。在華盛頓多煽動一下，催催你那夥伴的哥哥，他不是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嗎？或者他是忙著看顧他那幾個該死黑奴而沒有空。」

「你是知道我對那件事情的看法，老天，」古伯怒吼道：「開放鴉片買賣，我想你們害怕與我們自由競爭，爲什麼你們只准許英國船隻才能運送貨物進入英國？你們有什麼權力來壟斷這地球上獲利最大的市場？」

「這並沒有什麼超人的權力，孩子；」史達倫尖銳的說道：「這裏面夾雜著美國的想法與外國的政策。」

「在某些方面，我們是對的，你們却錯了，讓我們自由的競爭，該死的！開放貿易與開放海域—那才是對的。」

「關於這一點，史達倫的公司與你站在同一戰線，你有沒有注意報紙？我並不介意告訴你，我們每年買一萬票來支持六位議員，要求他們贊成自由貿易。我們嚐試的夠艱苦了。」

「一人一張票，我們不買票。」

「你有你們的系統，我有我們的，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大英帝國不會參與你們美國的戰爭的，我們那一邊也不幫，你們並沒有贏得戰爭，只是我們擺脫了他們而樂意的讓給你們，我們何必要自相殘殺呢？」

「我想該是到乾一杯的時候了？」羅勃說道。

這兩個人將視線都轉向羅勃，很驚訝的發現他已喝了三杯了。

「你不能再喝了，羅勃！」史達倫帶著斥責的口吻說道。

「我要喝！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香港喝酒。」羅勃將酒杯交給他們。

「你不是發過誓了嗎？」

「我知道，但是這一杯很重要。」羅勃搖搖幌幌的舉起酒杯。「敬我們的未來，獨立號和獨立之雲號。敬海域開放，再敬所有的暴君。」

他喝了一口，將酒含在嘴中，感覺到它的熱力，他的身體扭曲著。然後他將酒從嘴中吐出，並將剩餘的酒倒在沙灘上。

「假如我再如此，將我手中的酒杯打掉。」他作嘔的轉過身來，向人群走去。

「他比我果決多了。」古伯說道。

「羅勃曾經被酒精中的魔鬼引誘過。」史達倫說道。

羅勃在六年間開始酗酒的，在這一年前，莎拉帶著孩子從蘇格蘭來到澳門，當時看起來一切都是很順利的，直到莎拉發現了羅勃在澳門多年的中國情婦，明蘇與他們所生的女兒。史達倫還記得當時莎拉的盛怒與羅勃的痛苦，並且也爲他們倆個感到悲哀。他們早該在幾年前就離婚的，他想道，也咀咒著一個事實　離婚許可必須得到英國國會的同意。最後，莎拉終於同意原諒羅勃，但是羅勃必須發誓永不再見到他那位迷人的情婦與女兒。羅勃懦弱的同意了。他曾秘密的給了明蘇四千兩銀子，於是明蘇就帶著他們的女兒離開了澳門。而羅勃從此再也沒有看到甚至聽過她們。雖然莎拉寬恕了他，她却一直沒有忘記那位美麗的女子和小孩並且一直不斷地加深她與羅勃之間的裂痕。羅勃開始借酒澆愁，很快的酒精便控制了他，經常整整一個月都沈醉在酒鄉中。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最後史達倫在一個臭氣沖天的貯藏室找到了他，史達倫將他帶回家並使他清醒，然後遞給他一把手鎗。

「你要自殺還是在神的面前發誓永不酗酒。那是毒藥，羅勃，你酗酒幾乎一年了。你必須爲你的孩子著想，我也懶得再將你從貧民窟中拉出來，看看你自己，羅勃！看啊！」

史達倫逼著他來到鏡前。羅勃發誓了。史達倫將他送到海上一個月並嚴禁別人給他喝酒，羅勃痛苦的幾乎想一死了之。但他終於戰勝了酒魔，恢復了自我。他很感激他的哥哥並再度與莎拉住在一塊，嚐試彌補婚姻的裂痕。但是他們之間再也無法和好如初了。可憐的羅勃，史達倫想著，是的，還有可憐的莎拉，像這個樣子住在一起，丈夫和妻子。

「羅勃倒底是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想他是爲了緩和我們之間的緊張，」古伯說道。「我已開始激動了，對不起。」

「不必道歉，傑夫，是我的錯。」史達倫說道：「讓我們不要辜負羅勃的好意，呃！乾杯！」

他們沈默得喝著酒，在岸上的商人與水手們都開始喧鬧起來。

「嗨！代辦！還有你，你這個殖民地的人；到這裏來。」

那是昆斯，坐在旗桿的附近，他向他們招手並叫道：「該死的！到這裏來！」他捻了一撮鼻煙，打了兩個噴嚏，不耐煩得拿出一條法國絲織的手帕拍打噴在身上的鼻煙。

「老天爺！先生。」他向史達倫說道，並且透過他那無邊的眼鏡望著史達倫。「一個人怎麼能夠在喧嘩吵鬧的聲音下工作？都是你和你那該死的酒。」

「你有沒有喝點白蘭地？昆斯先生。」

「那酒眞是太好了，就像雪凡芬小姐一樣。」他從畫架拿下畫來，並將它舉起來。「你覺得怎麼樣？」

「雪凡芬小姐？」

「不是，是這幅畫。當你在完成一幅偉大的傑作時，你怎麼會想到你美麗的情婦呢？」昆斯又捻了一撮鼻煙，嗆的咳嗽了兩聲。然後他拿出了隨身攜帶的小瓶拿破崙白蘭地喝了兩口，又打了個噴嚏。

這是一幅描繪當天儀式的水彩畫，精細而又充滿信心，在畫中很容易的找到伯克、毛斯與葛萊興，他的手中還拿著那份文件。

「畫得很好，昆斯先生。」史達倫說道。

「五十基尼。」

「上星期我已經買了一幅畫了。」

「那麼二十基尼好了。」

「我沒有興趣。」

「五十基尼，我可以改成你在宣讀文件。」

「不幹！」

「古伯先生，這是一件傑作，二十基尼。」

「除了代辦和羅勃以外，我是在遠東最大的昆斯作品收藏家。」

「該死的！各位，我一定得從那邊弄點錢來？」

「賣給伯克吧！你可以看到他很神氣的站在那裏。」

「渾蛋的伯克！」昆斯喝了一大口白蘭地然後說道。「他拒絕了，該死。」然後他用畫筆在畫布上一抹，畫中的伯克就不見了。「老天，我爲什麼要使他不朽呢？還有你們，我要把它寄給皇家藝術院，用你的下一條船，代辦。」

「誰負責運費呢？還有保險費？」

「我！小夥子。」

「用什麼呢？」

昆斯對他的作品感到非常滿意，他知道雖然他年齡已大了，但是他的畫藝仍在進步，他的才華並沒有因年齡而減低。

「用什麼啊？昆斯先生。」

他向史達倫傲慢的揮了揮手：「錢啊！銀子，銅幣，金元、現款。」

「又有人資助你了嗎？昆斯先生。」

但是昆斯並沒有回答，仍在自我陶醉的欣賞他的作品，他知道他們已上鈎了。

「快點！亞里士多得，倒底是誰？」史達倫追問道。

昆斯喝了一大口白蘭地，又嗅了一點鼻煙然後打了一個噴嚏。他冷靜地悄悄說道：「坐下來。」他四下望望，看看有沒有人在偷聽。「一個秘密。」他舉起那幅畫說道：「二十基尼？」

「好啦！」史達倫說道：「最好能值得。」

「你眞是一位王子，代辦。要點鼻煙嗎？」

「快點講吧！」

「看來好似有這麼一位女士非常欣賞她自己，在鏡中並且不穿衣服，我受託把這情景畫出來。」

「老天爺！倒底是誰啊？」

「你們兩個都跟她很熟。」然後昆斯又故作惋惜狀的說道：「我已發誓不得洩露她的名字，我祇將她這幅畫流傳後世。」他又喝了一大口白蘭地。「我！呃！在同意接受這個工作前，堅持要先看看她的全身。」他得意得吻了吻他的手指。「完美無缺，各位，毫無瑕疵！還有她的臀部，老天爺，幾乎令我激動得蒸發掉了。」又是一大口白蘭地。

「你可以告訴我們，快一點！是誰？」

「畫裸體就如同通姦一樣，絕不能洩露這位女仕的姓名。」昆斯惋惜得將那一小瓶白蘭地喝光。「但是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人不會不樂意付一千基尼以擁有這幅畫的。」他站了起來，撣了撣身上的灰塵，蓋上畫箱，拾起他的畫架，無比喜悅的說道：「好了，這一星期的生意也夠了，我明天會向你的代理要求三十基尼。」

「二十基尼。」史達倫說道。

「這是一幅記載東方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的昆斯原作。」昆斯略帶嘲笑的說道：「還有那瓶拿破崙白蘭地的價錢。」他回到他的長艇上去，在衆人的喝采聲中大跳其舞。

「老天爺！倒底是誰啊？」古伯終於忍不住了。

「一定是雪凡芬」史達倫笑道：「只有年輕女孩子才會做這種傻事。」

「不可能的，雖然她很野，但還不至於這麼大膽。」古伯偷偷的看了伍爾夫的補給船一眼，雪凡芬正是待在那條船上。她是伍爾夫的姪女，一年前由華盛頓來到亞洲，從那時起，她就成爲大家酒後的話題。她美麗、年輕並且大膽，沒有一個男人能追得到她—不論在床上或是在婚姻上。在亞洲的每一個單身漢，包括古伯在內都曾追求過她，但是都被拒絕了，但也並沒有完全拒絕，只是將他們掛在韁繩上就像對待其他的求婚者一樣。但是古伯並不介意，他知道她終有一天會成爲他的妻子的。伍爾夫受她父親之託，而成爲她的監護人，她的父親是阿拉巴馬州的一位參議員，他知道古伯與雪凡芬的聯姻可以鞏固家庭的事業。並且古伯一看到雪凡芬，就墜入了情網。

「我們馬上宣佈你與雪凡芬訂婚的消息。」伍爾夫曾高興的說道。

「不必，伍爾夫，不必急，先讓她熟悉亞洲和我。」

當古伯轉向史達倫時，他不禁笑了起來，像這種野貓是值得等的。「一定是法勒林吉夫人的『女孩子們』。」

「她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是的，但是她們不會爲一幅畫付錢給昆斯的。」

「那老馬臉可能會的，這會增加她們的生意的。」

「她現在的生意已經夠多了，她有亞洲最好的顧客，你有沒有想到當這婊子拿錢給亞里士多得的時候的情形？」古伯不耐煩的拉著他的鬍子說道：「也許他是跟我們開玩笑的？」

「他會對每一件事，任何一件事開玩笑，但絕不會拿他的畫開玩笑的。」

「也許是一個葡萄牙人吧？」

「不可能的，假如她結婚了，她的丈夫會把她的頭轟掉。假如是一個寡婦的話 那又會把所有的天主教教堂的屋頂掀掉。」史達倫獰笑道：「我將傾我『高貴之屋』的力量來查出倒底是誰，我跟你賭二十基尼，我會先找到。」

「好！假如我贏了，我得到那幅畫。」

「該死！我拿了這幅畫，但是伯克的像却被昆斯塗掉了。」

「誰贏了誰拿這幅畫，我們叫昆斯把輸的人畫在上面。」

「好！」他們互相握手。

× × ×

突然一陣加農炮聲響起，他們都望向海面。

一條貨船正以全速經過東邊海峽，她有著裝飾華麗的方形帆，巨大的上桅帆被風吹得鼓脹起來，順著風向全速向前航行著，她的船底劃過海水，造成白浪與藍綠色海水強烈的對比，海鷗也嘶叫著表示牠們的歡迎。

又是一聲炮響，濃煙從船尾噴出，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在桅桿上迎風飄揚，一面龍虎相纏的旗幟則掛在船尾的桅桿上，在海灘上，那些贏得賭注的人雀躍歡呼著，因爲大家都下了極大的賭注來賭倒底那條船會先到達英國，而又是那條船會最先返航抵達香港—現在史達倫的「雷雲號」贏得了賭注。

「馬克先生！」史達倫叫道，但是這位水手長早已猜到代辦的心意，拿著雙眼望遠鏡跑了過來。

「比預定時間早到了三天，先生。」馬克咧著沒有牙齒的嘴笑道：「看看她好似在飛一樣。她將讓伯克損失一桶的銀子。」

史達倫將短小的雙眼望遠鏡放在眼前，調整焦距，找尋他所希望看到的信號旗。信號旗上的意思是：災難並沒有解決，鄂圖曼帝國正與法國談判，可能會有戰事發生。然後史達倫再仔細的檢查船身，她的油漆沒有脫落，她的火礮也在原位，在她前面的桅帆上的角上有一個黑點，那是一個暗號標幟，只有在危急的時候作緊急通訊之用的，意思是：有急速件在船上。

他放下望遠鏡並交給古伯，說道：「你要不要看看？」

「謝謝！」

「這叫做雙眼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你可以從中間的小紐上調整焦距，」史達倫說道：「這是我特別製造的。」

古伯透過望遠鏡看到信號旗，他知道在艦隊中的每一個人都嚐試著能夠破解他們的信號暗碼，而所有的公司都花了許多的時間和金錢試圖解開「高貴之屋」的暗碼。這付雙眼望遠鏡的效果遠超過單眼望遠鏡。「我到那裏才能弄到一付這個玩意兒？」

「一百基尼，一年內交貨。」

要還是不要，古伯考慮著。「好！」

新的信號旗又昇了起來，古伯將手中的望遠鏡交給史達倫。

第二個信號只是一個單字：絕點。

「假如我是你，」史達倫向古伯說道：「我會儘快的卸下你這一季的棉花。」

「爲什麼？」

史達倫聳聳肩道：「只是想幫你忙而已，我告辭一下。」

古伯望著他跑去攔截正在走向水手長的羅勃。那些旗號倒底意味著什麼？古伯自問道，還有他剛才所說的是什麼意思？爲什麼那艘該死的郵船還不到達這兒？

× × ×

人群漸漸稀少了，有的商人已經回到船上，有的人仍在繼續吃喝著，有的人則嬉笑的看著那些喝醉的人步履蹣跚的跳舞。

「先生！」

史達倫停了下來，看著那位年輕的水兵。「有事嗎？」

「我需要你的幫忙，先生。非常需要。」諾登說道，他的眼神非常奇特，臉色灰白。

「幫什麼忙？」史達倫冷靜的感覺到這位水兵的手臂上，綁有一柄刺刀。

「我得病了—花柳病。你能幫我，告訴我治療的方法，先生，任何事，我可以替你作任何事。」

「我不是醫生，小夥子！」史達倫說道：「你是不是應該在船上？」

「你曾經得過同樣的病，先生，但是你有治療秘方，我所要的就只是這個而已。」他聲音顫抖的說道，嘴中滿是唾沫。

「我從沒有得過，小夥子。」史達倫注意到水手長開始面向他們，似乎在叫著某人的名字。

「你最好回到船上去，他們在等你。」

「那個秘方，告訴我，我有錢，先生。」諾登拿出一個骯髒的錢袋，驕傲的交給史達倫，他的臉滿是汗水。「我是很節儉的，這裏有—這裏有整整五仙令和四辨士，先生，這是我僅有的，先生。還有我的薪水，你可以每月拿到二十仙令，你可以都拿去，先生，我向耶穌基督發誓。」

「我從沒有得過花柳病，小夥子，從來沒有。」史達倫再一次的說道。當他回憶到童年時的情景，他的內心就不禁絞痛起來。當時所謂的財富只不過是個辨士，而不是現在成千上

萬的銀兩。他永遠無法忘記他青年時期生活的悲慘—沒有錢，沒有希望、沒有食物、沒有溫暖，沒有屋子和營養不良，胃部發脹的小孩，仁慈的耶穌，我可以忘記我自己的饑餓，但是絕不會忘記孩子的饑餓，絕不會忘記他們在路邊污水溝旁饑腸轆轆的受著寒風的侵襲。

「我會替你作任何事，任何事，先生。這裏，這是我所有的，先生。」

水手長沿著海灘走著，「諾登！」他怒吼道：「你會因爲擅離隊伍而被罰五十鞭，老天。」

「你叫諾登嗎？」

「是的，先生。柏特·諾登，求求你，我只要那個秘方，幫助我，先生，這裏，收下這些錢，這全是你的，以後還有。看在老天份上，幫助我。」

「諾登！」水手長從一百碼外叫道，憤怒的臉都紅了：「該死的！快過來，你這該死的私生子。」

「求求你，先生。」諾登絕望的說道：「我聽說你從異教徒那兒得到的，你從異教徒那兒買來的。」

「那麼你是受騙了，我不知道任何一個中國治療秘方，沒有，根本沒有，你最好回到船上去。」

「該死的秘方！」諾登叫道。他拔出他的刺刀，你告訴我到那裏可以得到秘方，否則我將割斷你的喉嚨。」

水手長嚇得跑了過來，大叫道：「諾登！」

在海灘上的一些人轉頭過來，都被嚇了一跳。古伯、賀瑞修還有其他的人都向他們跑來。

諾登的腦子已經混亂了，整個腦袋都好似亂轟轟的，他野蠻的拿著刺刀衝向史達倫，但是史達倫只是往旁邊橫跨一步，毫不畏懼的等待著，他知道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將這個半昏迷的小夥子解決掉。

諾登感到他被巨大而邪惡的魔鬼包圍著，而他又無法碰到他們。他覺得肺部好似要爆炸一般，整個海灘都在旋轉，他整個人都似乎在半空中，然後他就昏了過去。

水手長趕到諾登的身後，一掌將他劈倒。他抓起諾登用力的搖幌著，然後再將他摔在地上。「他是中了什麼邪？」他說道：「你還好吧？史達倫先生。」

「還好！」

古伯，賀瑞修與一些商人也趕來了：「怎麼回事？」

史達倫謹愼的用脚將諾登翻了一個身：「這可憐的傢伙得了花柳病。」

「上帝啊！」水手長做嘔的說道。

「最好離他遠一點，代辦！」古伯說道：「假如你呼吸到了他的唾沫，你可能會被傳染上的。」

「這可憐的傻瓜以爲我有治療花柳病的秘方，老天！假如我眞的知道秘方的話，我早就

成爲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了。」

「我會把這傢伙關起來的，史達倫先生。」水手長說道：「葛萊興船長會使他後悔生出來。」

「最好拿一把鏟子來，」史達倫說道：「他已經嚥氣了。」

古伯打破沈默說道：「第一天就見血，不好的預兆。」

「依據中國習俗則不是這個樣子。」賀瑞修輭弱無力的說道：「現在他的靈魂將會守護這個地方。」

「不管是好是壞，」史達倫說道：「這可憐的孩子已經死了。」

「爲什麼屍體看來總是這麼噁心？」賀瑞修問道。

沒有人回答他。

「上帝對他非常仁慈。」史達倫說道。然後他轉向西海岸向山脚下最接近海水的地方走去。他感覺到一種好似在清新空氣中喝酒的味道。不祥的預兆，他想道：實在不祥。

當他接近山脚時，那種感受愈來愈強，最後，他終於站在山谷中，這裏就是他預定建設城鎮的地方。他再度感覺到有一股恨意圍繞著他。

「老天爺！」他大聲說道：「我倒底是怎麼啦？」他以前從沒如此恐懼過。他查看著地形，想選擇一塊適合作爲他家園的土地。突然他意識到爲什麼這個島嶼對他含有敵意，他笑了起來。

「假如我是你，島啊！我也會恨我自己的，你恨這個計劃！好！我告訴你，這計劃很好，老天！很好，你聽到了嗎？大清朝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大清朝。而你是打開清朝閉關自守的大門的踏脚石，你知道，我也知道，這也是我所要做的，而你也要幫助我。」

「停下來！」他告訴自己，你的舉止像個瘋子一樣。是的！假如你告訴他們，你的最終目的不只是在於靠貿易發財，而是要利用這個財富與力量爲世界將大清朝打開，然後將大英帝國的法律與文化傳授給清廷，他們一定會認爲我是一個瘋子而我們也可以從他們那兒學得許多東西，這樣子雙方都能得到利益，是的，這就是一個瘋子的夢想。

他知道中國一定有特殊的東西貢獻給世界，是什麼呢？他並不知道，也許有一天他會發現的。

「同樣的，我們也會有特別的東西可以貢獻出來。」史達倫繼續大聲的說道：「假如你能得到它，我將使你成爲亞洲的中心，甚至世界的中心。但是你若背叛了我們，我將使你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他走到小丘邊，抽出他的短劍，砍下兩根長樹枝，他劈開其中的一根並將它插入土中，他又將另一根橫放在劈口中，固定成一個十字架形。然後他倒了一些白蘭地在上面，用火點燃。

那些在艦隊中望著山谷的人注意到了白煙與火光。透過望眼鏡看到了燃燒的十字架與代辦。他們都不禁顫抖了一下，不知道代辦還會再做什麼。那些蘇格蘭人知道燃燒的十字架是

一個家族的象徵，是昭告所有的家族成員集合—爲了保衛家園的戰爭而集合。

只有宗族的族長才有權舉起這燃燒的十字架。根據古代的法律，只要一舉起十字架，就象徵著絕對的與家園共存亡。

第二章

「歡迎你上船，羅勃，」依斯克•佩利船長說，「要喝杯茶嗎？」

「謝謝你，依斯克。」羅勃往他身後的一張皮製的椅坐下來感激地說。他聞到這椅子有一股撲鼻的香水味道。然後等著佩利把茶泡好，沒有人能夠催促他快點把茶泡好，甚至這個代辦。

佩利把茶倒進磁器杯裏。

他是個瘦子型，卻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健的體魄，他的頭髮是那種類似麻纖維的顏色，斑白的鬍鬚，一張不太友善的臉。

「航行還順利吧？」羅勃問。

「非常好！」

羅勃躬在這間艙房總是非常高興，這艙房非常豪華，家具都是上好的銅製品或是桃心木製品，還有那些航海用的帆布帳篷及圈繩也都是新的。這一切都是代辦爲他的高級船員所置備的，給他們最好的艙位，最好的食物，甚至讓他們分享利潤，當然這兒也有醫療設備。在

這兒沒有刑罰，除了一種處分，就是懲罰膽小怯懦的人或是不服從規定者，這些人包括高級船員及普通的水手。這種處罰就是把他們遺留在碼頭，不再給他們上船的機會。所以船員和水手們都競相完成船上的任何職務，而且每一個部門都有人在工作，沒有人會偷懶。

這個代辦從來就沒有忘記他的第一批船隻，及這個前甲板，以及這些處分。這些要接受處分的人，有些人在代辦發現他們以前就死了，想起來這一連串的事就會讓他崩潰，只有布伯克還沒有被碰過一分一毫。

羅勃一直感到不解，爲什麼他哥哥要救助伯克，想到這裏，就覺得毛骨悚然，因爲不管基於什麼理由，總有一天他哥哥會得不償失的。

佩利加了一匙的糖和煉乳，他遞給羅勃一杯，然後坐在一張桃心木的椅子上，從那雙深陷的眼睛發出一道凝視的眼光，「史達倫先生身體健壯吧？」

「跟往常一樣，你希望他生病？」

「不。」

一陣敲門的聲音。

「進來！」

門打開了，羅勃目瞪口呆的看著站在門口的年輕人，「哎啊！科倫小子，你從那兒來的？」他整個人都緊張起來，猛敲著杯緣。

「非常重要的消息，很緊要的。」科倫•史達倫進入艙房連帶把門關上。

羅勃親切的握住他的肩膀，然後注視著他那蒼白深陷的雙頰。「出了什麼事？小子。」他急迫地問。

「我很好，謝謝你，叔叔。」科倫說，聲音非常的微弱。

「到底怎麼一回事，小伙子？」

「鼠疫，孟加拉的鼠疫。」科倫癡呆地回答。

羅勃迅速地將眼光移向佩利，「你得過鼠疫嗎？」

「當然這兒不會有鼠疫，倒是幾個月前在蘇格蘭發生過。」佩利忽然停下來，「紅雲號還沒有到嗎？」

「已經過期了四個星期，都沒有消息，到底怎麼回事？」

「我應該告訴他嗎？科倫，還是你自己對他說。」

「爸在那裏？」科倫問羅勃。

「在碼頭，他在碼頭等你，噢！上帝，到底發生什麼事？科倫。」

「鼠疫在六月侵入蘇格蘭南部的港口。」科倫遲鈍地說：「他們說是由那些航海的船隻所傳染進去的。從孟加拉到印度。先是蘇格蘭、愛德布勒，然後在格拉斯哥蔓延。媽媽死了，顏，理齊，祖母很虛弱，祖父在照顧她，」他作了一個無望的手勢，「然而祖母最後還是死了，媽媽、奧斯妮雅姑媽和她的小孩及丈夫都死了，總共在六月及九月之間死了二萬多人，然後鼠疫就不再出現，它就這樣的消失了。」

「羅第，他怎麼樣？」羅勃痛苦的問。

「沒有，他很好，他沒有被傳染上。」

「科倫，他眞的平安無事嗎？」

「是的，我在離開的前一天看到他，在他們學校中很少人感染上這種病。」

「感謝上帝！」羅勃顫抖地說，記得在十年以前，鼠疫第一次橫掃整個歐洲，單單英格蘭就死了一萬五千多人，整個歐洲幾乎有一百萬人喪生。紐約和紐奧良也死了數千人。

「你媽媽死了？」羅勃用一種極不相信的神情說，「顏，理齊，格蘭妮他們都……？」

「是的，還有蘇珊阿姨，克雷爾表弟，奧斯妮雅姑媽，都那德堂弟，還有小史都華，還有……」

一片可怕的沉默。

佩利趕緊轉變話題。「當我停泊在格拉斯哥港口，科倫隻身一個人，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排他，於是乾脆就把他帶上船，在紅雲號後我們航行了一個月。」

「你這樣做是對的，依斯克。」羅勃說。他要如何將這件事告訴達克？「我現在就去，到時我會通知你來碼頭，你先待在船上。」

「不，」科倫大聲的吼叫：「不，我一個人先到碼頭，我要一個人去見我父親，我必須告訴他這件事情，我要單獨一個人去碼頭。」他起身走出門外，這船輕微地搖幌著，可以隱約聽到海浪拍聲音，然後他離去了。過一會兒，他又轉回來說，「我要帶這個信件去，」他

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他很希望看到這些信件的。」

當這個大艇離開了，它離開了雷雲號，駛向岸上的那一邊。史達倫在那個巨屋所在的小山丘，很快地，他看到他那個大兒子坐在大艇的中央，正向這邊駛來，他的心開始在沸騰。

「科倫！」他站在山丘的頂端狂歡的呼叫，他脫掉外套用力的揮動著，就好像一個人被放逐到無人島已經六年了，看到有艘船來拯救他，「科倫！」他拚命地越過這條小徑的荊棘直往港口那邊跑去，他無視於這些有刺的荊棘，忘卻了這條路到目的地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也忘了在這島的南端的海盜窩，他忘了一切，除了他那個最心愛的兒子，跑得越來越快，忘形的往港灣衝去。

科倫最先看到他爸爸，立說：「在那裏！靠在那裏。」他指著最靠近的一端。

伯森．馬克搖動著舵柄，「前進，快點，我的寶貝。」他說。催促它們前進。他們都知道前面的路對他們是多麼重要，這艘大艇似乎聽到它主人的呼喚，加快了速度。在蘇格蘭和格拉斯哥之間住著很多他們的親人，還有倫敦城也住著很多的親人。

科倫站起來然後跳到淺灘，「就在這裏！」他開始濺著海水沿著沙灘跑去。

史達倫跑進海浪中，直向他兒子跑去，他看科倫眼中的淚水，他大叫著：「科倫！」然後又開始踐踏著海浪向他父親跑去，終於到了父親的懷中。隨即他又想到這幾個月來所受到的可怕的經歷，就像一個膿瘡一樣，越來越大，痛楚抽打著他，他哭了，把他父親越抱越緊，怕再失去他似的。史達倫溫和的用臂擁著兒子沿著淺灘走，他呢喃著說：「科倫！」

「她娜正在擔憂你呢！」科倫在啜泣，「他們都死了，媽媽，顏，理齊，格蘭妮，姑媽，克雷爾，他們都死了，爸爸，只有我和溫妮芙，現在她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覆這些名字，就像一把利刃刺穿了史達倫的胸膛。

這時科倫睡著了，安全而溫馨的，這是自鼠疫侵襲以來睡得最甜美的一次，沒有夢，是的，沒有做惡夢，從下午睡到晚上，再到第二天的下午，史達倫溫和地擁著他。

史達倫沒有注意到過去的那一段歲月。有時，他會和他的太太及小孩——羅娜蓮，顏，理齊及溫妮芙，他們坐在沙灘上繞著父親，互相談笑，有時他們會頑皮的跑開，他會把他們叫回來，然後他們又都跑回來了，有時他會唱著催眠曲，那首羅娜蓮常低吟的曲子。有時濛濛一片的迷霧，使得他看不到四周的一切。這是以前的時光。

當科倫醒來時，他感到一片寧靜，「嗨，爸爸！」

「睡得好吧，小伙子？」

「非常好！」他站起來。

靠近岩石陰影的沙灘顯得比較冷，但是靠近陽光照射的這一邊就溫暖多了。船隻都用船錨繫著，安靜地靠在岸邊，那些舢板來回不停的幌動。這裏的船隻比以前小了許多。

「那是巨屋嗎？」他指著小山丘問。

「是的，在那兒我們渡過秋天和春天，這兒的氣候是非常宜人的。」

「那個山谷叫什麼名字？」

「它還沒有名字。」史達倫將身體移向有陽光的一面，企圖去抑制他肩膀的酸痛。

「它應該有個名字。」

「小肯恩，你的表弟肯恩，羅勃最小的孩子，他要取它叫快樂谷，我們在這裏眞的很快樂。」史達倫有氣無力地說著。「他們有受到傷害嗎？」

「是的。」

「你能告訴我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不是現在。」

「小溫妮芙，在你離開前就死了嗎？」

「不，她非常的虛弱，醫生說她的生命在垂危邊緣，醫生作了個無希望的表情就離開了。」

「那爺爺呢？」

「爺爺沒有感染到鼠疫，他很快地趕來看顧溫妮芙，我到奧斯妮雅姑媽家，想要幫忙，可是我沒有幫到忙。」

史達倫面對著港灣，出神地凝視著它，「你告訴羅勃叔叔了嗎？」

「是的，我都告訴他了。」

「可憐的羅勃，我想我最好上船去。」史達倫彎下腰撿起這些信件，它們沾上了沙。

「對不起，」科倫說：「我忘了將信給你。」

「沒關係，現在你不是將信給我了嗎？」史達倫看到一艘遊艇停靠在淺灘，佩利•依斯克坐在艇尾。

「午安，史達倫先生，」佩利禮貌地打招呼，「爲你的遭遇我感到難過。」

「羅勃怎樣？」

佩利沒有回答。他向淺灘走去對那些船員咆哮，「快點！」史達倫感到一陣迷惑，爲什麼佩利要如此地害怕他，實在是沒有理由。

這些船員搬來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食物，茶葉，白蘭地，及衣服。

「快一點！」佩利憤怒的重覆著，「站開點，該死的畜牲。」

這優秀的划手趕緊將艇划走，東西都搬了下來，所以迫不急待地划開，是害怕佩利的怒吼。

史達倫幫科倫穿上乾淨的衣服，而後再套上件溫暖的夾克。佩利幫他脫掉那雙被海浪浸濕的靴子。

「謝謝你！」史達倫說。

「有沒有受傷？」科倫問，看著他的脚。

「沒有。」

「關於羅勃先生，」佩利說：「自從科倫離開後，他就一直猛喝酒，我告訴他不要如此，但是他根本聽不進去。」他躊躇著，「你關照過，在他的艙房放些乾草，但我把它們拿開

了。現在我把他帶到中國之雲號交給他太太處理。」

「你作得很好，依斯克，謝謝你。」史達倫代科倫端了一盤食物——牛排，麵糰布丁，冷凍雞肉，馬鈴薯片，硬麵包——還帶了一杯熱茶給他自己。

史達倫用手搓他的臉，他感到鬍子又長了，他總是覺得自己非常的髒，當他沒洗臉，沒刷牙的時候。

「你的刮鬍刀在那兒？」佩利說。他有預感史達倫會需要好好的清理他自己一番。這個代辦有一種別人所沒有的潔癖，這觀念還眞固執呢，「這兒有熱水。」

「謝謝。」史達倫將肥皂抹在毛巾上然後沾水，拿起來擦他的臉及頸部。然後用肥皂塗在臉上，熟練地刮鬍子，不用照鏡子。他又用牙刷在水中浸了一下，開始刷他的牙齒，非常用力的刷。

一定是中了什麼巫術，佩利不屑地想，牙齒都老了，快腐爛了，還這樣猛力，不掉下來才怪呢。

史達倫開始用茶漱口，將渣滓吐出來。他又把這個銅杯洗了洗，重新倒了一杯茶，然後喝了下去。這裏有小瓶古龍香水，他倒了一點在手上，然後左右搓一搓往臉上一敷。

他坐下來，精神煥發。科倫只是看著桌上的食物，沒有動它，「你應該吃一些，孩子！」

「我不餓，謝謝您！」

「無論如何，都要吃一點。」一陣風把史達倫一頭紅色的頭髮吹亂，它留得很長，沒有曲踡，他將它們往後一梳。「我的帳篷搭好了嗎，依斯克？」

「當然，你給的命令，它搭在山丘的旗竿那一邊。」

「告訴陳顯，就說是我說的，要他去澳門買一些蜂蜜和一些新鮮的雞蛋，還有拿些中國草藥來醫療這種瘟熱病和孟加拉鼠疫的後遺症。」

「我很好，爸爸，謝謝你，」科倫虛弱地抗議著，「我不需要這種異教徒的巫術製品。」

「它們不是巫術，小伙子，」史達倫說：「而且這些人是中國人，不是異教徒，他們的草藥救了我許多次，這是東方的藥品，不像是在歐洲。」

「不要擔心我，爸爸！」

「依斯克，你現在命令中國之雲號戴著陳顯到澳門，假如它不能及時的駛回來，歐爾羅富船長和所有的船員就是被擱淺了，那你就派艘遊艇過去。」

「或許科倫應該跟著船到澳門，史達倫先生。」

「他還是留在我身邊，直到我認爲他完全復原的時候。」

「他在澳門會得到很好的照顧，而且船上不會……」

「老天，依斯克，你就不能照我所說的去做嗎？把大艇弄過來！」

佩利頓時變得粗暴起來，對著大艇那端吼叫。

史達倫和科倫坐在大艇的中央，佩利則坐在他們的後面。

「旗艦。」史達倫命令著，然後過去檢查他的那些船隻是否有故障的地方，他聞著風味，研究這雲朵，企圖從它們那兒去預測氣候的變化，海面非常的平靜，可是他感覺到有點不尋常。

一路上，史達倫讀著那些信件。去年那批茶葉的利潤非常不錯。佩利作一次海上冒險獲得不少的利益。一張紅雲號的提貨單——佩利從印度的達卡港口帶進來的，非常糟：損失了二百萬英磅的鴉片，還好感謝上帝，這隻船保了險——雖不能獲得全部的賠償，及時間、人力的損失。船上走私的貨物是不可能獲得保險的，一年來的利潤全都完了。到底這艘船是怎麼回事？是颱風還是海盜？颱風比較可能，除非它遇上了西班牙或法國，或美國，或者是英國的私掠船巡邏隊襲擊。最後他打開那張他銀行所寄來的信，他讀著，隨即憤怒的將它撕碎。

「那是什麼？」科倫吃驚地問。

「沒什麼。」史達倫假裝去讀另外一封信，他被信裏的內容所激怒了。

去他的，「我們很遺憾告知你這件事，頃刻之間，債券過分地擴張，使得銀行有嚴重的擠兌現象，主要是碰到了可恨的對手，以致於我們不能將門戶開放，經過董事會開會通過章程，決定以一英磅對六辨士來賠償，我們已是盡最大的力量了，你的忠實的雇僕……」我們有一百萬英磅的債券在那銀行裏，老天，我們破產了。一百萬只賠償二萬五千，上帝，我們

的負債將近一百萬，完了，要破產了。眞要命，我就警告過羅勃，叫他不要把全部的錢存放在一家銀行裏。

「但是這家銀行很安全，」羅勃說：「而且我們也需用這些錢來做擔保。」羅勃一直不停的解釋這種健全穩固的金融機構。他又指出這樣可以給史達倫一個國際性安全的銀行雇主的地位，以擴大他的購買力，去增加他所需要的船隻，以及在德國、法國、西班牙的市場獲得利益。

「好吧！」他說，史達倫不了解種種的複雜性，只是相信羅勃所說的都是明智之舉。

好了，現在我們破產了。

去他的！

他被這突來的打擊震得整個人幾乎癱瘓了，他太訝異了，目瞪口呆得想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只是停留在恐懼的漩渦裏打轉，這簡直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太不可能了，這樣的事情怎會發生在他身上？一個新的女王——維多利亞——在歷史上最顯赫的女元首，她的丈夫亞伯特——沒有什麼知識學問，他是英國王室中一個殘忍的外來者，但是整個衆議院已經非常的強大，這是一個嶄新的開始，二十六年以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拿破崙政權的瓦解，獨裁的法國政體解除。大不列顚第一次獲得自主權，奴隸制度的解放，運輸方法的改革，通過不再徵收道路稅，一下子之間工廠林立，工業、紡織業、煤業、鋼鐵工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股份公司以新的姿態露面，還有許許多多新興的行業都在十年以前紛紛出籠：如辨士

郵政，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郵資，以及有最強大的警察制度職業訓練，還有磁力學的創新，蒸氣的革新，一些新的制度改革，如工廠法的成立，以及議會不再操縱在少數貴族階級的手裏，所以現在的英格蘭每個人都可能成爲國家的總理，只要你擁有房子和一年二十磅的收入，就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令人難以相信的工業革命帶給大不列顛神速的進步，以及大批的財富，它的財富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政府一切新的政策及人權的伸張在這裏如火如荼的展開，整個大不列顛國全面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是的，一切一切都是新的改革。

「現在，有一樣發明將會震撼整個世界。」他呢喃地自言自語。

「你在說什麼？爸爸。」科倫問。

史達倫回到現實來，「我只是在想我們第一次乘火車的情景。」他不置可否的回答。

「你乘過火車？」達克問，「它像什麼樣子？」

科倫說：「我們乘坐史蒂芬生的機器馬達作第一次的旅行，它是火箭號，我那時才十二歲。」

「不，小伙子，」史達倫說：「你那時才十一歲，那是一八三〇年，十一年以前。它是第一次的試車，我們是世界上首批的火車乘客。從曼徹斯特到利物浦，坐驛馬車要花上一天的時間，但是坐火車卻只需要一個半小時。」然後史達倫開始想到這以後的命運。他想起他曾指示羅勃去借一筆資金，好讓他們在鴉片市場佔據一席之地，想想看，差不多可以撈上十萬磅的財富，甚至於更多的，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錢，爲了這些被損失的鴉片，我們負了

三百萬的債，要等到條約簽定後才能獲得賠償，這得等上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時間。

怎樣去籌集這麼多的現金，我們現在的情況還是良好的，除非那群走狗扯我們的後腿。伯克嗎？還是，錢莊的人？是伯克去銀行擠兌嗎？還是，他的走狗馬根？伯克的家族有極大的財力，大量的現金正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那些債券和股票。我們破產了，假如那些債權人向我們逼過來，那一切就完了。

他感覺到他兒子的手正在他的臂彎裏，「你說什麼！火箭號？」

科倫被史達倫那張蒼白的臉和那雙深藍的眼睛所發出來的刺人的寒光所懾住了，「旗艦，我們現在所乘的。」

科倫隨著他的父親走到甲板上。他從來沒有乘過軍艦，尤其是這麼特別的軍艦。她是如此地巨大，七十四尊大砲架在艦板上，然而科倫並不喜歡這些發現，他對它們沒有好印象，甚至於痛恨這大海。他突然害怕它的巨變所帶來的危險和嚴重的傷害，萬一這艘船中途發生變故那會怎麼樣？他又不會游泳，他奇怪爲什麼他父親會如此的酷愛這片浩瀚的大海？

我對我父親簡直是不了解，我對他知道得太少了，他想。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在我生命當中才總共見過他少許幾次，最後的一次還是在六年以前。父親沒有變，倒是我，我變了，我現在知道自己要走什麼路了，我知道自己要在生命的旅途去尋求一個目標，而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喜歡一個人，然而我也恨孤獨。

他跟他父親走到置放槍架的通道，那個天花板很矮，所以他們必須彎著腰走，當他們走

到船尾的哨兵室時，聞到一股濃濃的槍彈味，和焦油、大麻的味道。

「您好，先生！」一個海軍隊員對史達倫說，他的步槍非常正式地背在肩上。

「糾察長！」

這個糾察長穿著深紅色的制服，他那個白色的槍管閃爍的發著亮光，他站在這衛兵室的前面，整個硬挺挺的好像槍架一樣。「史達倫先生，請稍等一下。」

「報告，」他恭敬地敲著那個橡木製的門。一個聲傳了出來「進來，」然後他往後把門帶上。

史達倫拿出一根雪茄將它遞給科倫，「你現在已開始抽煙了吧！小伙子！」

「是的，謝謝！爸爸。」

史達倫爲科倫點了火。他把身子靠在其中的一個十二英吋的機關砲上，那些砲彈都架好了，很整齊的一排。

這門打開了，龍史達夫穿戴得相當嚴整，很瘦，他的頭髮是黑色而且曲蹉著，有一撮濃密的鬍鬚。他的前額很高，眼睛是黑的，這個哨兵行個禮後就和糾察長到哨兵室去了。

「久違了，達克，我親愛的朋友，近來好嗎？聽到那件事我感到難過。」龍史達夫有點緊張地和史達倫握手，然後對科倫點頭微笑，又和他再握一次手，「你一定是科倫了，我是威廉•龍史達夫，對於你這次的不幸遭遇我深表遺憾。」

「謝謝你的好意。」科倫說，他感到很驚訝，想不到貿易督察長會這麼年輕。

「你能稍等一下嗎，達克，現在正在開一個海軍將領會議，過幾分鐘就結束了。」他打了個呵欠說，「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如果你能等一下。」

「當然。」

龍史達夫看著那串在他那件藍緞背心幌動的金錶：「快十一點了，沒有什麼時間了，你願意到軍官室去等我嗎？」

「不，我們在這兒等好了。」

「隨便你。」龍史達夫精神弈弈地又進去會議室，隨即把門關上。

「他那麼年輕就擁有這麼大的權力，不是嗎？」科倫問道。

「是，也可說不是，他已三十六歲了，現在的權力是建在年輕一輩的身上，老一輩的人已經失去了它。」

「他看起來不像是個英國人，他是威爾斯人嗎？」

「他母親是西班牙人。」到底是什麼促成他這種殘酷的個性，史達倫暗自地想，「她是個女伯爵，他父親是駐西班牙的外交官，這是一樁極成功的婚姻，他的家庭也是貴族世家。」

假如你不是出生在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中，科倫想，無論如何你也不會這樣地官場得意，你如果生在一個平凡的家庭中，你將沒有一點希望，一無所獲，永遠是平平凡凡的，註定不能翻身。「在英格蘭，有些事情眞是太糟糕透頂了。」科倫告訴他父親。

「關於那方面的，小伙子？」史達倫說。

「富有的太富有了，而貧窮的又太貧窮了，一大群人沿街尋找工作，得到工作的卻是少數人，人求事太困難了，難怪那些可惡的雇主，付給工人的薪水簡直是少之又少，人們都已經面臨饑餓的邊緣，民權主義的運動者卻通通被關到監獄裏，這算什麼？」

「也有好的一面。致於那些群衆煽動家，哼，簡直是無賴、流氓，他們不僅應該判絞刑，而且更應該放逐，僅僅將他們關在監獄，眞太便宜了他們。」

「你不支持民權運動？」科倫被他父親的話所楞住了。人民憲章在三年前制定的，現在已經變爲自由示威活動的象徵，這是對大英帝國不滿的抗議。憲章裏要求每個人民都應有選舉權，抗議財產被少數國會議員、貴族階級所擁有的制度。以平等的選舉，採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來選出議員。

「我支持正直、公平的要求，我贊成這樣的請願文件，但是我不支持群衆煽動家，尤其是領導者，民權運動是一種好的行動，但這基礎必須要穩固，觀念尤是要清楚、正確，然而全栽在這幾個思想錯誤的領導者的手裏，變成一群毫無理智的暴民。」

「那沒有錯，爲了改革而引起的騷動是難免的，國會是應該改革了。」

「改革是要用理智，以及探討的態度來進行，而不是盲目煽動群衆，不是一味用強硬的手段來達到目的。政府有權去壓抑這種示威遊行——破壞社會秩序的舉動。叛亂永遠得不到結果，這些人還沒有得到教訓，他們還活在神話的夢裏，還沒有覺醒。糾集群衆，祕密會議

，這些都是該被鎭壓的。」

「你絕不可能去抑制這張文獻的，太多數人民需要憲章，而且他們正準備爲它而獻身。」

「那麼將會有更多的人死亡，小伙子，假如這群人不控制他們的情緒。」

「你不清楚現在的大不列顚是怎麼個樣子。你離開太久了，滿腔的熱血怎麼抑制？政府太腐敗了，人民已無法忍受了。」

「在中國也一樣，事實上整個世界都一樣，但是他們的反叛的行爲卻不是採取這種方式。」

很快地這種暴動就會到來，科倫冷酷地想，假如政府不能有所改革的話，假如政府持續地壓迫人民，假如這些汚穢的政治家不再覺悟的話，那麼人民的一股沸騰的熱血即將要爆發。他感到悲哀，離開格拉斯哥到東方來，他仍然不能忘懷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民權運動的中心地點，而他是學生團體的領導人，他們祕密地展開活動，專心致力於這種神聖的工作，流血流汗在所不惜，如果要犧牲掉生命，他們也願意，爲了人權，爲了自由，沒有什麼不能做的，生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然而沒有眞正地生活的實值意義，生命就不再是可貴的，人權自由勝過一切，命可以不要，只要能換取它。

這時會議室的門打開了，衞兵筆直地站在一旁，這個司令官，魁梧的身材，臉上有著憤怒的表情，跨著大步走出來，領頭走向通道，後面跟著他的艦長，很多艦長都很年輕，不過

也有一些頭髮已灰白了，他們都穿著海軍制服戴著軍帽，腰上的軍刀發出卡塔卡塔的聲響。

葛萊興艦長在最後面，他停在史達倫的面前，「致我誠摯的哀悼，史達倫先生，這眞是不幸的消息。」

「是的，不幸的消息。」史達倫痛苦地想，失去了心愛的妻子，三個活潑的小孩，是誰奪去了他們，是上帝？是魔鬼？或是兩者都有。

「你有權利把那個海軍，那個可惡的王八蛋幹掉！」葛萊興說。

「我沒有碰他。」

「哦，我以爲你這樣做了，我這兒發生了一些事，其實也沒有什麼。」

「你將他埋在淺灘嗎？」

「不，不能讓這種病弄髒了島嶼。對於雷蒙思這個名字，它是否對你具有任何意義？」葛萊興問道，隨即轉了話題。

「雷蒙思不過是個普通的名字。」史達倫警覺地說。

「不錯，蘇格蘭人連結在一起，難道不是一把打開蘇格蘭政權成功的關鍵之鑰？」

「那是很難下定論的，可信賴的人民是很難發現的，」史達倫說：「這個名字——雷蒙思對你具有任何意義嗎？」

「他是一個逃兵的名字，從我的船脫逃。」葛萊興眼光銳利地說。「他是你的甲板長的堂弟，柏森•馬克的堂弟，我確定。」

「那又怎樣？」

「沒什麼，只不過告訴你這件事。你所清楚的，任何商船、武器或其他女王所屬的海軍，如果脫逃再被抓到，就不那麼單純了。」葛萊興笑道：「笨蛋才會脫逃，他能去那裏？另外一艘船？」

「沒有地方可去！」史達倫感到他自己入了對方的圈套。他可以確定雷蒙思在他的船隊中，而且他認爲是伯克在從中作祟，也許葛萊興也有份。

「我們今天正展開搜尋，檢查每艘船，你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物吧！」

「是的，在我的船上，我們都非常小心任何可疑的人，我的船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眞聰明，葛萊興暗自想道，「高貴之屋」應有崇高的地位，所以你的船隻很快地就會被搜查到。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史達倫這樣想，所以將這問題從他心中消除掉。

「艦長，我來介紹我最大的兒子，科倫。科倫這是我們最著名的葛萊興艦長，他打贏了奇恩比之戰，是個英雄人物呢！」

「很高興見到你。」葛萊興禮貌地和他握手。科倫的手非常的柔嫩，修長的手指，很像女人的手，那樣的光滑細緻，眞是個時髦的小伙子，葛萊興想。筆挺的禮服套上一件高級純絨的背心，配上一條淡藍的領帶，高領的襯衫，看起來一定是個學生。葛萊興又想到和這麼一位曾經得過黑死病而又僥倖生存的人握手，心中感到好奇極了，假如是他得到這種病，不

知是否也能這般幸運地逃過浩劫。

「那不是一場戰爭。」

「二艘小船去對抗二十艘平底帆船，三十艘或者更多，四十艘的大船，這不算是打仗。」

「一個交戰，史達倫先生，那將可能是一場戰爭……」假如不是那個怯懦膽小的龍史達夫，還有你，你那些海盜船，葛萊興差點這樣的衝口而出。

「我們商人都認爲那是一場仗，科倫，」史達倫諷刺地說：「我們不了解交戰與戰爭這二者之間有什麼分別，我們只不過是喜好和平的商人。但是在一年以前英國的軍隊和中國軍隊對上了，我們首先開火的。」

「那麼你有更好的意見嗎？史達倫先生，這是作戰戰術最好的決策。」

「當然。」

「貿易督察長的見解和我相同。」

「當然，他的見解或許是管用的。」

「打一場老仗？葛萊興艦長？」龍史達夫問，他站在會議室的門口聽到他們的說話。

「不，閣下，只不過提到過去的一場仗而已，史達倫先生和我對於奇恩比之戰有點意見相左之處。」

「哦，是嗎？假如史達倫站在你的立場，他的看法必定和你一樣，假如你處在史達倫先

生的地位，你的觀點也會和他一致的。」龍史達夫打了個哈欠，玩弄他胸前那條鍊道：「你有何打算？科倫。」

「我不知道，先生，我眞的不知如何去適應這種複雜的生存環境。」

「說得好，複雜這個字可眞適合這個時代。」龍史達夫仔細地在回味這個字。「你願意和我們共享一杯紅葡萄酒嗎？艦長。」

「不，謝謝你，先生，我想我應該回到我的船上。」葛萊興知趣的說，然後就跟他們道別了。

龍史達夫和史達倫父子進入會議室，這會議室所屬的艙房是貿易督察長的私人房間，這兒佈置得很乾淨俐落，擺設一些實用的家具，像舒適的獸皮椅子，刻有航線圖的桌子，象牙製的辦公桌，以及四方都可俯瞰的藍色窗子等，從這兒可以聞到雪茄、海及彈藥的味道。

「史都華！」龍史達夫叫著。

過了一會兒，門打開了，「先生，有何吩咐？」

龍史達夫轉過頭對史達倫問道：「伏特加，白蘭地，紅葡萄？」

「伏特，謝謝！」

「我也一樣。」科倫說。

「我來一杯紅葡萄。」龍史達夫又打了個哈欠說。

「是的，先生。」史都華從旁邊的推車裏拿了幾瓶酒，然後將它們倒入高脚杯中。

「這是你第一次的航行，是嗎？科倫。」龍史達夫問道。

「是的，先生。」

「我想，你已慢慢習慣這兒的『複雜性』了吧！」

「不，閣下，爸爸對我敍述得並不多，而且在報紙上，也沒提到中國這件事。」

「很快的就會了，不是嗎？達克。」

這個服務員將酒遞給龍史達夫，而後遞給客人。

「你可以離開這兒了，我們自己來吧。」

「是的，先生，」這個服務生就把幾瓶酒放在容易取用的地方，然後就走開了。

「乾杯！」龍史達夫說，「科倫，把這兒當做是自己的家，盡量讓自己舒適自在點。」

他們暢快地飲著，這種伏特加的味道眞是甜美。

「歷史是現在的過去，它已經不爲現在的潮流所能左右，你父親可以告訴你這一切的轉變及道理。」

「中國人有一句俗諺，眞理可以分爲很多個層面。」史達倫說道。

「我不了解。」科倫說。

「依照我的看法對這句話的詮釋是，眞理即事實並不永遠是被肯定的，它是隨著時代的潮流而變遷。」這使他記起清朝的兩廣總督林則徐現在已經在廣州失勢，因爲他的鐵腕作風已與英國敵對發生衝突，最後竟被判了死刑。「像這樣的魔鬼，還能立足於廣州嗎？」

「當我在三年以前問他這件事，他神祕的說，『紅色是上帝的兒子』，人民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中國的君王就是代表上帝。」龍史達夫又繼續地向科倫解釋道：「紅色是他的另外的一個名字，因爲他每次寫字時都是用紅色墨水寫的。」

「奇怪，眞是奇怪的民族，中國人可說是眞奇怪，科倫。」史達倫說：「舉個比方說，君王只准他的人民用紅色的墨水，想想那種情況該是怎樣的情景。」

「然後每一個中國商人，」龍史達夫用一種無意識的冷笑回答說：「他們將很快的送一桶紅色的墨水給女王，然後告訴女王說他們將很樂意供應這種原料給她的國家，以合理的價格來出售，如此一來何處沒有交易？」

此時大家沉默著，科倫在想爲什麼他父親甘心受這種無禮的話？它是生活的另一層面——貴族階級總是冷酷地對待那些不是貴族的中產階級，好吧，等著瞧吧，這次的民權運動必定要將你們整垮。

「你想見我？威廉。」史達倫感到異常疲倦的說，他的脚都麻了，還有他的肩膀也是麻得動彈不得。

「是的，有一些事情發生，自從……在前二天裏，科倫，你介意我們躭擱一下時間嗎？我想和你爸爸單獨談幾句話。」

「當然不介意。」科倫說著就站起身來。

「不須要這樣，威廉，」史達倫說。但是爲了龍史達夫的冷笑，他是希望科倫走開的。

「科倫現在是史家的一份子，有一天他也會走上代辦這條路，你可以相信他，如同你信任我一樣。」

科倫很想衝口而出說：「我永遠都不會參加這種行業，我不是其中的一分子，我有我自己的計劃，自己的路，」但是他什麼也不能說。

「我必須要恭喜你，科倫。」龍史達夫說：「成爲『高貴之屋』的一分子，可說是至高的榮譽。」

當你破產時，就不會再有榮譽了，史達倫幾乎要這麼說出來。「坐下來，科倫。」

龍史達夫在這房間來回的踱著，然後開始說：「明天有一個會議，是和中國的全權大使商討一些條約的細節及有關的一切。」

「他已把時間和地點安排好了嗎？還是由你來決定？」

「他已安排好了。」

「我想你最好改變一下，挑選另一個地方和時間。」

「爲什麼？」

「因爲如果你同意他的安排，他和他的所有官吏都會將所研究的內容，譯成眞實性的七八成而已，這樣一來，我們就吃虧了。」

「如果你這樣認爲的話，那麼就改在後天舉行，地點在廣州，怎樣？」

「好的，帶何立圖和馬修前去，如果你要我去，我也將會和你前往，但是我們必須花費

四個小時在旅途上。」史達倫說道。

「但是，達克，你這不是在開玩笑嗎？要花費四個小時？」

「那不是開玩笑，我們已經由優勢轉變到劣勢的地步，你將它們弄得沒有一點利益，所以我們必須扭轉局面，利用機會使他們這般人處於有利於我們的地位，」史達倫又轉過頭對科倫說：「你到了東方就必須依照東方的規矩行事，一些小細節可能都會改變大局，現在龍史達夫的處境已面臨危困的局面，一點小差錯，都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他必須要很謹愼地去對付，就像這次的會議。」

「是的，而且沒有任何的支援！」龍史達夫喝了一杯紅葡萄，又緊接著倒了一杯，他繼續說：「爲什麼他們都能置諸局外，不肯幫忙，我眞搞不懂。除了你爸爸，沒有一個人出面插一手。全不知道我現在所面臨的處境，哼！當然他們也不會在乎的，完全是我自己一個人在支撐，他們派給我這項艱辛的任務，又要我與這群不可理喻的人交涉，眞是要我的命。」龍史達夫氣憤的敍說著。

「你什麼時候可以控制住整個土地的拍賣？」史達倫問道。

「我想，當條約正式成立以後，這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大概是九月吧。」

「你還記得嗎？你曾經說過的一個計劃，你想在香港建立嗎？」

龍史達夫試著去回想這件事，他好像記得曾經對史達倫提起過這檔事。他說：「當然，但是香港的讓渡還須等到雙方政府都承認這條約才能完成，通常是要經過這些程序的，不是

嗎？」

「是的，不過這不是一個平常的情況，」史達倫玩弄著酒杯，一邊說著：「香港是我們的，很快的我們就可將它建設得更好更完美，這難道不是你所說的，你所希望的嗎？」

「不錯，它是我們的，你所謂的那個計劃是什麼？我一時忘了。」龍史達夫又打了個哈欠。

「你說的那些土地都是屬於女王的，必須要等香港的地位確定後，你成爲香港的首任官方統治者，所有的官員都在你的指揮中，也就是說你等於是全權大使，假如你公佈一個聲明，那麼一切都可以依照你的計劃行事。假如我是你的話，我會在下個月掌握住這塊土地，不要忘記，威廉，就是你必須有殖民地的稅收來維持你的行政措施的一切開銷，內閣是不會爲這塊地付出一分一毫的。」史達倫說。

「對，說得對極了，當然，我們最好越快越好，盡可能的將這些趕快處理好，最好在下個月就能有這塊拍賣的土地，這塊地的租賃期間爲時多久？」

「九十九年的租賃期，這是雙方同意的期限。」史達倫說。

「眞絕！」龍史達夫作了一個無助的表情。然後又說：「現在如果沒有什麼值得讓我們憂慮的話，那麼，科倫，我們此刻的行動就要像是不要命的建築商，要建造一個殖民地，要建道路、高樓、地下鐵道，設立各種行業，成立各型工廠，還有一大串只有上帝知道的必需設施，老天，還有法庭和監獄，」他忽然在科倫面前停下來問：「科倫，你有沒有受過什麼

正式的訓練？」

「沒有，閣下，」科倫說：「只是在大學裏上了一半的藝術課程。」

「那沒關係，我現在需要一個殖民的祕書，一個副官長，司庫，還有一大串天才曉得的職務。這兒必須要設立一個治安機關之類的，你願意加入治安界的行列嗎？」龍史達夫問道。

「不，謝謝，」科倫盡量隱藏他那不安的情緒。

「你不喜歡，好的，我確定還有好些個地方用得著你。每個人都必須要提起精神來參與這些建設工作，我一個人是無法顧到每個局面的，想一想你喜好做那一類的工作，告訴我，讓我知道你的興趣所在，因爲我們需要值得我們信任的人，就像你。」

「何不將他安排在你的參謀幕僚中當個代理人？」史達倫問道。

「很不錯的主意，」龍史達夫笑著對科倫說：「你就擔任祕書好了，讓我想想看，對，就這樣，先擬定個殖民地的組織方案，這就是你的第一項工作，怎麼樣？」

「但是，我根本不懂得銷售土地的一些規則，先生，我甚至不懂得……」

「你知道和任何人一樣的多，而且你父親會隨時指導你，你就擔任祕書吧。現在我可以忘卻這個問題了。你試著去找出現在所需要做的，而且要決定如何去做，然後讓我們知道那些事是要歸官方處理的。我想來一個公開拍賣，這是最公平的方法。」龍史達夫重新調整他所戴的眼鏡，又倒了杯酒說：「對了，達克，我已命令軍隊撤出舟山群島。」

「爲什麼要那樣做？威廉？」

「我在前兩天接到一封從琦善閣下那兒寄來的特函，他要求我們一定要這樣做，這是信用的行動表現。」

「但是你應該等一等。」

「他要立刻得到答覆，而且又很緊迫，當時又沒有辦法和你聯絡。」

「立刻，中國人的典型，意思是每件事都要如火如荼。」唉，威廉，你這個可憐的笨蛋，我要怎樣去跟你解釋這事的嚴重後果。

龍史達夫感覺到史達倫的雙眼盯著他，然後他說：「他呈遞一份條約的副本給中國的君王，條約的內容包括撤軍在內，我們遲早都要這樣做的，這也是原計劃中的一部分，早一點和晚一點撤退又有什麼分別呢？」

「適時對中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你這個命令已送達了嗎？」

「是的，昨天送去的，琦善非常的仁慈，他供應我們馬匹，我就是用這匹馬送去的。」

你這個糊塗蛋，史達倫想，簡直是無可救藥的笨驢，「用他們僕役來爲我們送命令，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我們的尊嚴都喪失了，而且他們佔了上風，現在必須要用船隻來傳遞。」他的聲音非常地冷酷、堅硬。「現在舟山群島的撤退已經完成了，好了，既是這樣，就讓它這樣，但是那實在不是明智之舉，這些中國人將會採取對我們不利的行動。」

「我認爲這種光明磊落的行爲是非常不錯的主意，」龍史達夫繼續說著，企圖去抑制他

那緊張的神經，他說：「畢竟，我們所要的都得到了。他們的賠償不多，只有六百萬元，但沒收了我們走私販賣的鴉片，廣州在貿易上還是開放的，再說，我們現在又擁有了香港。」他的眼神再度明亮起來，接著又說：「每一件事都是依照計劃行事的，並沒有違反原定的計劃。舟山群島本來就不重要，你也說過佔領它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已。而且琦善說將要派遣一位大使駐在香港，他們將……」

「將怎樣？」史達倫吃驚地問。

「他將指派一個官吏在香港。」

史達倫竭力的抑制即將爆發的憤怒，他告訴他自己，必須要耐住性子，在這個節骨眼上，千萬不能再出差錯，這個頭腦衰弱無能的傢伙，還正是你所要利用的工具。「好了，假如你允許他這麼做，那麼就等於你拱手奉上香港給他，他的勢力可以控制整個香港，你不覺得此舉是失策嗎？」史達倫說。

「一點也不，朋友，香港在英國人佔據下，那些異教徒將會在我們的政府控制之下。如果有人搗蛋，那麼他將爲他的作爲付出代價。那個地方可以及得上香港？有海關，有高樓，又有……」

「又有什麼？老天，你沒有答應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海關和建築物吧，我希望你沒有。」

「我不覺得有那些地方錯了，達克，我們不必在廣州，在這裏就可以從事咱們的工作。」

史達倫停止這種逼問的態度，龍史達夫簡直就像一條臭蟲，眞不知怎樣才能使他的腦筋轉過來。他越過那個大辦公桌，然後爲他自己倒了杯酒。耐著點吧，不能把他逼急了。你還必須用到他。「那麼你是答應琦善說，他可以派一位官吏到香港？」

「我的好伙伴，放心，我還沒有正式的答覆他，因爲這不在條約範圍內，我只是表面上同意這個主意而已。」龍史達夫說。

「那麼你是不是已經寫成書面了。」

「是的，昨天，」龍史達夫被史達倫這樣的緊迫釘人，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爲了長久之計，我們要趕快去完成這事，要直接和這些官吏聯絡，不要透過這些中國商人。」

「是的，但是不要在咱們的島上。」史達倫盡量使聲音保持穩定。但是他心中在想，你身爲一個領導者，居然如此平庸，你這個愚昧的貴族，作這種優柔寡斷的錯誤決定，簡直是一堆糞土。

「假如我們答應了，我們就眞的會毀掉香港的前途，我們將失去一切。」

「爲什麼？爸爸。」科倫問。

這句話可以說是暫時替龍史達夫解了圍，龍史達夫的眼睛移向科倫，而且他心中也在想，是的，爲什麼？爲什麼我們會喪失一切。

「因爲他們是中國人。」

「我不懂這句話的含意。」

「我知道，小伙子。」此時史達倫已經將他家庭的變故所懷的悲痛拋開了，取而代之的煩惱是他財產的損失。他說：「首先必須了解的是，在十五世紀，被稱之爲中古王朝的中國，都認爲他們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他們認爲除了中國人以外，都是野蠻民族。只有他們才擁有神賦給他們權力，賦給他們這種身爲眞正地文化民族的地位，來統治這天下。他們所想的，維多利亞女王也是野蠻民族，她只不過是一個部族的封臣而已。中國沒有艦隊，沒有軍隊制度，我們的國家建設、政治制度，都要比他們文明多了，進步多了，然而他們卻相信他們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最具有權威。由此可知他們有股潛在的力量——國家是建立在土地上的，你知道關於八大規則嗎？」科倫搖搖頭。

「這是中國君王同意和『野蠻民族』通商的條約，是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事了。這些規則限制這群野蠻人只能在廣州一地進行交易，所有的茶葉和絲綢都必須要以銀子來進行買賣，而且無論如何是不准賒帳，更不用說走私了，『野蠻民族』祇被允許廣州港口半哩以內的範圍設立倉庫、工廠，可說是小之又小，幾乎是每隔二百碼就有一間倉庫。他們完全地被限制活動——廣州租界，而且停留的時間只能在冬季的船貨到達期間——九月到三月，如他們去澳門，『野蠻民族』的眷屬例不准同行，一切要照規定行事。在中國人的感覺中，認爲船隻是遊樂用的，『野蠻民族』的戰艦是被禁止航行在內海的。所有的『野蠻民族』的商船都要停泊在寧波，那是個下游地帶，可以轉換船隻，而且必須以銀元來計算關稅，這群商人必須要一關一關的接受檢查。中國商人有一種所謂獨占事業，我們稱之爲洋行，由洋行控制著物

資的供應，他們簽許可證給這些船夫、雇傭、買辦，最後他們會利用這八大規則之一條阻止我們商船通行，然後他們又會狡猾的接受所有『野蠻人商人』的求情，把他們的貨物接收過來。」

「這些條規的主要目的就是讓我們困擾，打擊我們，壓榨我們辛苦所掙來的錢，記住另一件事——中國人最愛錢。而且，我們的貿易受到控制、壓榨，即使我們賺了錢，也是尊嚴盡失，沒有法子抬頭立於平等地位。」史達倫笑著繼續說：「我們賺了錢，中國人也賺了錢，哼，這些條規都是那群貪婪的官吏所訂的，他們禁止我們在九月至三月以外的期間停泊在廣州，不能有戰艦，一大串的限制，這些都使得咱們的貿易受了很大的損失。」

「再提到一點，典型的中國人，這可憐的洋行買辦必須要對我們負責，任何的糾紛、憤怒、不滿都會向他們集中。這些代辦商人也受到壓榨，直到他們破產爲止，事實上他們大部分都是如此。我們擁有六十萬基尼，這些已是毫無價值，而且伯克也有這麼多。在中國的觀念中，這個洋行必須要從君王買到這個職位，而且他們還得繼續不斷的進貢，奉上厚禮給他們高級長官。」

「洋行的那個大頭目是壓榨的主腦，我們稱之爲侯伯，他榨取能力所及的一切人，這侯伯的職位也是用錢買來的，他可以說是鴉片的大販賣商，掌握一切權利。」

「所以，假如你答應他派一個官吏在香港，這無疑是允應把整個利益給他，這個官吏將會成爲另一個侯伯，然後重蹈覆轍，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跟他合作，這些中國商人當然會採取

對我們不利的行動，他們會不擇手段來剝削我們，從中取利，養肥自己。這個侯伯將會破壞那些想幫助我們的人，他會整得那些人不敢再接近我們。他會幫助那些和我們作對的人，達到不使我們立足的目的，就這樣來攻擊我們，永不休止，直到把我們整垮爲止。」

「爲什麼？」

「因爲他們是中國人。」史達倫將他的肩膀挺直，他已感到疲憊侵襲到他全身來，他想讓自己精神振奮一點，於是站起來走到隔板那端爲自己倒了杯白蘭地。我希望自己是個中國人，至少現在讓我當個中國人，他疲乏不堪的想，那麼我就可以運用策略從某些地方得到一百萬兩，而且是毫無困難的事。你是一個『野蠻民族』的買辦，這個官吏有著無限的權力，現在如果你沒有重大的神力，沒有奇蹟似的力量，是注定要全盤皆輸了，任何人也幫不了你的忙，但是你如何來運用這種神力，運用你這個神通廣大的頭腦來解救你的命運，誰有一百萬兩？誰能讓你榨取這等龐大的財富，誰是你索取的對象？」

「那麼下一步該怎麼做？達克，我的意思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龍史達夫說。

「你現在最好趕快派人送一封特函給琦善，告訴他，不，命令他……」

史達倫突然地停頓，他的腦子一下子清醒過來，全身的疲累消失得無影無踪。你是個大笨蛋，一知半解的傢伙，琦善，琦善是你的救星，你就是笨得以爲琦善爲你解決了很多問題，於是他提出什麼要求，你就想也不想地答應他，他要一個官吏，你就馬上安排這碼事，把後果的嚴重性都丟到腦後了。史達倫忽然想到一道計謀，兩個簡單的步驟：首先，要消除龍

史達夫對他們的妥協。第二步，在一兩星期內派一個祕密使者到琦善那兒，呈上一份祕密的提議，那就是奉送一百萬兩爲代價，使龍史達夫顚倒一下他的立場，同意琦善派一個官員駐香港。那麼琦善一定會欣然同意這件事，因爲他可以壓榨洋行取得一百萬兩，這些洋行也會付給這筆錢，因爲他們可以抬高茶葉和絲的價格，如此一來，沒有人會去和這位官吏作對。我們也將他改個名字，不能叫他官吏，應發明一個新名詞，對了，就叫貿易中間經紀行政長官，一旦冠上這麼一個冠冕堂皇的名詞，根本就不會有商人去反對他，因爲他將會幫助商人去減少關稅，這眞是兩全其美。現在是到底要派誰去送這份密函？對了，就叫老金瓜去吧，他是最有錢的，而且是洋行中最狡猾的人，就讓他去，你已認識他有二十年了，絕對不會有問題。

「你的意思是說……」龍史達夫說。

「命令琦善，以女王的名義，要他放棄一位官吏駐在香港。」

「我也是這個想法，」龍史達夫欣然的坐下來，拿出一支鵝毛筆說：「我該怎麼寫呢？」

可憐的威廉，你可知道我計劃中的第二步驟嗎？我出賣了你，這樣作是正當的嗎？史達倫這樣的問著自己。「就這樣寫：『只有維多利亞女王有權派任官員駐在香港，這裏不能有中國的官吏，也不能有中國的海關，』他猶豫一下，又繼續的說：『所有居住在香港殖民地的中國人，必須要依據英國的法律行事。』」

「可是這樣說，就超越了我的權限。」

「這是一種要命的傳統。處處奉命行事，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有一個權威的帝王。威廉，現在既是許你全權處理這檔事，就表示你有權決定這條約的一切，你是一位改革家，必須拿出你的魄力來，因爲你是如此地聰明。」

龍史達夫搖幌著他那支筆桿說：「是的，不錯，不過我已經答應琦善，就是中國人在香港是依照中國法律來遵行，這是我們簽定的一項條款，再說我也發佈了特別宣言。」

「哦，你又要改變你的決定，就好像琦善改變他的一樣，根本就沒有這種必要，沒有必要應允一個中國官吏駐在香港，沒有必要遵照中國法律，他在欺騙你，就像在舟山群島所運用的手段一樣。」

「對！」龍史達夫樂意地同意他的話，「你是對的，假如我們都答應他的要求，那麼——是的，你是對的。」然後他把信寫好，簽好了名，史達倫打開門說：「糾察長！」

「是，先生。」

「督察長要召見他的祕書，辛克萊先生，快一點！」

「是。」

龍史達夫把信唸了一遍，史達倫說：「就是這樣，你要在報紙發表嗎？是的，應該是必要的。」

「這是私人文件。」

「這是歷史的文件，你將以它爲榮，而且司令官也會贊成你這樣作的，對了，他方才爲什麼那麼生氣？」

「他埋怨我簽了無價值的條約，對方的要求遠比我們要求得多，開放港口也還沒有實現，所以他要發怒。」

「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威廉。」

「不錯，這個司令官的脾氣也未免太暴躁了。因爲延期發布加強管制走私的命令，使得很多商人大發牢騷，強烈抗議。」

「由伯克帶頭？」

「是的。」

史達倫的心直往下沉，他說：「你告訴這些商人說，你要廢除這道命令。」

「達克，我還沒有正式地告訴他們，只不過暗示他們將要廢除掉。」

「你也暗示這個司令官你將要把它廢除？」

「我是建議他，這並不是明智之舉，而他卻非常的暴怒，然後他說他要把他的意見讓整個海軍總部知道。」龍史達夫嘆息道，接著又打了個哈欠，「眞要命，他對這些問題全然沒有一點概念，達克，你能不能解釋給他聽，我試過，但我無法使他的腦筋轉過來。」

我也沒有法子使你的腦筋轉過來，威廉，史達倫暗自這樣想，假如羅勃買了這些鴉片，我們就掉到無底深淵，如果不買，我們也同樣的完了。除非一項交易——一項被咒罵的交易

，爲了那可咒的一百萬元。

「我眞不知該怎麼做，假如沒有你爸爸的建議與幫忙，我是解決不了一些事。」他又繼續說：「在亞洲來說，衝突、複雜性是永遠存在的，中國人尤其是衝突性很強烈的民族，我想你該知道中國的統治者並不是中國人。」

「不，我不知道，先生。」

「我們聽到傳說，這些統治者是滿族人，他們是來自大戈壁南端的野蠻民族，他們統治中國已有兩百多年了，這兒又有一個傳說，在大戈壁中募兵來築城設堡，共花費了十年，聽說有一百萬人死在築堡的過程中。他們那種勢必完成的精神可眞令人訝異。」

「眞是篇精采的故事，先生。」科倫說。

史達倫眼皮開始沉重，「你沒有聽過其他奇異的事，中國人有很多新奇的思想，科倫，中國人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學、印刷術、藝術、詩賦、政治、絲品、茶葉、火藥等，這些都是他們在很久以前就發明了，而我們的歷史也不過是五百年而已。」

這時有一陣敲門聲，然後辛克萊急忙地走進來，「你需要我？閣下。」

「是的，我要你送這份文件給琦善，你要翻譯，然後再送一份副本給史基尼先生，這份是要發佈新聞用的。」

「好的，我會儘快的辦妥這件事，但是琦善決不會接受的，這裏面的條件內容讓他太沒面子了，閣下。」

龍史達夫憤怒地說：「面子！我將要看看這些異教徒有多少面子。你代我向司令官致意，順便請他派一艘船來送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到達廣州。」

「是的，閣下。」

「他是不會答應的，的確，」待辛克萊走後，龍史達夫這麼說。「眞是傲慢、無禮，他們這群異教的野蠻民族，中國人，蒙古人，統統都是，他們不懂什麼叫人道，輕視人權，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兄弟姊妹賣掉，簡直是不可理喻。」停了一下，「關於拍賣土地，首先要測量，那麼這要由誰來做？先生。」

「葛萊興吧，他對於製圖、測量都有老到的經驗。」

「好主意，那麼我會告訴他的，閣下。」

「你可以考慮取這個沙灘的名字爲葛萊興之灘。」

「我搞不懂，爲什麼你要一個恨你的人的名字留傳不朽？」葛萊興吃驚地問。

因爲一個好的敵人是有他的存在價值的，史達倫想，他對我而言是有利用價值的。

「這樣會使那些海軍高興，因爲他是海軍司令官。」

「這樣說來倒是個好主意，我贊成你這個建議。」

「我想我們應該回到我們自己的船上。」史達倫已經累得跟軟泥一樣，再說他還要回去處理一件事，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

依斯克佩利在雷雲號的後甲板上，看著這些海艦搜查員在搜索，一下子這裏，一下子那

裏，甚至於連上鎖的儲藏室，他們都不放過，他眞恨這群王八蛋，這算什麼？他跟在他們後面說：「這裏根本就沒有逃兵匿藏，難道還不相信嗎？你們已經搜查得很仔細了。」

「當然。」這位年輕的軍官說。

「那麼就麻煩你告訴你的部下，不要給我們製造困擾，他們把這兒搞得亂七八糟，請他們停止，可以嗎？」

「你的船堆滿了船貨，這可能是私貨吧。」這位年輕的軍官冷笑道。

佩利瞪視著馬克，他在跳板的一邊，正被海軍監視著，他想，你這個可惡的混蛋，馬克，如果你庇護雷蒙思的話，你就要下十八層地獄。

有個海軍大聲地叫了出來：「船的主人來了。」

佩利急忙地見了史達倫。

「他們認爲我們的船上，有一個逃兵混進來，先生！」

「我知道。」史達倫一邊說一邊走到甲板來。

「爲什麼我的甲板長要這樣的被監視？」他那憤怒刺耳的聲音對著這個傲慢的年輕軍官質問。

「只是爲了以備萬一，因爲他是雷蒙思的親戚，而且……」

「好一個以防萬一，他有什麼罪？除非你能證明他犯什麼罪，」史達倫繼續咆哮道：「你是來這裏搜查的，不是來逮捕我的人，搞清楚點。」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雷蒙思不在我的船上，他沒有，他沒有。」馬克突然的衝出口來。

「你就待在船上，一切問題自會解決的，先下艙去。」

「是的，先生。」馬克說完就走了。

「混帳，佩利，你身爲船長，怎麼允許他們沒持拘捕令僅憑以防萬一這句話就讓他們隨便逮捕人，法律有這樣規定嗎？」史達倫咆哮道。

「沒有。」佩利洩氣的說，他知道此刻沉默是最好的方法。

「離開我的船，我不要再見到你！」

佩利臉色蒼白地說：「可是，先生……」

「照我的話作，」史達倫轉回通道，這條是通往船中心的道路，「走吧，科倫。」

科倫就跟他父親走到主艙房。

「這樣是不公平的，」科倫說：「那不是公平的，佩利是所有船長中最好的，而你卻這樣對待他。」

「是的，他是最好的，可是他卻沒有辦法去保護他的船員，他害怕，怯懦無能，這種人是爲我帶來危險的，我不能再用這種人。」

「馬克並沒有受到傷害。」

「我的船長必須要遵守二條法則，第一、就是保護他的船，第二是保護他的船員，他的

部屬才會忠心於他。」

「可是佩利並沒做錯什麼！」

「他竟然讓他們監視馬克，沒有拘捕令就允許他們這麼作，」史達倫尖銳地說：「一個船長應該知道如何去維護一艘船的權益及尊嚴，可惡，依斯克應該阻止那個混蛋的年輕軍官，他畏懼，害怕，以致於損害了他部屬的人格，他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有一天他也會同樣地丟棄他的船，就像丟棄他的部屬一樣，我不願冒這個險。」

「但是他跟隨你很多年了，難道就不能念在他這些年來的功勞與忠心嗎？」

「是的，幾年來我們相處得很愉快，但是現在我不再信任他了，所以他必須走，這一切就到此爲止。」史達倫說完就打開艙房的門。

羅勃坐在長板上，眼睛凝視著窗外的海浪。箱子、書籍、玩具、衣服散了滿地，莎拉蹉縮在椅子上，打著瞌睡。她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在她臉上可以看到憂愁的皺紋和疲憊的神態。當羅勃看到史達倫和科倫時，他想裝出笑容，但失敗了。

「哈囉，達克，科倫。」

「嗨！羅勃。」史達倫看到羅勃在二天以內竟衰老了十歲。

莎拉醒過來，「嗨，達克，科倫。」她沉重地站起來走到門口。

「你好嗎？莎拉姑媽。」

「很累，親愛的，我討厭乘船，你要喝杯茶嗎？」

「不，謝謝。」

羅勃悲哀的說：「我能說什麼？」

「什麼也別說，他們都死了，而我們活著，結果就是這樣。」

「是嗎？就是這樣嗎？」莎拉沉重地問，眼中有一股悲凄，有一抹哀怨。

「是的，莎拉，抱歉，我要和羅勃談幾句話。」

「沒關係，」她望著她的丈夫，「我們要走了，達克，我們要離開東方，這樣對我們來說才有好處，我已決定了，我已經在這兒花費了五年，損失了一個孩子，現在是走的時候了。」

「我知道妳很聰明，莎拉，這東方的確不適合你們居住，在一年以內，香港就會完全建設，那時就可再到香港來遊玩，這是個不錯的地方。」

「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是個不錯的地方，但不是我們，我們不適合，我們不會住在香港的。」說完她就走開了。

「你買了鴉片了嗎？羅勃。」

「我買了一些，花掉了咱們所有的現金，還借了十萬元——我不知道眞實的情況，價格並沒有壓低多少，達克，我實在沒興趣了。」

我們眞的完了，史達倫想。

「爲什麼要發生在我們這一家身上？太可怕，太令人膽寒了，」羅勃顫抖的問，「這是

爲什麼？」

「問上帝，別問我！」

「是的，問上帝，」羅勃沮喪地凝望著門口，「伯克要立即見你！」

「爲什麼？」

「他沒有說，」羅勃說。史達倫坐下來把靴子脫下，然後想著伯克這個人。

「我讓科倫加入咱們的行業。」

「很好。」羅勃帶著飄浮的語氣說，他的眼神仍然凝視著大門。

「爸爸，我想和你談談此事。」科倫插進來說。

「等一下，小伙子，羅勃，我要告訴你，咱們面臨困境了。」

「我也要告訴你同樣的話。」羅勃把眼光移回來。

「我要離開這裏，和莎拉，和我的小孩，等下一班船。」羅勃說。

「什麼？」

「我不再幹代辦了，我不想了。」

「你是因爲科倫的加入而要離開？」

「你是很清楚我的，你，應該和我商討這件事，但是現在它已不重要了，我只想離開。」

「爲什麼？」

「這次家人的死亡，使我想到生命的本身實在是太脆弱了，以致於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去保護它，莎拉是對的，這地方是太可憎了，我要到別的地方，金錢再也駕馭不了我，我已經疲憊了，太厭倦了。」

「你只是虛弱點，羅勃，是莎拉強迫你這麼作嗎？」

「是的，我是虛弱，莎拉是要我這麼作，但是這也是我的決定，太多的死亡，太多的錢，我受不了！」

「我不能買下你的權益，因爲我們已經破產了。」史達倫拿出那封銀行的密函。

羅勃看著信，臉色更蒼白了，「這群混蛋該下地獄。」

「是的，破產也成事實了，」史達倫站起來道：「我感到遺憾，你的加入並不是在最適當的時機，這一切來得這麼突然。」

空氣一下子凝結起來，似乎越來越稀薄。

「我們還有十萬在蘇格蘭，讓我拿走一半，其餘的留給你。」羅勃說。

「謝謝，羅勃，說得倒挺像君子。」

羅勃舉起他的拳頭往長板上重重一擊：「這並不是我的錯，是銀行自己要關門的。」

「說得好，所以你不要問我要那一半的錢，當我們正需要任何一分錢的時候。」

「是你需要，不是我，你在尋求完全的答案，你一向都是如此。」

「你竟然是如此的狠心！」

「那我感到抱歉，這筆錢不在存摺上，所以很公平，我拿走一半，這是合夥人應得的。」

「我們破產了，難道你還忍心落石下井？」

這時門被打開了，進來了一位金色長髮的小女孩，手裏抱著洋娃娃，「嗨，爸爸，嗨，達克叔叔，」說完她就走向史達倫的跟前說：「我是不是很醜？」

「哦！不，凱倫，當然不，」史達倫將她舉起來，「誰告訴妳這樣差勁的話？」

「是莉莉貝莎說的。」

「伯克莉莉貝莎？」

「哦，不，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另外一個莉莉貝莎說的。」

「是嗎，那妳就去告訴那個莉莉貝莎，叫她以後不准再說這樣的話，因爲妳很漂亮。」

「眞的嗎？」凱倫高興地笑了：「爸爸就常常說我很漂亮，但是我還是要跑來問你，因爲你什麼事都知道，」她給他一個喜悅的擁抱，然後說：「謝謝你，現在放我下來吧，達克叔叔。」接著她就跳著走出去了。

羅勃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慢慢地說：「這群可惡的銀行家，我感到抱歉，那是我的錯，眞的，我眞該死，我要說——抱歉。」

「我也感到抱歉。」

羅勃試著去想，「現在咱們該怎麼辦？」

「我也摸不出頭緒，暫時不要做這項決定，好嗎？給我一兩個月的時間。我們先用船將莎拉、孩子們送走，越快越好，這樣才不會中途遇到颱風。」

「或許我還可以弄到一些公債券，我們要付支票，這些船全都損失——任何東西都不是屬於我們的了。」羅勃強迫自己不要去想莎拉，「但是在這短期間內，我們又能做什麼？」他的手指緊張地絞扭在一起。他說：「郵包是昨天寄到的，沒有任何有關咱們的消息，也沒有從家鄉來的信，不過，或許已有人知道我們破產了，伯克一定知道了這事，是不是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他急著見你？」

「爲什麼？」科倫問。

「因爲我將會整垮他，如果讓我逮到機會的話，伯克聰明地抓住這個勒住咱們咽喉的機會，他一定會把咱們的股票統統收買下來，讓我們走投無路。」

科倫很想問這到底是爲什麼，同時也想告訴他父親關於他自己的事，他想搭下一班船回家，但是看到父親那張深沉可怕的臉，和羅勃那愁眉苦臉的表情，他就決定明天再告訴他們。

「我要回去睡幾個小時，」史達倫說：「你和莎拉回停雲號去，我回到港灣，佩利在日落以前就要離開了，我不再要他了。」

「誰代替他的職位？」

「管他呢，告訴伯克說日落時我會去見他。」說完就走了。

第三章

史達倫睡了片刻，這食物擺在桌上，他都沒有動過，他望着這帳篷門外的世界，太陽已經下山了，月亮升起在地平線上，一大片積雲染紅了天空，這似乎象徵着暴風雨的前奏。琦善這個名字一直在他心中盤繞着，琦善，只有他才救得了你，如果你這麼做，就違背你的諾言，背叛了你的夥伴，可是不如此，又怎能救你自己。

馬克提了一盞燈進來，將它放在桌上，這營帳裏佈置得非常舒適。他說：「伯克的船已經靠岸了。先生。」

「把所有人帶開，離開我們談話的場所，馬克。」

「是的，先生。」

「他們有沒有發現雷蒙思？」

「沒有，先生。」

「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先生。」

史達倫相信地點點頭說：「明天派我們的人去找他，看他到底躲在那裏。」

「是的，我會照你的話去做，」馬克試着去隱藏他那緊張的情緒，他說：「這其中一定有人在搞鬼，我覺得佩利船長他並沒有錯，我爲他感到遺憾。」

史達倫的眼神一下嚴厲起來，「我給你十五天去證明我對佩利的懲罰是對的，十五天，記着，否則你也和他一樣走路。」

「是的，先生。」一陣酸楚的痛苦刺進馬克的心臟，他暗地對自己的多嘴感到後悔，這就是結果，你還沒得到教訓嗎？你這個大傻瓜。

伯克的腳步沉甸甸地踏在淺灘。他站在營帳的門前。

「歡迎你光臨，伯克。」

馬克走出去，伯克坐了下來，史達倫爲他倒了一大杯白蘭地。

「我爲你家庭的遭遇感到遺憾，我了解你的感覺，我曾失去了兩個老婆，在難產中死亡，連孩子都沒留下來，我們都有這種喪失親人的經驗。」

「是的。」

「餓了嗎？」史達倫指着桌上的食物說。

「謝謝。」他取了塊炸雞用手慢慢撕開。

「看來『高貴之屋』的命運是到了盡頭了。」

「還不一定呢！」

伯克笑道：「算了吧！達克！一個公司至少要有一百萬的資金以支持它的信譽，即使是『高貴之屋』也不例外。」

「我花了不少時間，達克，還有不少的金錢，來查明你的情況。」伯克一面說著，一面撕下半塊雞胸脯肉，狠吞虎嚥起來。「你有一個好廚師，告訴他，我會給他一個工作。」

「他喜歡現在的工作。」

「沒有薪水，沒有工作，銀行沒有存款，也沒有資金可以調度—沒有船隊，什麼都沒有。」伯克又撕開另一塊雞胸脯肉。「你這兒有沒有香檳？我要爲今天這個特別的時日乾杯。」

史達倫俐落的打開瓶蓋，並爲伯克和自己斟了一杯酒。

「這酒冰得正好，孩子！恰到好處。」伯克咂著嘴說道：「二萬五千元對一百萬來說並不算多，對吧？」

史達倫沒有說話，他的臉上毫無表情。

「一鎊賠六個辦士，他們說，我昨天收到一封信，知道我損失了一萬金幣，眞是糟糕。更糟糕的是銀行竟用客戶的錢作投機生意。」伯克低聲笑道：「上一回我碰到了史基能，他也損失了不少，他正在爲這事件寫一篇專欄文章—頭條新聞呢！來！再乾一杯。」

他又切下一塊蘋果派，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啊！對了！順便提上一句，我持有史達倫和公司的八十萬即期支票，我的兒子摩根是我們在倫敦的代理人。」

「這是一項很好的投資，泰勒，非常好的投資。」

「是的！史基能也是這麼想，達克！史基能對你的霉運感到震驚，不過我告訴他，我不會將你的船隻的名字改掉，改名字是不吉利的，不過它們會歸於我所有。」

「你必須先得到它們才行。」

「在三十天內我就可以得到，孩子！也就是在你支票到期的時候，這只是普通常識而已。以後你在東方會失去信譽，你完蛋了，孩子。」

「也許我會在你得到它們以前，先將它們擊沉。」

「你不會的，達克，我瞭解你，別人會，但你不會，你跟我一樣，對船有特殊的情感，你還有沒有比這更好的主意？」他將杯中的香檳酒一口喝乾，史達倫又替他酌滿。

伯克打了一個酒嗝，「對不起！」然後他又啜著酒道：「這香檳眞不錯，是吧！」

「你有沒有到銀行兌款？」

「沒有，假如我想到了，我會去的，這是一個好主意，讓你陷下去。」

「假如其中有陷穽，我會發現的。」

「它是有陷穽的，孩子。」

「是誰設計的？」

「摩根，」伯克說道。「我不得不佩服他—這小鬼終於長大了，是的，就是他設計的，我爲他感到驕傲。」他從鬍子中抓出一隻跳蚤來，這已成爲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所以這

回你要破產了，經過這麼多年，你終於完蛋了。」

「在三十天的時間，會發生很多令人無法預料的事情。」

「是的！也許，我聽說你的兒子正在主持土地拍賣。」

「是的，但是這很公平，出價最高的得到土地，我們沒有作假，別人作假，但我們沒有。」

「該死的！」伯克吼道：「難道你是在指控我作假。」

「你一直在作假，」史達倫也憤怒的說道：「你欺騙你的船員，也欺騙你的船隊，這都會毀了你，你不能永遠用鞭子來維持你的基業。」

「我做的也不比別人多，老天，只不過是你總是喜歡接受那些能夠腐化人心的新觀念，就老以爲別人是錯的，鞭子可以使那些流氓服從命令，那些流氓。」

「你靠著鞭子而活，你也會用它而死。」

「你想現在就來嗎？鞭子對鞭子，還是刀子對刀子？現在！或者你還跟從前一樣是個孬種？」

「我曾經說過，現在我再說最後一次，有一天我會拿著鞭子來找你—也許今晚，也許明天，我就會來找你的。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假如你在我準備好前就死了的話，我就會去找高斯和摩根報仇，並且我會毀了你的公司。」

伯克拔出刀子：「也許，我現在就該割斷你的喉嚨。」

史達倫又倒了一杯香檳，現在一瓶都空了：「再開一瓶，香檳酒多的是。」

伯克笑道：「哈，達克老弟，我實在猜不透你，你已經破產了而你還在裝假，你已經完了，你聽到了嗎？孩子！你的『高貴之屋』快垮了，你這個孬種。」

「我不是一個孬種，泰勒，你是知道的。」

「你知道你那在山丘上的大房子嗎？你知道是誰買去的？」伯克問道，他的眼睛發著亮光。

「誰？」

「是我，孩子？我把它買下了，無論你出多少，我出的都比你多。」

史達倫感到全身的血液都衝向頭部，他知道現在他沒有足夠的資本與伯克相抗衡，除非他和琦善打交道，除非他出賣香港。「你下地獄去吧！」

「它是我的了，孩子，甚至包括地上的每塊石頭在內都是屬於我的。」伯克仰頭喝乾酒杯內的酒，並打了一個嗝，又道：「等你的公司破產後，我將把你趕出這片海域。」他拿出一個錢袋，數了二十個金幣，然後丟在地上說道：「替自己買口棺材吧！」

伯克大搖大擺的走了出去。

× × ×

「對不起！先生。」馬克說道。

史達倫從幻想中又回到現實，「什麼事？」

「科倫先生上岸來了，他要見您。」

史達倫驚訝的發現月亮已高掛空中，夜已深了。

「叫他進來。」

「其他人也來了，先生。那個中國人，高登陳。辛克萊小姐。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昆斯也來了。我告訴他們說你明天再見他們。我希望我讓科倫先生未經允許就過來見你沒有做錯。」馬克望著地上的金幣，但是什麼也沒說。

「只要你服從命令，你就絕不會出錯的，馬克。」

科倫站在營帳的門口問道：「我打擾到你了嗎？父親。」

「沒有，孩子，進來坐下。」

科倫看到地上的金幣，彎腰準備將它們撿起來。

「不要動那些金幣。」

「爲什麼？」

「因爲我要它們留在那兒。」

科倫坐下來說道：「我要跟你談談。」

「我現在沒有聊天的心情，孩子。」

「你眞的要我做你的合夥人嗎？」

「是的。」

「我不想作你的合夥人，我不想待在東方，我要回到英國。」

「我懂的比你多，科倫，回去的事以後再談。」

「時間並不會改變我的決定。」

「你還年輕，孩子。你以後有的是時間。要有耐心。羅勃有沒有告訴你如何作土地買賣？」

「有的！」該死的羅勃叔叔，科倫想著，假如他不跟我父親翻臉，並且沒有告訴我父親我要離開的事情，那麼我就可以回去了。該死，眞該死，該死的銀行，破壞了所有的事情。可憐的父親。「我想我可以應付得了。」

「只要你主持的公道就不會有麻煩，出價最高的得到土地。」

「是的，當然。」科倫瞪著地上的金幣。「爲什麼你不要我把它們撿起來。」

「那是我的棺材本。」

「我不明白。」

史達倫告訴他剛才與伯克所發生的事情。「你最好多認識認識他，科倫，你要小心他的暗算，就像我暗算高斯一樣。」

「父親的罪過不應該由兒子來承擔。」

「高斯•伯克跟他老子是一個模子。」

「上帝不是教導我們要寬恕別人嗎？」

「是的，孩子。但是我不能原諒他們，他們是地上的渣滓，他們是暴君，並且相信鞭子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生活是現實的：金錢就是權力—不管你是國王、地主、酋長，商人還是佃農，沒有權力你就不能保護你所擁有的，也不能再有所發展。」

「你是說上帝所教導我們的是錯誤的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孩子。我是說有的人生來就是聖人。有些人樂於與世無爭，作個溫順和善而又無野心的平凡人，有些人生來就滿足做個第二等人—我不行，伯克也不行。你行嗎？」

「我不知道。」

「有時候你應該去接受挑戰，到那時你就會瞭解你自己了。」

「那你的意思是說金錢代表一切。」

「我是說在今天這時代若是沒有權力，你就不能成爲一個聖人。權力的本身是罪惡，金錢的本身也是罪惡。」

「具有金錢和權力是很重要的嗎？」

「不是！孩子。」史達倫諷刺的笑道：「缺少金錢才是最重要的。」

「你爲什麼想擁有權力呢？」

「那你是想什麼呢？科倫。」

「也許我根本就不想擁有權力。」

「是的，也許。你想喝一杯嗎？孩子。」

「我要一點香檳。」

「你的肚子餓不餓？」

「還好，謝謝你。我對我自己還不太瞭解。」科倫說道。

「慢慢來，有的是時間。我很高興你能趕來，眞的很高興。」

科倫回頭看着金幣說道：「其實根本沒有什麼關係，是嗎？關於合夥人和其它的事情。這公司已經垮台了，你以後怎麼辦呢？」

「我們在二十九天以內還不會結束，假如我們現在眞是霉運當頭，我們還是可以從頭再來。」史達倫說道。

「不要騙你自己了。」科倫心想，「你不可能再從頭開始了。」

「一場永不休止的戰爭。」科倫說道。

「你以爲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嗎？孩子。」

「假如我不願意，我可不可以不做你的合夥人？或者我無法勝任也不配作你的合夥人。」

「可以，但是假如你是一個代辦就不行了，代辦永遠不能辭職，除非他能確定接替他工作的人亦是同他一樣精明能幹，他必須確定。這是他最後的責任。」

「既然清朝商人欠我們這麼多錢，我們爲什麼不去收回來？那樣我們就有錢付給伯克了。」

「他什麼也拿不到。」史達倫告訴自己，你現在是走投無路了，打定主意吧！現在只有琦善這一條路子了。

「可不可以向龍史達夫大人請求幫忙？他能不能先貸款給我們？從賠款裏面。」

「賠款是屬於大英帝國的，也許國會會拒絕支付。」

「但是我們必須得到，伯克一定會取走你的保證的。」

史達倫突然嚴厲的說道：「我不是告訴過你伯克的爲人，他只不過是婦人之仁吧了，假如我將他逼得走投無路，我絕不會給他二十個金幣的。殺千刀的伯克和他的兒子。」

科倫在椅子上緊張的移動了一下身子。他的鞋子碰到了一個金幣：「龍史達夫大人不是一個稱職的—他的想法很單純，不是嗎？」

「他無法處理亞洲所發生的事情—如此而已。他不能勝任他的工作，但是他是一個全權大使，這才重要。是的，他很單純—但是你也要小心提防，你應該提防每一個人。」

「他不是經常照你的話去做嗎？」

史達倫望著營帳門口，說道：「大部分的事情，他都接受我的建議。」

科倫用腳滑動著另外一枚金幣說道：「一定還有希望，你一定還可以向別人求助，你一定有朋友的。」

史達倫的腦海中充滿了一個人影，一個也是僅有的一個能將他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人—琦善。伯克輕鬆的就奪取了我的船隊，他想到，心中激蕩著無助的憤怒，沒有船隊，你就等於輸了，孩子。房子，香港，計劃，什麼都免談了，是的，你是可以從頭幹起，但是不要欺騙你自己。你無法再建立一個像今日這樣龐大的勢力，你永遠無法趕上伯克的，你將是第二等的，永遠是第二等的。

史達倫感到脖子上的血管在悸動著，他的喉嚨乾燥。我絕不要做第二等的，上帝，我絕不要，不要。「明天，當『中國之雲號』回來時，我要去廣州，你跟我一起去。」

「那土地拍賣呢？我應該開始了嗎？」

「管它什麼土地拍賣！先救房子要緊，先到『浮雲號』上去，孩子，我們愈早離開愈好。」

「好的。」科倫站了起來。

「晚安，孩子。」

金幣映在科倫的眼裏，他開始把它們撿了起來。

「我不是告訴你不要去碰那些金幣。」

「我沒有辦法。」科倫的額頭都是斗大的汗珠。金幣似乎灼傷了他的手指。「我必…必須得到它們。」

「看在老天的份上，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要它們而已。」他將金幣放在口袋裏。「它們現在是我的了。晚安！父親。」

第四章

史達倫一個人吃著晚餐，在他的廣州租界莊嚴的宅邸。這座三層樓宏偉的建築，是在四十年前由東印度公司建造的，八年前他買下了它。

飯廳在二樓，面對著珠江，一樓是辦公室和庫房，三樓是起居室和代辦的私人房間。這棟房子尚有寬濶的套房和寢室，容納了四十個葡萄牙職員，以外尚有十五個歐洲人，一百個男性的中國苦力。

史達倫推開椅子，點燃雪茄，白色大理石的壁爐溫暖了整個屋子。餐桌可坐五十人，桌上的銀器是喬治時代的。他走到窗子旁，俯視著花園內閒逛的人們。

在花園的另一邊，史達倫注意到伯克與庫柏和特曼在深談。他想他正在解釋關於西班牙的鴉片買賣。祝他們好運，他毫無怨尤的想。

二十天來，史達倫一直想見「金瓜」，但是每天回到租界的消息都是相同的答案：他還沒有回來，明天也許就到了。在第十一天一個急迫的消息，是龍史達夫請科倫帶來的：陸上買賣出了麻煩。

跟著龍史達夫消息來的，是羅勃寫來的一封信，羅勃寫著關於史達倫的破產煽動了驚慌的商人們，他們立刻提出銀行的存款。海軍也被激怒了，當龍史達夫拒絕拍賣走私鴉片時，他們立刻派遣信差回去要求政府給他直接拍賣的權力。

史達倫知道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假如他在下星期還沒找到「金瓜」，他一再問自己「金瓜」是否在躲著他，或眞的離開廣州了，但是他不會躲著我呀，史達倫想著。

門被猛地推開，一個年輕的船孃衝了進來，一個僕人正過來制止她。

「別理睬這個船孃，主人。」僕人用洋涇浜英語說著，並抱住那個奮力掙扎的女郎。

「出去，快點，懂不懂？」史達倫說。

「你喜歡年輕女人，不是嗎？年輕女人很棒。祇要兩塊錢。」女郎叫道。

僕人抓住她，她的帽子掉在地上，史達倫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她的臉，他發瘋似地大笑，僕人嚇得目瞪口呆，放開她。

史達倫笑著說：「這個年輕女孩可以留下，不要緊的。」

女孩生氣的臭罵著另一個僕人。

「很高興又見到你，代辦。」

「我也是，美美。」史達倫注視著她說：「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以爲你有了新的女孩，有嗎？」

「我們現在是單獨在一起！不要用洋涇浜英語！我曾花費時間和金錢教你說英語。你身

上有股臭味。」史達倫用手把她舉起。

「你也一樣，假如你老是這些衣服。」

「你來這裡做什麼？」

「放我下來，代辦。」他照做了。她露出悲哀說：「我是懷著悲哀，秘密來這裏的，爲了你失去了你的太太。」說著，眼淚掉落下來。

「謝謝你，姑娘，但那已經過去了，不要再悲傷了。」他拍著她的頭，並愛撫著她的臉頰。

「我不知道你們的習俗。」

「不用哀悼了，美美，一切都過去了。」

「我曾爲她哀悼——燒香、燒紙。」

「謝謝你，現在，你在這裡要做什麼，你爲什麼離開澳門？現在你先去洗個澡，可是我們這裡沒有衣服，美美。」

「阿吉在樓下，她帶著衣服和我的日用品，浴室在那裡？」

史達倫按了叫人鈴，立刻有一個大眼睛的僕人出現。

「帶她去我的浴室，知道嗎？」

美美獨特的步伐，雖然從未使她跌倒在史達倫的身上，因爲她纏過腳，她的腳祇有三寸長。當史達倫五年前爲她贖身，曾割開腳布看到畸形而恐怖的腳。

美美的腳是跛的，她曾提及她從六歲就開始纏腳的經過，每隔五六天把腳布解開幾分鐘，清洗雙腳。到了十二歲，她的腳仍然纏得不夠小，她母親請人用刀子從腳底中間割了一刀，才使得腳更形縮小。

多麼殘忍呀！中國女人竟忍受這種痛苦。

她說：「每一雙脚布都被眼淚浸透了。」

美美的臉是橢圓形的，她的身材很高，她的皮膚很白，幾乎是半透明的，她是獨一無二的，她是無價的。

史達倫輕吻著她。在他們做愛後，美美走到壁爐旁，一個架在爐上的水壺發出嘶嘶聲，她將熱水倒在乾淨的白毛巾上，火焰舞動著，她的雙腿顯得長而美，她將頭髮梳到背後，走回牀上。

史達倫握住她拿毛巾的手。美美說：「這是我的事。」當她清理完畢後，躺在他的身旁，他用手臂環繞著她，並讚美她的皮膚光滑。

「嘿，也許你願意我做你的太太。」她靠近他舒服的躺著，史達倫注視了好久，然後也睡著了。

天剛亮，他就醒了，他躡手躡腳的走到窗口，把窗帘拉到一邊。他感到非常驚訝，今天的村莊顯出不平常的寂靜。

他聽到腳步聲從門外傳來。他瞥了一眼美美，她仍然安靜的睡著。史達倫握著刀子，靠

在門後的牆壁等待著。

腳步聲停止了，輕敲著門。

「什麼事？」

僕人走進房間，當他看到史達倫握著刀子，他喘著氣說：「鷹鈎鼻先生和黑頭髮先生在這裡，請你去見他們。」

史達倫穿好衣服並迅速的下樓。

古柏和毛斯正在飯廳等著。

「對不起，打擾你，代辦，有麻煩了。」古柏說。

「什麼事？」

「有個謠言說，有二千名滿清軍隊，野蠻人來到廣州，昨天晚上。」

「眞的嗎？」

「還沒有確定。」古柏說：「萬一成爲事實，那將有麻煩了。」

「凡桂請我去。」毛斯沈重的說。

「他有沒有說金瓜回來了？」

「沒有，他仍然說，他父親還沒有回來，我不相信。凡桂很害怕，他說：『大清帝國貼出布告命令他們停止和外國人交易。』我看到那印章是眞的。」

院子裡有脚步聲，他們趕緊往窗外看，園外有滿清軍士快步的走著。

「他們來了多少呢？」史達倫說。

「萬一眞的有二千名。」

「我們最好準備離開租界。」

史達倫吩咐僕人道：「快去準備茶、蛋、咖啡和肉。」

「軍隊都到了，你認爲我們有時間吃完早飯。」古柏問。

「沒理由空著肚子去擔心。」史達倫說：「我還沒吃早飯呢，餓的很。」

幾個僕人進來，開始整理桌子，不久豐盛的食物都擺在桌上了。

史達倫很快的吃著，毛斯也是，但是古柏卻沒有一點食慾。

「先生！」一個僕人說。

「什麼事？」

「有一位獨眼先生候見，可以見你嗎？」

「可以。」

伯克和他的兒子高斯走了進來：「早安，各位。」

「吃了早飯嗎？」

「謝謝，吃過了。」

「我們該怎樣應付？伯克？」史達倫問道。

「結束掉生意！」

「你的意思是撤離租界？」

「沒法趕走他們，撤離少部份的人。」伯克說：「你的部下在這嗎？能集合多少人」

「二十個。」

「看那邊有三十人。」

「那是無法防禦租界的。」古柏說。

「也許可以。用不著你來擔心這點。」

「我們需要你代爲看顧生意，假如我們必須離開的話。」史達倫說。

「那是我來的另一個原因，我有個計劃，請你們考慮。那就是史達倫和他的公司暫時不用去執行先前的決議，我們給你三十天的時間。」

「謝謝你。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慷慨。」

會議在嘈雜紛爭聲中，匆忙地結束。

× × ×

美梅走了，帶著阿吉。

去那裡了？

不知道，她沒告訴我。

史達倫找遍了整棟屋子，但是一點影子都沒有，好像她們從未來過的一樣。

第五章

史達倫站在花園內，時間是午夜之前。園內一片靜寂，靜得令人感到緊張。他知道大部分的商人都已經和衣而睡了，並將武器擺在身邊，他從門縫偷窺著外面的守衛，有的已經睡著了，有的圍在角落裏的火堆旁聊天，晚上還是很冷的。

史達倫繞著花園漫步沈思，美美倒底到那兒去了？他知道她不會突然離開租界的。也許她被人拐走了，也許——他媽的，怎麼老往壞處想。不過他知道清廷最有錢有勢的將軍只要一見到美美，會毫不猶豫的帶走她——必要時使用武力都在所不惜。

一個人影突然越過邊牆進到花園，史達倫連忙抽出腰間的小刀。

是一個握著一紙文件的中國人，身材瘦小，嘴中只剩幾顆殘缺不全的牙齒，他的臉孔扭曲著，一臉鴉片鬼的樣子，手中的文件蓋著金瓜的私章，一個只用於合同和特殊文件的印章。

「先生！」這位中國人輕聲說道：「請跟我來。」

史達倫猶豫了一下，離開保護他的租界及部下是非常危險及不智的。他回答道：「不行

！請金瓜到這裏來吧。」

「不行，請跟我來。」中國人指著手上的文件說道：「金瓜在等著，快一點。」

「明天。」史達倫說道。

中國人搖頭說道：「現在，快一點。」

史達倫瞭解很可能金瓜的印信落在別人的手裏，而這完全是個圈套。不過他也不敢帶著毛斯或其他的部下，因爲他知道這個會面非常秘密，並且愈快愈好。

他在燈下仔細的研究著那紙文件，直到確定那眞是金瓜的印信。

他點頭道：「好！」

這位中國人領著路走到邊牆旁，然後越牆而過，史達倫緊緊的跟在後面。中國人沿著邊牆快步轉到街上。令人無法相信的，街上一個人影都沒有，但是史達倫感覺得到有人在監視他們。

到了街的盡頭，中國人突然轉向東邊。有兩頂轎子等候著，當轎夫看到史達倫時，不禁驚恐的面無人色。

史達倫坐進了一頂轎子，那個中國人也坐進了另一頂轎子，轎夫很快的抬起轎子顚簸的向前奔走著。他們轉向南邊進入一個狹窄、寂靜、不爲史達倫熟悉的巷道。不久，他就弄不清方向了，他坐在轎內暗自埋怨著自己的魯莽，並隨時警覺著可能突然而來的危險。好不容易轎夫停在一道污穢而又帶有一股惡臭的高牆旁，一隻癩皮狗正在搜尋著剩飯殘羹。

那位中國人給了轎夫一些錢，將他們打發走了。中國人等轎夫完全消失在黑暗中，才敲了敲門。等門開了，他站到一邊讓史達倫進去，史達倫做了一個手勢要他先進去，然後謹愼的進入一個陳舊的畜舍內，另外一位中國人正提著燈籠在等候著，這個人轉過身來安靜的穿過畜舍，不曾回頭望他一眼。現在他們來到一個巨大的倉庫內，又走了幾個極爲陡峭的階梯而進入到另一個倉庫。

史達倫知道他們是在靠河的某一個地方，因爲他聽到了流水的聲音。他全神戒備著可能突發的危險，他緊握著藏在衣袖中的匕首。

提著燈的人走到一扇半掩著的門前，敲了敲門，木板做的門很快的嘎吱一聲打開了。

「哈囉！代辦，好久不見。」金瓜叫道。

史達倫走了進去，又是一個散佈著腐臭的倉庫，裏面堆滿了包裹和魚網。「哈囉！金瓜。」他鬆了一口氣說道：「好久不見了。」

金瓜是一個瘦小的老人，他的皮膚皺得像羊皮紙一般，細細的灰白色鬍子一直垂到胸前。他的袍子是綢緞的，帽子上都是寶石，他的鞋面上繡著美麗的圖案，他的辮子長而發亮，小指上的指甲帶著鑲有鑽石的護套。

金瓜高興的點了點頭，搖搖擺擺的走到倉庫的角落裏，坐在一張擺滿食物和茶水的桌前。

史達倫坐在他對面，金瓜咧著嘴笑了起來，他嘴中只有三顆金牙。金瓜轉頭對那個帶史

達倫進來的人低聲說了幾句中國話，那人馬上就從另外一道門離開了。

「茶嗎？」金瓜問道。

「好的！」

金瓜向旁邊提著油燈的僕人點了點頭，他馬上過來爲史達倫和金瓜倒茶，並送上一些食物，然後又退回原位望著金瓜。史達倫發現這個人長得孔武有力，腰帶上還繫著一柄短刀。

「請！」金瓜說道。

「謝謝。」

史達倫吃了一塊點心，又喝了一口茶，然後等待著，等待著金瓜先開口提出條件。

他們沈默得對峙了一會兒，金瓜打破沈默說道：「你要見我。」

「金瓜是廣州生意做的最好的貿易商人。」

「生意是好是壞都是一樣。」

「現在停止做貿易了嗎？」

「是的，滿清大員帶著大隊人馬來了，我賺的錢都被他們剝削光了。」

「眞是糟糕！」史達倫啜著茶說道。不是以後就沒有機會了？他告訴自己。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他知道絕不能出賣香港。管他的滿清大員，只要我活著就絕不讓滿清官吏得到香港。唉！美美倒底到那兒去了？

「聽說獨眼伯克將代辦整慘了。」

「聽說伯克也把公行整垮了。」史達倫反脣相譏道。反正現在他決定不作任何承諾與約定，他感到輕鬆多了。

「都是一樣，琦善大人急欲得到香港。」

「爲什麼？」

「『洋鬼子』先生寫了一封措辭極爲不敬的信。」金瓜說道：「洋鬼子先生都是聽從代辦的指示的，對不對？」

「有的時候！」

「琦善大人急要拿回香港。」

「龍史達夫大人急要保守香港。」

「是的！」金瓜選了一塊點心放在嘴裏，他的雙眼幾乎瞇成一條縫。「新年快到了。」

「中國人的新年？」

「新年就要到了，公行欠了不少債務，年關到了，舊債必須還清，新的一年才有好運氣。」

「沒關係，我可以等。」史達倫說道。金瓜和清朝的商人總共欠他大約六十萬兩銀子。

「獨眼伯克也會等嗎？」

「金瓜的債務是有信用的，就這麼解決了。」

金瓜啜著茶道：「聽說代辦的夫人與孩子都去世了。」

「是的，非常不幸。」史達倫說道。

「沒有關係，你還年輕，可以有許多小孩。你有一個小太太叫美美，爲什麼代辦只需要一個女人？代辦需要用藥時，告訴我。」

「當我需要時，我會開口的。」史達倫溫和的說道：「聽說你又得到一個兒子，這是第幾個了？」

「第十七個。」金瓜笑道。

老天爺！史達倫想著——十七個兒子。也許他還有同樣數目的女兒呢！只是金瓜還沒有計算過。他低下頭去吹了一聲口哨，表示極爲羨慕。

金瓜笑道：「今年你需要多少茶葉？」

「你不是不做貿易了嗎？」

金瓜眨眨眼說道：「還是可以。」

「不知道，你先賣給伯克，我需要時再告訴你。」

「必須在兩天內知道。」

「不行！」

金瓜轉頭對他的僕人說了幾句話，那位僕人走到一個舖滿稻草的箱子，他掀開了稻草，裏面裝滿了銀子。金瓜指著旁邊另一只箱子說道：「這裏總共有四十萬兩銀子。」

十萬兩銀子等於二十五萬英鎊，四十萬兩就是一百萬英鎊。

金瓜的眼睛瞇得更細了：「我願意借給你，利息很高，你要不要？」

史達倫盡量掩飾住他的震驚，他知道他現在是與放高利貸的打交道。他也知道金瓜傾其所有，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將來與兒子下注在他的身上。假如這個消息被洩露了，金瓜可能就此毀滅了。

「這麼多的銀子，」史達倫說道：「你一定不會平白的借給我的。」

「用去年的價錢買去年的兩倍的茶葉，行不行？」

「可以！」

「用去年的價錢賣去年的兩倍的鴉片，行不行？」

「可以！」史達倫以高過市價的價格購買茶葉，又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鴉片，但是他仍能夠賺到一筆不少的利潤。假如可能的話，他告訴自己，也許他還沒有完蛋。也許金瓜不需要滿清官吏，史達倫暗自慶幸還好滿清官吏沒有參與這次交易。不過他知道若是在香港沒有滿清官吏就沒有公行，沒有公行就無法壟斷市場，金瓜和其他的商人就沒有生意可做了。

「在十年內，你必須只與我或我的兒子進行這種交易。」

我的天！史達倫想著，假如我將我的專賣權給了金瓜，他可以隨心所欲的壓榨我們。「可以——等到茶葉，絲綢的價格與公行一樣時。」

「那麼二十年，市價再加上十成。」

「加五成——五成，我就答應了。」

「八成。」

「五成。」

「七成。」

「五成。」

「七成。」

「不行，這樣賺不了多少錢，成本却花得太大了。」史達倫說道。

「什麼？你可以賺很多，很多。七成。」

「給你十年六成——十年五成。」

「啊！」金瓜激動的說道：「不行！絕對不行。」他搖著雙手：「十年六成，十年五成，再加上十年五成。」

史達倫不知道金瓜是眞的發怒還是假裝的。「假如不要金瓜和金瓜的兒子？新的十年再加上四成。」

「五成。」

「四成。」

「不行，利潤太高了，五成。」

史達倫盯著銀子，他感覺到銀子正包圍著他。不要傻了，接受吧！同意每一個條件，你不會有問題的。孩子！

「琦善大人說香港必須有一個清廷官吏。」金瓜突然說道：「你爲什麼不接受？」

「金瓜不喜歡滿清大員，我又爲什麼要喜歡他們呢？」史達倫反問道。感覺肚子上有個硬塊。

「四十萬兩銀子，一個滿清官吏，可不可以？」

「不行！」

「很簡單的一件事，你爲什麼說不行？行。」

「不行！」史達倫斬釘截鐵的說道：「清廷官吏不行。」

「四十萬兩銀子，一個滿清官吏。便宜啊！」

「就是四十萬兩銀子的四十倍，也不行。」史達倫決定結束這場討價還價。「結束了！」他厲聲說道。「也該結束了。」他站起來走到門口。

出人意料的，金瓜咯咯笑道：「是琦善要滿清官吏，不是我，是我的錢不是琦善的，我愛借誰就借誰。再加上十年五成，行不行？」

「可以！」史達倫重新坐了下來，他感到有點迷惑。

「五十萬兩銀子爲金瓜在香港買塊地，可不可以？」

爲什麼？史達倫暗自想著，假如金瓜願意借錢給我，那麼他一定已經知道公行倒閉了。

他又爲什麼要自尋死路呢？爲什麼要在香港買地呢？

「可以嗎？」金瓜又問道。

「可以。」

「五十萬兩銀子必須愼重行事。」金瓜打開一個堅硬的黃褐色盒子，拿出來兩個印章。印章是用象牙做成的，正方形，約有兩寸多長。這位老人靈敏的將那刻有複雜花紋的印章底部沾了沾印泥，然後蓋在一張薄紙上。金瓜遞給史達倫一個印章，又將另一個放回盒中。「當有人拿著這張紙來時，就交土地與銀子，五十萬！對不對？」

「對！」

「明年我將送我一個兒子到香港來，你送他到倫敦去求學，要與你兒子唸一樣的學校。行嗎？」

「行！」

金瓜嘆了一口氣，史達倫猜想這個交易已經結束了，但是他錯了。金瓜從袖管裏拿出四枚剖成一半的銀幣放在桌上，他將一半的銀幣推到史達倫面前，說道：「我這兒有四枚剖成一半的銀幣，你拿四片，我拿四片，每當我需要你的幫忙時，我就會叫人拿著這半片銀幣以爲信物求助於你，不論有多困難，你都必須答應。」

「幫什麼忙？」

金瓜靠在椅背上說道：「不知道，代辦，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兒子求助於你，一枚銀幣一次，總共四次。」

史達倫感到肩膀上滿是汗水，同意這種條件就等於是引狼入室一樣。但是他若是拒絕了

，那他就得不到所借的銀子了。你將你自己帶進一個邪惡的陷穽，他告訴自己說。但是，趕快決定吧！你倒底要不要爲將來著想？你認識金瓜已有二十年了，他一向是很誠實的。是的，是廣州最精明能幹的商人。二十年來，他一直在幫助你，指導你——使你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與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相信他，他是值得信任的。不，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金瓜。你之所以能發達起來，完全是因爲你手中握有一張王牌，現在金瓜却向你要求四張王牌，四張可以操縱你生死的王牌。

他再一次的對中國人的靈敏與精打細算的頭腦感到歎服。但是，史達倫告訴自己，他們兩個都在賭博，金瓜也無法確定史達倫是否會答應幫助他。

「好的！」史達倫說道，並伸出手來。「依照我國的習俗，達成協議後應該握手。」他以前從沒與金瓜握過手，他知道對中國人來說，握手是一種野蠻的行爲。

金瓜閉上了眼睛想到這一群歐洲的野蠻人。他們全身毛茸茸的跟猴子一樣，他們的態度醜陋而令人厭惡。他們沒有文化、禮貌與氣質。即使是中國的一個下三濫也比一個最好的歐洲人要好上幾萬倍。

記得有一次，他在澳門，去見一位會說中國話的英國妓女，他之所以去見她，完全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爲了發洩情慾。

他想到那妓女多毛的手臂與腋窩，還有那長滿體毛的大腿與森林茂密的下體，粗糙的皮膚，以及汗水與香水混合所發出的惡臭就不禁顫抖起來。

所有的野蠻人都是邪惡的化身，除了這個人以外——這個達克•史達倫。史達倫以前也是與其他的野蠻人沒有分別的，現在他則是一部分的中國人了，他的思想已開始改變了，思想是很重要的，因爲做一個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思想與態度的。而且他看來還蠻乾淨的，至少聞起來還沒有體臭。他學習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他還是崇尚暴力，並且是一個兇手，不過他的氣質已開始改變。假使一個野蠻人能夠改變氣質而成爲一個文明人，爲什麼其他的野蠻人不能呢？

你這個計劃是相當聰明的，金瓜告訴自己說，他睜開眼睛握住史達倫伸出的手。「朋友！」

金瓜示意僕人上來倒茶。

「我會叫人帶銀子到你那兒去，兩天以後。晚上。非常秘密的。」金瓜說道：「非常危險，對不對？」

「是的！我會交出印章以換取銀子。」

「沒有印信，沒有契約，我們是一諾千金，對吧？」

史達倫點頭同意，你向科倫如何解釋——說金瓜借給你價值一百萬英鎊的銀子，而你必須答應他的任何要求，並且你以「握手」的方式達成協議了！

「現在公行沒有債務了，我可以安心過年了。」金瓜驕傲的說道。

「是的！」史達倫說道。

「此行將有許多危險的，代辦。」

「是的。」

「非常，非常危險，必須等到兩天以後。」

「是的！」史達倫說道。他撿起放在桌上的四片半枚銀幣。「謝謝你，陳金國先生。」

「不客氣！史達倫朋友。」

引導史達倫來見金瓜的那位中國人突然衝了進來，他神色緊張的向金瓜說了幾句話，金瓜馬上驚嚇的對史達倫說道：「快走！回到租界去，趕快走。」

第六章

史達倫坐在轎子內，輕鬆的搖動著，當苦力快步的經過安靜的巷子時。他從轎簾向外看著巷子，他無法看到天空，但是他知道天快亮了。

他從金瓜那兒得到了安全的保障，也得到了金錢。他把金瓜交付的錢，裝在箱子內，祇要有兩天的時間就會神秘的運到租界碼頭，金瓜說，他會把箱子漆上紅而醒目的顏色，以資辨識。

他聽到狗的叫聲，而且，看到狗群正在向苦力狂吠。苦力帶著燈籠掛在轎前，用鐵棒去趕打牠們。狗群逃竄入黑暗中。

史達倫又發現有一群軍人坐在前面的十字路口，並點著燈籠。轎子傾斜著走在不平的路上，過不久，他已可以看到船的桅竿了，轎子轉了一個彎，向河邊走去，然後越過了狹窄巷子的另一邊。他看到租界的建築物在月光下發著光。

突然轎子停住，史達倫緊握刀子，祇不過是三枝矛射了過來。史達倫急忙跳出轎子，在他們阻止他之前，他已越過了花園的門，一支舊式步槍抵住他。

「啊！是你，達克。」伯克說。

「這裡是有什麼事？」

「僕人們大約在一小時前離去了，我想最好在天明之前，不要讓任何人來這裡。」

「爲什麼用槍抵住我？」

「祇是表示歡迎而已。」伯克喝了一大口的甜酒說：「祇是想要告訴你，我們是有驚覺的。」

「僕人爲什麼要走開？」

「不知道。」伯克走到門口，太陽已露出地平線，他說：「我認爲我們應該撤退。」

「我們是安全的。」

伯克搖頭說：「我感覺不妙。有事情不對勁，我們最好走開。」

「好計劃，伯克。」史達倫用一片襯衣擦去他頭上的汗水。」

「當我有這種感覺時，最好趕快走。」伯克指著軍人說：「據估計有一千名軍人散布在租界附近。」

「我看到二三百名，在東邊。」

「你去了那裡？」

「外面。」史達倫不想告訴他，「有個女孩在那邊。」他說。

「那女孩有梅毒你眞笨離不開那淫婦。」伯克摸著下巴憤怒的說：「你接替我一小時？」

「不。」

「我的意思是到中午。」

「不。」

伯克蹙眉說：「你難道要留在這裏？」

「我們臉丟盡了。」

「是的，我知道。」

「我們可以等二天。」

伯克懷疑的說：「你知道我不會輕易的逃跑，這是不得已的，爲什麼你想留下？」

「這是琦善的詭計。這次你錯了，我放開你一小時。」史達倫說完，就走入屋內。

「現在怎麼辦？」伯克愁眉不展的說。

「不，這是不行的。假如你離開了，而不告訴我你的去處，你別想在再坐在這裡，我將狠狠的揍你一頓。」

史達倫走回他的房間。牆上掛著中國的絲織品，地上是巨大的柚木刻著的龍。

史達倫發現他的門是關著的。

「開門。」並等待著。

「你去那裡了，美美？」

史達倫把門關上，又說：「你到那裡去了？」

「謠言說，朝廷對琦善的交涉感到不滿，琦善遭到大衆的指責。」

「那是瘋狂的。」史達倫脫下他的襯衫說：「去那裡了。」

「你怎麼回事？」她尖叫著：「你去見金瓜了嗎？」

「你怎麼知道金瓜？」

「我知道他很尊敬他的太太，她告訴我，他剛回來並與你見面。」

史達倫不知道美美認識金瓜的第一位太太，但是他再問道：「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你去那裡？」

「因爲你會禁止我去。我要去看她，並洗頭髮。」

「什麼？」

「我在理髮院聽到許多謠言。」她拉著他的手摸他的頭髮說：「你看，頭髮不是柔軟多了嗎？」

「你要是不說你去那裡，我將給你好看。」

「試試看，代辦。」她瞪著眼說道。

他抓住了正在奮力掙扎的她，將她帶到床上，撩起她的長袍與襯裙，一巴掌打在她的臀部上。美美用她的長指甲向他臉上抓去，他抓住她的腰，並脫下她的衣服，使勁的打她的臀部，她張口咬住他的手臂。

「你永遠無法再咬我。」他咬緊牙說。他使力的打著她，直到她鬆口爲止。

「不要再打了，請求你。」她啜泣著。

史達倫說：「現在向我道歉。」

「我抱歉。可是你打傷了我。」她抽泣著。

他走到燈光下，檢視自己被嚙的傷口，血不斷的滲出。

他倒了些白蘭地酒在傷口上。他點燃火柴交給她說：「把火靠近傷口，一支接一支。」

「不。」

「一支接一支」，他說：「人的牙與瘋狗並沒什麼差別，快些。」

連點三根火柴，他又倒了些酒在上面。當一切作完後，史達倫陪著她直到她睡著，然後他去接伯克的警戒工作。

到了中午，另一次會議開始。許多人提議希望立刻離開，但是史達倫命令伯克勸告商人們等到明天再說。他們勉強同意回到他們的工廠。

史達倫回到他的套房。美美已等著他。當他們醒來後，美美吻著他，並且耳語著說：「你打我是對的。但是在我沒錯時，請別打我，否則，我會殺了你。」

毛斯敲著門，大叫：「代辦，代辦。」

「什麼事？」

「快點！樓下有緊急的事！」

現在，他們聽到了暴民群集在樓下的噪音。

第七章

「我老爹早就警告過你們了，你們眞是他媽的瞎了狗眼了！」高爾斯說，並且把臉從餐室的窗子前轉過來，然後就從這些商人中穿過去。

「從前我們手下也有一大群暴徒。」史達倫咆哮著說，「而且，你知道他們完全是奉命行事，只受命於清朝的官吏。」

「話是沒錯，但不像現在這批人一樣。」伯克說。

「這其中必定有著什麼特別的原因，但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在方形屋子下，已塞滿了一大群的中國人。有些人拿著燈籠，有些人拿著火把，還有一小部分人是帶著武器。他們很一致的大聲叫嚷。

「這些畜生中有兩千到三千人。」伯克說：「嘿！毛斯！他們這些該死的異教徒會開鎗嗎？」

「這群可惡至極點的野蠻人，眞是該死極了。」

「多卑劣無禮的話！」羅區說。他是個短小而又絲毫不起眼的人，身子矮得連他的步鎗

都比他高。

毛斯又回過頭來看這些暴徒，他的心臟很緊張的砰砰跳著，他的整個身子因汗水而變得黏稠稠的。上帝啊，「我將親身去和他們談談，並勸告一下他們。」毛斯聲音嘶啞的說，顯然他已爲驚嚇所擊倒，而願以此種犧牲來換得和平。

「這個主意倒是頂可行的，毛斯先生。」魯莫伊十分贊同的說，很顯然的，他也陷於恐懼之中。他那雙黑色的大眼睛，因緊張而變得十分呆滯，但是眼部的肌肉，卻時時的抽動著，他困惑的看看毛斯，又回過頭來看看那些暴民。「他們一定會聽從您的勸告的，先生。」

史達倫瞧見毛斯的汗水，似水珠般的從蒼白的臉頰上流下來，但他還是堅定的走到了門口，史達倫伸手攔住了他：「你不能做這件事。」

「但是代辦，這是時候了啊！」

「你不可能這樣容易的就得到拯救的，別如此妄想了吧，毛斯！」

「你有啥資格來判斷我做的對不對？」毛斯開始沒有耐心去跟他嚕囌了，但是史達倫仍然屹立不動，堅決的攔阻毛斯的去路。

「我只是想讓你了解，要想得到解救，是必須要經過一段漫長且充滿了血腥的過程。」史達倫很溫和的對他說。在過去，他曾看過毛斯有過兩次的失常。那是在和海盜的交戰之中，毛斯丟下了他的武器，以一種宗教家的狂熱，大膽的走向敵人，義無反顧。於是，他又向毛斯重述了一遍：「那的確是一段漫長的時間，如果要想得解救的話。」

「上主的和平是很難去發現的。」毛斯喃喃自語著，聲音也因激動而哽咽了。其實在他內心有著一絲的慶幸，慶幸他因此倖免於難，他又自言自語的說：「我只不過是想……」

「你一點也沒錯，我很了解你的勇敢。」馬茲特生很冒然的打斷他說。並雙手合十，態度十分的虔誠。「上帝必會使我們免於這些異教徒的殺害，你的想法對極了，咦！代辦，這是他媽的啥聲音啊？」

毛斯振作了一下他的精神，因爲史達倫正凝視著他，他感覺自己像是被透視了一般，赤裸裸的站在史達倫的面前，他急忙的說：「……你是對的。」像是爲他自己分辯，又像是掩飾他心中的不安。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因此而失去了你，以後將有誰來爲我們講道呢？」史達倫說，並暗自下了個決定，如果有什麼特殊的情況，一定得把毛斯看好，免得他又出什麼意外。

馬茲特生一邊兒擤鼻子，一邊兒說：「對極了！」我們有什麼理由去把一個有價值的基督徒送入虎口呢？那群該死的惡棍早已瘋狂了，他們不會有心聽道的。但願天主會保佑我們。眞他媽的，代辦，我告訴你這兒馬上要被攻擊了。」

「都是你他媽的亂放屁！」羅區正好經過這房間，就大聲的罵了馬茲特生一句。

「那個王八蛋問你的意見了，上帝嗎？你對代辦和毛斯最好放尊重點，閉上你那臭嘴。」馬茲特生很不客氣的又吼了回去。然後轉身對毛斯說：「怎麼不爲我們祈禱一下呢？最主要的，我們都是基督徒，奉上帝的名啊！」他又匆匆忙忙的走向窗戶邊，「難道沒有兄弟知

道現在情況到底有什麼變化嗎？」

毛斯將他眉毛上的汗拭去，「哦！上主啊！基督啊！請您賜福給我們，讓我們得到和平。請您派一位使徒來解救我們的苦難，更請您保佑代辦，因爲他使我看清了自己。」然後他轉向史達倫，「謝謝你，代辦。」

突然間門被衝破了，有更多的商人湧了進來，他們的手上都拿著武器。「這是他媽的怎麼回事？又有啥不對了？」馬茲特生很緊張地說。

「誰知道！」羅區回答：「一分鐘前還很平靜的，誰知道突然間，他們就撞了進來。」

「我敢打賭我們一定沒再看過那個又窮又老的艾利森。這個可憐的老鬼大概早已經死了。」馬茲特生一邊惡狠狠地將火藥上了膛，一邊又說，「搞不好我們今晚睡覺時會被幹掉。」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閉上你的嘴。」羅區說。

「你很逍遙自在啊，嗯！」費文，一個看起來很粗魯的生意人，死瞪著馬茲特生，又說，「你爲什麼不把你的頭藏在帽子裏？眞是個龜兒子！」

其他的商人也跟著吼叫起哄，此時，高斯從人群中擠出來，站在門邊，「我要把我那些混帳手下抓來，一個個踢到地獄裏去！」

「不行！」史達倫的聲音像是一條鞭子，利那間，安靜了下來，「到目前爲止，他們對我們還構不成傷害。怎麼回事啊，高　斯？難道你就被這幾個咒罵的人嚇倒了嗎？」

高斯的臉脹得紅紅的，走向了史達倫，但是布魯克總是動來動去地擋著他。「滾下去，

」他命令道，「去院子裏守衛去，如果那個中國人敢進來，打爛他的頭！」

*　　*　　*

高斯努力地控制著他的狂怒，走了出去。大家又開始討論起來。

「少去惹那些傢伙，達克……」伯克倒了一大杯啤酒，像快要渴死似的喝得一乾二靜，「他可能會敲你的腦袋。」

「可能哦！他也可能會教一點禮儀方面的事吧。」

「對不起，史達倫先生。」魯莫伊緊張兮兮的打斷他的話說，「有人在後門看守著嗎？」

「有，我的三個手下在那兒，他們還能夠抵擋得住這一窩子的土匪。」

在那些商人中，突然爆開一陣爭吵聲，接著羅區說：「我要站在高斯這邊，我認爲我們應該立刻殺出一條血路。」

「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會的。」史達倫說道。

「對！」伯克也說，「現在就去等於是在自找麻煩，我們應該提高警覺，耐心地等到天亮，到那個時候，他們可能都已經走了。」

「如果那時他們還沒走呢？嗯？這就是我想知道的。」

「那時，我們只好以流血來解決了。我會叫三個人把船停在中流處。」

史達倫大笑：「我想伯克先生是很值得信賴的。」

「我發誓，伯克先生，眞有你的！」馬茲特生說：「爲伯克先生歡呼三聲！」

伯克在他們的歡呼聲中，點了點頭，說：「小伙子們，謝啦！現在，最好去睡一下，我們很安全的。」

「天啊！你們看！」毛斯鼓脹著眼睛，指著窗外大叫。

一列打著燈籠的隊伍，鑼鼓喧天的從豬街進入廣場，帶著枷鎖的旗人在前引路，從這些匪徒中劈砍出一條路來。這個行伍的頭兒，有著一圈巨大的腰圍。他身上穿得很多，卻沒穿鞋、沒戴帽，在鏈條重量的壓迫下，他蹣跚地走著。

「天殺的！」史達倫罵道。「那是琦善！」

這個隊伍彎彎曲曲地進入廣場的中心，停在那兒。除了金瓜，所有的公行的商人都在這個隊伍裏。全部的人都戴著從他們的帽子上摘下來的徽章，顫抖地直立著。匪徒們開始嘲笑揶揄他們。此時，那個高高的，滿腮鬍黑鬍子的旗人首領，鏘、鏘鏘地敲著一面好大的鑼，那群土匪再次地恢復了平靜。

一頂敞蓬的轎子，被前前後後騎著馬的滿清人簇擁著進入廣場。坐在這頂轎子裏的，穿著全套正式的大禮服的，是尊貴的何普。他是一個矮矮胖胖的滿清官吏，胖得幾乎看不到脖子，他的手裏還拿著一把象牙做的，還鑲嵌著翡翠的扇子。

何普的座位在廣場的中央被爲首的旗人高聲地下了一道命令。在廣場的每一個人此時都跪下來叩頭。

在何普的身邊站著一個警衞，手裏拿著一個燈籠，就在此燈籠光下，展開一張紙，以很高的音調，開始唸道。

「他在說甚麼？」伯克問著毛斯。

馬茲特生咯咯地笑道，「眞他媽的，看他搖搖擺擺地在……。」

「拜託，安靜一點兒。我聽不到啦，嗯！」毛斯說，他探出頭到窗外去。他們全都在聆聽。

「那是聖旨，」毛斯說，接著：「賣國賊琦善，將很快地被逮補，並且接受死刑的宣判……」——我又聽不到啦！待會兒——『那紙未經朝延許可，卑鄙的穿鼻草約，已作廢無效。野蠻人已經被命令盡速離開中國，離開廣東、香港，違者處死刑——』」。

「算了，我根本就不相信。」羅區嘲笑著說。

「少那副德性！毛斯怎麼聽得到？」

毛斯專心地聽那打破寂靜，聲調又高，又可怕的聲音，「我們眞的被趕出去了，」他說，「我們也必須爲我們引起的所有麻煩付出賠償。除非在八大原則下，否則，不准任何交易。罪惡的琦善將被公開地鞭打，財產充公。」

爲首的那個旗人走向琦善，用他的枷鎖指著地上做手勢。琦善臉色蒼白地跪下，那個旗人的頭兒舉起枷鎖往他的背上打去。一次，一次，又一次地。當時，整個廣場上，除了鞭打聲外，沒有一點聲音。琦善仆倒在地，但，那個旗人依然繼續地鞭打他。

「我不相信！」馬茲特生說道。

「簡直不可能！」毛斯也說。

「如果他們眞的這樣對待琦善——老天，他們也可能會把我們都宰了。」

「胡說！我們可以拿下整個中國——隨時。」

伯克開始大笑。

「什麼事情這麼好玩，嗯！」毛斯很不耐煩地問他。

「戰爭又要爆發了。」伯克說：「哈，哈，太好了。」他嘲笑似的看了史達倫一眼，「小伙子，我跟你說吧，這就是對那些雜碎太好，訂了個溫和的條約的結果。」

「這是一種策略，」史達倫平靜地說，但，實際上，他可眞是被剛才所發生的情形嚇得目瞪口呆，「琦善是中國最有錢的人，清朝皇帝找了個代罪羔羊，還有琦善的全部財產，皇帝相當愛面子的！」

「那你自己的面子呢，小伙子！」伯克不再嬉笑，「你們應該感到不好意思，條約完蛋了，買賣完蛋了，香港完蛋了，你們也將完蛋了。然而，到現在你們還在談面子。」

「你大錯特錯，泰勒。香港才剛剛開始。」史達倫說道，「很多事情，只是才開始呢！」

「是的，戰爭，我的老天！」

「如果戰爭眞的爆發，那裏可作爲海事的基地，嗯！澳門像以前一樣沒什麼用，它只是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中國人高興，可隨時攻打它。就不可能是我們的島，我承認若失去香港

，我們會完蛋。若沒有它，我們沒辦法在北方再發動一次戰爭。決不可能，不管是保衛我們的本土或是以後的殖民地，你聽到了嗎？泰勒，香港是中國的關鍵地。」

「我知道得到這樣一個要塞是多麼重要，眞的。」伯克在同意聲中嚷叫道：「香港並不是唯一的地方，我是說，舟山或許好些。」

「你不能像保護香港一樣地保護舟山，」史達倫知道伯克跟他們一樣被捲入這場爭論，很得意地說：「就像你所說的那塊『爬滿青苔的不毛之地』，是你那他媽的發癌的前途。」

「也許是，也許不是。」伯克尖酸地說：「我們等著瞧，我有這塊地，你們卻都要完蛋。」

「別太肯定。」史達倫再度注視著廣場，鞭子依然地此起彼落。他很同情那個被陷入陷阱的琦善，他並沒有享受到使臣這個職位。他被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所陷害。就像史達倫一樣，龍史達夫、伯克和何普，他們全被自己最初的構想所害。他們的下場會和連枷一樣的冷酷。廣東這個地方馬上就要遭受到和從前一樣的攻擊。首先要攻下廣東附近的堡壘，下一步就足以威脅這整個城市。沒有必要去俘虜這整個地方，因爲廣東定會先付贖金。然後，在夏天時，當時機已成熟，北方又會再次地落入我們之手，接著是中國的皇帝，就像其他人一樣掉入陷阱，會很快地尋求安寧和平靜。因爲這個條約是公平的，所以它一定會成立、有效的。再過幾年後，中國就會漸漸地自願打開港口。

他想，在我們之中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因爲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同樣地也想要我們所想要

的。我們可以爲著我們的利益一同奮鬥。也許，我們可以協助中國人將滿清人逐出境外。只要現在有一個合理的條約，此事即可成爲事實。反正我們會耐心地等著，如果中國人喜歡玩這種遊戲，我們是會奉陪到底的。時間並不是以一天或一年來計算，而是以世紀來衡量。只要在此等待期間，能做買賣即可。這個世界沒有了交易，會回復到從前那個樣子——弱肉強食。讓讓在這個世界上是永遠沒有用的。對啦，但至少法律能夠讓人們過他所希望過的生活。

當琦善被鞭笞了一百下之後，旗人們把他綁起來。血從他的臉上及脖子上，像溪流一般地流下來，他的後襟也被鞭笞成碎片。那些土匪都在嘲弄、梟叫著。此時，有個旗人砰砰地敲著鑼，但匪徒們都沒注意到，而旗人們衝進匪群裏，亂砍亂殺。這時，只聽到一陣喊叫聲，匪徒們退後了，再度沈靜下來。

何普傲慢地向院子揮揮手，轎子又被抬起來，旗人們在前面揮舞著連枷從商人之中開出一條路來。

史達倫對毛斯和伯克說：「跟我來，其他的人在這裏準備好隨時情況的發生。」他躲躲閃閃地走到花園裏去，伯克和毛斯緊跟在後面。

「你腦袋有毛病啊？」伯克說道。

「沒有啊！」

當匪徒們散開時，他們很緊張地看著。不久，旗人們出現在花園門口。何普仍然坐在椅子上，但他很傲慢無禮地對他們吼叫著。

「史達倫先生，他命令你將敕令重複一遍。」毛斯說道。

「告訴他，我們並沒有穿著朝廷的官服。這樣一件重要的事，需要一個重大的儀式。」何普似乎搞迷糊了。過了一分鐘後，他再度說道。

「他說野蠻人沒有所謂之儀式，更是永遠不會滿足的。無論如何，天子對所有敬畏他的人是寬大的。明早卯時會有個代表團來宮殿裏。」

「那是他媽的什麼時候？」伯克問。

「早晨七點。」毛斯回答他。

「我們不能把自己的頭放在他媽的刀架上。告訴他，去他媽的狗屎！」

史達倫說：「告訴他，按照那八項條款所規定，我們不能親自去見尊貴的何普，而是要經過公行的安排。在卯時以前，時間來不及了。」他看著耀眼的天空，「晚上十一點是什麼時候？是子時嗎？」

「告訴他，我們明晚子時在正式的交接儀式裏，我們會收到這份函件。」

伯克說：「正式的交接儀式，很好，達克。我們有很多時間來準備一個流血暴力的歡迎儀式。」

毛斯仔細地聽著何普說：「他說，會在卯時傳遞聖旨—早上九點—今天。所有的英國人應在丑時離開此地—晚上一點—今天。」

「今晚一點以前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時間不夠。告訴他明天的丑時。」

「他說，我們必須在今晚三點前撤離此地－寅時－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的生命將不會受到傷害，且可安全地離開。」

「告訴他，明天寅時。」

何普回答了毛斯，吼叫似地下了一道命令後浩浩蕩蕩地離開。

「他說我們必須在今天的寅時－晚上三點以前離開。」

「去他媽的！」史達倫很生氣地咒罵道。那一隊人馬浩蕩地在豬街走著。在轎子後的琦善被使勁地推著走，當他走不動時就被鞭答，越是靠近那些被逐出廣場的匪徒們，越是如此。旗人們分成兩隊。一隊靠近工廠，從豬街那兒開始，幾乎阻礙了通行，另一部分的旗人則被分配至西邊。整個工廠都被包圍了。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麼拖延呢？」伯克問道。

「只是一種很普通正常的協議罷了！」

「你應很明白，在琦善的事件之後，再停留一晚有什麼重要的呢？嗯？無論如何，我們大部分的人要在今晚離開。」

史達倫知道伯克的話對的，暗叫了一聲：上帝啊。錢吶！

「嗯！」伯克再問他。

「沒什麼原因。」

「一定有原因的。」伯克說著，走進工廠。

*　　*　　*

很快地，卯時到了，公行裏所有的人由旗人們敲鑼打鼓地護送進入廣場。守衛的那個旗人讓他們進去了，又鎖起所有的門。金瓜不見了。但是他的兒子凡桂在那兒領導著公行裏的商人。

凡桂是一個正值中年的人，身材圓滾滾的，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但今天，他卻是板著臉，還不時緊張得出汗，他害怕得差點拿不穩那卷以紅色絲帶繫好的聖旨。他的商人伙伴們也是同樣地驚慌。

史達倫和伯克穿上他們最好的禮服，結上領帶及帽子，衣冠整齊地在院子裏等著他們。史達倫剛刮過臉，伯克也把他的鬍子梳理得整整齊齊的。兩個人都在領上別了一朵特大號的花。他們都知道這個儀式能夠讓他們臉上很有光彩，卻使何普丟盡了臉。

「啊哈！你在這裏！」伯克粗嗄地大笑著說。「史達倫和我都拿到那張他媽的鬼通知，如果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好好地做，也許他們就會像老鼠掉入陷阱一般地把我們給宰了。甚至不會等到他們所給我們的時間。所以，現在，照著史達倫說的去做。」

門口擠了一群人。毛斯打開大門，史達倫和伯克走出去。旗人們都瞪著他們。史達倫和伯克面色冷酷地應付即將來臨的一切，但他們並無面露驚恐之色，因爲在後面有好多槍支掩護著他們。還有，憑著伯克那條停靠在中游處的遊艇。

那群旗人的首領邊揮舞著他的連枷，邊狠狠地說話。

「他說，『出來！』，『來拿敕令』」。毛斯解釋著說。

史達倫僅僅舉起他的帽子，伸出手，直挺挺地站在那兒，「何普說過敕令是傳送的，過來啊！」他依然只是伸著手，站在那兒。

毛斯向他們翻譯他所說的，經過了一段緊張的時刻，那個旗人惡聲惡氣地叫凡桂，凡桂趕快過去，然後拿回一紙通告交給史達倫。

史達倫和伯克及毛斯立即脫下他們的帽子，對著天大吼道：「上帝憐憫我們的女王，」高斯看到這個暗號，就點燃爆竹，丟向院子裏。公行的商人們都閃避著後退，旗人們也拉緊了弓，拿起大刀，但史達倫和伯克依然是屹立不動，面色嚴肅地站在那兒，甚至還拿著帽子在空中飛來舞去。

那些爆竹使得院子裏充滿了煙霧。當可惡的毛斯停止點燃爆竹，史達倫和伯克吼叫道：「去他媽的滿清人」，此時，從工廠裏傳出了三聲歡呼聲。

那個爲首的旗人挑戰似地跨進來，對著毛斯大聲疾呼著。

「代辦，他問我們這是什麼意思。」

「把我說的話告訴他。」史達倫知道凡桂很痛恨滿人，就體諒似地對他眨眨眼。

毛斯對那個高貴的官吏大聲地說：「這是我們在重要場合中的習慣。我們並不是每一天都有權力接受這樣的一份文件的。」

那個旗人咒罵了他一分鐘之久。他叫公行裏的人全部走開，現在他們卻勇敢多了。

伯克開始大笑。他的笑聲傳遍工廠。

「我們最好準備開始行動，」伯克說，「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史達倫沒有回答。他把敕令扔給毛斯說：「給我一個正確的翻譯，毛斯。」他說著走向他的隨員。

阿吉恭迎他進來，走回爐邊，美美已經穿好衣服了，但還是躺在床上。

「怎麼回事，美美？」

她瞪了他一眼，轉過身去。把她的袍子拉起來，顯出她瘀紫的臀部。

她嘲弄且生氣地說：「就是這麼回事！看看你做的好事，你們這些野蠻的畜牲。我是應該站著，還是要趴下來。」

他想了想，不經意的，說著：「趴著好了。」

美美褪下她的袍子，離開床鋪說：「你爲什麼不笑？你應該笑的啊！」

「對不起，因爲我有很多事情要想。」

「什麼？」

史達倫用手勢向阿吉示意：「你可以出去了，懂不懂？」然後等她出去了，閉門閂關緊了門。美美蹲在水壺的旁邊，並用筷子輕輕的攪拌著。

「我們必須要在三點鐘離開。」史達倫說：「你是想留下來，在這裏等我明天回來呢？

還是想和我一塊走？」

「藏起來！」她立刻回答說：「在一個，嗯！怎麼說，一個靠近屋頂的小屋子裡。」

「閣樓嗎？」

「是的，閣樓，你爲什麼要留下來呢？」

「你想在我們離開後，他們會搜索遍整個工廠嗎？」

「爲什麼你要留下來，還實在不是一個聰明的作法！」

「你想那些傢伙會在我們走時清點人數嗎？」

「那些他媽的賤人，我怎麼會知道。」她大聲地清清喉嚨，吐了口痰在火裏。

「妳不要再吐了好不好！」

「我告訴你好多次了，代辦！」

她回他一句，「喉嚨裏總好像有什麼毒藥似的，如果不吐出來，會很難過的。最好把它吐出來。」

「簡直廢話，這實在是個令人討厭的習慣。」

「哦！是這樣的。」她不耐煩地說：「難道你不懂英文？有時候，我眞懷疑爲什麼我要那麼麻煩地對你解釋一些中國的格言。我們爲什麼一定要躲在這兒呢？不合群是很危險的。如果有旗人看到我，我會遭到殺身之禍的。我們需要保護。爲什麼我們一定要這樣躲躲藏藏的呢？」

他告訴她關於泊船及金塊的事。

「你一定要相信我。」她非常正統地說。

「好。」

「你必須要給金瓜什麼作爲回報？」

「商業上的最惠待遇。」

「那是當然的。但，還有什麼別的沒有？」

一陣沈默。

「金瓜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要的決不只是生意上的特權。」她這麼想著，「如果我是金瓜，我還會要求些什麼別的權力？任何事情你都必須答應，任何事。」

「你會想要些什麼？」

她注視著火焰，想著，如果史達倫知道她是金瓜的孫女，會怎麼說－她是凡桂第五任老婆的二女兒。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不告訴史達倫這件事－她很不願意自己的名字永遠地從家譜被抹去。很奇怪，她對自己說。每次一想到自己會被逐出家門，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爲，這表示不只是她，甚至是她的後代子孫，都會永永遠遠地失去他們的根，亦因此，將會受不到社會的保護。一個永久的支柱。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與經驗告訴我們－唯有家庭，才是最眞實，最安全與最有價值的。

她實在不明瞭，爲什麼會和史達倫混在一塊兒。

「第五個母親的第二個女兒，」她父親在她十五歲生日時告訴她，「我非常以妳爲榮，妳可以嫁給代辦。」

她被嚇到了。她從來都沒看過外國人，更以爲他們是很令人作嘔的。她曾哭著祈求自由，但，還是被帶到史達倫跟前。她爲史達倫的粗獷受到驚嚇，但她所看到的的確不是一隻猩猩。即使如此，她還是要求嫁給一個中國人。

但是她爸還是鐵石心腸地給了她一個選擇：「嫁給她，或者永遠離開這個家。」她奉了指示到達澳門史達倫的家裏去取悅他。去學外國話。也讓史達倫在不知不覺中學到點中國的東西。

每一年，金瓜和她父親都派個人去探知她的進展及送些家裏的消息給她。

眞是很奇怪的，美美這麼想著。我當然不是被派來當間諜的，只是來當史達倫的情婦罷了。當然爸爸和祖父都不會輕易地做出這種事來—以他們親生的子女。難道我不是金瓜最寵愛的孫女嗎？

她閃避著她的問題，說：「哦，這麼多的金塊！這個誘惑太大了！咻！都堆在一個地方—只要冒一次險，去搶或偷，則二十代甚至四十代都夠用了。」我害怕代辦是多麼愚啊！他是我的主人，也是個像其他人一樣的人。一個很棒的人。我最後將成爲他太太，這眞是很有面子的。

她深深地一鞠躬說：「我眞榮幸你能夠相信我，我會永遠守護著你。你實在給我很大的

榮耀與光采，任何人都在想盡辦法取得它。任何人！」

「妳要怎麼作？」

「把阿吉派到何普那兒去，只要你願意，他就讓你偷偷地留下來，直到泊船來到爲止。當他確定就是那條船，他會讓你偷偷的上船，然後在半途把你宰了。然後再把我的那一份也騙走，接著我會成爲他的女人。這個齷齪的狗屎！那個豬，不過是爲了那些茶葉。他在打鬼主意。你可知他幾乎是性無能？」

「妳不要再那樣胡言亂語了，好不好！」

「DRIVEL是什麼意思？」美美問他。

「亂講。」

「哦，那不是亂講，每個人都知道的。」她輕巧地用著頭髮，髮飾亦隨之舞動。「代辦，我眞是一點都不了解你。當我告訴你這麼一件普通的事，你居然這麼地震驚。許多人都用藥物去促進性慾。」

「你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她注視著他。一小陣不悅之色從她臉上掠過，「所有的歐洲人都和你一樣嗎？代辦，不喜歡公開地談論男女之間的事？」

「有些事情，你不應該去談它。這個話題就到此爲止。」

她搖頭說：「不對，談它有好處的。還有什麼可以促進雙方的了解，何必那麼詭異，嗯

，食色性也，你懂了吧。」她淘氣地瞇著眼，上下打量著他。

「所有的中國女孩子都跟你一樣嗎？嗯！」

她很鎮靜地說：「我不知道，我祇知道大多數沒有我這麼的開朗。」她笑著說：「我想你一定非常特殊，我也很特別啊！」

「謙虛是美德。」

「去你的謙虛！我很老實，所有的中國人都很老實的。我爲什麼不能欣賞自己？還有你。我喜歡你，就像你喜歡我一樣。假裝不喜歡是愚蠢的事。」她筷子伸進鍋內拿出一塊肉來嚐嚐。然後，她把鍋子從爐火上移開，放在爐子旁邊保溫。她打開門，跟阿吉說了些悄悄話。阿吉蹣跚地走開，美美走回爐邊。

「她上那兒去？」

「去幫我們找一個藏身的地方。」

「我會去找的！」

「這件事，她做得比你好，我們先吃吧，你再決定伯克的事。」

「他怎麼啦？」

「他不會讓你安穩地躲起來，對不對？」

「我已經決定了怎樣對付他。」史達倫很得意地笑道：「美美，你眞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特別得足以當你的老婆嗎？依你們的風俗，我是否可作你的第一夫人？」

「等我做了三件事之後，我會有個決定。」

「那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把那些金塊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第二件呢？」

「讓香港絕對的安全。」

「最後一件呢？」

「我還不確定。你得對它有點耐心。」

「我會幫你前面的兩件事。最後一件我就不曉得了。我是個中國人，而中國人都是很有耐性的。但我還是個女人。」

過了很久以後，史達倫才說：「對。」

第八章

史達倫坐在他樓下私人用的辦公室，正在寫一封快信給羅勃，這時候已將近兩點了。外面的商人們以及他們的辦事員、苦力、僕人，正在把東西從工廠搬到他們的泊船上去。三點鐘的來到，也就是談判完成的時候，一些打手們也留在那裏，以防那些商人們的手下接近美國工廠，這眞是緊張的一刻，雙方都已經開始備戰了。

史達倫寫好了那封信，用蠟封上，以防別人拆閱，而後又蓋上了他指環上的私章。在那封信內，他告訴了羅勃，千萬不要擔心，過幾天，他一定會帶好消息回香港的，而如果不幸遲到，羅勃應該趕快到土地買賣的地方去，買下那塊他們很早就決定要買的土地，還有那塊小丘，不管是用多高的價錢，都要買到手。不論伯克出價多少，羅勃都要打敗他。

現在史達倫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想把精神恢復過來，他實在太疲倦了，然後重新的檢討一下計劃，看看其中是否有什麼漏洞。這個計劃和以前的那些計劃都是有關連的，它必須要完美，他有一種感覺，這計劃又指向了一個他能保護，且能控制的方向。

牆壁上那隻古老的掛鐘，「噹！噹！」的敲了兩下。史達倫站了起來，走向那些在葡萄

牙辦事員監視下，正在工廠進進出出的工人們。

「我們就快要完成了，史達倫先生。」馬格士說。他是一個年長，頭髮灰白而面色略顯蒼白的葡萄牙人，他的地位頗高，曾任職皇家有十一年之久，且一直是個非常重要的辦事員。在爲史達倫做事之前，他還擁有一個他自己的公司，總部是在澳門。後來因爲無法和英美的商人競爭而關閉了。但是他絲毫沒有懷疑那批英美的商人，「這是上帝的意思！」他常常沒有一點怨恨的如此說。然後就帶著妻子和孩子到美國麻省去了。他就像大部分的葡萄牙人一樣，信心十足，平和、滿足，且從不匆忙。「我們絕對可照您的意思很快的完成它。」他很疲倦的說。

「你覺得還好嗎？馬格士。」

「只是有點寒慄，先生。不過只要一切了結，我想就會好的。」馬格士搖了搖頭，「搬到那邊去！」他很尖銳的操著廣東語言，向一個正抬著一塊很重的橫木，而又步伐搖搖墜墜的苦力說，並用手指向一艘泊船。

「這是最後一批書了，史達倫先生。」

「好極了！」

「這是個令人非常難過的一天，有好多不好的謠言，有些眞的是很愚蠢的話。」

「譬如那些呢？」

「有的說，我們會在途中被攔阻，而且會被殺掉。有的說，澳門已被管制，而我們要被

亞洲驅逐出去，不是暫時，而是永遠的驅逐出境。又有人說，我們會在一個月之內再回來，而生意也會更加的繁盛。甚至有個謠言說，我們在廣東有四百萬根金條。」

「整個廣東省沒有那麼多的金條啊！」史達倫臉上沒有笑容地說。

「當然啦！講謠言的人根本就沒腦筋，不過把那幾個謠言連串起來倒是挺有意思的。假設這些金條眞的存放在聯合的洋行裏，以禮物的名義去化解中國皇帝對我們的敵意。」

「一派胡言！」

「就是啊！簡直是胡說八道嘛！沒有人敢把那麼多的金條儲存在同一個地方，全中國的盜匪都會一窩蜂的衝去搶掠的。」

「把這封信送去，以最快的速度交到羅勃的手上，不得有誤。」史達倫又接著說：「把信送到之後，馬上趕到澳門去，召集五百個蓋房子的工人，我要他們在兩星期後在香港待命。」

「是的，先生。」馬格士恭敬的接下了這個使命，然後又很懷疑的想著，他到底還要僞裝到幾時。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這皇宮已經完了，爲什麼要五百人呢？尤其當我們連買土地的錢都沒有的時候。「先生！這件事相當的困難呢！您眞的決定了嗎？」

「在兩個禮拜之內！」史達倫又重複了一遍。

「恐怕也找不到好的工人。」馬格士很小心翼翼的說。「所有的商人都會爭著把那些好的工人雇去爲他們作事，何況中國的皇帝已經取消了合作的法令，他們可能不會被准許到香

港去。」

「有錢可使鬼推磨，你自己瞧著辦吧，如果有必要的話，就算付兩倍的工資也可以，但是務必要雇到五百個工人，而且是最好的。」

「是的，先生。」

「如果我們實在沒有錢給他們的話，」史達倫的臉上浮起了一絲獰笑，「伯克也會把你應該得的拿給你的，所以，根本不用擔心。」

「我並不擔心我的那些工人，」馬格士很自負的說，「我是擔心這裏的安危，我不希望到此就封閉了。」

「是的，我知道，你跟著我已十幾年了，表現一直非常好，馬格士，我很器重你的。現在，你帶著所有的辦事員馬上啓程，我也要和毛斯及手下的人一起走啦。」

「這地方需要我來鎖上嗎？或是等你親自鎖上，先生？」

「你辦吧！等到你帶的那些辦事員都上船後，再鎖上它！」

「好的！願上帝伴著你，一路平安，先生！」

「也祝你幸運，馬格士！」

史達倫走向廣場，那兒亂糟糟的，所有的人都正忙著，在這最後的一點時間內，把那些後來增加的船貨，搬到停在碼頭邊，因裝載太重而吃水很深的泊船上去。遠遠地，他看到碼頭的另一邊，伯克和高爾斯正大聲的用粗話吆喝著那些水手和辦事員。有些商人已經離開了

，他很愉快的向一條已向下游流去的泊船招手。在河的另一邊，船上的人正在看著他們這些移民遷走，並大聲的呼喊要供給他們小船，以用來拖泊船到中游，因爲風向已使船離開了破破爛爛的船塢。

史達倫所乘的泊船是雙桅的大船，有四十呎長，船身十分的寬敞，毛斯早已在船尾等候了。

「一切都妥當了吧！代辦，對了，有個謠言說，去搜查提督衙門，結果找到了五百萬塊的銀條。」

「又怎麼樣呢？」

「沒什麼，代辦，只是個謠言嘛！對不對？」毛斯看來十分的疲倦，「這下可好了，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一些人，讓他們改變信仰，這下子可都完了。」

「他們會回來的，別煩心這件事，再說到了香港，你還可以收更多的新教徒。」史達倫安慰他說，並感覺對他有著一絲的歉意。

「香港可以說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希望了，是不是？」

「是啊！」史達倫走到碼頭，向後看了看，突然間，他看到一個個子相當高大的苦力出現在美國工廠門口，並迅速的向廣場上聚集的一大群人走去，加入他們，於是史達倫轉過身來。

「嘿！就是你，你不是庫柏嗎？」史達倫大聲的向那苦力大叫。

「眞他媽的，又是你，代辦。」抬高了他的帽子露出了他的臉說，「難道我裝的那麼不像嗎？」

「因爲你的個子太高大了啊！孩子。」

「好吧！祝你一路順風啊！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再看見你。你還有三十天的日子，對吧！」

「難道你不會想想這三十天有多大的價值嗎？」

「我會在這三十天中發現的。」

「在這段時間內，同時爲我們做一件事，就是幫我們買八百萬磅的茶葉。」

「用什麼來買啊？代辦先生。」

「你通常都用什麼來買茶葉的？」

「我們是你的代理人，當然啦！在以後的一個月內，但是，我是絕對沒有辦法在沒有金條的情況下，爲你買茶葉的。」

「你把棉紗賣掉了沒有？」

「還沒有！」

「你最好馬上賣掉，年輕人！」

「爲什麼？」

「因爲這些船貨可能要被市場排斥了。」

「如果眞是如此的話，也只好自己想法獨立生存了。」

「如果那樣的話，我將會很遺憾，很可憐，不是嗎？」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你和伯克能安頓下來，然後建造你的『獨立雲號』，同時，我實在很想得到能親自打敗你的那種滿足感。」

「我們是站在同一條線上的人呀！年輕人。」史達倫十分自然的說。「準備好好的幹一票吧！我會隨時派人傳話給你的。」

「現在你走了，我們這裏將會有些改變，代辦，多多少少，我們總會有些損失。」

「說不定事情完了，我又不走了也說不定。」

「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走的，你比一般人精明，對市場的了解也比別人多，這兒已被你控制太久了。現在應該是海上自由貿易的時代了。」

「美國商船的自由貿易嗎？」

「還有其他國也是啊！不過英國方面不是如此想的就是了。」

「我們一向控制了海外貿易呀！年輕人。而且我們也實在是必須要如此的。你們是個農業國家，而我們卻是工業國家，我們須要領有海上的一切權益。」

「總有一天我國也會在海上爭霸的。」

「等到那一天來臨的時候，說不定我們已經發展到天上去了，而不再需要海洋了。」

庫柏強忍住笑說：「好了，別忘了咱們打的賭喔！」

「哎！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前幾天我收到一封從亞里士多德寄來的信。在信中他向我要求一件事，就是借他一筆款子，以幫助他順利的渡過現在這個難關，因爲秀芳她生病了，因此他要等到夏天才能拿到那筆佣金，我們正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把她找出來，或是從墓裏把她找出來。」

「這一定不可能是秀芳，她十分冷酷。」

「她有沒有再和你說過些什麼？」

「有喔！她完全是幫著我說話的，你還想知道些什麼？」

「放心，我絕不會突然的插手管這件事的，你們去交涉吧！」

從史達倫的肩膀看過去，庫柏瞧見伯克和高斯正慢慢的走過來，於是，他說：「如果，伯克和高斯永遠去不了香港，你將會有你所需要的充裕時間，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對嗎？」

「你是建議我來一次小小的謀殺嗎？」

「那可不是件小事，非常重要咧！代辦。午安！伯克先生！」

「我就想嘛！這不是庫柏先生是誰！」伯克很高興的說。「你眞是太好了，還來送我們！」然後又轉向史達倫說：「怎麼樣？準備好離開了嗎？」

「是的，可以走了。在到黃埔的路上，我將會把在我這艘船應遵守的規定，介紹給高斯看，然後換上『中國之雲號』，以全速開往香港，像往常一樣。」

「哼！你所能告訴我的那些嚴格規定，祇不過是在過去四年中你因負債而關在牢獄中——那個生來就屬於的鬼地方裏，所知道的而已。」高斯非常尖刻的說。

「一路直駛到香港，高斯，但是，我可不希望有你這雜種在船上。以一個水手來說，你根本連小船都不適合。」

「我敢以上帝之名打賭，我絕對比你強多了。」

「如果不是你老爹的話，你早就是『亞洲的笑話』了。」

「他媽的，你這狗娘養的——」

「閉上你的嘴！」伯克大吼著。他知道史達倫將會非常高興的聽到高斯當衆罵他是狗娘養的兒子，因爲，一旦如此的話，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向高斯挑戰決鬪了。「你幹嘛要如此嘲弄這個年輕人呢？」

「並不是我嘲笑他，泰勒，我只不過是說明一個事實罷了，你必須要告訴他一些做爲一個海員所必須要了解的一些禮貌。」

伯克盡量的壓抑著自己的火氣。他知道，在目前，高斯在史達倫的眼中是不夠看的。但，在一或兩年之內，他將會變得較精明，也更狡猾，到了那時，情形可不相同了，但無論如何，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吧，千萬別在這時候爭鬪起來，高斯一定會吃虧的。當你的敵人毫無縛雞之力，無助的躺在地上時，你去踢他的肚子，這實在不是一個正義人的行爲，史達倫就是這類卑劣的角色。「咱們很友善的來打個賭怎麼樣？賭一百個基尼，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

能打敗你的。你們誰能夠先摸到香港的旗竿，誰就勝了這場比賽。」

「乾脆這樣好了，咱們賭兩千個基尼，不過不是你的錢，是他的錢。」史達倫面上泛起了微笑，眼睛嘲笑的望著高斯。

高斯不甘示弱，也輕蔑的回敬了他一句：「這筆錢你將拿什麼來付呀！代辦！」這時伯克對他兒子的愚蠢，眞是氣憤到極點了。

「他只是和你開個小玩笑而已，絕不是有意的，達克！」伯克很快的說。「那麼就這樣決定了，兩千基尼！」

「好吧！既然你如此說的話，我就不和他計較了，就算他只是開個玩笑吧！泰勒。」史達倫並沒有把內心裏的喜悅表露出來，他只是冷冷的看著他們，現在，可好了，伯克和高斯將會以最快的速度趕往香港，因爲兩千基尼對他們來說，是一筆爲數不小的財富，但是對我來說，沒有任何事情比四百萬塊金條藏在『中國之雲號』能夠安全的問題更重要了。現在總算伯克滾開了，這眞是個危險的遊戲啊！高斯這下子也逃不掉了，等他走了遠些的時候，要殺他就更容易了。

在心中有了這麼個盤算後，史達倫伸出手來，對著庫柏說：「以後這三十天就靠你啦！」他們握了握手。然後，他又凝視著高斯說，「別忘了，香港的旗竿喔！一路順風，泰勒！」史達倫又看了看他所坐的那艘船已經解纜了，並正要航向中游。

他很快的跳上船去，他回首向他們揮了揮手，然後就消失在甲板上了。

「對不起，庫柏先生，我們要失陪了！」伯克說，然後，用手環著高斯，「我們需要溝通一下，走吧！」

他把高斯推向他們的泊船，等到他們上了甲板以後，他用力的把高斯推向船邊，向他咆哮：「你這個愚蠢的傢伙，你難道想被他追逐得像隻落水狗一樣嗎？或是你想要你的喉嚨被割斷，頭被削掉一半？你這個小王八，你想要在水上被偷襲是嗎？你罵一個人是母狗的兒子，你就必須要和他決鬪，你如此的辱罵他，他是有權利去殺你的。」他重重的打了高斯一個巴掌，血從高爾斯的嘴角流出來。「我告訴你多少次了，要提防那個天殺的魔鬼，你就是這麼蠢，要不是我提醒你，你大概早就完了。」

「我可以殺了他，爹地，我知道我可以的，爲什麼你不相信我。」

「我早就告訴你不下五十次了，對他行爲要禮貌些，他一直在等著要殺掉你，傻子，而且他也一定會做到，你如要打敗那個魔鬼，機會只有一次，你懂嗎？」

「我知道！」高斯感覺他嘴中的血越來越多了，而他的憤怒也隨之增加。

「如果還有下一次的話，我就不管你，讓你去找死好了。對了，還有一件事，絕不要向一個失敗的人挑戰，絕不要乘火打劫，這是原則，知道了嗎？」

「去他媽的鬼原則！」

伯克又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我們伯克家族一向是有原則的，你最好放明白點，如果下一次再犯這種錯誤的話，我就把你逐出家門，斷絕我們父子的關係。」

高斯恨恨的擦了擦嘴角又滲出來的血。

「你最好不要再打我了，老爹！」

伯克突然感覺在他兒子的聲音中，有著一絲絲的兇暴，他的臉又繃緊了些。

「請千萬不要再打了，爹地，我會還手的。」高斯說著，他站的直挺挺的，兩手握著拳，好像一座花崗岩雕像一樣。「這是你最後一次打我了，如果你再打的話，我將會和你沒完，我發誓，對著上帝耶穌，我再講一次，這是你最後一次打我了，記住。」

伯克覺得自己的血管都要爆炸了，他脖子上的青筋已暴起，心跳更是加速，他擺好了姿勢，準備隨時迎戰，他所面對的，不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敵人。喔！不，不是個敵人，只不過是個不再幼小的孩子而已。伯克和高斯的心裏都十分的明白，如果他們眞的打起來，勢必會有流血的事件發生，他們都不希望如此。

伯克心中很惱怒著高斯，因爲，讓他感覺到自己不再年輕了，卻又因爲高斯能勇敢的面對他，而感到更加的愛他。

「你最好動身去香港！」

高斯鬆開了他緊握的拳頭，「是的！」他沙啞的說道。「如果你還有頭腦的話，你最好快把那天殺的雜種解決掉——或者是下次由我來做這件事。」他憤怒的瞪視著甲板。

「你還楞在這裏幹嘛！別耗時間哪，趕快走吧！」伯克說。

高斯抹了抹下巴的血，然後吐了口痰到水裏去，他的心情仍然沒有平復下來，十分的遺

憾他的父親沒給他第三擊，「我眞是準備好了，老天，而且，我知道我能打敗他的，就如同打敗那個綠眼睛的雜種一樣，我知道我可以的。」高斯心中暗想道。

「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航線呢？爹地！」高斯問，因爲有很多條路線可走。

「你使你自己陷入困境了，從航海圖中找一條你想走的路線吧！」伯克走到了船邊，他感覺到自己突然變得非常蒼老。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一個打鐵匠，也想起了從前，他必須隨時看他父親的臉色，而且做他父親要他做的事，沒有反抗，只有聽從，否則只有被苦打，直到他十五歲的那一年。

「至高無上全能的主啊！」他想，我眞高興我不必和我的兒子有一番正式的打鬪，我還不想失去我的兒子呢！

「千萬不要跟在達克•史達倫的後面啊！高斯。」他說，聲音中有著一絲的不友善。

高斯沒說什麼。伯克揉了揉他的眼睛，然後，戴上了眼罩。他看到史達倫的船已經在中游了，不過甲板上並沒史達倫的影子。有一些史達倫的手下正靠在桅桿頂的繩索上唱著船歌。

「不必走的那麼快。」伯克心中盤算著，一點也無必要。他回過頭來看看碼頭，瞧見馬格士和史達倫所有的辦事員都還在那裏，他們的泊船也仍然還沒有解纜。現在，只要走在那些辦事員前面就好了，不必要像達克一樣，如此一來，達克一定會感到不解的，對，就這麼辦。

× × ×

史達倫正藏身在舢板上的小船室裏，當這艘小舢板正駛向馬格士的泊船的時候。史達倫硬套上了一頂苦力的帽子在頭上，又用一件中國式的棉襖，緊緊的裹住他的身體，乍看之下，宛如幹苦力的中國小老頭一樣。這舢板的主人和他的家人，都沒有太注意他，他們已經得到了一筆相當的酬勞，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聞不問。

在目前的這種情勢下，他和毛斯所做的這個計劃是最沒有危險的。他早已告訴毛斯，叫他趕快到「中國之雲號」——一艘停泊在黃埔有三十哩地方的船上去，拿到北方所傳送過來的一個小信條，然後命令歐爾羅富船長全速駛向下游——黃埔的最末端，然後改變航道，調個頭轉回廣州的南方，他還警告了他們，這次行動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引起伯克的注意。而史達倫他自己呢！在這段時間內，他將要等待那艘裝載著金條的泊船，然後選擇一條迂迴的路線，到達這島的南方，也就是他們約定會晤的地點——馬爾伯塔，這塔有兩百呎高，是最好認明的目標。

「爲什麼要如此做呢？代辦！」毛斯曾對史達倫說，「這是非常危險的，爲什麼一定要冒這些險呢？」

「你待在那裏就好了，沃夫健！」史達倫說。

當舢板到達了碼頭之後，史達倫撿了一個他事先就準備好了的筐子揹在身上，然後迅速

的穿過人群，到達花園的門口，很幸運的，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他潛進去後，把肩筐丟到一邊去，然後跑到客廳的窗戶旁，從窗帘後很小心的向外凝望。

他本來所乘的泊船已經上路了，伯克則已在中游，正在加快速度前行，所有的帆都已張開了。高斯正站在船尾，史達倫可以很微弱的聽到他在船上吆喝的聲音，不過，卻是一些不堪入耳的髒話。伯克則在左舷的船邊，注視著下游。馬格士這時正完成了檢查那些辦事員的工作，正朝著花園走來。

史達倫急急的從客廳溜出來，很快的跑到樓上去。他看到馬格士走入了大廳，做了最後的一次檢查，史達倫聽到門被鎖上的聲音，他終於鬆了一口氣，他爬上了一個頂樓，很悠閒的跨過一些舊的包裝箱，然後很謹愼的走向這幢房子的最前端。

「嗨！代辦！」美美很高興的向他打招呼。她穿著她那件破舊而又汚穢不堪的棉襖褲，臉上卻非常乾淨。她正跪在一些包裝箱後面的一個墊子上。看到史達倫的阿吉馬上站了起來，向他鞠了個躬，而後又蹲了下去，她的旁邊是一小捆紮起來的衣服，以及一些烹調用具。美美指了指她對面的椅墊，意思是叫史達倫坐下，在兩椅墊中間，已經排好了一盤西洋棋，「我們來下幾盤好不好，只要很少的賭注就好了！」

「只能玩一下子喔！我的小姑娘！」

由於頂樓和前面的牆壁上都有光線射進來，因此史達倫可以非常清楚且安全的掃瞄到整個廣場上的情形。人們仍然在互相毆打及互相咒罵，做最後幾分鐘的努力。「你剛才有沒有

發現我啊？」史達倫問美美說。

「哦！當然啦！我一直在注意！」美美說，「不過我們是從高處看的，對了，爲什麼伯克要打他的兒子啊？」

「我不知道呀？他打了嗎？」

「是的，還打了兩次呢！眞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的，我們在這裏笑得腰部直不起來了呢！他兒子幾乎要還手了，我那時還希望他們眞的打起來，最好是兩敗俱傷，那麼就可以不必再還錢了。我一直覺得，光是雇用一些海盜來暗殺他們，還不能滿足你對他們的恨意。」她本來坐在墊子上，後又起來跪著，嘴裏還不停的怨恨著。

「怎麼啦？」

「我的臀部在作怪啦！『她』仍然還很痛。」

「『它』仍然痛！」史達倫糾正她說。

「好玩嘛！和你開個玩笑，啊哈！現在我要把你打入地獄，贏回我所有的錢了。」她很天眞的說，然後又很可愛的補了一句：「我欠你多少啊？四萬塊嗎？」

「妳的記性可眞好！」

史達倫坐下來，然後撿起了骰子，「只玩四次喔！然後就要去睡了，我們還有一個漫長的夜呢！」說完他丟下了骰子，美美大罵著。

「你手氣可眞好，豹子六！豹子六！眞是他媽的豹子六呢！」她也撿了骰子來，結果和

他一樣，她樂壞了，「好啊！又是個豹子六！」

「聲音小一點，否則我們就不玩了。」

「我們很安全啦！代辦，快丟骰子啊！我今天手氣很好呢！」

「讓我們一塊兒來祈禱，還有，明天也是一樣的好。」他說。

「是啊！明天，但是代辦，今天咱們一定要分個高下的。」她又丟下了骰子，眞不是蓋的，又是一次豹子六。「我最最親愛的骰子啊！我『愛慕』你。」然後她又皺著眉。「我剛才講的那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愛慕嘛！」

「這也叫做『愛』呀！」

史達倫瞇了一下，指著她說：「我不想再跟你爭執下去了。」他曾經有一次向美美解釋什麼叫做「愛」，但是卻找不到任何一個中國字可以形容那種歐洲觀念的「愛」字。

× × ×

牆上的老爺鐘正開始要敲十一點，史達倫躺在天窗旁，無精打采的翻覆著身子，美美正盤臥著睡覺，阿吉靠在那一堆又舊又發霉的包裝箱上面。幾個小時前，他曾做了一個夢，但是這夢卻混雜著一些眞正的情況在內。他夢到已經上了「中國之雲號」，正躺在一堆沈重的金條上。他還夢見美美的裸體，然後，就突然醒來了。

他只想趕快睡一覺，但心底有另一聲音告訴他：「你不能睡！」是的，他告訴自己，不能睡，但是，他實在太疲倦了。

他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再次的想使他的頭腦沈靜下來，鬧鐘在十五分的時候響了一次，然後又在三十分的時候響了一次，於是他決定再過一刻鐘，一定要叫醒美美和阿吉，其實根本不用太匆忙的；他想。他盡量使自己不要去想，萬一金瓜所派出的泊船沒有到達怎麼辦？他雙手插在口袋裏，摸著那枚硬幣，又不禁想到金瓜。

他已經慢慢的了解了金瓜的眞正動機是什麼了。琦善的失寵已經使一切明朗化，很明顯的，將來一定會有一場戰爭，而大英帝國必會打贏的。如此，商業上的接觸也將重新開始，但不再有八條條款了，所以，「公行」將喪失它以往獨霸市場的權利，而使得人人都可以自由貿易。從今起，金瓜只能爲未來的三十年而鞏固他的關係企業，這就是中國人的方式，他想：不爲目前的近利而擔憂，而放眼遠處打算。

但金瓜到底在想什麼呢？爲什麼要在香港置產？爲什麼要用那種野蠻的方式訓練他的兒子？那四條利益又是爲什麼呢？還有，你已經同意而又答應了的事情，你要如何來履行呢？而你又怎能保證羅勃和科倫會完成這項交易呢？

史達倫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在沒有得到一個答案之前，他想了一打以上可能發生的情況。然後，不得已的只好做了個初步的決定。

他又想到：伯克和高斯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碼頭上時，他幾乎準備要和高斯打一

場，只要他再講一個字，我就可以公然的向他挑戰，這種爲維護名譽所作的行爲是被允許的，我可以用刀子刺進他的腹部，也可以用鞭子鞭笞他。

還有科倫，到底他想做什麼？爲什麼他不寫信來，對了，還有羅勃也一樣，而龍史達夫又做了什麼有危害的事呢？

時鐘敲了十一下，史達倫叫醒了美美，她像隻貓一樣，嗯了一聲，伸個懶腰。

「泊船來了嗎？」美美問。

「還沒有，但我們要準備好在樓下等。」

美美輕聲的對阿吉講了一些話，她正鬆開美美的頭髮用力的梳著，美美閉著眼睛很舒服的享受著，阿吉用一條紅色的緞帶綁起來，然後讓頭髮垂在她的背後。

美美抓了把塵土在手掌上，去弄髒她的面容，然後對史達倫說：「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嗎？代辦！這些髒東西會使我細嫩的皮膚受到損害，將來我要更多的金條來彌補它，你說多少呢？嗯！」

「少廢話，走到一邊去！」

他輕聲的領著她們下樓到大廳，告訴她們要耐心的坐著等待泊船，他自己則走到窗前，廣場上仍然是空無一人，只有一些水上人家的舢板露出些許的燈光，狗不停的吠著。這一切的一切，對史達倫來說，都是那樣的熟悉，當然，除了那個如今空空蕩蕩的廣場之外，現在，他們三人就必須通過那空曠的廣場，在月光的照射下，他們可能被在一百碼之內的人發現

。

時鐘又敲十二下，已是子夜了。

時間彷彿過得越來越慢，好不容易，又過了半個鐘頭，這樣的等下去，好像沒有盡頭一樣。

「也許泊船到了，停在南方！」美美說，她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是啊！也許，我們先等它半小時，如果仍然沒有來，我會去看看。」

突然，他看到一艘泊船閃了兩次光，遠遠的從下游逆流而上，由於太遠了，他只好靜靜的等著。這泊船很緩慢的開上來了，顯然是吃水很深的緣故，對史達倫來說，這是個很好的信號。現在船已進碼頭了，有兩個中國人跳了下來繫住纜繩，另外一個中國人則走到船首的船艙，打出事先約定的訊號。

史達倫注視著四周的動靜，檢查了一下手槍是否上了彈藥，把它插在皮帶上。而後對美美說：「趕快小心的跟著我！」

他們很迅速的走到前門，扳開了鎖，在史達倫的帶領下，謹愼的穿過了花園，通過了那個廣場。他感覺到暗地裏好像所有的廣東人都在看他們，終於走到了泊船，他看見了泊船的標誌，也認出那站在船首的就是曾帶他去看金瓜的那個人，他伸手扶了美美一把，阿吉則很輕鬆的跳上船了。

「怎麼又多了兩個中國佬？不行啊！」那人說。

「你姓什麼？」史達倫問道。

「姓王，呃，怎樣！」

「這兩個中國佬都是我的家人，解纜吧！老王！」

老王看了美美的小脚，瞇起了眼睛，他無法看到美美的臉，因爲她戴了一頂船上苦力戴的帽子，遮住了她大半的臉，史達倫很厭惡老王那樣的態度，「快解纜啊！」他不高興的對老王說，還給了他一拳。老王馬上很嚴肅的向那兩個解纜的人吼了一聲，船就開始漂出去，離開了這個碼頭。史達倫帶著美美和阿吉走下了艙房。

這間艙房十分的狹小，有四張牀舖，一個粗製的桌子，以及幾張的板櫈。裏面還有些麻繩及魚腥的氣味。老王站在艙房的門口，又盯著美美說道：

「要這兩個中國女人幹嗎？」

史達倫沒理會他，轉身對美美說：「美美，妳把艙門鎖好，只有我敲門妳才可以打開，懂了嗎？」

「知道了，主人！」

史達倫走了出去，招招手向老王說：「我們到倉庫去！」

於是老王帶著他走到了倉庫，有四十個箱子很整齊的堆成了兩列，中間則是一條寬寬的走道。

「這箱子裏面裝的是什麼？」史達倫問道。

「你問這幹嘛？」老王似乎不知道內情，「金瓜先生和你問的一模一樣。」

「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

「哇！大家都知道了喲！」老王說。

史達倫喃喃的抱怨了幾聲，「好好的守著這裏，不許別人進來。」他撬開了一個箱子，瞪視著裏面的金條，他感覺到老王也正在注意的躲著看。

「那兩個中國佬到底是幹什麼的？」老王問。

「他們是我的家人，夠了吧！不要再問了。」史達倫又檢查了一下箱子。

老王卻又問道：「她們是不是廣東人？」

「對的！廣東人！」

史達倫走到甲板，注視艙面一切的動靜，有兩枚四磅重的炸彈已經安置妥當，他命令老王集合船上所有的人，總共有八個船員，並要他們將繩索整理出來以備應用。

「你！」他對老王說，「把身上所有的刀子、槍彈，都趕快扔在甲板上。」

「呃！嗯！不行！」老王防禦的說，「這一路有很多的海盜，很多——。」

史達倫一拳就打中了他的喉嚨，又很用力的把他推到了船邊。

那一群八個人很生氣的在周圍竊竊私語，並準備撲擊史達倫，但是，見了史達倫舉起了繩索卻使他們生畏而却步了。

「所有的刀子，武器都拿出來！」史達倫又重複了一遍，聲音非常的堅決。

老王很虛弱的爬起身來，又低聲的講了一些廣東話，把身上的刀子、槍械都丟在甲板上，其他的人也照著做了。史達倫叫老王把所有的刀子收集起來，裝到甲板上的一個袋子裏面。然後叫那些人轉身，開始搜查他們，在第三個人身上，搜出了一把小手槍，第四個人身上又發現幾把小刀，當然，他們都被狠狠的揍了一頓，史達倫看到老王偷偷的塞出了一把小小的斧頭，他大概被嚇到了。

搜身完畢，他命令他們乖乖的待在甲板上，然後他自己帶著所有的武器，再小心的搜查船上其餘的部分。他發現一個舊倉庫，裏面有四枝老式步槍，還有六枝長劍及一些弓箭、鐵棍……等等，都把它們裝了起來，帶到主艙房。

「嘿！美美，妳有沒有聽到舷側上的聲音？」他向美美低聲的說。

「是的！」她輕柔的說，「你說我們可以很保險的在面前說英語，現在需要嗎？」

「我忘了，習性難改，現在，我的小姑娘，一切都沒事了。」

「爲什麼要打老王呢？他不是金瓜的手下嗎？」

「在這次航程中，這艘貨輪太吸引人了。」

「吸引力？」

「是的！」

「哦！我了解了！」美美坐在舖位上，因一些腐爛的魚腥味而覺得很不舒服。「再待在這裏，我會嘔吐出來，我能不能到甲板上去！」

「等一下，等我們完全離開廣州以後，你在這裏十分安全，比在甲板上好。」

「還要多久我們才能和『中國之雲號』會合？」

「如果沃夫健沒出什麼差錯的話，大概天一亮就可與他們會合了。」

「他有可能出差錯嗎？」

「不一定，因爲這艘貨輪太吸引人了，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史達倫拿起一枝步槍，「妳會用這玩意兒嗎？」

「我，是一個成熟美麗的女人，不是一個殺手，我爲什麼要會這玩意兒？」

於是他示範給她看，「如果有人想進這間艙房，妳就殺了他！」他又拿起一枝步槍，回到甲板上去。

現在，泊船已到中游了，在月光照射下，以每小時四海浬的速度笨重的前進著，但還未出廣州，只是在廣州郊區，兩邊的水上人家使得河道更見狹小，然後他們碰到了些逆流而上的小船及舢板，再往前河道已漸寬廣，還可看到前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船隻。

天空告訴了史達倫，天氣是適宜的，祇是空氣十分乾燥，他知道風向可能會使船的速度減慢，但他並不擔心，因爲這段航程他經過好幾次了，每一個淺灘或者支流，他都非常清楚，甚至連一些檢查站，他都十分熟悉。

在廣州近郊的水道非常分歧，其中更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沙洲，因此，可有很多種的走法。

史達倫很高興他們已航向馬爾伯塔的途中，他很輕鬆的操縱著這隻船。老王站在舵手的旁邊，那船員則分散在甲板上，他們臉上都沒什麼表情，十分陰沈，像是在打什麼壞主意似的，船員的那名守望者，正聚精會神的站在他的崗位上。

在前面，大約半哩的地方，有一個小島，在它的周圍有個叉口，叉口的附近是一些分岐的沙洲。史達倫沒說什麼，只是靜靜的注視著。他聽到老王在和舵手講話，這時，船已接近那個叉口了，只見那舵手很冷靜的掌著舵柄，很輕鬆的一下子就避過那些淺灘了，史達倫不禁暗自的爲那舵手和老王叫聲好。至少，老王對這水道是十分熟悉的。現在，就要看老王選擇那一條路線了，史達倫十分猶疑，因爲不論是南方的或是北方的，但比較起來，向北的就要比南方的那條近便多了。泊船保持了航線，然後轉向了北方，史達倫當機立斷馬上向舵手搖了搖手，指向了南方的那條水道，只是怕萬一老王在北方那條水道上預備了埋伏，那就完蛋了。

舵手看看老王，似乎想確知一下他的意圖。史達倫馬上走到舵手身旁，輕輕的給了他一拳，算是點小教訓，讓他明白誰是這船的主人，這時，因爲沒人把舵，船身打轉起來，搖盪了片刻，立刻就被挨打的舵手穩住了，並轉向一條新的航線。

「爲什麼要走這條路？爲什麼要打人？這樣實在不好，非常不好！」說罷，老王就走到船邊去了。

風很輕爽的吹著，泊船也朝著南方慢慢的加快速度了。這時史達倫又叫舵手轉向另一個

方向，船速又減慢下來，海浪也更猛烈的打在甲板上，船身一陣傾斜，又轉了一個新方向。

他下命令，要水手們各就位置，盡量使船身平穩下來，這樣過了半個鐘頭，突然，史達倫的眼角瞥到一條大的泊船突然逼近，又很快的超越了他們，他看到伯克正站在船中間，史達倫馬上蹲下來，推開了身旁的人，老王和舵手很吃驚的看著他，然後開始很興奮的竊竊私語，那其他的人也打量著史達倫。

他馬上向右轉舵，可是已來不及了。他聽到伯克的聲音：「向右轉舵，正右！」然後他感覺有陣風掠過去，伯克的船已經緊緊的偎在一邊，一根抓鈎很快的飛過來，鈎住了船舷，於是他舉起了步槍。

「啊！老天，怎麼會是你呀！達克！」伯克大聲叫道，裝著十分吃驚的樣子，嘴角泛起了微笑。

「抓鈎鈎住我的船，這是海盜的行爲啊！伯克！」史達倫擲了一把飛刀到老王的面前，叫道：「砍掉那抓鈎，快點！」

「你說的沒錯，我很抱歉我用抓鈎了！」伯克說道，「我以爲你的泊船需要拖船呢！」

史達倫看到伯克的手下都帶著武器，好像隨時準備打鬪。高爾斯站在船尾的甲板上，身邊有枝小左輪槍，雖然那槍並沒有對準史達倫，但他知道，那槍隨時可向他開火。「下次如果你再敢用抓鈎鈎住我的船，把你當做海盜轟個腦袋開花。」

「我可以過去嗎？達克！」

「好吧！」

伯克走過繩索，跳上了史達倫的泊船，有三個手下跟在他的後面，但史達倫馬上端起槍來，大吼：「站住！不准動，沒有我的允許，任何一個人別想上我的船，我要他下地獄！」

那三個人立刻站在原地不敢動了。

「你講的非常有理，」伯克冷淡的說：「海上有海上的規矩，船長請你，你才可上來，你們三個就待在那邊好了！」

史達倫用力的把老王推身向前，「砍掉這抓鈎！」

這嚇壞了的中國人，一刻也不敢遲疑，馬上衝到前面去開始割斷繩索。高斯準備拿起槍來，史達倫馬上瞄準他。

「退回去，高斯！」伯克尖銳的喊道。

因爲不論怎麼說，史達倫總是站在有理的一方，海上有海上的規矩，這是不容你置疑的，用抓鈎本是海盜的行爲。而未經允許，帶著槍械上別人的船，更屬海盜的行徑。在海上，船長就是一切，尤其是對付海盜，沒有別的方法，只有——絞死一途。

老王割斷了最後一根繩子，兩隻船開始分開了。當伯克的船離開三十呎的時候，史達倫放下了他的槍，開始大聲的咆哮：「你沒有得到我的許可，擅自把船開到我的附近——五十呎以內，照理說，我應該把你當成海盜，絞死你的！」然後他靠在船邊上，「說吧！這是怎麼回事？泰勒！」

「我也可以問你同樣的問題，這是怎麼回事？」伯克很輕鬆的說。「我昨天無意中看到你在一個舢板上，」他的眼睛在燈光中閃爍了一下，「然後我又看見你穿著一身奇奇怪怪的衣服，像是苦力，我向老天發誓，我又看到你回到工廠裏去，眞奇怪！我心想，是不是老達克身體不舒服，頭痛啦！或是他需要幫手以期安全離開廣州，所以我也調回頭了，沒想到會看到你在這艘船上，還帶了兩個小娘子來。」

「這是我的事，你管不著！」

「是啊！」

史達倫此時心緒紛亂，他知道伯克泊船的速度要比他的快多了，而伯克手下又帶著武器，他一個人是無法制服他們的，他不禁暗自咒咀太有自信，沒有小心的適時提防四周的危機。

他衡量一下，要怎樣才能把伯克的優勢轉變爲有利於他的情勢，實在太難了！

「這條笨拙的老船，走得可眞慢啊！是有漏洞嗎？嗯！或許是倉庫太重的關係，你說是不是啊！史達倫！」

「你到底想要說什麼，泰勒！」

「謠言而已，小夥子，昨天早上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也就是當我們離開後，有關琦善的金塊，你難道沒聽說嗎？」

「昨天至少有一打以上的謠言，我怎麼會弄得清楚你到底說的是那一個。」

「是啊！大家都說有將近一百萬以上的金條，我本來是一點不信的，直到我看到你偷偷的跑回去，我才開始懷疑，其中到底有什麼祕密？尤其是，你打了兩千基尼的賭注，竟然毫不在乎的又溜下船去，這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嗎？還有，你鬼鬼祟祟的坐在這艘沈重的泊船上，深夜開航，走的路線，又不是往香港的方向，這一切的一切太令人起疑了！」伯克伸了一下腰，很有精神的摸了一下他的鬍子說：「老金瓜與這件事沒有關係吧？是嗎？」

「他已不在廣州了，是的！」

「老金瓜是最忠實於你的狗，對吧！」伯克瞟了他一眼，又繼續說：「他是你的人嗎？」

「不要說廢話，切題一點！」

「不急嘛！咱們時間還多得很呢！」他看了看他自己的那艘泊船的船首，「你看，她不是條很漂亮的船嗎？」

「是啊！和她比較起來，我們這艘眞是太遜色了，不過，我們的武力倒是頂夠的。」

「嗯！我看到了，船首、船尾都有砲彈，但是，卻缺少迴旋砲！」伯克講完後，有一陣讓人窒息的沈默，於是他又轉入另一個話題，「再過五天，你那張票據就到期了，是嗎？」

「是的！」

「到時你會兌現嗎？」

「屆時你就會知道了。」

「四或五百塊的金條恐怕有好幾噸重吧！」

「不太清楚，我想應該是吧！」

「我曾試問高斯，現在，如果老達克的手氣還是不太好的話，他會怎麼做？高斯說：『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把情勢扭轉過來。』，是的，我說，但是要怎麼改變呢：『借啊！』高斯說，是的，但我的小兄弟達克到那裏去借呢？我想到兩個人——金瓜和琦善，琦善現在已經完了，所以，一定是金瓜吧！」伯克想了一下，又說：「有兩個女人在船上吧！我很樂意請她們到我的船上來，順載她們一程，看是要去黃埔或是澳門，你說那兒都可以。」

「她們已經不需要你來幫忙了。」

「是啊！但是這艘老泊船隨時可能沈下去，我可不喜歡把這兩位漂亮的女人送掉性命。」

「我們不會沈的，泰勒！」

伯克又伸了一次懶腰，然後大聲的對他的船叫道：「放一個橡皮艇過來！」然後他很遺憾的和史達倫握握手說：「好吧！小夥子，我只是想讓那兩位小姐坐得較舒服點，既然你不領情就算了。這船眞是看來一點價值也沒有，眞的，一點價值也沒有。」

「這附近的水域將會有很多海盜，如果再有船靠近我的船的話，我會毫不客氣的請他們吃砲彈。」

「那倒是明智之舉，達克，如果在一個黑茫茫的夜裏，我突然看見一艘超越我的船，而

且還粗魯的對我發砲，年輕人，我想如果你是我的話，也會和我一樣，非把那船轟沈不可，對吧！」

「當然，不過，那也要看你挨了第一砲，是不是還浮得起來呢！」

「是啊！這是個殘酷的世界，我們也只好如此啦！不過，還是小心的使用你的砲彈吧！」這時小艇已划過來了。

「謝謝你的仁慈，達克，我不會讓『抓鈎』的事件再次發生了，咱們香港見吧！」

伯克說完後，就跳上了小艇，他站在艇上很嘲弄的向史達倫揮了揮手，就很快的消失了。

「那個獨眼的主人爲什麼祇想要女人？」老王很害怕的問道，這個可憐的傢伙顯然被伯克的泊船嚇到了。

「你又在想什麼了！記住，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去，別在這裏像個死人一樣！」史達倫很草率的說，「把帆全部張起來，全速前進，快！如看到別的船就開火！」

船上的燈火全熄了，每個人都緊張的注意四周的情況，船在風力的推動下全速前進。

× × ×

伯克回到了自己的船後，他注視著四周的黑暗，但是卻看不到史達倫的泊船了。

「你看得見那泊船嗎？」

「是的！父親。」

「我要下去休息了，如果你撞上別的泊船的話，那將是件非常糟糕的事，記住！」

「你是說那條裝了金塊的船嗎？」

「什麼金塊呀？高斯！」伯克問道，帶著一股嘲弄的驚訝，「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放低了聲音，又說：「如果需要幫手，你再來叫我好了，但千萬記住，不准開砲，即使是他先開砲打我們也是一樣，我們還有一大堆別的敵人，不能讓人家看笑話，說我們自己人打自己人，然後讓別人坐收漁翁之利，懂吧！」

「是，希望你睡得好！父親！」高斯說。

× × ×

史達倫的船在支流中漂了三個小時後，又轉回來，改變航道，繞過那些危險的沙洲，並且還要小心的提防著，和伯克的船保持一段距離，現在，他又回到主流上來了，主流航道很寬，如果有什麼行動的話，空間是絕對夠的，但是，史達倫覺得那對伯克要更有利些。

當他們在南方的分支航道時，伯克可以很輕易的占了上風，在他們背風航行時突擊了他們，史達倫沒有風力的幫助，將會很容易使船受到撞擊，不管是直接的或是從兩旁以鐵棍打擊它，都會使它像塊石頭般的沈入水底，因爲它在船頭及船尾各有一門砲，卻無法在船的中間部分保護自己。當然，如果史達倫有自己的部下，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他可以把所有的

武器分給他們，全面加入作戰，但是現在，他不敢信任那些中國人，他害怕，只要一不小心，在他開槍前，就可能被打倒了。因爲他知道，中國人的拳術是非常了得的，而且也非常的神祕，伯克說得也對！如果史達倫在黑暗中先對他開槍的話，那麼他就有權予以還擊，只要一發正中舷側，他們就會被轟得和天一般高了。

史達倫抬起頭看看天空，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來一場風暴或是急雨或是厚厚的烏雲，雖然，這是一種不顧死活的想法，但卻是目前唯一的希望，他一次一次的看著天空，但很失望的，一點暴風雨的跡象也沒有。

他凝視著船尾，看到那艘泊船已漸漸接近他們了，距離大概祇有一百碼，照它的速度來看，馬上就可趕上他們。

史達倫絞盡了腦汁，想要找出一條可行之道。他知道，如果他想要輕鬆的逃脫，那麼只有減輕這船的重量，但這麼一來，那些金條就泡湯了。再過半哩，就是黃埔島附近的一個水路叉口了，如果他選擇向北的一條航道，將會比較安全，因爲大部分的船隻都會走這條路，因此，較不會受到轟擊，但是，如此一來，距離「中國之雲號」的會晤地點又遠多了，於是，他不得已的選擇了向南的航道。

他可以看得出來，現在是根本無路可逃了，再過兩三個鐘頭，天就要亮了，那時，伯克就很難找到他，但是，目前這段時間內，要怎麼渡過呢？他必須要躲躲藏藏的，在黑暗中逃離伯克的船，然後再儘快的與「中國之雲號」會合，這眞是個大問題。

在黑暗中，他可以看見環繞在黃埔島旁邊，閃閃發亮的河道叉口，然後他突然注意到，阿吉正在艙門口，向他招手。船尾，伯克的船已消失在視線之外，但仍然感覺得出來，他就在史達倫附近不遠的地方，等到史達倫決定向南或向北，他就會立刻跟上來。

史達倫對舵手看了一下，然後手指向南邊很遠的一個小塔，又深怕舵手不太明白，就問他：「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我了解，主人！」

「那非常好！」史達倫說罷，急急忙忙的走向下面的艙室。

美美似乎病得很重的樣子，艙房裏的魚腥味，空氣的不流通，船的搖來盪去，使得她不住的反胃、暈船，但是，又一點辦法都沒有。不過不管她身體多麼的不舒服，她還是舉著那把舊式步槍。史達倫帶著她，開始要走向甲板，希望能讓她舒服些。

「不用了！」美美虛弱的說，「我喊你來是爲了阿吉的事。」

「她怎麼了？」

「我不放心船上的那些人，所以叫她偷偷的去聽那些人的談話。」美美又是一陣噁心，但她強忍住了，等到那陣反胃過去後，她又繼續說：「她聽到在談論金塊的事情，我想，他們大概全知道了吧！」

「是的，」史達倫說：「我敢保證，他們全都知道！」他拍了拍阿吉的肩膀。

「哦，是的！」阿吉說：「但，爲了什麼呢？嗯！」

「伯克仍然緊跟著我們不捨嗎？」美美問。

「是的！」

「也許雷公會打死他！」

「是啊！可能，阿吉，弄點東西給主人吃！燙點！懂嗎？湯。」

阿吉點點頭，「不要湯，茶較好些！」

「湯！」

「茶！」

「喔！算了，算了！」史達倫很煩躁的說，他知道每一次他要湯，結果一定是端茶來，他懶得多說，尤其是在這種節骨眼上，那有心情煩這個呢！

他帶著美美到甲板上，並找一個火藥桶叫她坐下，老王和那些人都沒有看她，但史達倫知道，在他們心裏，一定正敏銳的觀察她，她使得甲板上的氣氛更緊張了。然後他突然想起美美剛才對他說的，有關閃電的事情，終於，他有了計劃了，馬上，煩惱一掃而空，他開始開懷的大笑起來。

「什麼事情那麼好笑，嗯?!」美美說，她正大口大口的吸進海上的新鮮空氣，胃也漸漸開始舒服了。

「想到一個好辦法來打擊那個獨眼佬伯克了。」史達倫說。「嗨！老王，你過來我這邊。」史達倫又給了美美一把手槍，以防萬一，「如果有任何男人要接近你，就用槍打他，懂

嗎？」

「是的，主人！」

史達倫叫老王跟著向前走去，當他很輕鬆的走過甲板時，那些中國佬都閃到一邊去讓他通過，他在天氣預報器前停住，想確定一切是否能很清楚的看到伯克的泊船，然後他急忙走下艙房，老王緊緊的跟在他後面。那些水手住的艙房非常的大，寬敞得像隻小船似的，兩邊排列著睡舖，有一個磚製的火爐，上面有一個敞開的烤架，一堆木炭在下面燃燒著，但火已漸漸要熄滅了，一束乾草，洋菇和一些乾魚，新鮮魚，新鮮蔬菜及一袋米擺在旁邊，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陶製罐擺在那裏。

史達倫打開那些罐子，把臉湊過去。

「主人你想吃東西嗎？」

史達倫搖了搖頭，第一罐是醬油，下一罐是蜜糖浸的生薑，第三罐是酒泡的高麗參鬚，還有一些是做菜用的油，分別是椰油和玉米油，史達倫把這兩種油都倒在火裏試試，結果發覺玉米油要燃燒得長久些。

「老王，你拿這些到外面去。」他指了指玉米油。

「要幹什麼？」

史達倫沒有理會他，匆匆忙忙的回到甲板，這時泊船正快要接近那個交叉水道口了，史達倫指著南面。

「爲什麼要選這條較長的路線呢？」老王不解的問道，並把油罐放在地上。

史達倫看看老王，老王也回看了他一眼，這時舵手已把舵轉過去了，轉向了南邊的那條水道。伯克的船也跟在他們的後面，走向了南面，但是，這時他們中間，還隔了不少隻泊船，所以以目前的情勢來說，史達倫是安全了。

「嗨！你！」他向老王說：「你這個中國佬，你留在這邊，用同樣的方法使用這船上的大砲。」

「我也會用，主人！」美美說，她現在已感覺好多了。

史達倫走進主艙房，把所有武器都抱了出來，他在其中選了一枝步槍，兩枝弓箭，還有一條打架用的鐵鍊，然後把其餘的武器丟到船外。

「用這些就夠了嘛！要大砲幹嗎！」老王悶悶不樂的喃喃自語。

史達倫拿起那條鐵鍊，沒有目標的亂揮一陣，那鐵鍊是用一連串的鐵環串成的，把手的地方有一塊皮套子，以便利揮舞，末端則有一個帶刺的圓球，這是一個可以致人於死命的武器，但是，要在近身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

「海盜來啦！將會有很多人死亡。」史達倫很粗暴的說。

老王很激動的指著伯克的泊船說，「他不會停下來吧！」他又指向一個很近的海岸，「看哪！我們可以跑到岸上去，我們就安全啦！」

「嗯！」史達倫很輕蔑的背過身去，他坐在甲板上，手腕上掛著那鐵鍊的皮帶。那些嚇

壞了的水手，很驚訝的看著他，就好像他們剛才看到史達倫扯開他身上那件苦力穿的棉襖的袖子，然後把它撕成一條條的，再浸泡在那桶玉米油裏一樣，覺得實在不可思議。他拿起其中的一條來，很小心的把它綁在那個頭頭是用鐵包著的箭上，當他張起了弓，把箭放上去時，那些水手們都退到後面去了，他瞄準了一根桅桿，然後射出去，那枝箭越過了桅桿，射進了氣象預測室木製的門上，於是，他很困難的再把那隻箭拔了出來。

他又走回來，這回，他沒有用布條綁，而直接的將箭浸在油裏，然後小心的把火藥粉撒在上面，再用布條把它包起來。

「哈囉！」船首的瞭望者突然大叫，伯克的船快要迫近他們了，這眞不是個好預兆。

史達倫接掌了舵，自操縱了一段時間，經過一番努力，還是和伯克不相上下，史達倫找了一個水手來接替他，又去完成那其餘的四枝箭。老王再也耐不住了，就問道：「主人，這到底是要用來幹嗎的？」

「用來火攻！」

老王低聲的罵了幾句下流話，然後離開了，等他回來時，手上已多了一個燈籠。

史達倫用手勢來傳達他的命令，叫他把箭點上了火，然後把這兇猛燃燒的箭射到伯克船的主帆上面。

「好大的火啊！他們停住了，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吧！」

老王的嘴巴傻傻的張著，隨後，一陣爆笑，當他向那些人解釋這事時，他們都很高興又

信服的望著史達倫「你實在是…實在是太棒了，了不起的代辦啊！棒極了！」老王說。

「你眞是太不可思議了，了不起！」美美也誇讚著，加入那些大笑的人的行列。

「哈囉！」守望者又叫了。

伯克的泊船已克服了他們的困難，又追趕上來了。史達倫接過了舵，轉了一大圈，將船轉向正南方，伯克的船很冷酷的更接近了。史達倫知道，伯克正在等個適當的時機，準備向他致命的一擊，但現在史達倫已經胸有成竹。他告訴自己，箭已射中了伯克的帆，只要其他的帆是乾燥的，那麼很容易就會引起大火。如此的話，他們將會延誤一個鐘頭，我運氣夠好的話，我便能順利的逃脫他們了。「眞他媽的混蛋伯克！」他說。

河運較前廣濶了。史達倫轉動著舵柄，向上風方向盡可能的靠著南岸行駛，因爲這樣的話，當他再轉向時，風會落在船腹的後面，那麼他就可以在風前行駛了。河的南岸有許多淺灘和危險的地方，伯克的快速帆船在等著時機準備隨時撲來。但是史達倫希望現在就開始攻擊他。他在很久以前便學會了一條求生的最基本法則：讓你的敵人在你的範圍內和你打鬪，可千萬別在他那裏打。

「嘿！美美，到下面來。」

「看我的，別擔心！」

史達倫舉起第二枝步槍，遞給了阿吉。「到下面去，現在！」

兩個女人都下去了。

老王提著兩個燈籠，史達倫把它點亮。他準備好箭，還有兩個前槳手。「我們現在要作戰了。」

伯克的帆船在離上風兩百碼之處。漸漸地，河流上沒有其他船隻經過。那兩艘船孤零零的。突然，伯克的帆船駛了過來，而且向他開槍。史達倫的船員們四散開來，逃到船的那一邊。他們攀附在索具上，準備隨時跳海。只有老王和史達倫一起站在甲板上。

史達倫現在可以清楚地看見高斯了。他掌著那艘帆船的舵，他的船員們在工作著。他在甲板上找尋伯克，但是一時却找不到他，高斯懷疑著，他到底有多少殘暴。當兩艘帆船相距五十碼時，史達倫轉過舵，搖搖晃晃的搶在上風前，將船尾直向高斯撞過去。高斯很快的佔據了上風，保持在上風位置。史達倫知道，高斯實在太聰明了，以致沒有在他的下風處靠近史達倫的船擦過。他向老王比了一下，要他掌舵和控制方向。他預備好前槳和箭躲在船的邊緣下。他可以看到那艘帆船的桅，很快的向他壓下來。他用燈籠的火焰點燃了箭頭，那個泡過油的塡料馬上燃燒起來，他站起身子來瞄準，現在雙方只距離三十碼了，正正的射擊在大桅帆上，但是那一碰撞却使火焰熄滅了。

高斯大聲的向他的船員怒吼著，但是第二枝箭射向他時，他還是倒了下來，這一箭射入了大桅帆，使得一大堆火星像下雨般的落在甲板上。塡料內的火藥被引燃而爆出火焰。高斯不知不覺的旋轉著舵輪，那船脫離了，在急轉彎時猛烈的抖動著。

史達倫準備了第三枝箭，當帆船飛快的航過時，他射了一箭，然後看見他射向了那巨大

的主桅，火花開始捲燒著帆布。他高興的旋轉著舵，改變航線爲上風方向，且看見伯克在甲板責備高斯，把他推到一旁，搶去了舵，然後將船倒轉過來。伯克將那沈重的舵轉了一圈，急急的又向史達倫的中右舷方向撞了過來，截斷了他的後路。

史達倫也加入了伯克的挑戰。但他的帆船對他的方向毫無反應。他點起最後一枝箭，然後等待著，祈望那艘帆船會駛過來，伯克站在甲板上，大聲的吼著那些已經精疲力盡的要撲滅火勢的船員，一團著了火的繩索掉在伯克身旁，但他卻沒有注意到。

史達倫小心的瞄準，當帆船駛近到十五碼時，他射了出去。箭射在伯克身旁的甲板上，但是伯克的船仍然控制住了方向。史達倫的船開始打轉，已經太遲了。史達倫感覺到船猛烈的撞擊，聽到那桅的碎裂聲——當伯克的帆船向左舷傾覆時，史達倫的船也搖晃的旋轉著，幾乎傾覆，史達倫立脚不穩被拋到甲板上。

船不斷的抖動著，不斷的爆出火花。史達倫爬了起來，從伯克的船中傳出了刺耳而痛苦的呻吟，兩船的船員都已陷入癱瘓的情況了。在那些喊叫聲中，史達倫聽到伯克大吼著，他的帆船駛在前面，它的船尾著火了。

史達倫盡力的抓著舵，那帆船緩緩的轉動著，當一陣風吹滿了帆時，史達倫便向海邊航行，急切的希望能在沈船前使它擱淺。

他可以看見，伯克船上的兩張帆都著了火。他知道，伯克必須替換新的帆，突然間，史達倫看到甲板上有十級的木板彎曲了，一直延到舷門——延到碰撞的另一邊。他掙扎的爬到

甲板上，看著那邊撞裂後所形成的一道深的裂縫。那裂縫底在水面下大約一吋的地方，史達倫知道，由於剛才的撞擊已經使得那些箱子已失去了控制，這些箱子的重量使得船身傾斜。

他叫老王掌舵，保持固定的方向。

他撿起武器，向前爬著，當他爬到船艙時，看見了美美和阿吉在破損的船艙中，受了驚嚇却沒有受到傷害。

「上來！抓著下桁！」

艙房內的木箱都弄碎了，到處都是銀塊。有些木箱堆在舷門口，海水從裂縫中灌了進來，史達倫用帆布塞入船身破裂的一邊，用一些銀塊當做楔子。

「眞要命！」他喊叫著。「快點！」

船員們跳起來幫忙，幸虧裂縫被堵住了。美美和阿吉受了震驚但仍然握著槍，史達倫指揮其餘的人在裂口上緊緊地繫結。

伯克的船正漂流著，大桅帆及前桅大帆繩索猛烈地燃燒著，附近有幾艘平底船及舢板，但沒有過去搶救這艘燃燒著的船。

史達倫凝視著前方，六號岩石水道——一個鮮有人知道的航路，在下風處。他小心地試著舵柄，風壓迫著帆，船厲害地傾向一邊，使裂縫浸入了海水，警告聲從船員喊出，史達倫盡量使船身減少傾斜，航向右方，他想道，如果我通過六號岩石水道，伯克就絕不會發現我，但我絕不能改變方向，我必須留在風之前藉著風勢盡可能的直線航行。

水手們都站在一邊。

「唉！怎麼只有六個水手了，其餘的人呢？」

老王用手指著一邊，並且笑道：「他們在下面呢！」

此時，船帆已上了竿，史達倫叫水手用一些鐵板來修理船身的裂傷處，他心想總算安全了。

「好，就這樣修理吧！」他準備步入船艙前去察看。

當他第一步踏下船艙時，他怔著了，老王舉著手槍對準他，他又看到美美的雙手被另一位水手緊緊地抓住，史達倫猛然的躍起，一脚踢去老王手中的槍，那人抓住美美正想躲開，史達倫一棒鐵刀柄打個正著，那人尖叫一聲，怦然倒地，史達倫立即追趕老王，輕而易舉地宰殺了他。

甲板上一片沉靜。

美美凝視著那呆立一旁的手下，感到十分噁心，史達倫過去把那些手下踢下船，他發現阿吉暈倒在甲板上，血從她的鼻子滴流而下。

「我想她會好的。」他說。他猛然跌坐在美美身旁，「怎麼回事呀？」

「我沒有辦法看清楚，」她說，摘住淚，「有一會我拿著手槍，瞬時，他們摀住我的嘴，然後要向你開槍。你沒有死嗎？」

「我覺得我像是死了。」他說，他左邊臉龐被老王的流彈燒焦得很厲害，他的頭髮都被

灼得發黃，一半截的眉毛也不見了。

「他們是爲了什麼——老王和他們幹這檔子事？爲什麼呢？他是金瓜的親信呀！」她說。

「你也說過無論如何也要試著偷竊金條的。我不想責備他們，我眞是太笨了，竟然要走到下艙去。」

他走向阿吉，把她抱回主要的艙房。「你看她那裏受了傷？」

「沒有。」

史達倫解開她的外套，仔細檢查她的胸部和背部都沒有傷痕，她辮子髮根的地方有著血跡，她的臉看起來蒼白而斑駁，而她的呼吸哽住了。「她看起來情況很不好。」

「我們現在還須走多遠呢？」美美問道。

「二三個小時的航程。」他操著舵。「我看不清楚，或許還要多些吧！」

美美躺回原來地方。

「抱歉，代辦。我幾乎被我的愚蠢殺害了我們。」

「不，是金條。」

× × ×

美美拿著一個茶壺，兩個茶杯。

「我沏了茶，」她自傲地說。「我升了火，酒瓶卻破了，我們喝茶吧！」

「我不知道你會沏茶，還會升火。」他揶揄她說。

「當我老得沒有牙齒時，我便成了老處女。」她茫然地倒了一杯茶，疲倦地笑著。

「謝謝。」

阿吉逐漸恢復知覺了。她嘔吐著，而後又倒了下去。「我一點也不喜歡她的面貌。」史達倫說。

「她是一個好僕人呢！」

他喝口茶。「船上還有多少淡水？」

「地板是用水清洗的。」美美啜飲她的茶。「我想這會是很聰明的辦法，怎麼說『買』，買神站在我們這邊。」

「請求，啊，祈求。」

她點點頭。「啊！十分明智的，如果我祈求海神的話。」

「你怎麼作呢？」

「下面有許多金條，一條就夠了。」

「那將會很糟的，我們已做這種事，做了一千次了。沒有衆神啦，只有上帝。」

「眞的，但是拜託，拜託，代辦。」她的眼神祈求著他。「我們需要奇蹟的，我們要祈求許多的幫助，讓我立刻要求海神特殊的保祐。」

史達倫無法嘗試使她了解，只有一個上帝，而耶穌是上帝之子，基督教才是唯一眞的宗教。兩年前，他已經試著向她解釋。

「你希望我成爲基督教徒嗎？那麼，我就是基督徒。」她高興地說。

「美美，不是如此的，你必須心裏有一個神。」

「當然，我心裏有一個神，那只有一個上帝，那基督野蠻的上帝，新的上帝。」

「怎麼說成野蠻的上帝，它是——」

「你的上帝基督不是中國人，嘿！那麼他就是一個野蠻人。而你告訴我他並不是生在二千年前嗎？嗯！那是很新的。唉呀，我們的神是五千，一萬年前呢！」

史達倫太茫然了，他要毛斯用國語向她解釋，但美美仍然去中國的寺廟。

「爲什麼要去崇拜那十字架上的基督，而不是偶像呢？十字架本身不就是偶像嗎？」

「這不一樣的。」

「我不崇拜偶像。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崇拜偶像，我們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關於神的事，我要如何知道主耶穌，那野蠻人，會愛中國人呢？」

「請你不要說這些事好嗎？那是對上帝的褻瀆，毛斯在上幾個月已經對你講解了所有福音，神愛世人是毫無界限的。」

「那麼，爲什麼牧師穿著長裙，而沒有女人牧師穿著長裙呢？毛斯早就說了，有許多戰事，有許多殘殺，唉呀，那長裙的罪人，用火去燒所有人類。」她堅決地搖著頭，「我們最

好現在改變，代辦。讓我們成爲穿長裙的基督徒吧，那麼只要我們傾向他們，就不會被焚燒了，仁慈的基督徒不會焚燒人的，是嗎？」

「你不是僅爲了這個原因而改變的。天主教是錯的，他們已經——」

「我告訴你，代辦。我們必須成爲長裙的基督徒。我也這樣認爲，我仔細地關照新耶穌上帝，同時盡力觀察，在這同時，我也仔細觀察我們的中國衆神。」她堅定地搖搖頭，很神奇地笑了。「凡是強大的神必會照顧我們的。」

「你不能這樣做，只有一個上帝，一個！」

「拿出證明來。」她說。

「我沒有。」

「我認爲你的天堂是奇怪的地獄，代辦，每一個人像鳥般飛，每一個人都有鬚髯，你在天堂談愛嗎？」

「不。」

「如我們不能，我不要進你的天堂，我們必須在進入天堂之前，弄清楚什麼是眞上帝，有了妻子家室不是破了十戒嗎？爲什麼又自稱是基督徒呢？」

「美美，人，生下便是罪人，耶穌基督只要我們懺悔，便饒恕原諒我們。」

「我才不呢，」她堅決地說，「爲什麼一生來便成了罪人，又爲何上帝是由凡人生的，而凡人又成了上帝之母？那種種都是我所不明白的。」

他們沒頭沒尾地爭論著。

「求你，」美美說。「依著我去作也是無傷大雅的，我已向上帝禱告。別忘了我是中國人，現在又在一條中國的河上。」

「那實在沒有任何益處的。」

「我知道，我完全知道。我只是二年的基督徒，所以你的上帝對我須有耐心。他會原諒我的。」

她洗了手臉，又束起了頭髮，把一塊銀磚壓在紙上，紙上有著字。

「你會寫字哦？」

「是的，我喜歡寫字。我寫了祈禱給海神。」

「你寫些什麼？」

「喔！高度智慧及有權力的海神，請賜給我們一百兩銀子巨大禮物的還禮，請帶我們安全地到一艘野蠻人的船，叫作中國之雲號，從這裏到達香港。」

「終歸究竟，美美，它是我的銀子呢，我也不喜歡被叫成一個野蠻人。」

「它祇是一個禮貌上的祈禱文，但它是眞實的，它是一個中國的海神。對中國人而言，你就是野蠻人。在祈禱文中說出眞的才是重要的。」她謹愼地走到船傾向的一邊，然後閉上她的眼睛吟誦她已寫好的禱文，她靈巧地取起銀磚，把紙飄落水中，但很快地將銀磚塞入她夾克的褶層處。

她很高興地攀爬回來，銀子已安全地在她手中。「好啦！現在我們可以休息了。」

「那是一個欺騙，絕對的，」史達倫說，「你並沒有將銀子丟下去。」

「噓！不要這麼大聲，你破壞了每件事！」然後她悄悄地道，「當然沒有，你認爲我是個傻瓜嗎？」

「我認爲你想丟下去的。」

「我只是心裏那麼想像罷了，」她悄悄地說，「你認爲我會眞的把所有的銀子丟進河裏，你會嗎？我的天呀，我瘋了嗎？」

「那爲何要經過掩飾？」

「噓——」美美急切地道，「不要這麼大聲！海神會聽到你的。我對上帝發誓，代辦，我一點也不了解你。衆神爲何要眞的銀子，嘿？他們用眞的銀子來做什麼？要買衣服和食物嗎？神就是神，而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向上帝發誓，野蠻人就是奇怪的人。」

她走下船艙，用蘇州方言對她自己喃喃低語著，她把銀磚放回原來的地方。

史達倫聽到她回來的聲音。

「你在說些什麼？」史達倫追問著。

「我是不是如此瘋狂？我是不是一個野蠻人？」

「好了，但我仍不了解，你爲何認爲海神會回答你的禱文，當他明顯地被你欺騙。」

「你不要說這麼大聲好嗎？」她說，「他已得到祈求，現在他將保護我們。神不會要眞

的銀子，這是一種意象，那就是他所要得到的。」

「另外一件事，」史達倫嚴厲地說著。「我們爲何要悄悄地說，嗯！它是中國的海神，他怎麼會了解英文，嗯？」

美美皺起眉頭，用心地想著，然後她聳聳肩，「一個神就是一個神，或許神說的是未開化人的語言。你想要喝點茶嗎？」

「你是一個十足的女人，美美。」史達倫道。

「我也喜歡你。」她舒服地挨靠著他，「有多少個男人會像你一般，在你的國家裏？」

「大約有二千萬，男人、女人和小孩。」

「他們說，中國有好幾億人呢！」

「那就是說，在地球上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是中國人。」

「我爲我的同胞躭心，假如所有的野蠻人都像你一般。你殺人那麼多，那麼輕易。」

「我殺了他，是因爲他們試著要殺我。且我們不是野蠻人。」

「我很高興看見你在殺人，」她怪異地說，她的眼睛發亮著，「我很高興你沒有死。」

「有一天我也會死亡。」

「當然，但我很高興，看見你在殺人。我們的孩子鄧肯將因你而驕傲。」

「那時，他已長大了，而殺戮也已是不需要的了。」

「那時，他的孩子的孩子也長大成人了，可是還是會有殺人的事。人是殺人的野獸。我

們中國人知道，但野蠻人比我們中國人更壞，更壞。」

「你認爲那是因爲你是中國人，你們有許多比我們更多的未開化的風俗習慣，美美。」

然後她簡單地說，「從我們這裏來學習，從中國悠久的文化中來學習，達克•史達倫。」

「不，從我們那裏來學習，從英國的守法、公正中來學習，美美，這裏也可能變成一個守法的地方——所有的人在法律之前皆平等，而法律是公正的、誠實的。沒有法官收賄。」

「那是如此重要嗎？假如你快餓死了！」

他想了好一段長時間。

船沈重地往下游航行，也有其他的船隻通過，有往上游的及下游的，船員們好奇地注視著他們的船。

「我這麼認爲，」他最後回答了，「是的，我認爲那是非常重要的。喔，是的，我想問你一些事。你說你去看金瓜的至高無上女性。你在那裏碰到她？」

「我在她的房子裏是奴隸，」美美冷靜地說，「恰好在金瓜把我賣給你之前。你買了我，不是嗎？」

「我祇是根據你們的風俗習慣，好。但你不是一個奴隸。你可以離開或留下，自由地。我第一天便告訴過你了。」

「我並不相信你。但我現在相信你了，代辦。」她看著海岸及船隻的通過。「我以前從

沒看過殺人。我不喜歡殺人。那是因爲我是個女人嗎？」

「是的。不。我不知道。」

「你喜歡殺人嗎？」

「不。」

「那是很可惜的，你的箭沒射中伯克。」

「我並未瞄準他。我並不試著去殺他，只是使他歪向一旁。」

她震驚著，「我對天發誓，代辦，你特殊的古怪是少見的。」

「我對天發誓，美美，」他說，他的眼睛瞇著一個微笑，「你也是特殊的、古怪少見的。」

她躺在他身旁，注視著他，珍愛著他，然後她睡著了。

當她醒過來，太陽已升起。依傍在河邊的土地是低而陷入有霧籠罩的地平線，一塊資源豐富的土地，鑄成有無數的稻田，綠油油的且帶著冬天的稻子波動著。陰雲密布的山丘在遙遠的地方。

正在前面，那是中國之雲號。

第九章

四天後，「中國之雲號」祕密地下錨於「深水灣」——香港島的南方。那是一個烏雲遮天的寒冷早晨，大海呈現一片灰色。

史達倫站在主艙的菱形窗旁，注視著香港，海灣的不毛荒山聳立於海上，有一片小小的沙灘沿伸在海灣的末端。浪花親蜜地舐著船殼。這時，門鈴響了。

「卡特他們回來了，」船長歐爾羅富進門說。他是一位寬肩駝背，僅僅五呎高，但有一雙強壯的手臂和一個大腦袋，一把決鬥用的小刀用皮帶綁在手腕上。自從銀錠裝上船後，他就日以繼夜地戴著那把小刀。「大鬍子歐丁說，我們的倉載要比鼠疫還危險！」

「又有麻煩了嗎？」

「麻煩！看在聖母的份上，決不要在我的船上……。」那短小、畸形的傢伙咯咯地惡意嘲笑說：「最起碼別在我醒著的時候，哼！那綠眼睛的傢伙！」

史達倫在許多年前發現歐爾羅富徘徊在格拉斯哥的碼頭上，他是挪威人，他的船在蘇格蘭東北方歐克尼群島遇了海難，一時無法找到一條新船。船員固是不分國籍的，但沒有一位

船主肯信任雇用一位像他這樣的怪人，他不善逢迎，從不肯稱呼一聲「閣下」或「先生」，而且他僅僅願意擔任船長。

「我是世上最優秀的。」歐爾羅富聲稱，他那有斑點鈎鼻子的臉部激動的抽搐著。「我不做普通的水手——決不再從頭做起！試用我，我將證明給你看。」

史達倫測驗歐爾羅富對海洋及風的知識，並試探了他的體力和勇氣，發現他並無缺失。歐爾羅富能說英文、法文、俄文、芬蘭和挪威文，他的心胸開朗，他的記憶力尤其驚人。雖說他看起來像個頑皮的醜八怪，如果必要的話，他能像鯊魚般毫不留情地襲擊敵人，而且完全值得信賴。史達倫原給他一艘小船，以後又換了艘大一點的，然後是一條快速帆船。去年史達倫要他作「中國之雲號」的船長，他知道歐爾羅富正是他所需要的。

史達倫又加了些茶說：「等羅勃和科倫上船，立刻將船開往香港泊岸。」

「愈快愈好，呃！」

「沃夫健跑到那兒去了？」

「在他的艙房，你想找他？」

「不，我祇想確定我們的人都到齊了沒有？」

歐爾羅富臨走，興奮地換下那身潮濕的衣服，「我們愈早愈好，快卸下這批使人苦惱的貨載，我從沒這麼難受過。」

史達倫沒有吭聲，他的頭腦一直警覺著。快到家了，他這樣告訴自己。再過幾小時就可

安全抵岸，感謝天，旁邊有英國皇家海軍的巡洋艦伴著。

主艙本來非常的寬敞、豪華，但現在卻塞滿了步槍、刀、匕首、劍、彎刀等等。他在銀錠搬運上船前，就解除了船員的武裝，現在僅有他和歐爾羅富船長攜帶了武器。史達倫始終感覺到整條船有一股暴力的緊張氣氛在逐漸蔓延著，每個人都受到銀錠的影響。呃，他想，決不能讓任何人去接觸它，即使是科倫，甚至連歐爾羅富也不例外。

在離開「白塔」的航程中，阿吉得了昏睡病死了。史達倫原想將她海葬的，但美美要求他別如此做。

「阿吉是個忠實的僕人，」她說。「如果不將她的屍體交給她的父母，依照中國禮俗來埋葬，會遭天譴的，哦，眞的，非常的不好，代辦。」

因此史達倫改變了航程，回到澳門。在那兒，經毛斯的幫忙，他給阿吉買了一副好棺材，並把她交給其父母，又給了他們十兩銀子作爲她的喪葬費用。她的父母是長期生活在水上的蜑民。他們非常感激，便將阿吉的妹妹阿珊頂替阿吉的位子。阿珊，十五歲，是一個樂觀、圓臉的女孩兒，她能說洋涇浜英語，蜑民有著很不尋常的服從性。美美就接納了她。阿珊的父母希望得到三百兩銀子的身價，經過折衝還價，最後終於以一百十六兩銀子成交。依照當時中國的法律，他擁有了這個女孩，可是，史達倫當著阿珊的面將賣身契撕了，並且告訴她，她祇是個僕人而非奴隸。

當「中國之雲號」在澳門起碇前，史達倫就限制他的船員上船，除了毛斯，他是怕運載

銀錠的消息走漏，他非常信賴他的船員，但當船上有如此多的財富誘惑著人，就不得不謹愼了。他不許舢舨停泊在「中國之雲號」一百碼之內。

他派大副古得海，搭海防巡邏艇至香港，將羅勃和科倫接至深水灣的祕密集結地，他嚴禁古得海提到銀錠的事，他一再顧慮「中國之雲號」的安全。他還眞花了些時間去思考有關「金瓜」和「高貴之屋」……的事，他知道現在該是定下公司未來雛型的時候，不論是要或不要羅勃、科倫參與其事。

他將美美留在澳門的住宅，那幢住宅是史達倫置產送給她的。他的三歲孩子鄧肯與嬰兒凱特，都寄養在陳生家中。陳生像隻老母雞似的細心照顧他們。過了一些日子，陳生得到了史達倫的允許又將孩子託付給凱珊照管。

凱珊是個三十六歲的婦人，她穿了一身金黃和艷紅相間的旗袍，在她的漆黑的秀髮上插著銀簪與翠玉，她的眼睛仍如年輕時一般的深邃。

她從臉頰滾落了幾滴淚珠，用廣東話輕聲地訴說著，美美替她翻譯。「姐姐對您太太的過世，感到非常悲傷。姐姐說，任何時候您要把孩子寄養在她這兒，她將視同己出，並且她很感激您對她及她兒子的照顧。」

「告訴她，她非常漂亮，並謝謝她。」

美美照著通譯了，凱珊很高興的向史達倫磕了頭，然後離去。

陳生將史達倫拉至一邊。「看來你已經得到了神佑了，代辦。」他的大臉上掛滿了笑容

。

「是嗎！」

陳生抱著他巨大的腹部放聲大笑。「嘿呀！代辦！你想要處女？我幫你介紹，便宜，便宜。」

「唉呀，處女！麻煩已夠多了！」

史達倫和美美帶了他們的孩子回到自己家中。美美輸給史達倫的錢遠超過房子的價值。她取出了一張房契與一付撲克牌。「我們來賭一下，代辦，加倍或不欠。」

史達倫抽出了一張J，她發出驚叫聲。「喔！喔！喔！我生來就是妓女的命！」

美美極端緊張的抽出了一張牌，顫抖著手，半瞇著眼，卻是一張Q，她高興地尖叫著，並將自己投入他的懷抱中。

他和美美商量著，他將盡快的由香港趕回來，或者由「中國之雲號」去迎接她。

× × ×

艙門開了。

「嗨！父親！」科倫喊道。

「哈囉！達克！」羅勃也接著向史達倫招呼。

「歡迎再度上船，航行還愉快吧？」

「非常好！」羅勃猛然地坐在椅上，眼眶有點發黑。

「你看起來很疲倦，羅勃。」

「是的，我已盡了一切辦法，一切可行的辦法。」他脫下了厚重、臭氣薰天的外套。「沒人肯貸款給我們。此次我們眞的失敗了。達克，你有沒有帶回些好消息？」他在上衣摸了一陣，然後取出一封信。「這是昨天的郵包送來給你的——爸的來信。」

史達倫乍有的一點相見之樂，一下子都消失了。他想，一定是有關溫妮芙瑞德，他接過了信，就認出是父親細長的筆跡。「家裡來的什麼消息？」他說著，試著去平穩自己的情緒。

「這是所有的，達克，別的沒有了，抱歉！你怎麼了？你的臉怎麼了？被火燒到了嗎？抱歉我一直沒幫上你的忙。」

史達倫將信擱在桌上。「你買到了地沒有？」

「沒有，標售延期了。」羅勃試著不去看那封信。

「就在明天，爸，沒有時間去勘查那塊土地，所以祇有延期。我幫你打開這封信吧？」

「謝了，不必。你有沒有見到伯克？」

「白色女巫號兩天前由黃埔回來，」羅勃說。「我沒見到他。我們眞的又要發生戰爭嗎？」

「嗯！」史達倫說。「艦隊是否仍在香港？」

「是的，愛力克生在海面逡巡，巡邏船去警戒東、西兩方的入海口。他們會攻打香港嗎？」

「不知道，弟弟！」

羅勃注視著水面的船影，又看到達克的模樣有點怪怪的，他暗忖著。然後注意到船艙中塞滿了東西。「這兒爲什麼有那麼多武器，達克？什麼地方不對勁？」

「科倫，龍史達夫在那兒？」史達倫避開回答，反問道。

「我不清楚，」科倫說。「我祇見過他一次，就是得到他有關延期允諾的時候。」

「我也沒見到他，達克。自從上次登了我們的新聞，我很難見到許多人，特別是龍史達夫。」

「喔！怎麼回事呢？」

「我在第二天見到他。他說：『向我發誓，那新聞是眞的嗎？』我說『是』，他捏了一撮鼻煙說：『可惜，嗯，我現在非常忙，日安，羅勃。』然後便結束了。」

「你想要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達克，我想可能是同情，或一些援助。」

「龍史達夫沒有解雇你，這是他討人喜歡的地方。」

「他希望我回去，僅因沒有人能在這時候替他做事。」科倫說。他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臉色漸漸由病態地蒼白恢復紅潤。「我想，他對我們的破產感到很高興。最起碼，」科倫迅

速地加上這句，「我原無足輕重，我的意思是『高貴之屋』也破產了。」

「但願不是我們，而是別家公司，科倫。」

「是的，我知道，爸。我的意思是……嗯，我想你和龍史達夫的關係很特殊，他對你的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爲你有錢。但除了財富，你卻沒有教養，沒有教養，便不可能和人平起平坐，這種沒有立足點的平等，又使你不可能擁有知識。不能，我想這是非常可悲的。」

「你在那裏學到『五體投地』的字？」

「等你到了香港就知道了。」

「那是什麼意思？小子！」

「我們將在幾小時內到達那兒，你可以親自去觀察。」科倫的聲音變尖銳了，「請拆開那封信，父親。」

「不，這消息不能走漏，在你離開時，溫妮芙瑞德就已破產了。難道你想期待一個奇蹟？」

「是的，我期待！我祈禱著！」

「那麼，跟著我下艙來。」史達倫說。

× ×

一大堆銀錠在搖擺的吊燈下，閃爍著陰森的光亮，空氣裡有一股生鴉片所蔓生出的病態香味，蟑螂成群地在地上爬行。

「這……太驚奇了。」羅勃低訴著，觸摸著那些銀錠。

「我從沒有看過這麼多的銀子。」科倫目瞪口呆地說。

「都在這兒，應該足夠了吧！」史達倫說。

羅勃拿起了一塊銀錠，以確定這是不是幻覺？他的手顫抖著。「眞不可思議！」

史達倫告訴他們，如何得到這些銀錠的事。他提到了所有「金瓜」所說的，但不說有關許可證，四個剖成一半的銀幣，以及有關五十萬魯布將用在購買香港的土地上，五十萬魯布將祕密收藏起來，十萬魯布將送給高登•陳等等的事。他祇詳述了和伯克的海戰，但卻未提到美美。

「這些血腥的海盜！」科倫咆哮著。「龍史達夫知道了這件事，一定會將伯克和高斯吊起來。」

「爲什麼？」史達倫問道。「伯克做的並不過份，他僅是碰巧和我衝突而已。」

「但是這句話不確實……」

「我不能也不願意再提這件事了。這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喜歡這樣，」科倫說道：「這不是對一個蓄意劫掠的事件所應持有的態度。」

「以後再說吧！」

「上天保佑，我們得救了。」羅勃低聲說道。「現在，全球貨幣草案就要通過了，我們即將成爲在東方財勢最雄厚的公司。祝福你，達克！你眞是神通廣大。」現在可以不必爲未來的前途擔憂了。他的內心充滿了幻想：「有了這筆錢，足可使我過得如同帝王一般的富裕，我可以立刻回到家鄉。也許達克會改變主意仍留在這裏，永不回家鄉去，忘掉國會，忘掉煩惱，現在我可以買下一個古堡，然後就像郡主一般過得快快樂樂的。孩子們也可以結婚生子，幸福的過一輩子。羅第也可以完成他的大學學業，然後進入銀行界，永遠不必爲東方煩惱。」他讚美道：「神與你同在，達克。」

科倫也是一樣，處於極度的驚喜與歡樂之中，但是他的腦子却更加靈敏了：這不祇是財富，而且是力量——去購買武器與操縱國會的力量，我們也可以用強硬的手段對付那些贊成民權運動的分子。作爲一個代辦——我可以利用這些財富達到我的目的。啊！我眞感激你，上帝！你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我們。」他誠摯地祈禱著。

現在科倫對他父親的看法已經完全改觀了，在過去幾週的時間，他非常重視他父親所說過的財富、權勢以及如何有效的運用的話。由於與葛雷興的交往，以及身處龍史達夫權勢的威脅下，他感覺到別人對「高貴之屋」的嫉視，也使得他了解一個人若是沒有實權與背景，那就等於一點自衛能力都沒有。

史達倫可以清楚的感覺到羅勃與科倫的貪婪，唉！他告訴自己：「這都是這些銀子所造成的。看看你自己，爲了這筆銀子你的雙手已經沾滿了血腥，現在又爲了它，看看你叫你的

骨肉手足作了什麼？」

「有件事我要跟你們說明白。」史達倫說道：「這筆銀子是以我私人名義向『金瓜』借來的，我必須向『金瓜』負責，而不是『高貴之屋』。」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羅勃說道。

「你倒底在說什麼啊？」科倫也困惑地問道。

史達倫拿出一本聖經嚴肅的說道：「首先你們必須對聖經發誓，我所說的絕不能讓第四人知道。」

「眞有這個必要嗎？」羅勃說道：「當然我是絕不會告訴別人的。」

「你倒底願不願意發誓？」

「當然！」

史達倫將聖經放在銀錠上面說道：「這些銀子是用來拯救『高貴之屋』的，但是有五個條件，就是當你們有一天成爲代辦的時候，第一、必須爲公司取得香港的全力支持與對清朝的貿易。第二、必須將總公司設在香港，並保證永不改變。第三、接替我的責任以及我對『金瓜』或他的繼承人所做的承諾。第四、保證你們所選的繼承人仍然遵從這些條件的限制，最後……」史達倫指著聖經：「現在同意僅有基督徒與我們家族的男子才能繼承爲代辦，向聖經發誓，你們必須同意這些條件。」

沈默了一陣後，羅勃知道了他的兄長的打算，說道：「我們可以知道『金瓜』所要求的

全部條件嗎？」

「等你們發誓後，我就會告訴你們。至於信不信那就隨便你們了。」

「這不公平！你這樣做實在不夠光明正大。」

「這些銀子的得到也不夠光明正大的，羅勃！我必須確定你們是否值得信任，這不是小孩子的遊戲，而且現在我也沒將你們當做一家人看待。」史達倫的眼睛在搖幌微弱的燈光下發出一股明亮的綠光。「不管有沒有你們的幫忙，我都要將『高貴之屋』帶入中國的時代。」

氣氛頓時凝重了起來，羅勃感覺到脖子與肩膀有些不自在，科倫則驚愕的望著他的父親。

羅勃問道：「你所謂的『爲公司取得香港的全力支持』倒底是什麼意思？」

「支持它，保護它，使它成爲通商的永久基地，通商的意思就是開放清朝門戶，將大清帝國引進這個世界大家庭中。」

「不可能的！」羅勃重覆的說道：「這是不可能的。」

「但這正是『高貴之屋』所要嘗試的。」

「你的意思是說幫助清朝成爲一個世界強國？」科倫問道。

「不錯！」

「這是相當危險的！」羅勃咬著牙說道：「你簡直瘋了，地球上的麻煩已經夠多了，你

還要幫助那些非基督教徒去發揮人性，你知道他們會把我們吞掉的。」

「現在地球上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中國人，羅勃，現在正是幫助他們的最好機會，用我們的方法——英國的方法、法律、秩序、正義與基督精神。有一天他們都會站起來的，到那時誰也阻擋不住他們，所以我說一定要用我們的方法去引導他們。」

「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永遠不會改變的，你這樣做只是白費力氣。」

「承認這些條件，在五個月內你就是代辦了，科倫將及時的接替你——假如他有能力的話。」

「我的老天啊！」羅勃終於忍不住了：「這就是你這些年來所奮鬥的目標嗎？」

「是的！」

「我知道你愛做白日夢，達克，但這實在太過份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荒誕呢還是偉大呢？實在令人費解。」

「也許，」史達倫堅定的說道：「承認這些條件便能夠使你生存下去，羅勃，同時你的家庭與未來也有了保障。五個月後你就是代辦了，而且至少可以作一年。」

「我以前就告訴過你，這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羅勃面孔扭曲著憤怒地說道：「我沒有這個能力與機智去對付龍史達夫或是使『高貴之屋』在戰爭中得到利益，甚至去與那些中國人交往。」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所擔的風險，但是香港却是在我們的手上。戰爭將和上次一樣很

快地就會結束。」史達倫向銀子揮了揮手，又道：「若是將這些銀子揮霍一空，而不事生產，那麼這些銀子就與石頭沒有兩樣，所以從現在起，這些銀子就是作貿易的本錢，而你則是個能幹的貿易商。」

「但那不僅僅是貿易，必須有航行的船隻，必須抵抗海盜的騷擾，又要面對伯克……」

「我在五個月內會替你解決最困難的部份　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是嗎？」

「是的，我們這些銀子總價約在三百萬以上，當我離開時我要帶走三分之一以及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你也是一樣。」他瞄了科倫一眼。「在你任期結束時，我們將擁有將近一億的銀子，因爲我將透過國會保護你及『高貴之屋』，並使她得到的利潤遠超過你所想像的，我們將不再依賴查爾斯・克羅斯爵士，唐納德・麥克唐納德，麥克斐，史密斯，羅斯或其他那些由我們支持而聽命於我們的人——我要自己做。並且我會經常到香港來，所以你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我只希望有足夠的財富能使我做個甜蜜的美夢，以及早上醒來沒有煩心的事。」羅勃說道，「在蘇格蘭而不是在這裏，我不希望死在這兒，我要搭下班船回去。」

「一年又五個月的時間，並不是一個過份的要求啊！」

「以你的語氣，那不是一個要求，而是命令，達克。」

「我並沒有強迫你，一個月前，羅勃，你準備帶著五萬塊錢就離開了，好！那份錢仍是

你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眞正屬於你的財富——遠超過一百萬——只要你接受我的條件，你可以在兩年內完全得到。」史達倫又轉向科倫：「至於你，孩子，我祇需要你生命中的兩年時間，假如你一旦成爲代辦，那麼再加三年，總共五年的時間。」

「如果我不同意這些條件，那我就必須離開嗎？」科倫問道，他的嘴唇乾燥，內心却在抽痛著。

「不，你們是一丘之貉，但却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並且你將永遠不能成爲一個代辦，永遠不會，我會再去找一個，以一年的時間訓練他，這算是很公平了吧！」他拿起一塊銀錠：「你必須自己去證明你的能力，科倫，即使你現在已經同意了我方才所提出的條件。你將不會因羅勃或我所流的血汗中得到額外的酬報，這是我們的家風，也是生活的準則，每個人都貴乎自立。當然，我會盡我之所能幫助你——只要我活著——但你必須要自己去證實你的能力，只有眞正的男子漢才能站在頂峯上。」

科倫的臉紅了。

羅勃注視著史達倫，厭惡的說道：「你並不是想找一個代辦，而是想找一個能替代你工作的奶媽，是吧？」

「我保證在五年之內，由你接管所有，並由你來選擇代辦的繼任人。」

「我現在就可以將科倫剔除，不作考慮。」

「唉！」史達倫接口道：「我認爲並非必要，不過既然你已決定了，那麼我也無話可說。」

「科倫，現在你可了解權力對一個人的重要了吧？」羅勃說道，他的語氣非常緊張。

「若是沒有這些銀子，『高貴之屋』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史達倫平靜的說道：「我已經告訴你們我的條件，你們自己拿定主意吧！」

「我到現在才了解你爲什麼恨這些海洋了。」科倫說道。

「是嗎？孩子。」

「是的。」

「你不可能了解的，除非你在這兒待上五年。」

「那麼，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父親，不是給你五年的時間，要不就是毫無所得。」

「也許，科倫，如果你不想頂天立地，那麼現在就上船舷去。我所希望你了解的，是當你成爲『高貴之屋』的代辦時，你必需要確定具有永恒價值的目標，爲了達成這個目標，你必須拋棄朋友，孤獨的存在，隨時準備犧牲你不信任的人，你可能因爲如此而被別人仇視，但是你是我的兒子，所以我毫不考慮的會將遠東最高的權力交給你，這些權力在地球上幾乎無所不能。可是，我不會輕輕易易的就交出來，你趕快決定吧！」

科倫呆滯的注視著聖經和銀子，我不願意屈居人下，他告訴自己，我現在知道了，屈居人下永遠不可能做出什麼大事業。一生的時間都在擔心條件、『金瓜』、清朝和世界上的問題，也許我根本無須爲作一個代辦而煩惱，也許羅勃認爲我不夠條件。噢！上帝，讓我證實

有資格成爲一個代辦，如此，我就可以永久的使用權力了。」

他的額頭開始冒汗了，他拿起了聖經。「我向上帝發誓，假如，當我成爲代辦，我將遵循這些條件，幫助我，上帝！」他的手指顫抖著壓著聖經。

「羅勃！」史達倫頭也沒抬地問著。

「做五年的代辦，我可以送科倫回蘇格蘭了吧？而現在？可隨我的意思改變一切？」

「是的，難道還需要我再重覆一遍？五個月中你可任意行事，如果你同意了那些條件。」

「叔父，爲什麼你希望我退出呢？」科倫說。

「打擊你父親，因爲你是他的繼承人。」

「是的，羅勃，他是我……。」

「你怎麼說得出這麼可怕的話來！眞可怕。」科倫驚懼地說：「我們是一家人，一家人呀！」

「是的，」羅勃厭惡地說道：「我們所談的是現實，你的父親祇是在利用我，爲何我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羅勃轉身向史達倫說道：「你知道我並未作任何傷害你的事。高高在上的上帝啊，我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才得到了一點銀子，突然間就有了貪婪的思想，天曉得將來還會再發生什麼事。拜託你在五個月之內讓我走好嗎？達克。」

「我必需離開，祇有在議會，我才能眞正地掌握住龍史達夫。如果易地而處，你也會如

此作。但科倫必需先經訓練。」

「在這麼短短的期間應該如何訓練他呢？」

「在五個月內我就能夠知道他是否適合做一個代辦，不然，我將另作安排。」

「如何安排呢？」

「你是否準備向聖經宣誓呢？」

「我要先知道你作的安排！」

「上帝啊！羅勃，你到底同不同意？一年？或是五年？」

他拿起了聖經，「雖說我厭惡東方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但我仍向上帝發誓，我將遵循這些條件並竭盡我之所能。幫助我，上帝！」他將聖經交還給史達倫。「我想你會後悔要我留下來作一年代辦的。」

史達倫打開了聖經，取出了他用蠟黏在封面內部的四枚半個硬幣，他說出『金瓜』的條件。

「我想你有義務向我們立誓，達克。」羅勃說：「祇有上帝知道這些硬幣蘊藏著何種罪行。」

× × ×

當他們走回艙房時，史達倫拆開了信，他讀完第一段後高興地叫了起來。「她還活著！

溫妮芙瑞德還活著，上天保佑，她完全復原了！」

羅勃一把搶過了信，史達倫在他旁邊，抱住了科倫開始跳捷格舞，然後捷格舞變成了里歐舞，史達倫和科倫交擁著手臂，並拉著羅勃和他們一同慶祝，頓時介於他們之中的仇恨和懷疑一下子都消逝了。

然後史達倫以他特有的口吻要他們停下來，「現在，一、二、三！」他們扯著嗓子喊著他們家族的拉丁戰鬥口號：

「打回老家去！」

他們高喊著：「史都華！」一個船員跑進來。

「給所有船員雙份的酒，叫吹笛手到後甲板來！再拿一瓶香檳，並附一壺茶來！」

「是！先生。」

三個人現在暫時和平相處了，但他們均知道，在彼此內心的深處任何事情均已改變，不久的將來他們將分道揚鑣踏上自己必須走的道路。

「謝天謝地，你先拆開信，達克，」羅勃說：「感謝天能有這種信。我還在擔心呢！」

「我也是一樣，」科倫說：「爸，您唸出來。」

史達倫坐穩後，唸那封信給他們聽，那是用蓋爾文寫的，日期寫的是四個月前，是在科倫由格拉斯哥出航後的一個月寫的。

帕倫・史達倫寫道，溫妮芙瑞德在經過兩個星期的危險期後，已漸漸痊癒，醫生們也無

法解釋是什麼原因，其他的人均聳聳肩說：「這是天意！」她現在和他住在幾年前史達倫買給他的小農莊中。

「她在那兒會過得很愉快，」科倫說。「但那兒僅能和僕役或是山羊聊天。爲何不讓她回到學校去呢？」

「先讓她完全康復了再說，然後我們再擔心那點，」羅勃說，「繼續唸下去，達克。」

然後信中提到了家族的近況，帕倫・史達倫有兩個兄弟和三位姊妹，他們全都成家立業了。也提到了自己的孩子——達克和芙羅拉，這是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和第二次的羅勃、尤森妮雅和蘇珊。他的後代子裔移民到加拿大、美國，少數的散佈於印度群島和西班牙語區的南美。

帕倫・史達倫也提到阿拉斯狄爾・麥克勞，他娶了羅勃的妹妹蘇珊，已帶著他的兒子賀克托爾由倫敦搬回了蘇格蘭。由於霍亂奪走了他的蘇珊及女兒克蕾爾的生命。使他遭受了重大的打擊。他收到了一封來自肯恩家芙羅拉的信——芙羅拉是達克的妹妹，嫁給了法倫・肯恩，去年他們曾航行到維吉尼亞州東南方的諾福克港。他們安全的抵達，航程非常的愉快。

信上繼續寫著：「告訴羅勃，羅第昨天已進大學了。我將他送上往愛丁堡的驛馬車，給了他六先令，還有四天份的食物。你的堂兄道格・史達倫寫信來說，在假期時他會接羅第回家，並當他的監護人，直至羅勃回來。我以羅勃的名義寄了五十基尼的即期滙票，來付一年的房租、伙食費和一週一先令的零用錢。同時也給了他一本聖經，並告誡他切莫接近女色、

酗酒和賭博，並爲他誦讀威廉•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有關「既不作借錢人也不作貸款人」的那一段，教他抄下來夾在聖經裏面。

「你最疼愛的羅娜達和孩子，已埋葬在鼠疫的坑中，對此點，我很難過，達克，但法律規定死於鼠疫的人必需焚燒才能埋葬，並撒上生石灰。但葬禮還是依我們的信仰莊嚴隆重地進行的，作爲聖地的土地取消了。」

「別替溫妮擔心，這小妮子現在已經非常健康活潑了，她住在上帝恩眷的羅蒙湖邊，她將長成一位美麗堅強的人。現在注意：別讓印度與清廷的野蠻異教徒將你們的靈魂勾走，仔細地鎖上門，以防止孕育於那塊土地上的罪惡侵襲到你們。近期內會不會回家？我的健康情形很好，上帝一直保佑我。再過七年我就七十歲了，我想上帝會答應我這個小小的願望吧，但活的愈長所見的罪惡愈多。我目前非常好。在格拉斯哥、伯明罕和愛丁堡均有大暴動，報紙上是這麼報導的。愈來愈多的民權運動，工廠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兩天前有人因偷羊而被問吊，可咒的英國人！我們現在生活的是個什麼世界?!一個好好的蘇格蘭人僅因爲偷了英格蘭的羊，而被一個蘇格蘭的法官判以死刑！眞是可怕。在同一次的審判中，上百的人被流放至澳洲范•狄門。科倫的朋友巴叟羅繆•安格斯被送去新南威爾斯，因爲他領導在愛丁堡的民權運動，判了十年……。」

「喔！天啊！」科倫說。

「科倫，巴叟羅繆是誰？」史達倫問道。

「在大學時，我們同住一間寢室，眞是一個可憐的傢伙。」

史達倫尖聲地問道：「你以前知道他是一個民權運動份子嗎？」

「當然。」科倫走到窗前，凝視著船隻的航行。

「科倫，你也是民權運動份子嗎？」

「你自己也說過是贊同憲章的。」

「是的，但同樣的，我也告訴過你，我對叛亂的看法。你是個激進的民權運動份子嗎？」

「如果我在家鄉，我會成爲一個激進民權運動的份子的。絕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擁護憲章。」

「感謝天，好在你不在家鄉。如果巴叟羅繆領導了暴動，那麼他就該得到十年的徒刑。在世界上我們擁有了最好的法律和最好的議會政治制度。叛亂、暴動和罷工均不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正當途徑。」

「信上還說了些什麼？爸」

史達倫注視了他兒子的背部好一陣子，他默默的告訴自己將來更要好好注意民權運動。然後他又開始唸道：「人們仍每天由蘇格蘭高地到格拉斯哥，因高地的郡主們仍舊圈起家族的土地，不准農牧。那個黑心的朋友——史達倫伯爵，願天主將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他竟組織軍隊在印度殖民地作戰，許多人聚集在他麾下，因他以戰利品和土地來蠱惑人們。有謠言

傳出，我們將必需和可咒的美國人因爲加拿大殖民地再度開戰。更有那些該死的國家，法國和俄國在鄂圖曼土耳其發生戰鬥。那些可恨的法國人。好像我們還沒受夠那拿破崙的氣似的。」

「我們住在一個可悲的國家，孩子。喔，我忘了告訴你們，連接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的鐵路在五年內就要開始通車了。偉大吧！那樣也許我們蘇格蘭人可以團結起來，將可恨的英國人趕出去，而擁有我們自己的國王。我擁抱你和你弟弟，並替我擁抱科倫。父字，派倫•史達倫。」

史達倫苦笑地看著他們。「人們仍和往常一樣地好戰嗜殺。」

「如果伯爵爲印度組織了一支軍隊，就可能來到這兒。」羅勃說。

「嗯，我也有同樣的想法。然而，年輕人，如果他侵入了『高貴之屋』的領域，他們將鎩羽而歸，幫助我，上帝。」

「幫助我，上帝，」科倫同聲叫道。

有人敲門，史都華端著一瓶香檳、杯子和茶。

「船長歌爾羅富代表全體船員謝謝你，先生。」

「請他和沃夫健在值班後來參加我們。」

「是，先生。」

史達倫舉起他的杯子。「爲了溫妮芙瑞德從死神手中逃脫而乾杯！」

他們喝著，羅勃說：「再乾一杯。這次是爲『高貴之屋』，也許我們永不再會有自私的想法和行徑存於彼此之間。」

「是的！」

他們又喝了一杯。

「羅勃，當我們抵達香港，寫信給我們的代表，要他們去查出我們銀行的董事們是誰？還有誰負責長期信用貸款？」

「沒問題，達克。」

「然後呢？爸！」科倫問。

「我們要消滅這批負責人，」史達倫說：「還有他們的家庭。」

科倫被最後一個無情的句子嚇得顫慄。「爲何要連及他們的家庭？」

「看看他們的貪心對我們作了什麼？爲什麼？爲了我們的未來，我們必需爲他們的貪婪而委屈了好多年。所以他們也應得到同等的報應，他們全體！」

科倫站起來朝門口走去。

「孩子，你想幹什麼？」

「便所。我是指『洗手間』。」

「對我剛剛說的，我也甚覺遺憾。」史達倫嘆了一口氣，「但事情必需如此解決。」

「我知道，我也覺得遺憾。但對議會的看法你是對的，議會擁有愈來愈多的權力。以後

，我注意資金的運用，我倆可同時注意科倫，並幫助他。溫妮芙瑞德的痊癒眞是太好了！」

「是的！」

「科倫對某些事情有非常確定的觀念，不是嗎？」

「他太年輕了，蘿娜達把他帶大，呃，你也知道她可是一字一字地背著聖經的。科倫日後也一定會成熟的。」

「對高登•陳，你打算如何處理？」

「你是說他和科倫？」史達倫注視著飛翔的海鷗。「等我們到了香港……」

「可憐的科倫。年輕人的成長不是那麼容易的，是吧？」

史達倫搖搖頭。「永遠不會容易。」

過了一陣子，羅勃說：「記得我的戀人——明蘇吧？」

「嗯。」

「我常在想，不知她和孩子現在怎樣了。」

「你給她的錢足夠讓她生活得像個公主，她可以再找一個丈夫，羅勃。她現在該是某個地方的一位中國太太了。不必再替她們擔心了。」

「小伊莎貝爾現在該十歲大了吧。」羅勃讓自己又回到往日難再的歡愉中，她的笑容和她帶給他的愉悅，太多了，她在一天中所給他的愛、溫柔和情愫比整個婚姻中莎拉給他的還多。「你該再結婚的，達克。」

「該是考慮它的時候了。」史達倫起身檢視氣壓計。三十點一，好天氣。「羅勃，當你成爲代辦時，你要好好照顧科倫。」

「我會的。」羅勃說。

當科倫回到甲板上，「中國之雲號」迅速地穿過山嶽圍繞的水道瓶頸進入大海，然後轉向南駛，一股強勁的東北季風將海面吹出縐痕，上空覆蓋著呆板的雲。

科倫小心地向前走，謹愼地避開成卷整齊的繩子和大纜，他繞過成排閃著亮光的礮，並對所有東西的整潔感到驚訝。他曾在香港搭過別的商船均髒亂得一塌糊塗。左舷頭已蹲了兩位船員，所以他走到右舷，抓住救生索，非常困難地脫下了褲子，然後很不穩地蹲在網上。

一個年輕紅頭髮的水手蹣跚地過來，搖擺地很技巧地經過船舷到船首，脫下他的褲子，他赤著脚，當他蹲下時，他並未抓住繩子。

「先生，早！」水手說。

「早。」科倫很不高興地抓住繩子。

水手很快地方便完畢，由一個方盒子中取出折成方形的報紙，擦了擦屁股，然後將報紙丟下海去，重新將褲帶在腰部繫好。

「你在幹什麼！」科倫問。

「嗯？喔，報紙嗎？先生，那是代辦的命令，用報紙擦屁股，將失去兩個月的薪水，並且要關十天的禁閉。」水手笑道，「代辦說到作到，但是要請您原諒，這在船上，也擦擦你

的屁股吧！」他用海水洗了手，然後將水倒在脚上。

「收回主帆！」歐爾羅富船長在後甲板喊道，眞難相信發出那麼大的聲音。

科倫照著擦拭後洗了洗手，然後走回原來的地方。他問史達倫說：「爲什麼用報紙要『十天的禁閉？」

「喔，我忘了告訴你，孩子。中國人認爲糞便與疾病有些關聯。」

「這太無稽了。」科倫嗤之以鼻。

「中國人確認如此，我也不同意這種說法。」史達倫轉向羅勃。「我在『中國之雲號』上試驗了三個月，疾病逐漸減少了。」

「甚至比『雷雲號』還少？」羅勃問。

「嗯。」

「這一定是巧合。」科倫說。

羅勃喃喃地抱怨著。「你將在我們船中發現許多巧合，科倫。船長庫克在五十多年前就發現石灰和新鮮蔬菜可以治療壞血病。也許糞便眞和疾病有些關聯。」

「科倫，你上一次洗澡是什麼時候？」史達倫說。

「我不知道……不，我想起來了，一個月了。在『雷雲號』上，船長派瑞堅持要我每禮拜和船員們洗一次澡。幾乎讓我感冒死。你問這些幹什麼？」

「你的衣服是什麼時候換洗的？」

科倫向他父親眨眨眼，然後低頭看看自己身上咖啡色的厚毛料褲子和大禮服。「它從未下過水，爲何要洗呢？」

史達倫的眼中閃著光亮。「從現在起，不管是上岸或留在船上，每個禮拜都要洗一次澡，上了廁時必須在事後洗手，你的衣服也得一禮拜換洗一次，你僅能喝茶而不能喝生水。並且每天得刷牙！」

「爲什麼？沒水嗎？這簡直是瘋狂！洗衣服，爲什麼？那會使衣服起縐。」

「這些都是你要做的。這兒是東方，我希望你活著，活的很好，並健康。」

「我不要，我不是個孩子，也不是你手下船員中的一員！」

「你最好照著你父親的話去作，」羅勃說，「我也和他敵對。但他所嚐試的每一個新觀念，直到他證實了那些是眞的。爲什麼？沒人知道。所以當人們像蒼蠅般地死去，我們卻能活著。」

「你並不是如你現在所說的那麼健康，」科倫說，「你以前告訴過我，你一直在生病。」

「是的，但那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從不肯相信你父親所說有關飲水的事，所以我仍一直喝它。現在我內臟出血，已悔之晚矣，上帝，我多希望我曾試著喝茶，就不會有這腐敗的內臟。達克從不喝生水，祇喝茶。」

「中國人都這麼做的，孩子。」

「我不相信那套。」

「不管你信不信，」史達倫生氣地說：「你必需遵守命令，這是命令！」

科倫的下巴突出來。「僅因爲中國異教徒的風俗，而必需改變我整個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你所說的嗎？」

「我打算向他們學習，唉，我將試驗一切方法來保持我的健康，你也一樣，上帝。」史達倫發出一聲怒吼，「史都華！」

門開了。「是！先生。」

「在我的艙內，給科倫先生準備洗澡水和乾淨的衣服。」

「是，先生！」

史達倫穿過艙房，憤怒地走向科倫，他檢視了他兒子的頭髮，「你已長了蝨子。」

「我一點都不了解你！」科倫抗聲地，「每個人都長了蝨子，牠們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你祇需稍稍地抓抓癢就好了。」

「我就沒有蝨子，羅勃也沒有。」

「你怪異，你獨特，」科倫吞了一大口香檳。「每個人都知道，洗澡對健康有很大的害處。」

「你的身上已有了臭氣，科倫。」

「所有的人也一樣，」科倫不耐煩地說，「爲什麼我們總要照著別人作？身上發臭是生

活方式之一。」

「我不臭，羅勃和他的家人也不臭，我的手下也不臭，你照著我的話去作。身上不准有蝨子，也不准有臭味。」

「你最好回到倫敦去。那裏是世界上最臭最髒的地方。如果聽到你繼續談論蝨子和臭味，他們全認爲你瘋了。」

父親和兒子互相爭論著，「你得遵守命令，不然，我叫水手長在甲板上替你洗！」

「照著去作，科倫，」羅勃轉圜說，他感到科倫的不服和史達倫的堅持。「這樣吧，折衷一下，試著作五個月，呃？如果到那時候你沒覺得舒服些，就再回復到往常的方式。」

「假如我拒絕呢？」

史達倫執拗地瞪著他。「科倫，我重視你的一切遠勝過對我自己，但某些事情你得聽我的。否則，以對待抗命的船員一般處罰你。」

「那是什麼？」

「把你用繩子綁在船後面十分鐘，讓海水好好清洗你。」

「用來代替命令，」科倫憤怒地咆哮出來，「爲何你不常常使用『請』字？」

史達倫開懷大笑。「你是對的，孩子。」他用力拍了一下科倫的背。「請問你願意照我說的作嗎？眞的，你對了。我會常用『請』字。不要爲衣服擔心。我們將爲你選擇一位亞洲最好的裁縫，反正你還需要一些衣服。」史達倫將視線瞄向羅勃，「你的裁縫呢？羅勃！」

「等我們一到香港就去聯絡。」

「我們將要他明天由澳門趕來，帶著他的縫紉工具，除非他已在香港。五個月的期間，不很難的，孩子！」

「好，可是我還是認爲很怪異。」

史達倫再斟滿了他們的杯子。

「現在。我們應該慶祝一下『高貴之屋』的重生。」

「如何慶祝，達克？」羅勃問道。

「我們舉辦一個舞會。」

「什麼？」科倫興奮地追問，忘掉了剛才的爭論。

「是的，一個舞會。一個月後的今天，爲了全歐洲人，以皇家的方式舉行。」

「那將是在鴿群中放出了一隻鷹！」羅勃說。

「叔叔，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將使你從沒見過的那些女士們發生驚擾，她們將彼此爭奪最新款式的時裝，她們將慫恿她們的丈夫化費金錢去打扮自己！天啊，開舞會眞是個好主意，不知雪凡芬會穿什麼樣的衣服。」

「什麼都不穿，如果她眞高興這樣作的話！」史達倫眼光閃爍著。「嗯，一個舞會。我們將準備一份禮物給服飾最佳的女士。讓我想想該準備什麼。」

「你們有沒有聽到巴黎的大審結果？」羅勃吃驚地說。

「聽說了。阿里斯托脫將擔任法官。」

「他的能力足夠勝任的。」

「我們等著瞧吧。」史達倫回想了一下，「獎品必需很有價值——一千基尼。」

「你在開玩笑！」科倫說。

「眞的，是一千基尼。」

科倫被這麼奢侈的想法驚住了，在英格蘭有一千基尼，可以過五年或十年的帝王生活。一個工人的薪水，從太陽上山忙到太陽下山，再繼續加班到深夜，一年僅能得到二十英鎊，就靠這點來組織家庭，將孩子撫養長大。我爸爸瘋了，花錢狂。銀子在「中國之雲號」上，我們富裕了，富有。他知道他父親是對的。金錢並不那麼重要，祇在你缺乏它的時候才會感覺到。

「太多了，太多了。」羅勃也被驚嚇地說。

「嗯，在某方面說來，是的。」史達倫燃了一根方頭雪茄。「但表現貴族化是『高貴之屋』的責任。造成很轟動的新聞，流傳百年。」他將手放在科倫的肩上，「永遠別忘了，孩子！當你想贏的更多，你所擔的風險也愈大。如果你不想擔太多的風險，那你根本不應該去冒險。」

「浪費這麼大的一筆錢，這並不太好，不是嗎？」

「錢的作用就是要消費，我說這是花在正當的用途上。」

「但是你能得到什麼？」

「面子，孩子。」史達倫轉向羅勃，「你想誰會贏呢？」

羅勃無助地搖搖頭。「我不清楚。美人是雪凡芬，但誰的服裝最好呢？有人會花錢去買這空虛的頭銜，爲的是面子，並非爲了獎品。」

「你見過雪凡芬？科倫。」

「沒有，父親。我在路上遇見過一次，她在散步沿著喬治•葛萊辛設計的路，由葛萊辛車站到快樂谷。狄耳門小姐很美，但我認爲辛克萊小姐更具魅力而迷人。喬治和我與她相處過一陣子。」

「是嗎，現在呢？」史達倫壓下了他的興緻。

「是的，」科倫坦率地回答。「我們有個非常美好的晚餐在喬治的船上，與辛克萊小姐、哈雷蕭小姐一塊兒。可憐的喬治失去了他的船，他實在很沮喪。我們眞要開舞會？」

「葛萊興是怎麼失去他的船的？」

「龍史達夫任命他爲港主和海關負責人，艦隊司令命令他接任這個職位。辛克萊和我均認爲這對他是個大好的機會，但他卻不認爲如此。」

「你喜歡他這個人嗎？」

「喔，是的。他對我很好。」科倫幾乎想說，雖然我是代辦的兒子，他覺得非常慶幸能

和葛萊興有同樣地嗜好，我們均是板球好手，科倫統率了整個大學隊，去年並代表他的郡參加比賽。

「該死！」葛萊興說，「你一定非常的優秀。我祇爲海軍出賽。你打什麼位置？」

「第一打擊手。」

「天啊！我才當第二打擊手呢。可恨！科倫老兄，也許我們該整塊場地來作板球場來練練球！」

科倫會心地一笑，非常高興自己是個板球手。若非如此，他知道葛萊興可能早就將他解雇，他就沒有機會去接近瑪麗。他在想是否能邀請瑪麗來參加舞會。

「辛克萊小姐和哈雷蕭小姐非常喜歡你，爸。」

「我以爲瑪麗在澳門。」

「她原是在那兒，爸，但她已在一個禮拜前回到香港好幾天了。一位可愛的女士，不是嗎？」

船上的鈴突然響了，有著那份嘈雜的脚步聲，還有一聲「全員在甲板上集合！」史達倫出了艙門。

羅勃沒有跟著去，「趁著他不在，有兩件事我們必需趕緊辦，科倫。第一、照著你父親交待的去作，並對他多忍耐些。他是個怪人，有些怪念頭，但大多數那些怪念頭均能奏效。第二、我將盡己所能助你成爲代辦。」然後他衝出艙房，科倫跟在身後。

當史達倫跳上後甲板，船員們已打開槍架各就戰鬥位置，桅杆上的人也正在爬繩索。

正前方，海平線上一字排開的是逐步逼近的戰艦。

「天啊！那是血腥艦隊！」歐爾羅富說，「我計算了一下，超過一百艘，代辦。要不要掉頭跑？」

「保持你的航線，船長。我們的速度比他們的快。清甲板！我們接近他們看看。升桅帆和前帆！」

歐爾羅富向桅杆上高喊，「升桅帆和前帆！全速前進！」軍官們繼續傳喊給船員，然後展開了帆，「中國之雲號」速度逐漸加快。

船正在大島波克留洲和一較小島嶼阿普里洲的中間水道，阿普里洲離香港海岸約四分之一哩，形成了一良好的海灣，被命名爲「亞伯丁」。在亞伯丁的海岸有一個小漁村。史達倫發現一個月前那兒的舢舨和漁船增加了不少。

羅勃和科倫爬上後甲板，羅勃看到那些舢板，「他們是誰？達克。」

「不知道，兄弟。不要靠近那兒！」

科倫和羅勃讓開了路，使得一群水手爬下繩索並合力將大索拉緊，然後趕緊就自己的戰鬥位置。史達倫將望遠鏡遞給毛斯，他正擠在他旁邊。「你能辨識那些旗子？沃夫健！」

「不，還認不出來，代辦。」沃夫健口乾舌燥地凝視著領頭的笨重戰艦——他所見過最大的一種——超過兩百呎長，差不多有五百噸，主船尾在三支巨帆的推壓下微顯傾斜。「海

盜船不該有這麼多。會不會是來侵略的艦隊？當然，我們的艦隊這麼近，他們不敢攻擊香港。」

「不久就知道了，」史達倫命令說，「兩支炮對準右舷！」

「兩支炮對準右舷。」舵手喊道。

「行駛平穩些！」史達倫察看了一下帆的形勢，滿帆的風和扯緊的繩子使他興奮異常。

「看！」歐爾羅富船長在船尾指著喊道。

另一支小型艦隊由波克留洲的南方突然冒出，準備截斷他們的後路。

「這是埋伏！準備改變航向……」

「且慢，船長！我在後甲板！」

歐爾羅富船長性情怪異地走到舵手那兒，站在羅盤旁邊詛咒著，你在「高貴之屋」當代辦，卻要在後甲板做船長。

還好，歐爾羅富船長想道，代辦的運氣好，假使我們不掉頭就跑，那些作釣餌的舢板會截斷我們，其他的船將會吞噬我們，這美麗的船就沒有了。

在最初的四天航行中，他忘掉了銀子和愉悅的念頭，僅注意到不時來襲的敵人。

船上的鈴響了八聲。

「請允許我下艙，船長！」歐爾羅富說。

「好。交給科倫，並告訴他該如何做！」

歐爾羅富機警地領著科倫進入船艙。「上午八點鐘整——海岸時間——去替航海時計上勁是船長的責任。」他說，現在他已離開了後甲板，因爲史達倫已奪去了他的指揮權。話雖如此，他告訴自己，若你是代辦，也會如此做的。

他那藍色的小眼睛正在打量著科倫，他注意到科倫掛在臉上的嫌惡和偷瞄他的背部和短腿，雖說他已被那種眼光看了四十年，他深恨人們的目光。我出生在大風雪中的冰原上，我媽說我原來非常漂亮，卻在剛生下來一小時，被惡魔沃格的蹄子踩壞了。

科倫在陰暗處侷促地動了一下。「喔！航海時計該如何操作？」

「必需上發條。」歐爾羅富又輕笑著，「假如你也和我的出生一樣，也許也該被稱爲『駝子科倫』，而非『高帥的科倫』，呃？在這兒你所見的事物和外頭均不太一樣。」

「我很遺憾，這對你來說一定很苦吧！」

「不苦，你們的莎士比亞用過更好的字眼。但別擔心，科倫！我可毫不費力地殺死一個有我兩倍大的人。要不要我教你如何殺人？你找不到更好的教練了，除了代辦。」

「不，謝謝你。」

「有需要的，問問你爸爸就知道了。有一天你會需要那種知識。唉，你知不知道我有透視力？」

科倫毛骨悚然地說：「不知道。」

歐爾羅富的眼睛閃著亮光，他的笑容使他看起來有點邪氣。「你有很多事情要學。你想

當代辦，對吧？」

「是的，我希望那天能當上它。」

「那天你將會滿手血腥。」

科倫試著控制著自己的衝動。「你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有耳朵。你將會滿手血腥。是的，不久你將需要一個你可長時期信賴的人。像挪斯泰德・史瑞德・歐爾羅富，一個駝子，你船隊中的一位船長，你可以信任他。」

「我會記得的，歐爾羅富船長。」科倫說，並向自己立誓，如有一天當了代辦，決不再讓歐爾羅富當他任何一條船的船長。當他又再看看那個人時，他有了一種很怪異的感覺，好像歐爾羅富已知道他在想什麼。

「怎麼了？船長。」

「問問自己吧。」歐爾羅富打開了航海時計的罩框，他必需站在梯子的脚蹬橫木上，才能用一把鑰匙替鐘上緩。「你轉三十三下。」

「你怎麼知道三十三下？」科倫並不太在意地問。

「這是船長的工作。航海術是一件機密的事。若船上的人都會處理每一部分工作的細節，那將發生一個接一個的暴亂事件。沒有船長，船員將迷失了方向。我們將航海時計裝在這兒，並上了鎖就是爲了安全的緣故。很漂亮吧，手工製的，是由聰明的英國人的大腦和精巧的手所製成的。它指示的倫敦時間異常準確。」

科倫感覺到船艙內部空氣的閉塞，以及對歐爾羅富的恐懼與將要來臨的戰爭，壓得透不過氣來。但他仍控制著情感和試著閉住呼吸以減少船艙底污水的酸臭味衝進他的鼻孔。他發誓，這裏將來一定要作一番整頓。「航海時計有那麼重要嗎？」

「你上過大學了還問這種問題？沒有這寶貝我們將迷失在海上。你聽說庫克船長吧？他在六十年前首先用了它，證實了它的效能。但現在，有了正確的倫敦時間和六分儀，我們知道自己在那兒，誤差不出一哩。」歐爾羅富鎖上了罩框，突然看了科倫一眼，「你會用六分儀嗎？」

「不會。」

「等我們擊沉那些舢板後，我來教你。你認爲上岸後，你可成爲『高貴之屋』的代辦？呃！」

甲板上傳來匆忙的脚步聲，他們可感覺到「中國之雲號」衝破浪頭的速度更增加了。這兒，在下面，也可感覺到整條船充滿了生命的悸動。

科倫舔了一下他的乾嘴唇，「我們能擊沉那麼多艘船逃走嗎？」

「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將得游泳，」小個子對科倫微笑著說，「你有沒有遇到過船難？」

「沒有。我也不會游水。」

「如果你是個水手，最好不知道如何游泳。游泳僅能延長些時間，但逃避不了——如果

海要你，你的命運就終結了。」歐爾羅富拉拉鏈子，確定一下鐘已鎖好，「我在海上三十年，到現在還是一樣不會游泳。我碰到沉船前前後後有十次之多，從中國海到白令海峽，我總是能找到一塊圓木頭或一條船。有一天，海一定會要收留我，在她自己決定的時間。」他解下了手腕上的匕首。

科倫感激地跟著他出了艙門。「你不信任船上的人？」

「一個船長祇信任他的船。僅他的船，和他自己。」

「你信任我爸爸？」

「他是船長。」

「我不太明白。」

歐爾羅富沒有再回答。

船已張滿了帆，主帆仍未全張，整條船興奮地悸動著。這興奮擴散至全體船員。當史達倫命令張起主帆，他們跳上繩索，合力將主帆升至定位，根本忘了曾影響他們的銀子。風增強了，帆噼噼啪啪的響。

「古得海先生！把武器搬上桅頂來！」

「是，先生！」古得海是個大副，黑髮，有著閃爍不定的眼神的愛爾蘭人，他還戴了一支金色耳環。

「她航行得很穩！甲板上的注意！準備大礮，裝彈藥！」

那些人蜂擁到礮位，旋開他們的礮門，裝上彈藥再轉緊它。

「三號射擊手，再來一杯甜酒！十八號，去清理船底汚水！」

那兒充滿了愉悅和詛咒。

這是史達倫實行了多年的習慣，當進入戰鬥狀態第一個準備好的射擊手將受獎賞，最後的，將得到一件最髒的工作。

史達倫仔細地看了一下拉緊了的帆，拿起望遠鏡瞄著那艘巨型戰艦，它有許多礮門，船首有個龍頭，有面旗子，可是在這距離仍無法辨認。史達倫可以見到很多中國人，拿著燃燒著的火把蜂擁在甲板上。

「預備水桶！」歐爾羅富喊道。

「要水桶幹什麼？爸。」科倫說。

「滅火，小夥子。舢板上有火把在燃燒。他們一定儲存了許多火箭彈和惡臭炸彈。惡臭炸彈是由瀝青和硫磺所製成的。如果你不預作準備，它們可造成快速帆船的很大破壞。」他向船尾看看，另一小隊舢板蜂擁而至他們後面的水道。

「我們被切斷了，是不是？」科倫說，他正在翻胃。

「是，但祇有傻子才那樣作。看看風向，小伙子。我們現在是逆風航行，我有預感再不久風會轉向，那時我們的船速便將超出任何舢板。你看看他們有多笨重！像拖了車的馬，和我們灰狗來賽跑。我們有他們十倍的武力。」

在主桅上有一張帆的升降索突然鬆開了，檣桅發出了刺耳的聲音，倒向主桅，它的帆叭噠叭噠地在空中飄盪著。

「左舷注意桅頂！」史達倫吼道。「送上最粗的救難索！」

科倫注視著水手們徒手爬上檣桅，幾乎爬上主桅的最頂端，風在扯著他們，僅靠指甲和脚趾撐持著。他知道他永不可能做到此點。他覺得恐懼的膽汁流進了胃裏，他不能忘懷歐爾羅富所說過的：手上充滿了血腥。誰的血？他傾向水道，吐了出來。

「拿去，孩子。」史達倫給了他一個掛在套索樁上的水壺。

科倫將它推開，很不高興他父親看到了他在嘔吐。

「漱漱你的口，天啊！」史達倫嚴厲的說。

科倫洩氣地聽從命令，並沒注意到那壺水是冷茶。他喝了一些，但又令他再次作嘔。他漱了一下口，然後節制地喝了一些。

「我首次參加戰爭時，我嘔吐得像個醉鬼，吐得比你想像到的還厲害。而且驚嚇得要死。」

「我不相信，」科倫虛弱地回答。「這一輩子你從來沒怕過什麼！」

史達倫喃喃地說。「你可以相信，那是在崔弗格爾。」

「我從不知道你去過那兒！」科倫在驚訝的情況下，一時忘了他的暈船。

「我那時是搬彈藥的小孩。海軍用小孩在主力艦上由彈藥庫搬運彈藥至礮位。通道必需

愈小愈好，以降低失火和整艘船爆炸的可能性。」史達倫憶起了槍礮轟隆聲，受傷者的哀號，斷碎的肢體四散在甲板上，血佈滿地而使甲板滑溜，排水口流出了腥紅的血水和惡臭。在黑暗小坑道中聞著吐出的穢物，脚下踩著黏稠稠的，摸索著向前，到正擊發著的槍砲座旁送上一桶桶的彈藥，然後再摸索著下到令人恐懼的黑暗層，巨大的槍礮聲，興奮著的機器內部震動，一陣恐懼的淚水奪眶而出——一個鐘頭接著一個鐘頭。「我幾乎被嚇死在那兒。」

「你眞的曾在崔弗格爾？」

「是的，在我七歲的時候。我是那一群年紀最大的，也是最害怕的一個。」史達倫熱烈地擁著他兒子的肩。「所以你無需擔心。我還不是好好的。」

「我現在不怕了，爸。那祇是因爲船艙中的臭味。」

「別自欺了。那是你想到和聞到的血腥味——你怕流著的，是你的血的一種恐懼心理。」

科倫又趕緊伏在船邊嘔吐了。雖說輕風拂面令人舒爽，卻未吹走他腦中所留的歐爾羅富說的那些話。

史達倫走過去拿了一個裝了白蘭地的水壺，喝了一口，遞給了科倫。

「對不起，科倫先生，」史都華說。「洗澡水已準備好了，先生。」

「謝謝你。」史達倫直到史都華已加入射擊手群，然後告訴科倫，「下艙去吧，孩子。」

科倫覺得有點受侮辱。「不要，我在這兒很好。」

「下去！」雖說是個命令，但語調卻很溫和，科倫知道他父親給他留了面子，並給他下艙的機會。

「拜託，爸，」他說，幾乎哭出聲來。「讓我留在這兒。我對剛剛的情形抱歉。」

「沒什麼好抱歉的。我在類似的情況下，出生入死一千次了，我知道該如何處理。下去，孩子。你有足夠的時間洗個澡後再上來。如果眞有戰事，請你下艙去。」

科倫喪氣地接受了命令。

史達倫將他的注意力轉向了羅勃，他正蒼白著臉傾視著水道。史達倫停頓了一下，然後走向他。「你肯幫我個忙嗎？羅勃，陪著那孩子，他現在很不舒服。」

羅勃勉強擠出了點笑容。「謝謝，達克。這一次我必需留在甲板，不管怕不怕。是入侵的艦隊嗎？」

「不，無需擔心，若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轟出一條路來。」

「我知道。」

「莎拉現在怎麼樣？她差不多該生產了吧？抱歉，我一直忘了問。」

「她和一般待產婦一樣好。」

「嗯。」史達倫轉過身去調整航向。

羅勃試著讓自己不去想那些佈滿了海上的舢板。我希望還是個女的，他想。女孩可比男

孩好養多了。我希望她長得像凱倫，可愛的小凱倫！

羅勃抱怨自己早上向她吼叫，凱倫不見了，他和莎拉猜想可能掉到海裏去了。當他們開始搜尋時，凱倫卻愉快地從另一個船艙溜了出來，羅勃總算鬆了一口氣，由於大聲的責備莎拉沒有細心地看顧凱倫，也知道這不算是莎拉的錯，祇是無法控制自己。

所有的舢板群阻斷了「中國之雲號」前前後後的生路，羅勃看著他的哥哥慢慢地由一根冒著煙的燭心點燃了一根雪茄，他多希望能和他一樣的鎮定。

「向左舷方向兩度。」史達倫說，仔細地注視著香港海岸，右舷船首部位離暗礁僅一指的距離，估到了那一排舢板的上風位置，再過幾分鐘，他將調頭猛撞那艘註定要死的舢板，然後他就可安全地突破封鎖線——假如那兒沒有戰艦，假如風速不減弱，假如那兒沒有暗礁或沙洲阻斷他的去路。

北方的天空逐漸暗了下來，季節風仍在吹著，但史達倫知道在這海域中，風向時常不定，可能有預警地轉變十五度或更多些的方向，甚或可能突起暴風雨。有著這麼多帆的船上，風向的驟然改變，極容易在收帆之前就扯掉它們，或扯走他的主桅。當然，海域中也可能有許多暗礁和沙洲等待著撕裂他的船腹。在這些海中是沒有航海圖可查的。但史達倫知道唯有速度可帶他們脫離險境。

毛斯從望遠鏡向四周觀望，突嚷道：「那是『忘憂樹』！『銀色忘憂樹』！」

史達倫一把搶過了望遠鏡，對準了巨艦頂端的旗子——紅底銀花。沒錯，那是「銀色的

忘憂樹」，是海盜頭子吳芳洲的旗幟，他的殘酷成了傳奇故事，他有無可計數的船隻散佈在中國南方的海域，據說他的大本營在台灣。

「吳芳洲在這片水域作什麼？」毛斯問道。再度感覺到一股怪異的、突起的恐懼纏繞著他。

「銀子，」史達倫說。「一定是爲了銀子，否則吳芳洲決不會冒險來這兒，更不會離我們的船那麼近。」

許多年來，航行南中國海域的商船，爲了減少損失，都付錢給海盜吳芳洲，以求保護。可是，去年由英國商人組成的遠征軍，卻因拒付通行費，遭到吳芳洲的劫掠。引起皇家海軍的四艘快速帆船追剿，摧毀了大多數的海盜船，倖免的就逃進了拜耳土灣——一個海盜的避難所，在香港北方四十哩處。從那時起，吳芳洲的船就不敢大膽接近。

一發砲彈由海盜旗艦轟出，附近的船隻和舢板卻全散開。此時，僅由艦隊中派出一艘小小的舢板，朝著「中國之雲號」駛來。

「舵手轉向下風！」史達倫命令道，「中國之雲號」轉入了逆風，並幾乎停了下來。「保持她的船首向風！」

「是，先生！」

史達倫由望遠鏡望著小舢板。桅頂上搖了面白旗。「要死的上帝！他們到底在玩什麼把戲？中國人向來不用白旗的！」船愈來愈近了，史達倫看到來的是個穿著航海裝，皮帶上掛

了把短刀，滿臉黑鬍子的歐洲人，而感到困惑。在他旁邊的是位穿著綠緞子長袍的年輕中國孩子。史達倫看到那歐洲人拉長了單筒望遠鏡注視著「中國之雲號」。過了一陣，那人收起了望遠鏡，大聲地笑著，並揮揮手。

史達倫將望遠鏡遞給毛斯，「你看看那人是誰？」他再走到正拿著望遠鏡看舢板的歐爾羅富船長身邊。

「船長？」

「是海盜，這是可以確定的。」歐爾羅富將他的望遠鏡交給羅勃，「另一件事也可以確定了——吳芳洲的船上有歐洲人。」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降下了帆？達克。」羅勃懷疑地問。

「來的使者會告訴我們。」史達倫走到後甲板，他命令古得海說：「先在頭上轟他一炮，警告他！」

「是，先生。」古得海跳到第一號礮座前並旋緊了它。

「歐爾羅富船長！如果我們沒將她擊沉，就由你帶著突擊隊乘大艇出發！」

「爲什麼要突擊隊，達克？」羅勃問道。

「我不許任何海盜船接近在五十碼之內。它們可能是炮艇，也可能裝滿了炸藥。」

此時，科倫難爲情地出現在升降梯邊，身著厚毛襯衫和毛夾克。

「嗨，孩子！」史達倫說。

「發生了什麼事？」

史達倫告訴了他，並加了一句，「你的這套衣服很適合，小伙子。現在看起來你好多了。」

「我是好多了！」科倫說，覺得並不舒服。

當海盜舢板接近到一百碼時，「中國之雲號」由它船頭上射了一礮，史達倫拿起了一支號筒，「船停下來！」他喊道，「不然，我將轟掉你！」

舢板順從地卸下了帆，開始隨著潮汐的力量而上下搖擺。

「喂，『中國之雲』！請允許上船。」大鬍子喊道。

「爲什麼？你是誰？」

「史葛雷格船長！我最近曾去過倫敦，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談談，史達倫大人！」

「解除武裝，單獨上來！」

「可以帶著白旗吧？」

「嗯！」史達倫走到後甲板欄杆邊。「古得海先生，將砲火瞄準舢板！」

「它會被控制住的，先生！」由舢板旁邊放下了一隻小船，史葛雷格機敏地跳入小船中，划向「中國之雲」。當他靠近時，他開始以那富厚的嗓子唱著輕快調子的海謠——「轟倒那傢伙。」

「自大的傢伙，」史達倫說，不自覺地帶著愉悅。

「『史葛雷格』是個好熟悉的名字，」羅勃說，「艾索姑婆不是嫁給了一個倫敦的史葛雷格嗎？」

「嗯，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史達倫露齒一笑，「也許我們有個海盜親戚。」

「難道我們不是海盜？」

史達倫的嘴咧得更大。「『高貴之屋』在你的主持下絕對安全，羅勃，你是個聰明人—遠比你自己要求的還要聰明。」他回轉頭看著小船。「好自大的傢伙！」

史葛雷格看起來祇三十出頭，他那蓬亂的長髮和鬍鬚黑而且亮，他的小眼睛是灰藍色的，他的雙手黑黑的，金耳環掛在他耳垂上，左臉上有一條被鉤破了的傷疤。

他將小船拴好，輕巧地由登船繩索跳上了甲板，細細地鞠了個躬。「早安，先生！」然後轉向那些目瞪口呆望著他的船員，「早，諸位！我代表吳芳洲，希望你們有個安全的航程！」他笑著露出那嘴爛牙，然後走向後甲板站在史達倫面前。他比史達倫矮，卻比他健壯。

「下艙吧！」

「古得海先生，搜他身！」

「我僅有一支白旗，並未攜帶武器，我已向你們發過誓了。」史葛雷格裝著一付無辜的樣子說。

「這麼說是不管怎樣都要搜身了！」

史葛雷格順從地讓他搜身。「滿意了嗎，代辦？那可以下艙了吧，單獨地。像我剛才要

求過的。」

史達倫檢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槍，示意史葛雷格先下艙。

令史達倫驚訝的，是史葛雷格下艙後，對艙內的一切非常熟悉，好似他曾上過此船，他一屁股坐進了椅子，滿足地伸直了他的雙腿。「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希望有點東西來潤潤喉頭，划船是容易令人口渴的工作。」

「甜酒？」

「白蘭地。喔，白蘭地！若你能給我一壺，我會更高興。」

「幹什麼？」

「別心急，」史葛雷克的眼光頑固地看著他。「你現在的樣子，正和我當初意料的一樣。」

「你說你最近曾到過倫敦？」

「是的，但是很久了。喔，謝啦，」史葛雷格說，接過一大杯的上等白蘭地，他貪婪地聞了一下，一口灌了下去，吐出了一口氣，擦了擦他的鬍鬚，「喔，白蘭地，白蘭地！唯一我覺得不滿的就是船上缺少白蘭地。」

史達倫又替他斟上一大杯。

「謝謝你，代辦。」

史達倫玩弄著手槍。「你是倫敦那裏的人？」

「沙爾底屈，朋友。我是在那兒長大的。」

「你叫什麼？」

「狄克，幹嗎？」

史達倫聳聳肩，「現在該談正題了，」他說。他心中暗忖道，在下一封信中必定要查問一下狄克．史葛雷格是否是他姑婆的後人。

「我會的，代辦。吳芳洲想現在和你單獨談談。我沒問他爲什麼，他也沒告訴我。僅僅說『去將代辦帶來這兒。』」他喝完了杯中的酒，然後笑嘻嘻地又說。「聽說船上載著不少銀子，呃！」

「告訴他，我會在這兒見他。他可以單獨來，但不准帶武器上船。」

史葛雷格放聲大笑，無意識地抓著被蝨子蹂躪的部位。「現在你該知道，他不可能如此作，正像你不會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單獨上他的船一樣。你看到那在舢板上的孩子吧？」

「嗯。」

「那是他的小兒子。你跟我上他的船，帶不帶武器隨你便，那孩子留在這兒作人質。」

「一個苦力的孩子穿著了華麗的服裝，我不是被剝了嗎？」

「不，」史葛雷格痛苦地說。「我可以對天發誓，他是眞心的。若非，那我們便是一堆飯桶，而不是海盜了。你也知道我們有三千條船，控制了這些海岸。我向你發誓！天啊！」

史達倫注意到史葛雷格的手腕上有塊白色的疤，他知道他的足踝上也一定有。「你，」

個英國人，爲何要和他在一起？」

「我可以自己再添些酒嗎？」他將酒瓶放回桌上。「我們有五十人以上的英國海軍在他的船上，大多數是美國人，十五個左右的外國人，還有一個法國人。有船長、礮手、槍手、大副等。我是一條商船上的掌帆長，」他受白蘭地的影響，侃侃而談。「十多年前，在北方的某個島我碰上海難。可惡的日本鬼子把我抓去當奴隸。他們又將我賣給了別的鬼子，但讓我給逃了出來，碰見了吳芳洲，然後他收留了我。」他又喝了一口，打個嗝，然後問道：「我們到底是走，還是不走？」

「何不就待在我的船上？我可以由吳芳洲那兒轟出一條路來。你被關了多久？」

史葛雷格的酒杯停在空中，他已開始警戒，「很久了，朋友。」他看著手腕上的疤痕，「烙傷，呃？這些傷疤已和我在一起共度了十二年的時光。」

「你由那兒逃出來的？波特尼灣！」

「嗯，是波特尼灣那兒，」史葛雷格又溫和了下來。「當我還是個孩子就判了十五年徒刑，至少那時我還年輕，二十五歲左右，你多大了？」

「很老嘍！」

「我一直不能確定，可能我已三十五或者已四十五歲了。十五年來在一條破爛船上幹個破爛大副。」

「你該很慶幸沒有被吊死。」

「是的，」史葛雷格又高興地打了一個嗝，「我很喜歡和你談話，代辦。我從英國本土流放九個月，在海上和四百多個男男女女的可憐蟲鏈在一起，我們被鎖在艙下，九個月或更長些。沒有肉，僅一些硬麵包和水來充飢。最後祇有約一百人活著上岸。我們在賽得尼港擄開了鏈子，殺死了所有可惡的獄卒。然後在叢林中躲了一年，然後我發現了一條船——一條商船。」史葛雷格邪惡地笑了一下，「至少商船上應該有吃有喝的。」他凝視著杯中的酒，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那是死亡的陷穽，但我們均跳了上去，那些巡警均該打入地獄，」他咆哮著說。他靜了一陣子，沈入他的記憶中。「就像剛剛說的，我遇上了海難，這就是所有的故事。」

史達倫點了一根方形雪茄，「爲何你要替海盜魔王吳芳洲這種人工作？」

「我會告訴你，朋友。我現在像風一般自由。我有三個太太，我是一船之長，還有好的待遇，吳芳洲對我遠比我同家族的人好！那些可恨的親戚！是的，我將是他們的毒餌。但我不會去對付吳芳洲，還有誰會讓我擁有妻妾、食物、戰利品，並且沒有獄卒，沒有斷頭台，呃？當然，我要和他在一塊兒。」他站了起來。「現在，是你跟我走，還是我們必需攻打你？」

「攻打我吧，史葛雷格船長，請你先喝完你的酒。那是你在地球上所能喝的最後一口酒。」

「我們有上百隻的船來攻擊你。」

「你把我當作傻瓜。吳芳洲從不冒險親身出發，永不會，吳芳洲不在你的船上。」

「你實在很聰明，代辦，」史葛雷格咯咯地笑著說。「也有人告訴過我，你不會上當的。吳芳洲不在，但他的首席海軍將領——吳郭在，那是他的大兒子。那孩子是他的兒子，這是事實。」

「對，事實也有許多張面孔，史葛雷格，」史達倫說。「滾下我的船，那面白旗僅適用在你的船上。我將讓你看看我的厲害！」

「我相信你會那麼作的，代辦，喔，對了，我差點忘了，」他說著，同時由衣服中拉出一個掛在脖子上的小皮袋，他拿出了一個用紙包著的小塊，將它放在桌上，「我是來給你送這個的。」他說著，他的臉嘲笑地扭曲著。

史達倫打開了那張紙，上面蓋著「金瓜」的印鑑，並包著半個硬幣。

第十章

史達倫安適地站在小船的船首，他的手深深地插在厚大衣的口袋中，一把匕首綁在手腕上，手槍插在腰帶上。他的隨員全付武裝，緊張地划著船。史葛雷格坐在船中央，酩酊地唱著海謠。一百碼外即是海盜的旗艦。事先與史葛雷格安排好了——如史達倫所堅持的——旗艦已離開了保護她的舢板，到離岸較近的地方，泊在「中國之雲號」下風處幾百碼的地方。在那兒，旗艦在「中國之雲號」的炮火圈內，但其餘的舢板艦隊仍包圍著這兩艘船。

史達倫知道單獨的上海盜船是很危險的舉動，由於那半個硬幣卻讓他毫無選擇的餘地。他本想帶毛斯在一起——一個必需的翻譯和驍勇的戰士。史葛雷格拒絕了他，「單獨來，代辦。那邊船上有說外文的，也有說英文的。單獨來。要不要攜械隨你的便，但必需單身，這是上面交代的。」

在離開「中國之雲號」之前，史達倫當著史葛雷格的面下了最後的命令。

「如果旗艦升起了帆，或在一小時內我沒有回來，就開砲轟擊。」

「現在，代辦，」史葛雷格擠出了笑容說：「你不應該以這種心情來接受此次的邀請。

太不應該了。」

「在開砲以前，先把那孩子吊死在衍端。」

「你放心，」歐爾羅富邪惡地說，「到時這孩子是死定了，以耶穌的血爲誓，屆時若有一隻舢板倖存，我就不離開這片水域。」

「停止搖槳！」當小艇靠近舢板時史達倫叫道，上百的中國海盜靠在船邊聊天、揶揄。史達倫數了下炮座，一邊二十個，總共是四十個。

他爬上了艦梯，再度地在甲板上發現礮的狀況均非常良好，彈藥包任意的丟在地上，臭彈和燃燒彈無法計數，顯然這艘海盜船是經過好好裝備過的。到處均是糞便，但未見到有任何疾病或壞血病的跡象。帆的狀況很好，繩索也扯得緊緊的。很難，若非奇蹟出現——才可以白手倖勝。也許「中國之雲號」有神助的，可輕易的擊沉她。

他跟著史葛雷格下到船尾的主艙，無意識地注意了那邊有障礙，那條有通道可以逃生，以防萬一有此種需要。他們來到一間臭氣燻天的休息室，裏頭擠滿了人。史葛雷格想推開另一頭的一扇門，由一個粗蠻的中國人把守著，他拿槍指著史達倫，斥罵著史葛雷格。但史葛雷格用廣東話罵了回去，把那守衛推開，打開了門。

艙房非常大。髒墊子疊在一高起的台子上，上面放著一張深紅色瓷漆的矮桌。這房間像船上一樣充滿了汗臭、魚腥和血腥味。在台子的後面是一面格子狀的墻，修築成防火壁，那是精工雕刻的，隔開了司令官的臥室。從這邊根本看不透，史達倫在想，很容易用槍射擊或

伸支劍刺過去。他注意到四扇有橫柵的柩窗和六盞吊在椽木上的油燈。

在方格牆上的一扇門開了。

吳郭是個矮壯的中年人，他的臉是圓而冷苛的，他的辮子長而油，他穿著綠色絲質長袍，突出肚皮的部位還沾了油漬，他穿著上等皮靴，腕上套了許多無價的翡翠手環。

他細細地打量了史達倫一陣子，示意他到台子上坐在桌旁，史達倫坐在他對面，史葛雷格靠在門邊，心不在焉地東搔搔西抓抓，臉上掛著嘲笑。史達倫和吳郭堅定地面無表情地注視著對方。最後吳郭輕輕的抬起一隻手，一個傭人馬上拿來了筷子、杯子、茶和月餅——小巧可口由米和麵粉作成的餅，裏面是豆沙的餡——和一碟什錦燒賣。

「燒賣」是一種小巧可口的點心，裏頭包著的有蝦、豬肉、雞肉、蔬菜或是魚的。有些是蒸的，有些是炸的。

傭人倒了茶。

吳郭舉起了他的杯子，示意史達倫跟著如此作。他們靜靜地喝著，眼光仍是定地看著對方。然後那海盜拿起了筷子夾了一個「燒賣」，將它放在史達倫前面的小碟子。史達倫知道雖然他也有筷子，但吳郭一定認爲他會像野蠻人一樣用手來抓東西吃。

哼！出乎你的意料吧！他想，並感謝美美的指導。他靈巧地拿起筷子，將「燒賣」夾到嘴中，然後將筷子放回盤子，愉快地咀嚼著，更令他興奮地是感覺到海盜的驚訝——一個野蠻人能像文明人吃東西。

史達倫再度地拿起筷子，細細地從盤子中再夾了一個燒賣；最小的，也是最好吃的，當然也是最難夾的。那是蝦餡的，外面的皮薄到近乎半透明。他迅速地、毫不費力地夾起它，並禱告它千萬別掉了。他夾著它伸直了手臂，遞給了吳郭。

吳郭伸出了筷子，想夾住它擱在小碟子中，但把一塊小蝦掉到了桌子上，吳郭仍一付泰然自若的樣子，但史達倫知道他怒火中燒，因爲他很沒面子。

史達倫使出了致命的一擊，俯過身來，他夾起了掉在桌上的那一小塊蝦放在自己碟子裏，又選了一個小燒賣，他再度地夾給了吳郭，吳郭接了，這次他一點都沒弄掉。

「多吃點，朋友！那邊還預備了一大堆。」吳郭突然地開口。

他對吳郭的粗邁倫敦口音嚇了一跳，「謝謝你，我很高興你能說英文。這樣可使事情單純點，」史達倫說，「單純多了。」

吳郭很自傲自己會說英語。

「你在那兒學的英文？」

「你在那兒學會筷子？」

史達倫另選了一個糕餅，「我試著學說廣東話好多次了，但我不是個好學生，而且我的舌頭也不聽話，無法把那些音發正確。」他優雅地吃著那塊糕餅，並喝了點茶。「茶的味道很正，蘇州出的吧？」

吳郭搖搖頭，「林汀。你喜歡蘇州茶？」

「林汀的更好。」

「我的英文是由史葛雷格那兒學來的，好多年了。」他又開始要史達倫多吃些。「菜不好，多用些，朋友。招待不週。我很高興能遇到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你很鎮靜，我判斷得不錯。你今天已死了好多次了，好多次！」

史達倫的眼睛更亮了。「你將很快的死去。我的方法和你的不同。前一分鐘活得好好的，後一分鐘就死去了。」他彈彈他的指頭。「這是禮待朋友或者敵人，或一條瘋狗。」

「你的話太怪異，呃？」吳郭警覺地停了一下問道。

「什麼？」

「你說的話和我的不一樣，聲調也不一樣。」

「英國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史達倫卻不直說，給了吳郭個面子。

「他是名流，吳郭，」史葛雷格這樣解釋著。「名流的措辭和一般人不同。正如我告訴過你的，他們受過教育。」

「那要死的史葛雷格說的是眞的嗎？朋友，我說的英語並不優美？」吳郭坐回他的墊子，喝了一口茶。他打破了沉寂。「我聽說，你的船上有四百萬羅比的銀子。」

「你從那兒得到消息的？」史達倫鬆開了手掌，將那半個硬幣放在桌上。

「半個硬幣，幫一個忙，對吧，朋友？」

「是的。」史達倫說，爲了自己陷入「金瓜」的詭計而怒火中燒。

「你從那兒得到它的？」

「從我父親那兒。」

「他又是從那兒弄到的？」「你以爲我們從『金瓜』那裏得到消息嗎？朋友？呃？當然是由他的老夥伴那兒。你那兒的一百萬羅比是我父親的。」吳郭捧腹大笑。「給這位『大人』再倒些酒，史葛雷格。」

「吳芳洲和金瓜是老夥伴？」史達倫顫抖地問道。

「在某一方面可以這麼說，朋友。我們替他保護海上貿易，爲我們的服務付點酬勞該是公平的吧？一個聰明人知道如何去投資營利，所以我們有時也和他一道經營茶葉、絲綢、鴉片的買賣和放高利貸。」吳郭捧住了肚子，眼淚由那個小的眼眶中笑了出來。「所以現在我們也是合夥人了，共同利用『高貴之屋』。在這兒還有什麼更好的投資，朋友！」

「你所謂的『幫一次忙』是什麼意思？吳郭。」

「我們先爲你的耶穌和銀子乾一杯，代辦。」

「他告訴船員，如果超過一個鐘頭還沒回去，就吊死那孩子，」史葛雷格說，斟上了三杯酒。「假如升起了帆，就轟掉此船。」

「一個鐘頭有多久？朋友！」

「很長！」

吳郭吃了一陣子，「你吊死過小孩子？」

「你呢？」史達倫拿出了計時器放在桌上，「你已用掉了一半的時間。」

吳郭由史葛雷格那兒接過了一杯酒，慢慢地喝著。史達倫覺得自己脖子上的汗毛均豎了起來。他可以聽到中國人吱吱喳喳地和收回纜繩的聲音。

突然下起了雨。吳郭拿了一根牙籤，剔著牙，另一隻手很禮貌地掩住了嘴。雨勢愈來愈強。

「幫吳芳洲一個忙，」吳郭開始說。「你們的船隊有二十艘快速帆船吧？」

「十九艘。」

「十九，每艘上面我們派一個人去，你將他們訓練成船長、職員，十九個人，你把他們訓練好。任何你認爲船長該做的，均教給他們。也可以抽打他們，用繩子綁起來，要他們爬進艙底以爲處罰——如果他們不服從，但別殺了他們。五年當中是你的人，然後再讓他們回來。其次，明年的今天我們要一條像中國之雲號的快速帆船，她的費用我們付錢。你給我們帳單，我們會付銀子。礮、索、帆均像中國之雲號。我們將派十個人去英國看著她建造，然後和她一道回來。對吧？史葛雷格！」

「是的。」

「最後，我給你三個小孩去訓練，將那三個孩子訓練成名流。選間倫敦最好的學校，」吳郭說。「不論花費多少。」

「最好的衣服、馬車、寓所和食物，」史葛雷格附加的說，「像那些名流般地被帶大。

牛津或劍橋大學，是的，從那些學校畢業後再回來。」

「這不祇是一個忙，」史達倫說，「這有一大堆。」

「祇稍稍多了一點點，」吳郭機詐地說，「天啊，就照這麼做吧，也許我該將所剩下的三百萬羅比和我的一百萬羅比一齊拿走，然後去買船，有了錢什麼都能買得到，對吧？朋友！是的，也許我該拿銀子然後和那獨眼龍打個商量。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伯克。」史葛雷格說。

「啊，對，伯克。和伯克或別人打交道。交易總是交易，祇要他訓練幾個人和一條船。不算苛求，你接不接受？」

「我另和你打個新交道。我收回那硬幣，不管我在不在中國之雲號上，試著將那些銀子搶去，天啊。」

「在地平線上有兩百艘船。我損失了一百艘，仍有兩百艘，唉，提這幹嗎。我拿銀子，代辦，我要銀子。」

史達倫拾起了那半個硬幣，站了起來，「同意了？」

「不同意，恩惠——你受過恩惠。『高貴之屋』的代辦如此不守信用會很沒面子的！同不同意？」

「一個月中帶一百個人來，不許其中有任何一個是中國的通緝犯，每一個人都得識字、寫字。然後我在當中挑選十九個作船長的人選。另選十人去監視造船，然後再將那三個孩子

送來。」

「太危險了，朋友，」吳郭說：「那麼多人，史葛雷格，對吧？」

「如果將他們帶到亞伯丁就不會了。我們來選地點應該是公平的。」

吳郭沉思了一陣，「好，一個月，亞伯丁。」

「我將把快速帆船交給你或是吳芳洲，單獨地。」

「我派的人呢？」

「不行。」

「我呢？朋友！」史葛雷格說。

「不行，僅僅是吳郭和吳芳洲。在公海上。」

「爲啥，」吳郭說，「爲什麼？你腦袋中又有啥鬼點子？朋友！」

「她將是你的船。我不會將那麼漂亮的一條船交給別人。你的顏面何在？呃?!」

「同意，」吳郭最後說。「不能使詐，否則你將付出重大代價。」

史達倫傲慢地走向門口，但史葛雷格擋住了他的去路，「你還沒發誓，代辦！」

「金瓜已經有了。你知道我發誓的價值，天啊！」

史葛雷格向吳郭點點頭，走到一邊。「謝謝你，代辦。」

「既然你同意，又如此慷慨友善，代辦，」吳郭說，「我父親給了你一口信算是禮物。」他向史葛雷格搖搖手，他打開一個櫃子，拿出了一個包裹交給了史達倫。

包裹中有一面旗子——獅子和龍纏繞在一塊兒。一條船的航海日誌：是江雲號的航海日誌。

史達倫翻開了簿子的最後一頁：「十一月十六日，中午，北緯十一度二十三分十一秒，東經一百一十四度九分八秒。暴風雨繼續著，暴風強勁。十五時，暴風雨颳走了帆和主桅。我們的船無助地衝上了狄砂暗礁，她擱淺在這兒，龍骨破裂，船殼上也是洞。」

「十一月十八日，八時。一大堆海盜擁了上來。」

史達倫闔上了書。「你將他們全都殺了？」

「那些舢板不屬於我們正規的船隊，朋友。至少不全部是。」

「你將他們全都殺了？」

「他們自己死的，代辦，我不在那兒。」

「你也知道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飯桶，代辦。」史葛雷格說，「如果那些人是吳芳洲的……爲什麼他要將航海日誌給你，呃？口信是給吳芳洲的，他要我去拿那本簿子，我到那兒時那兒並沒有任何人或屍體在船上，沒有一個。」

「你搜了它？」

「你知道海上的規矩，代辦，它遇到海難而且棄了船。你的貨物有半數被打撈了起來，十六台磅和一大堆彈藥。」

「計時器呢？」

史葛雷格的眉毛揚了起來。「當然裝在我的船上了，找到它的人獲得它，這是公平的，呃？你知道嗎？代辦，你知道那些該死的飯桶做了什麼？他們竟讓它停駛了。眞難以想像！耗了我們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才找到了一條有倫敦標準時間的商船——一條美國船『波士頓雲雀號』。」他捧腹大笑，然後說，「有四個他們船上的孩子竟要參加我們。」

「其他的人呢？」

「在菲律賓靠海岸附近將他們放漂流出去了。我向你發誓，在四個禮拜以前。」

吳郭在墊子上移動了一下，搔著癢。「最後，代辦，我父親說，『十兩用來保障航行的安全並不算貴。一艘十兩，掛英國的旗子，將受吳芳洲的保護』，據說，你在香港有了新的職務，將這些告訴你的那些官員。」

「我可能給他一兩。」

「六兩是最低的價格了。我父親告訴過我，你是個很『摳』的商人，六兩。」

「一兩。」

「坐下，我們再喝些酒，馬上還有一個飯桶要來。」吳郭說。

「五分鐘內這條船將被炸掉，那孩子也將被吊死。」

吳郭打了個嗝。「你不會吊死我的孩子，朋友。」

「當然，」史達倫輕蔑地說，「那祇是個可憐的代替品。」

吳郭嘻皮笑臉地喝了一大口，「你實在很聰明，代辦。二兩一條船，告訴你的官員，呃

？留著那孩子——吊死他然後扔到海裏。放他到我的船上，我替你吊死他。」

「什麼？」史葛雷格暴怒地說，「那不是你的孩子？」

「當然不是，史葛雷格，你認爲我是個傻瓜？」史達倫厲聲地說。「我知道無賴立誓的價值。」他說。

「但那是你和我所發的誓，」史葛雷格驚異地對吳郭說，「我們向他發了誓，你說他是你的兒子，你告訴我的，天啊！」

「代辦並沒將他的孩子放在我們船上，我爲什麼要將我的孩子放在他的船上？」

「但我向他發了誓，天啊，這是欺詐。」

吳郭慢慢地站了起來。「你喊我騙子，朋友！」

「不，」史葛雷格很快的說，將他盲目地憤怒藏了起來。「那祇是我所立的誓。我們仍守了信。但和我們所作的有點出入。」

吳郭厭倦地搖搖頭走進他的臥室。「老外實在很怪異，朋友，眞的很怪異！」方格的門關上了。

史葛雷格上了甲板，天啊！他想，幾乎氣得哭了出來，天啊！我將收拾那天打雷劈的傢伙，看看我做得到還是做不到。要等到那個人被接走，不能在他被接走以前，天啊！否則他會壞了一切的事情。

但在那以後呢，天啊，在那以後……。

第十一章

中國之雲號突破了暴風雨向著香港島南方海岸的主港前進。史達倫在主艙中用餐：有燉蠔，烤香腸，鮭魚乾，煮燻肉和萵苣，炸雞等等，還有一盤蘋果派以及冷藏的白酒、香檳。還有茶。

「四百萬羅比——四個硬幣，」羅勃說，咀嚼著他的食物。「一個是吳芳洲，其它的三個是誰？」

「當然金瓜有一個，也許兩個，」史達倫說。

「我們得履行一個龐大的『恩惠』」，羅勃說。「那將要給那些傢伙將近百萬羅比的酬報，一艘像中國之雲的快速帆船到了他們手裏還得了，一艘普通帆船就用來劫掠。整個大英帝國的亞洲航線都會被他們切斷。一條船，還有十九個人受船長訓練，以便回去訓練更多的船員！我們的未來掉進了陷穽，實在可怕喲！」

「金瓜騙了你，他騙了你！」科倫說。

「不，他是比我精明了些，但那也不完全對。我是不夠精明。我，孩子！不是他。當你

坐在桌子上和人談判，每一邊均希望自己盡可能的多佔些便宜。這很簡單。唉！我沒他行，如此而已。雖說我也曾想到過別人也可能把硬幣切開——但我仍然必需如他所要求的和他打交道。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一點選擇的機會都沒有。」

「若他比你精明，達克，那我還那有機會？科倫呢？」

「胡說，除非你已開始替自己作打算，你應從別人的教訓中吸取經驗。對中國人別像對我們西方人一樣，他們不一樣。」

「是的，他們不一樣，」科倫說。「醜陋，令人厭惡的異教徒。而且看起來均一模一樣，無法分辨出是誰。」

「我不同意。我的意思是他們的觀念和我們不同而已。」史達倫說。

「那麼我們該如何替他們下定論，爸！」

「假如我知道，我就不會出錯了。他們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如此而已。現在請將燉湯遞給我，那兒還有個小伙子。」

科倫將湯遞給了他，史達倫替自己取走了三分之一。

「你似乎並沒心慌，達克，」羅勃說，「這樣會毀了我們，毀了亞洲的生意。」

「你沒在吃東西，羅勃，還有科倫，吃吧！」史達倫撕了一支雞腿放在碟子中。「情況並沒想像中那麼糟。首先，那十九個人；唉，他們祇是吳芳洲和那夥人派來的間諜。要我們教他們，他們得先學英文，對吧？如果我們能以語言和他們溝通，爲什麼不能改變他們？將

海盜教育成有用的公民，也許甚至可成基督徒，呃？十九個機會將他們拉到我們這邊。勝算很大，我必需這麼說。假如他們站在我們這邊，甚至僅其中一人，我們將可知道海盜窩的所在。然後我們可澈底地控制他們，消滅他們。其次，快速帆船，一年零一天，屆時我將期待著那場海戰，就如此。我將船交給他們，然後擊沉它，我並沒發誓我不擊沉它吧。」

「爲何不綁幾桶炸藥，點上慢燃引線，然後再交給他們？」羅勃說。

「吳郭太聰明了，他會想到此點的。」

「難道沒辦法，在船殼外吃水線以下的部份掛上水雷嗎？」

「這倒是可行的，也許。那也許可逃過他們的詳細檢查。雖說你被坑了，可想盡辦法來彌補，但你不能失信於人。不能使詐，羅勃。那樣我們將沒面子幾百年。我要殺死吳郭。」

「爲什麼？」

「讓他知道發誓的價值，並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靜寂了一陣。「我以爲你在五個月內要回家。」羅勃說。

「我是要回去，當那艘船造好時，我要駛它回來。我們將叫它『蓮雲號』。」史達倫用餐巾擦了嘴。「那些人和那條船我倒是可以了解的，但爲何要訓練三個孩子成爲『名士』？我還想不透，我也猜不透原因。」

「他們是吳郭的孩子嗎？」

「孩子或是姪子，嗯，錯不了，但爲什麼呢？他們又能得到什麼？」

「英國的所有事情，我們的所有祕密。」科倫說。

「不，孩子。我以爲孩子們更容易接納我們的方法。吳芳洲和吳郭一定也曾想到此點。但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成『名士』——而不是船長、軍人、造船者、武器製造者，或任何實用些的？爲什麼一定要成『名士』？」

沒有人能回答他的問題。

× × × ×

當中國之雲號穿過西邊的水道進入香港碼頭，史達倫來到後甲板和科倫及羅勃在一起。雨已停了，輕風拂面，暮色漸重。史達倫感到非常的舒坦和寧靜。但當他一上了甲板，他的寧靜心情被粉碎了。

碼頭上擠滿了亞洲的商船和英國皇家艦隊，海灘上搭滿了帳篷，把四千個遠征軍的士兵分作四個營區。

眞正令史達倫目眩的卻是上千條的中國舢板擠在這個水域，還有成群的舢板來來往往，成千的小茅屋像毒蕈般散佈在小山的斜坡上。

「上次我由廣東回來時，它們就已蠭聚在那兒。」科倫說。「祇有上帝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至少有四五千吧。他們的人潮將淹沒了我們。他們搭大批的舢板或木船來到海岸。然後在那亂七八糟的情況下，他們將毀滅一切。在晚上那些傢伙將溜出來，偷走一切可能搬動

的東西。」

「萬能的上帝啊！」

「最初他們散佈在整個島上。我要龍史達夫將他們暫時聚在那個山坡上。那個山坡好像叫『太平山』。」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我和叔叔均希望你親眼目睹。短時間內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歐洲人——離職軍人，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龍史達夫憤怒地扯著他那原已稀少的頭髮。我們一個晚上將在碼頭上收拾十至十五個中國人的屍體。不是被謀殺就是被淹死的。」

「你必需到那兒去看看，你才知道有多麼骯髒，」羅勃說，「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行！空間多得很，但他們卻像潮水般地不斷湧進來。」

「如此，」史達倫說，「我們將不必擔心缺少苦力或幫手。」他轉向歐爾羅富說。「向旗艦敬禮，並用你的名義發個訊號過去：『請允許停泊在八個錨鏈的距離。全員在甲板上集合！』」

歐爾羅富點了點頭。

× × ×

中國之雲號的空礮轟了一聲，對方也回應了一個槍聲。請求被允許了。船員們全部集合

在甲板上。史達倫命令道：「任何人在明天中午以前不准離船，也不許任何人在明天中午以前上船。不許提到任何有關我們船上的事，或我在船上的事。任何洩露一個字的人均要受到處罰。每個人均加發一個月的薪餉，明天黃昏時付給銀子。請職員們配上武器守在後甲板上監視。好，解散。」全體爲代辦歡呼了三聲，然後散開了。

「幾點鐘拍賣土地？科倫?!」

「三點，爸，明天，在『快樂谷』。」

「羅勃，要有把握得標。」

「是，我們帶了一張清單，我們要買那座小山。」

「當然。」

羅勃思索了一陣子，「假如伯克和你一樣頑固，我們可能必須將所有財產投注在那座要命的小山上。」

「嗯，」史達倫向歐爾羅富招招手。「在夜裏兩點的時候，用羅勃的名義向伯克發個訊號，要他在四點鐘的時候上船來。兩點的時候叫我起床。但在兩點以前別讓任何人來吵醒我。現在開始你來指揮。」

「好。」歐爾羅富說。

「我得睡一下。羅勃，你和科倫也一樣。明天我們將有很長的一天。是的，科倫，也許你願意想一下那舞會在那裏開？如何舉行？在三十一天當中。」他下艙去了。

當中國之雲號接近旗艦，科倫走近歐爾羅富身旁。「當我們下錨時，請將救生小艇放在一邊。」

「代辦交代過不准任何人上船。沒有他的允許，不會有小艇的。」

「那很明顯地，並不包括我們——史達倫先生和我。」科倫厲聲地說。

歐爾羅富咯咯地笑著，「你不了解你的父親，科倫。他說『每個人』，他的意思就是『任何人』。」

科倫轉向艙口，但歐爾羅富阻止了他。匕首握在了手中。「不能有任何人打攪他，那是他的命令。」

「滾開！」

「他從不亂下命令，去問問你的叔叔。祇要我是中國之雲號的船長，沒有人能夠上岸。如果他允許你上岸，他會說的。」

「明天中午以前，我們都得待在船上，科倫。」羅勃說。

憤怒中的科倫自忖道，到自己成爲代辦時，是否也像現在一樣地服從。他也知道這種服從性並非自動地由頭銜而來，而是自己去贏得的。「很好，船長。」他走到舷邊站在羅勃的身邊。他們沉默地望著海岸漸漸地接近，慢慢地他們看到了小山。

「那個玩意兒將毀了我們。」羅勃說。

「現在我們有了銀子，伯克是無法與我們抗衡的。」

「他在知道達克有了銀子後，他會不計一切後果的抬價。」等價錢升至天文數字時，伯克就會退出。達克致力於那座小山，正如同我們致力於『高貴之屋』。現在是面子問題，去他媽的面子！他們間彼此的憎恨到最後將毀了他們自己。」

「爸說，他將和他競爭，在五個月內。」

「是的，孩子。他必需如此。我不行，你也辦不到。」

科倫的目光凝視於那座小山和香港。不管喜歡不喜歡它，他告訴自己，胃在絞著，那兒是你的王國。如果你有力量和膽量去征服它。

突然間，他覺得非常恐懼。

× × ×

在黎明時，歐爾羅富叫醒所有的船員，將船澈澈底底地清洗乾淨。兩點正，他發出了訊號，下了船艙。

「早，兩點了！」歐爾羅富向那扇拴住了的門說。

「早，船長！」史達倫開了門。「請進。」他套了一件絲緞長袍，裏頭沒穿衣服。不論冷天還是熱天，史達倫總是裸睡的。「替我叫份早餐，並叫羅勃先生和科倫在半個鐘頭後和我一道用餐。」

「已經通知了。」

「沃夫健在那兒？」

「桅頂。」

「那中國孩子呢？」

「和他在一起。像隻狗一樣地跟在他身邊。」歐爾羅富交了一份寫得很整潔的單子。「這是昨晚及今天早上接近我們的船名，替你記下的。你弟弟的太太派了一條船來，希望能愈早接他上岸愈好。葛萊與船長來找你兒子——辛克萊和他妹妹也來找他。她找你，所以她也在你的單子上。有個訊號由旗艦上傳來。『讓你的兒子儘快上船來』我送他走時，他像隻討厭的老鼠詛咒個沒完。」

「謝謝你。」

有人在敲門。

「嗯？」

「早，先生！」那水手說：「有『白巫女號』來的訊號：『很樂意』。」

「謝謝你，信號手。」

那人迅速地離去。史達倫交給歐爾羅富一張一千基尼的銀行滙票。「代表我的一點心意，船長。」

歐爾羅富讀了數目，他眨眨眼又再讀了一遍。「這太多了，太多了。」他還給了他。「我祇是在盡我的本份做自己該做的事。」

「那不能和那批銀子相提並論，收著，那是你該得到的。」

歐爾羅富遲疑了一下，然後將它放在口袋中。他卸下手腕上的匕首放在架子上。「你的兒子，」他總算說了出來，「最好注意他點，在他的前頭有很大的麻煩。」

「呃！」史達倫的目光立刻離開了單子。

「是的。」歐爾羅富摩著他的短鬚。

「那是你的巫術告訴你的？」

「我的透視力，是的。」

「什麼問題？」史達倫由長久以來的經驗了解歐爾羅富不輕易地預言。但奇怪這個小個子卻料中了太多次。

「我不知道，」突然他臉上露出了笑容。「當他成爲代辦時，他想要拿走我的船。」

「那麼你必需去爭取他的尊敬，改變他的想法，否則你會失去它的。」

歐爾羅富露齒一笑，「是的，我會如此。」接著他的笑容慢慢地消逝了，「但他會在一個很不好的日子接管一切。他的手上會滿滿了血。」

停了一下，史達倫說：「誰的血？我的嗎？」

歐爾羅富聳聳肩。「我不知道。但他會給你帶來太多麻煩，此點我可以肯定的。」

「那個作兒子的不是如此？」

「這你說對了。」歐爾羅富想到自己在那維克的家和他自己的兩個兒子，二十歲的魁偉

青年。他們兩人均恨他，鄙視他。雖說他非常鍾愛他們和他的太太蕾卡——一個拉布蘭人。他們一家原很融洽，直到有一天那兩個兒子依偎著母親而敵視他。「是的，」他說，覺得非常疲倦，「你是對的。這種情況很普徧。」

「最好去睡一下，」史達倫說。「我在八點時還需要你。」

歐爾羅富離開了。

史達倫注視著天空好一陣子。什麼麻煩？誰的血？爲何選在一個「很不好的日子」？然後他將自己的思慮離開了這些無法獲致答案的問題，很滿足地想著今天，也許明天。「你這兒的中國人會一天天的增加。」他大聲的說。他再度地研讀了那張單子一遍。高斯，伯克，狄爾曼小姐，昆斯，高登陳，史基能，波森。馬凱。馬凱！

「史都華！」他喊道。

「有，先生。」史都華將艙房中的熱水放在修面架邊。

「送個口信給古得海先生。假如波森。馬凱駛到船邊，將他接上船來。」

「是，先生。」史都華退了下去。

史達倫站在艙房的窗子旁。他可以看到太平山上大批中國居民的悸動。但他的心卻飛到別的地方：爲何雪凡芬狄爾曼要來？若世上曾有「床第皇后」，那她就是其中之一。我眞懷疑她是否是處女，當然她是，她必需是。若你知道她是個處女你會和她上床嗎？又不打算娶她？不，那樣我就不會和她上床了。一個男人在一生中需要接觸兩個處女。一次是和他的太

太。一次是在壯年時細心地挑選一個情婦。當這男人已學會了耐心，熱情的知識，然後可以使那女孩兒在無痛楚地情況下變成婦人。

當然雪凡芬是處女，你的想法像個傻子。但她眼底的火花和她搖擺的臀浪會給她丈夫帶來光明的希望，呃！她是個有趣的情婦。你願娶雪凡芬嗎？還是祇想和她上床？

如果你是中國人，你可以公開地擁有好幾個太太，並且她們可以在同一個屋簷下和平共處。史達倫咯咯地笑。我倒很想看看雪凡芬和美美共住在一個屋簷的樣子。誰會贏得那場戰爭？因她們兩人均是悍婦，戰爭是免不了的。

「嗨，爸爸。」科倫站在門口。

「你睡的可好，孩子？」

「還不錯，謝謝你。」科倫作了個惡夢。「順便問一下，如果我們是舞會的主人，我們該邀誰作伴呢？」

「瑪麗。辛克萊！」

科倫嚐試失敗了，祇好隨口接一句。「好。」

史達倫告訴自己得趕快替他的兒子找個女伴。「也許，我們作主人的，平等地邀請每一個人來比較妥當些。屆時將有二十多位女士，你可慢慢地選擇。」

「歐爾羅富說旗艦那兒有口信傳來。要我上他們的船。我現在可離開了嗎？我想去見見龍史達夫，談談有關土地拍賣的細節。我希望這個工作能圓滿地完成。」

「嗯，」停了一下，史達倫說，「如果我是你，我不會辭掉歐爾羅富。」

科倫的臉紅了。「喔，他告訴你的？我不喜歡他。他使我的肉發癢。」

「像對一個最好的船長一般接納他——多耐心地對他。他可以成爲一很有用的伙伴。」

「他說他有透視力。」

「他有。有時灸。許多人有。『你的手上淌滿了血』可以代表一切，也可能並無特殊意義。無需擔心的，孩子。」

「我不會的，爸。現在我可以上旗艦去了嗎？」

「嗯，等伯克離開，你就可以過去。」

「你不認爲我有克制自己不亂說話的能力？」

「有些人有，祇需要看看一張臉就可以知道一切的竅門。歐爾羅富是一個。伯克是另一個。你看到銀子後，你會改變的。」

「不，我不會。」

「一個年輕人知道他破產了，和一個年輕人知道他不會破產，其中有很大的差異。你可由四封電報中看出你已處在上風，孩子。」史達倫將自己臉上塗了肥皂泡沫。「你有沒有過情婦，科倫？」

「沒有，」科倫侷促地回答。「我去過一間妓女院，若你所指的是那個。爲什麼問這問題？」

「大多數的男人來這兒都有情婦。」

「中國人？」

「中國人，或歐亞混血兒。」

「你有嗎？」

「當然，」史達倫拿起了剃刀。「在澳門有妓院。東方人，西方人均有。但很少有乾淨的，大多數均有性病。所以有這習俗——你知道『婦女病』嗎？法國疹或西班牙疹，隨你如何稱呼它？」

「是的，當然知道。」

史達倫開始刮臉，「據說是哥倫布和他的船員由美國西部印地安人那兒傳染到，然後傳入歐洲。我們戲稱它爲法國或西班牙疹，法國人喊它爲西班牙疹或英國疹，西班牙人喊它爲法國疹。反正我們全都被罵了進去。你知道沒有藥醫它？」

「是的。」

「那麼你也知道祇有從女人身上才會傳染到此病？」

「是的。」

「你知不知道『保險套』？」

「知道……當然知道。」

「沒啥好害羞的。我很抱歉常常不在家。我很願意告訴有關生活　有關我的生活的事

。也許你已知道，也許你祇是害羞不敢啓齒。反正不管怎樣，我要告訴你。戴上保險套是非常必要的。最好的一種是法國製絲質的套子。最新的一種是用某種魚皮製成的。你最好預備一些。」

「我不認爲我會用到……」

「我同意，」史達倫打斷了他的話。「但你準備些也無妨，以防萬一。我並不想干預你的生活，或鼓勵你成爲一浪蕩子。我祇想確知你了解一些正常的事，如此你才安全。保險套可以防止疹子的傳染，也可以防止女孩子受孕，如此可以避免她惹上麻煩，你也可不必受窘。」

「如此做和上帝的旨意不相合，不是嗎？我的意思是，那不是毀掉了做愛的原意了嗎？它的主要目的是繁衍後代。」

「天主教徒是如此的認爲，呃，並且非常激烈地抗議。」

「你懷疑了聖經？」科倫驚駭地說。

「不，孩子。祇是一部份的……那字怎說？——分析。」

「我認爲我是個思想較前進的人，但你——你所說的是異端。」

「對某些人而言。但教堂對我非常重要——它的優越地位遠在我、你、任何人，甚至『高貴之屋』之上。」史達倫繼續地刮著臉。「這兒的習俗是擁有自己的女人，你養她，付她錢，供給她食物、衣服、傭人和所有的一切。當你不再想要她，你給她一些錢，叫她走路。

「那樣不是很絕情？」

「是的——但是那麼做會很沒面子。你找一個，這種方式很優雅——經過一個『掮客』即媒人，而且完全依照中國古代的禮俗。」

「那不是奴隸的買賣制度嗎？而且是最糟的？」

「假如你的觀念是去買個奴隸，並對待她像個奴隸的話，是的。你和一個傭人是如何訂合約的？給他們些錢，讓他們幫你做幾年事，也是同樣的情形。」史達倫摸摸他的下巴，然後再抹了些肥皂泡沫在那些仍未刮乾淨的部份。「我們將去澳門，若你願意，我會替你安排。」

「謝謝你，爸，但是，」——他正想說，去買一個女人，是件令人唾棄的和罪惡的

「我，呃，謝謝你，但不需要。」

「你改變心意時告訴我，孩子。別那麼害羞。我認爲有那種『慾望』是正常的，而不是一種罪惡。但注意那些妓院，千萬別沉湎其中。也千萬別不戴套子就和女孩子上床。在這兒千萬別對一個歐洲人，特別是葡萄牙人的太太或女兒感到興趣，不然你會很快地毀滅掉。千萬別喊一個人狗養的，除非你已準備好了刀、槍。並且千萬不要輕易進入沒有你親信的人推薦的房子。如果你不願問我或羅勃，問問亞里士多德。你可以信任他。」

非常不安地，科倫注視著他父親穩穩地一下下刮完了臉。他似乎對什麼事都很有把握，

科倫想。但他是錯的——對許多事情而言，是錯的。聖經上的一節記載的非常明白　肉慾是罪惡，愛是天意，做愛而不要孩子是肉慾，是一種罪惡。我希望我有個太太或情婦，如此可忘掉肉慾，但這與聖經上所說的又不符合。

「你買了一個情婦？」他問。

「嗯。」

「你付了她多少錢？」

「我說過了，那不關你的事，孩子。」史達倫徐緩地說。

「很抱歉。我並不是有意莽撞，或有意調查，或……」科倫臉紅了。

「我知道。但不要問別的男人這種問題。」

「是。我的意思是要一個女人需要花多少錢？」

「這要看你的口味了，從僅僅一兩到無價。」史達倫對他所說的這個話題並不躭心。你最好親自做，然後再讓別人替你做。「順便一提，科倫！我們尚未定出你的薪水。你以一月五十基尼起薪。那個數字全是你的零用金，因爲你並不缺什麼。」

「你眞是太慷慨，太慷慨了，」科倫叫了出來。「謝謝你。」

「五個月內，我們會酌量增加。我們一擁有了土地就開始蓋房子、倉庫、大廈，還有一幢屬於你的房子。」

「那太好了。我從來沒有一幢房子——我的意思是甚至我從沒有過屬於自己的房間。就

連我讀大學時也沒有。」

「一個男人，均該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對一個冷靜的腦袋，不受打攪是很重要的。」

「一月五十基尼是一大筆錢。」科倫說。

「你該得到的。」

那夠家用了，科倫在想。不再需去妓院或找那些全身發臭的土人。他嫌惡地想起了曾去過三次妓院，那是大學生喜歡也能力所及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半醉的情況下進入那間臭氣燻天的房間。一仙令讓他和一個有他兩倍年齡大，像隻母牛似地老太婆，在一張充滿汗臭味的牀上搖幌。以除去一個男人痛苦、罪惡的情慾。接著而來的就是幾個禮拜的恐怖等待，等待著疹子的來臨。上帝保佑我別再犯那種罪，他想著。

「你還好吧？科倫。」

「是的，謝謝你。我想我也該在早餐前刮刮臉。我非常抱歉。我並不是有意的　我不是有意冒犯。」

「我知道。」

×　　×　　×

「伯克來了，先生。」水手說。

「帶他下來。」史達倫說。他根本並未去想羅勃曾告訴他的那些話。

科倫和羅勃均感覺到在艙房中等待的緊張氣氛。

伯克喀喀地走了進來。他沒禮貌地笑著。「啊哈，達克，我就猜到你在船上！」

「甜酒？」

「謝啦。早，羅勃，早，科倫。」

「早，」科倫說，恨自己爲恐懼所縛。

「這套衣服你穿起來才合適。現在你已成爲了討海生活的人？像你爸爸一樣？」

「不。」

伯克坐進椅子中。「上次我見到你爸爸時，科倫，他的船傾斜的很厲害，幾乎要沉掉。眞的很可怕。那是件可怕的事件——意外。」他由史達倫那兒接了一杯酒。「謝謝你，那時候我急急忙忙設法救熄那衝天的火焰，預備去救他，怪的是，他竟消失了。花了一整天和第二天去搜尋。」

「你想的眞週到，泰勒。」史達倫告訴他。

「我派高斯昨晚來找你。實在很奇怪，呃，科倫？」

「有什麼奇怪的，伯克先生？」

「那個小矮個竟不知你爸爸在船上。據說還不准任何人在中午以前上船。並下錨在旗艦的炮火圈中，著實很奇怪。」

「高斯碰到旗杆了嗎？」史達倫問道。

「唉。他非常傷心。他說那有點像咒人短命。他非常的不高興。」

史達倫遞過了一張滙票——兩萬基尼。

「謝啦，達克，」伯克說，根本沒碰它或看它一眼。「但它不是我的。也許你最好將它給高斯。或送上船。那並不是付我的。」

「就照你的吧，泰勒。他也會去參加土地的拍賣會？」

「喔，是的。」

史達倫拿起了目錄。「土地的位置分配，七、八日到村莊的西方，十六、十七日是中央，二十二、二十三日到東方，你選那一個？」

「你讓我自己挑嗎，達克？」

「這對我們倆已綽綽有餘，你選你想要的，我們不會和你衝突，否則你會衝突到我們。」

「我有同樣的想法。這樣公平，並且明智。十六、十七的海邊土地，和六、七的郊外土地。」

「我們要海邊地七、八。郊區是三及四。」

「就這麼說定。這沒包括那座小山。你打算投標，呃？」

「是的。」

伯克飲了些酒。他感覺到科倫的不安。「船在明天離開，達克，你聽到了嗎？」

「沒有。離開後要上那兒去？」

「北方。去參戰去。」伯克嘲諷地說。

「我早就遺忘了戰爭，」史達倫笑了一下。「再度困在北京？在冬天？」

「是的。我們的將領均受命往北方去了。我聽到海軍上將的尖叫，但龍史達夫僅咆哮道，『北方，天啊，你們受命到北方！我們要去教訓教訓那些異教徒！好好地教訓他們一下！』」

「他們不會去北方的。」

「有你的反對，也許不。由龍史達夫的代辦嘴裏講出這種話來，眞叫人替你婉惜。太不可理喻了，當我們需要你們去拯救我們的船隻，你們竟如此。」他很大聲地清清喉嚨，然後向空氣中嗅嗅。「這條船上有點怪味。」

「喔！」

「聞起來像銀子。對，銀子沒錯。」伯克向科倫瞄了一眼。「如此一來你就不會破產了，會嗎？小伙子。」

科倫沒話可說，但卻滿臉通紅。

伯克獰笑了一下。「我在你下錨時就聞到了，達克，哼，甚至在你剛入港時。等到你有了錢付債款，我再和你賭一次。」

「那一天到期？」

「今天，你知道的。」

「你想延長期限嗎？」

「若非那孩子的面子和所有船上的人，我會懷疑你是否故弄玄虛。那樣可能銀子並不在你手中。但我知道的很清楚。那寫在船上的每張臉上，但除了你和羅勃的。今天我會收你的滙款。」

「在土地拍賣之後，我們會解決此事。」

「之前，唉，之前。你最好在投標前清掉這些債務，」他的眼中充滿了怒火。「你又擊倒了我，願上帝能將你打入地獄！那座小山是我的，是我的。」

「那屬於『高貴之屋』的。而不屬於二流人士的。」

伯克站了起來，緊握著拳頭。「屆時我會向你的墳墓吐口水。」

「我會從小山上向你的房子吐口水，就在太陽下山前！」

「也許在亞洲根本沒那麼多錢去買它，願你有美好的一天。」

伯克氣哄哄地走了出去，他的靴聲漸漸消逝在通道。

科倫擦了擦手心的汗。

「那座小山坑了你，達克。他會抬標毀了我們。」羅勃說。

「是的，爸，我知道他會如此做。」

史達倫開了艙門。「史都華！」

「有！先生！」

「要古得海先生快步跑來！」

「是，先生。」

「聽我說，達克，」羅勃說。「這是你的機會。像他要對你的方法一樣對他。突然停止出價。讓他去收拾那爛攤子，那樣被毀了的不是我們而是他。」

史達倫沒吭氣。古得海急急忙忙地敲了門進來。

「是，先生？」

「準備一條獨桅快船。告訴水手長送羅勃先生和科倫先生去『雷雲號』。等科倫先生一下，然後送他去旗艦。然後回這兒報告。全員甲板集合！」

古得海出去了。

「爸，叔叔是對的。看在對上帝的崇敬份上，難道你看不出那可惡的海盜在設計陷害你？」

「然後我們可看看對上帝的崇敬，能否使我們脫離那個圈套。這是面子問題！」

「達克，」羅勃辯護地說，「你願意聽聽原因嗎？」

「莎拉希望你上船。還不要提到銀子的事。還有，科倫，假若龍史達夫問到了我，不要說別的，僅告訴他我在船上就好了。」

「達克，這是你的一個機會……」

「你最好快些，羅勃。代我問好莎拉和孩子們。」他轉向床上的那堆文件。

羅勃知道再和他爭論也是無用的，所以一言不發的走了。科倫跟在後頭，心裏很難過。他知道沒有任何人能改變他父親——或伯克；「高貴之屋」要建在一座荒山上的一塊廢石頭上。愚蠢，他的內心在吶喊。爲何爸爸那麼傻？那麼地傻！

第十二章

那天下午，史達倫站在「快樂谷」前的大帳篷邊，他注視著歐爾羅富船長監督水手們，由大艇上搬桶子下來，並整齊地堆進帳篷中。他太專注了，以致於沒有發現瑪麗•辛克萊已到他背後。她戴了一頂軟帽，帶子繫在頸下。她那栗紅色的呢料長袍拖在沙灘上，她的腰部束成流行的砂漏型。但衣服的質料卻不好，也是老式的裁剪。她帶了一個破舊的暖手皮手筒，一條灰色的披肩圍在她脖子上，很配她的眼睛。她整潔、平凡、窮苦、端莊，像個淑女似的出現。

「嗨！代辦。」她說。

史達倫由幻想中被喚回。「喔，嗨！瑪麗。你看起來眞漂亮。」

「謝謝你，先生。」瑪麗露了一下笑容地說。她非常優雅地促膝爲禮。「你太誇獎了。」

海邊和谷裡擠滿了商人和他們的太太、孩子們，歡樂地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彼此祝賀著，並口若懸河地談個沒完。一群群的軍人和水手們稀疏地散佈各處。大艇正送著別的家庭和

職員們上岸。靠近海邊的地方聚集了一堆舢板在那兒捕魚，在西邊有一大堆喧擾好奇的中國人，被士兵們阻攔住不准越過谷地。

拍賣主持人站在台子，被安置在五十碼外的一塊稍稍高起的地上，史達倫同時也注意到高登陳站在附近。他的兒子立刻向他點了個頭。史達倫很明顯地可看出那年輕人想和他談話，但又必須耐心地等待一個不受打攪的機會。

「午安，高登。待會完見。」他喊道。

「謝謝你們，先生。」高登陳喊著答覆，又點了個頭。

史達倫看到羅勃和莎拉在散步，她已有了身孕，她的臉緊繃著。凱倫在他們身邊玩耍。史達倫找了半天科倫，卻未見人影，他以爲可能還在旗艦上；過一了下，他看到了他，正在和葛雷興交談。他覺得很奇怪，當科倫一上岸時他並不想和他來往的。

「打攪一下，代辦，辛克萊小姐，」歐爾羅富說，「他們所有的人都在這兒。」

「我早該想到，歐爾羅富船長。」瑪麗揶揄地說。

「我聽說前兩個鐘頭你一直在搬酒桶上岸。難道你想使全歐洲人均醉倒嗎？史達倫先生！」

史達倫笑了一下。「不。謝謝你，船長。」

歐爾羅富向瑪麗行了個禮，然後和一些水手進入了帳篷。其餘的一些圍在外頭，還有一些坐在岸邊擲骰子。

「你來早了，瑪麗。拍賣在一個鐘頭內還不會開始的。」

「葛雷與船長非常週到地替我安排了個伴，」她說，「我們走走可以嗎？」

「當然。」史達倫在發現了她聲音的銳利。他們開始在內陸上溜溜。

這谷地的底部是潮濕的，昨天的雨還仍靜靜地躺在一個個的小水窪中。從一個小瀑布上，水靜靜地滑下成爲一條小溪。蒼蠅、青蛙、蜜蜂和蚊蚋交鳴哄著一條下面的水流直至暗礁。陽光帶著春的氣息照著大地。

當他們已遠離了人群，瑪麗停了下來，「首先，我要告訴你，對你的損失我有多難過。我曾試著，在你去廣州前看你。」

「我知道。你眞太好了。」

「昨晚我試著上船。我想看看你們到底成什麼樣子。那眞倒楣。」

「嗯，但已過去了。成爲歷史了。」

「是的，但我可在你的臉上看出那傷痛。別人看不出來，但我看得出來。」

「你近來如何？」他問道，和往常的躊躇，瑪麗看起來那麼地正常——甜美、溫柔，任何她該俱備的——但不行。我不該喜歡她，他想，但我卻眞喜歡。

「生活確使我愉快了一段時期，」瑪麗回首望望海邊。伯克。高斯，那葛雷克。桑，伊莉莎。伯克和她的女兒，正由他們的大艇上下來。「我很高興你又再度地擊敗伯克。」

「我擊倒了他嗎？」

瑪麗的眼睛瞇了一下。「四百萬羅比的銀子！四個硬幣！」

「妳從那兒知道那些的？」

「難道你忘了，代辦！在高階層中我有朋友。」她以對白體對他說。但當她和代辦在一起時，她就鄙視這些所謂的「朋友」了。

「誰有——誰還有另外的幾枚半個的硬幣？」

「你肯讓我去查出來嗎？」

「我以爲妳早已知道了。」

「唉，代辦。你是個男人中的男人。」她的溫情更加深了。「我知道兩枚在那兒。當我知道另外兩枚在那兒時，我會告訴你。」

「誰有那兩枚？」

「假如你安排這麼一大筆貸款，你能得到多少？」

「全數，唉，全數。金瓜有兩枚嗎？」

「一枚。」她玩弄著披肩，並將它圍得更適體些。「現在廣東已有四千個優秀的軍士。還有一支由礮船組成的艦隊。假如他們將進逼波格堡，他們將會攻擊我們的船隻。另外一支船隊在北方五十哩處。有個叫『吳郭』的名字，有沒有任何意義？」

史達倫裝著在思考，其實內心已全亂了。在和史葛雷格貝面前，他從沒聽說過吳郭——他的父親吳芳洲倒是聽到的，可是他的兒子，沒聽過。毛斯並不知道船上洩露的消息，或史

葛雷格說過的話。祇有羅勃和科倫知道。瑪麗不可能是由他們那兒聽說吳郭的。如此說來，這消息一定是由吳郭那兒傳出，或是金瓜。但怎麼傳出來的呢？「那是個很普通的名字，」他說。「爲什麼問這些？」

「他是吳芳洲的大兒子。」

「那個海盜頭子？『白蓮教』？」史達倫裝出很驚訝的樣子。

「我很喜歡嚇唬你，」她高興地說，「皇帝秘密地經哈波在廣東授職給吳郭和吳芳洲擔任福建省和台灣的官吏和將領，來換他們所有的艦隊來攻打香港碼頭，以作報復。」

「攻擊是在什麼時候？」他這次是眞得受驚了。

「他們尚未接受。正如中國人說的，『協商是一種程序。』」

「難道吳郭所要求的『恩惠』是假的？」史達倫自忖道。一個更陰毒的把戲藏在幕中，然後掉入陷穽？爲什麼？那個硬幣又怎麼說？他們會拿全部的船隻來冒險嗎？那些飯桶海盜操縱下的四千艘舢板可以毀掉我們——也許！

「你看他們會不會接受——會不會發生攻擊？」

「我也不敢說——但我想應該是會如此的。但那並不是我全部要說的，代辦。你應該知道你腦袋的懸賞金已漲了一倍。科倫現在也被通緝了，一萬元。所有的英國人，喬治•葛雷興，龍史達夫，伯克。」她的聲音很單調地說。「還有美美，鄧肯和凱特。假如沒被撕票的話，他們也均有份。」

「什麼？」

「我在三天前聽說的。你不在這兒，我盡快地搭了一條便船到澳門去，但你恰好走了。所以我去看了美美。我告訴她是你派我去的，因爲你聽到了她和孩子將有危險的風聲。然後我去找了你的代辦，以你的名義告訴他帶著美美和孩子到他家去；假如在你回去前發生了任何事情，你就吊死他，他的孩子及他的孫子。」

「陳生說了什麼沒有？」

「他說，告訴你無需害怕。我看著美美和孩子進了他家後，就趕回了香港。我想目前他們是安全的。」

「他知道有關銀子的事嗎？」

「當然。一部份。」

「還有誰提到那批銀子？」

「我知道陳生，金瓜，和『口虹』的商人——他們均有一份。他們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羅比，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可能是滿洲人的。」

「琦善？」

「不是。他已被貶黜，所有的財產均已充公。『口虹』估計那些約值兩億羅比的金子。」

「陳生說了他會照顧他們嗎？」

「是的。既然你又再度富有了，他拼了老命也會保護他們的。將來不知道，至少目前他會的。」

「瑪麗，妳在這兒等一下。」史達倫走向海邊。他認出了沃夫健，向他叫著，招手，然後急忙地向他走去。

「沃夫健，叫歐爾羅富，馬上要『中國之雲號』去澳門。接美美、孩子，還有奶媽一道回來。留下古得海照顧帳篷。」

「把他們接到這裏？」

「嗯。明天一定要回來。他們在陳生那兒。」

「把他們接到這裏？公開的？」

「唉，天啊！立刻去！」

「我不願去，代辦。不能公開。你會毀了自己。你也知道你已被通緝了。」

「那些官員已經懸賞追緝他們，快！」

「天啊！」毛斯緊張地扯扯自己的鬍子。「我會秘密地將他們接上船，並叫歐爾羅富發誓保守這個秘密。天啊！饒了這幾個可憐的罪人吧。」

史達倫走回瑪麗身邊。「誰告訴妳有關綁票的事？瑪麗！」

「你知道沒人告訴我。」

「妳將處於危險之中，姑娘。得了情報，又使自己陷入狀況中。」

「我非常小心。」

「永不要再到澳門去。妳有了自己的生活後，離開目前的生活方式。妳的運氣不會一直那麼好。」

「讓我們談談你，代辦。你不可以在這兒炫耀你的中國太太。」

「她和孩子在船上會很安全，目前也祇有此途。」

「在我們的社會是不能接納此事實的，你也知道這點。他們會毀了你，代辦，因爲她是個中國人。」

「他們太可惡了！」

「是的。但這僅是你一個人的詛咒，回到自家去好好想想。祇要美美她們不被發現，就不會對他們構成威脅——『看不見的東西不存在』。我不是在勸你，你比誰知道的都清楚，而是我在求你，把她們藏好。」

「我知道，我也會這麼做——除非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我欠妳份人情，瑪麗。」

「是的。」她的眼中充滿了好奇的火焰。「我願接受你的償還。」

「說出來。」

「任何我所要求的？」

「說出來。」

「不是現在。當我想要的時候，我會開口。嗯，有一天我會要的。」然後她又輕輕地帶

了一句，「你要謹愼些，代辦。我是個女人，一個女人的心思和男人是不同的　。」

「我知道。」他說，並露齒一笑。

「你笑起來很帥，代辦。」

「謝謝妳，」他說。他優雅地欠了一下身。「妳眞太誇獎了！」他挽著她的手，然後漫步回海邊。「誰告訴妳美美和孩子的事？」

「早在兩年前我們就說好的，我的情報來源，絕對神聖不可侵犯。」

「幹嗎要用那麼拗口的句子？」

「我很高興在最後總算見到了美美。她眞是漂亮，還有孩子們。」他的碰觸使她覺得暖和了些。

「有可能妳得的情報不正確嗎？」

「不可能。綁票是一種古代流傳下來的中國藝術。」

「那是卑鄙的行爲。去綁婦女和孩子。」史達倫靜了一下。「妳將在這兒待多久？」

「大概幾天吧。哈雷蕭——哈雷蕭一個人的時候，他會有些沮喪。順便一提，陳生當然知道我會說廣東話。現在美美也知道了。我叫她保密，她會保密嗎？」

「嗯，別擔心那個。我會再提醒她。」他逼著自己不去想美美、孩子們、吳郭、礒船和那另外的三個硬幣。「也告訴妳個秘密。『高貴之屋』將在三十多天內辦個舞會。當然妳是在被邀請的名單中。」

「眞是個好計劃！」

「我們將提供獎金一千基尼給服裝最美的女士。」

「天啊！代辦，你的眼睛會被挖掉！」

「阿里斯脫將成爲裁判人。」

「你仍會被挖掉眼睛。」她眼睛的顏色似乎變了。「你最好知道。你現在是亞洲最具資格的人選。」

「什麼？」

她半嘲弄地笑著。「最好趁著自己的條件還好時趕緊找個老婆。將會有很多蕩婦向你搖著她的內褲，也會有做母親的將她女兒打扮得花枝招展地送到你的牀上。」

「別再說這些事了！」

「別說我沒警告過你，老友。一千基尼？我想我會想去贏這筆獎金。」突然間她的情緒轉變了。「你也知道我有錢去買那種衣服，但若我眞的做了，那將會破壞了人們對瑪麗•辛克萊的印象。每個人都認爲我們和苦力一樣窮。」

「但沒有人能說我不能送妳一套。最起碼，沒人能說我不能經由哈雷蕭送妳一套？」

「天啊，代辦，你當眞？我會將那筆錢還給你。」

「祇要妳不再喊『天啊！』唉。但禮物總歸是禮物。」他細細地觀察她。「妳有沒有想到過妳的姑婆——惠爾赫蜜娜？」

「誰？」

「妳母親的第二個表妹，在荷蘭。」

「誰？」

「財產繼承人——她可以留給妳一大筆錢。」

「我在荷蘭沒有親戚。」

「也許妳媽忘了告訴妳。也許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律師會寫信通知妳去領取遺產。」他點了一支雪茄。「當了遺產繼承人，妳就可公開的花錢了，不是嗎？」

「但…但…」她的聲音顫抖著。「哈雷蕭怎麼辦？」

「惠爾赫蜜娜姑婆可以給他兩千基尼。大部份是妳的。她祇喜歡女的子孫。妳母親是她最喜歡的…奇怪，怎麼沒人告訴妳或哈雷蕭有關她的事。可憐的惠爾赫蜜娜姑婆。她昨天過世了。」

瑪麗的眼中充滿了興奮的神采。「可以嗎？代辦。你願意嗎？」

「那得花三個月的時間送封信到倫敦。再花一個月的時間安排它到荷蘭。三個月的時間回來。七個月後妳就是繼承人了。但妳得在那段時間中裝著很虔誠地上教堂，然後裝出很驚訝的樣子。」

「是的。抱歉，我…我被搞昏了…不要擔心，不要擔心。假如我有點失常或哭出來或尖叫…我眞崇拜你，代辦。」

他的笑容消失了。「以後別再說這種話了！」

「我以前從沒說過，也許以後我不再會說它，但對我而言，你是上帝。」她掉頭獨自走向內陸。

史達倫注視了她一陣，然後走向高登陳。在海上，大艇上載著歐爾羅富和毛斯，仍離「中國之雲號」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快呀！趕快！」

史基諾不安地阻斷了他。「午安，史達倫先生。」

「喔，嗨，史基諾先生。」

「在東方的日子很不錯吧？」

「嗯。若你不介意，我現在必需…」

「再躺擱一下子就好，史達倫先生。昨晚我曾試著看你。」史基諾降低了嗓音。他的汗流的比平常還多，和平常一樣滿身臭味。「我似乎記得『高貴之屋』的票據是今天到期。」

「喔，現在？」

「它們要支付嗎？」

「你怎麼有這麼多問題，史基諾先生？」

「有個傳聞，提到有關銀子的事。」

「我也聽說了。」

「我希望那是眞的。我不希望自己對『東方時報』的報導發生任何變化。」

「我也不希望。今晚我會給你一份利息表。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史基諾看著史達倫走近了高登陳，他希望自己能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然後他又注意到伯克和他的家人正在和那葛雷克•桑聊天。今天是個大日子，在他搖搖幌幌地走向他們時，他愉快地想到。誰會得到那座小山呢？

「我對你的損失甚覺難過，先生，」高登陳正經地說。「我試著去看你，卻沒有成功，祇好遙寄了祝福。」

「謝謝你。」

「我母親要我告訴你，她會遵守一百天的居喪。」

「請轉告她，不需要那樣，」史達倫說，雖說他知道不管怎樣她還是會那樣做。「現在，從我上次見過你後這段時間到底有怎麼回事？」

「也沒什麼。我想幫陳生買房子找點貸款，先生。但我恐怕並不會成功。」風在搖著，扯著他的辮子。

「貸款很難獲得。」史達倫說。

「是的，那是眞的，我很遺憾。」高登陳想到中國之雲號所載的大量銀子，對他的父親充滿了敬意。他聽到了一些由太平山洩露出來的風聲：代辦由可恨的滿洲人鼻子底下把銀子從廣東偷偷地運了出來。但他沒提到任何有關『高貴之屋』重生的事，因爲那太不禮貌了。

「也許是你有一小筆貸款的時候了。我可能有辦法安排一下。十萬羅比的銀子，如何？」

」

高登陳的眼睛閃著亮光，喘著氣說，「那是一大筆貸款，先生。」

「你拿四分之一的紅，我拿四分之三。」

「這樣很公平，先生，」高登陳說，理理自己亂了的思慮。「慷慨。在這麼艱苦的時期如此做，太公平了。但如果我擁有三分之二，你三分之一，如此可幫助我大量地增加你的好處。非常可觀地。」

「我希望利益可觀。」史達倫扔了他的雪茄。「我們算合夥人，一人一半。這是個我們兩人之間的秘密協議，不能讓外人知道。你每個月記帳，同意嗎？」

「同意。你不僅僅慷慨，先生。謝謝你。」

「今天晚上來見我，我會給你必要的文件。我會在『憩雲號』上。」

高登陳實在太高興了，他興奮地想跳想叫。他不能了解爲何他父親如此慷慨。但他知道十萬羅比非常地安全，由那筆錢可賺上千倍。當然還要神保佑，他趕緊加上這句。然後他又想起了「洪門幫」，假如對幫派忠實就和對他父親忠實起了衝突。如果情況已經如此，該以那個爲主呢？「我眞不知該如何謝你，先生。這個協議能立刻開始嗎？」

「嗯。我想你也會想標購些土地。」

「我曾想到過……」高登陳打住了。

科倫沉著臉走近他們。

「嗨！科倫，」史達倫說。

「嗨！爸爸。」

「這位是高登陳，我的兒子——科倫。」史達倫說，察覺到海邊上群衆已靜了下來。高登陳鞠了個躬。「很榮幸能認識你，先生。」

「高登是你的半個兄弟，科倫。」史達倫說。

「我知道。」科倫伸出了他的手。「我很高興能認識你。」

高登在聽到史達倫以自己的兒子來介紹他時，在發楞中軟弱地和他握握手。「謝謝你。非常謝謝你。」

「你多大年紀了，高登？」科倫問道。

「二十，先生。」

「半個兄弟應該互叫彼此的名字，不該嗎？」

「如果那能令你高興的話。」

「我們必需彼此了解一下。」科倫轉向史達倫，他正安慰於科倫的肯認同高登。「打攪你一下，爸。我正想見高登。」他說了後離去。

史達倫感覺到海灘又活躍了起來。他並很驚異地看到高登的臉上掛滿了淚水。

「我很抱歉——我——我等此刻已等了一輩子，史達倫先生。謝謝你，謝謝你。」高登斷斷續續地說。

「大部份的人均叫我『代辦』，孩子。讓我們忘掉『史達倫先生』。」

「是，代辦。」高登陳鞠了個躬，然後走開了。

當史達倫正準備跟上科倫時，他看到龍史達夫的獨桅快船在海邊，海軍司令和一大堆海軍官員圍在他身邊。哈雷蕭也在其中。

太好了，史達倫想。現在該輪到伯克了。

他向羅勃招招手，並向他示意伯克。羅勃點點頭離開了莎拉，追上了科倫，然後一道走到史達倫這兒。

「那些文件有沒有在身上，羅勃？」

「有。」

「既然如此，走吧。我們去把票據拿回來。」史達倫向科倫瞄了一眼。「沒啥好擔心的，孩子。」

「是！」

他們走了一段路，然後史達倫開口道：「我很高興你見到了高登，科倫！謝謝你。」

「我，我本就想在今天見他。和你一道。呃——公然地。」

「爲什麼？」

「那樣做不是給了你，你認爲非常重要的面子！」

「誰告訴你有關高登的事？」

「當我從廣東回來的時候，我就聽到風聲了。人們總是喜歡散佈壞的消息。」他想起了大多數他碰到的那些商人和他們太太們的嘲弄。「眞遺憾，你在那麼壞的時期回來。眞可惜『高貴之屋』死了。沒有了『高貴』一切均不大一樣了吧。」他們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嘲笑。但科倫知道他們全是幸災樂禍，希望見到『高貴之屋』的垮台。

當莎拉和科倫沿著皇后大道走的時候，碰到了幾個歐亞混血兒，首先碰到的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問了他們的國籍是那兒和他們是那兒來的。

「這裏，」她說。「他們是混血兒，一半是英國血統，一半有中國血統。許多商人均有由中國情婦所生的雜種。那當然是秘密，但大家均知道。你的叔父羅勃也有一個。」

「什麼？」

「幾年前我還送過包裹給她和她的小鬼。我想，祇要那女人是基督徒，並且漂亮，應該不會那麼糟。我應該可以諒解的。但是她不。」

「爸還有別的孩子嗎？」

「別的有沒有我不知道，科倫。他是有個孩子叫高登陳替他作買辦。你爸的幽默很奇怪，竟給他取了個我們那一族的名字。我聽說他已受洗爲基督徒。我認爲這應該有些別的意味。也許我不該告訴你，科倫。但這是必需的，也許讓你身邊的人告訴你事實，遠比別人在你背後竊笑要好。喔，是的。你最起碼已是『亞洲』的半個弟兄。」莎拉說。

那夜他失眠了。第二夜他無精打采地上岸。有幾個海軍軍官，葛萊興也在其中，正在玩

板球。當輪到他打擊，他將他所有的怒氣都發在球上，使勁打它，希望能藉它一起殺掉自己的羞辱。他打得非常好，但卻毫無樂趣可言。過了一下葛萊興將他拉到旁邊，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全盤托出。

「我不同意你的父親—就你所知的一切，」葛萊興說，「但那和他的私生活沒有關係。你、我有著同樣的問題。最起碼，我知道我爸爸在麥達谷有個情婦，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從未跟我提過此事，雖然我想他應知道我已知道此事。也許我到他那年紀也會做同樣的事。當然我同意在知道有個混血兒的兄弟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

「你認識他嗎？」

「我見過他。雖然聽說他是不錯的傢伙，但我從沒和他談過話。聽句勸告—別讓你父親的私生活影響了你對他的觀感。他是你的父親。」

「你不同意他，然後你又站在他那邊說話。爲什麼？」

葛萊興聳聳肩，「也許我了解你父親的『罪』是父親的問題，而不是兒子的。也許因爲代辦是個我所見過最好的過海上生活的人，同時擁有一艘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對他的水手很有分寸，豐盛的食物，寬大慈悲—當我們替議會工作時，他們給我們什麼：一毛錢也沒有，動不動就處以吊刑。也許這祇是我葛萊興個人的觀念—也許因爲他是代辦。也許因爲辛克萊崇拜他。我不知道。我也不諱言地告訴你，如果上面有命令要我追緝他，我會在法律範圍內毫不猶豫地去做。雖說如此，我仍希望上帝能幫助他再度地闖贏那粗野的畜牲伯克，無法再

忍受他那種囂張的氣焰。」

從那天起科倫常常和葛萊興見面，友誼正漸漸滋長…

「今天，」科倫非常不自在地對史達倫說，「當我看到你和高登陳在一起，我問了喬治•葛萊興。他很誠實地全都告訴了我。」

史達倫停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不誠實，沒告訴你實情？」

「不是的，你不必爲自己所作的一切辯護。對我而言，一個父親無需對兒子辯護任何事，他需要嗎？」

「高登是個好孩子。」羅勃不安地說。

「爲什麼你想知道他有多大年記？」史達倫問道。

「他和我同年，不是嗎？」

「又如何？」

「這並不重要，爸。」

「那是重要的，對你而言。爲何問這？」

「我寧願不…」

「爲什麼？」

「我認爲這是道德問題。假如我們是同年紀，他的母親—是否可用『權限相同』的這個字眼—和我的母親。」

「嗯。權限相同是個正確的字眼。」

「『不貞』該是另一個正確字眼，不是嗎？」

「對男人來說，不貞是和死亡、太陽的升起一樣無法避免的。」

「但上帝的戒律並不如此。」科倫避開了他父親的目光。「既然龍史達夫在這兒，拍賣該開始了吧！」他說。

「就是因爲那些你才如此緊張？見了高登和向我提出戒律？」

「你並不需要我和伯克，需要嗎？我想我會—假如你不介意，我想看著每一件事均安排妥當。」

「愉快些，孩子。我認爲你該和我們在一起。這個機會很難得。但愉快些。」史達　倫繼續走回路上。科倫猶豫了一下，然後趕上了他。

皇后大道由西邊的谷地沿著海岸興築，在它的一哩外是那些帳篷和海軍，堆積著愈來愈多的海上貨物。在一哩外的另一端是一排排的軍用帳篷，接近葛萊興站，是皇后大道的盡頭。

在葛萊興站的上面是太平山，連接太平山和海岸的是無止境的背著行李的中國人潮，人潮不停地移動著，然後由不斷地湧來的木船和舢板上的人們，再繼續地補充著。

「日安，閣下。」史達倫說，並摘下他的帽子，當他見到龍史達夫和他那一夥人。

「喔，午安，達克。好，羅勃。」龍史達夫並未打住。「你準備開始了吧，科倫？」

「馬上開始，閣下。」

「既然如此，就快些。我必需上船，」他受辱地回想了一下，然後對史達倫加了一句，「很高興你又回來了，達克。」他繼續他的巡視及接見旁人。

「他在三分鐘內就會改變心意。」史達倫說。

「愚蠢，自大，天殺的傻瓜。」科倫陰冷輕聲地說，「感謝天，這是我爲他服務的最後一天。」

史達倫搖搖頭。「假如我是你，我會利用『代理殖民部長』。」

「如何作？」

「我們必需把我們的權力爭回來。那些法律上的簽字文件仍在他手上。他的所有指示我們仍需聽從，呃？」

「我想—我想大概是如此。」科倫回答。

當史達倫接近伯克時，籠罩在海邊的靜肅和興奮一下子又復甦了。

高斯和那葛雷克•桑站在伯克，麗莎和女孩子們的旁邊。

史基諾靜靜地靠攏了些。

阿里斯托脫•昆斯逡巡於搖擺的灌木叢中。

祇有那些小孩子感受不到那種興奮。

「午安，女士，先生們。」史達倫說，並脫下了他的帽子。

「好，史達倫先生？」麗莎•伯克慇懃地說，「你認識泰絲和麗莉貝特吧？」

「當然，好，女士們，」史達倫說，同時女孩子們彎膝行禮，他注意到自從上次他見到泰絲，到現在泰絲已長大了許多。「我們可以開始辦正事了吧？」他問伯克。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麗莎，和女孩兒們一道上船去。還有麗莉貝特別把手伸到海裏，也別掉進了海裏。還有妳，泰絲，妳注意自己，也看著麗莉貝特。現在上船去，要聽妳媽的話。」

她們急急地彎了一下膝，就跑到她們母親的前頭，很高興總算能離開了。

「孩子和船永遠打不成一片，是吧？」伯克說。「永遠別管他們跑到那兒去，否則眞會讓人發狂。」

「嗯，」史達倫將支票交給高斯。「我們現在扯平了，高斯。」

「謝謝你。」高斯說。他細細地檢視了一遍。

「也許你願意讓它變成兩倍。」

「怎麼作？」

「你會被我們其中的一艘船趕回家，賭兩千。」

「謝啦。但也有人說一個傻瓜和他的錢，一下子就會敗光。我不是傻瓜，或賭徒。」他看看支票。「這張來的正是時候。也許我可從我老頭那兒買那座小山中的一小塊地。

史達倫的眼睛顏色變深了。「讓我們到帳蓬中好好看一下。」他說，並走在前頭帶路。

羅勃和科倫跟在後頭，羅勃非常高興，因爲他的哥哥是高貴的代辦。他的老憂慮又出現了。我將如何和伯克打交道呢？如何呢？

史達倫停在帳蓬外，並向古得海點點頭。

「出來，孩子們，」古得海向那一小群候命的水手，「跑步。」

令人驚訝地是這些人竟拆了帳蓬。

「我們的即期滙票，泰勒。」

伯克小心地由口袋中掏出那張滙票，「兩萬四千八。」

史達倫將票子交給羅勃，羅勃仔細地和副本對了對。

「謝謝你，」史達倫說。「麻煩你在這兒簽一下。」

「這是什麼？」

「一張收據。」

「你的支票在那兒？」伯克懷疑地問道。

「我們決定付現金。」史達倫說。

水手將拆下來的帳蓬拖走，在那一大堆空桶子後面的是堆成牆的銀磚。成千上萬的銀磚在陽光下閃爍著光亮。伯克呆在那兒。令人恐怖的寂靜籠罩著整個香港。

「『高貴之屋』決定付現金，」史達倫高興地說。他劃了根火柴點燃了那一張即期滙票。他拿出了三支雪茄，給了羅勃和科倫各一支，然後用燒著的滙票替他們點上了煙。「那些

全秤過了。但這兒也有天秤，若你想查查數量。」

伯克滿面通紅地說。「願上帝將你打入地獄！」

史達倫將那已燒成灰的紙扔在地上，並用腳將其混入砂中。「謝謝你，古得海先生。帶著人上『雷雲號』。」

「是，先生。」顧大海和那些人焦躁地又看了銀子一眼，然後才衝向他們的船去。

「這些都解決了，」史達倫向羅勃和科倫說，「現在我們可去處理土地的事了。」

「這眞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達克，」羅勃說。「那眞是個了不起的辦法。」

科倫匆匆瞄了一眼海邊。他看到有貪婪的、嫉妒的眼光在偷偷地看著他們。謝謝你，主啊，他悄聲地說，祢讓我成爲了高貴之屋的一份子。謝謝祢讓我成爲祢的僕人。

伯克由震驚中醒來。「高斯，趕緊把那些保鏢叫上岸來，跑步。」

「什麼？」

「快跑步，」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憤怒。「武裝，在亞洲的所有海盜馬上會來搶奪。」

高斯倉惶地跑走了。

伯克掏出了他的手槍交給了那葛雷克。「任何人接近到五碼內就轟掉他的腦袋。」他咯咯地走到龍史達夫身邊。「我能向你借些士兵嗎？閣下。不然我們馬上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呃？士兵？士兵？」龍史達夫向那些銀子眨眨眼。「要死的，那些全是眞的銀子嗎？全部？最少值八百萬英鎊以上，你說呢？」

「稍微再多些，」伯克不耐煩地說。「那些士兵，海軍，水手們，祇要是武裝的。去保護它，天啊！」

「喔；武裝！當然。司令官，請你安排一下！」

「住手！」司令官叫道，對每個人的臉上，包括皇家海軍官員所流露出的貪婪而感到憤怒。海軍和士兵、水手們跑步過來，在這堆財寶的週圍五十步的距離圍一個圓圈，「不准任何人接近，知道嗎？」他瞪了伯克一眼，「我將保障它的安全一小時，以後我就不管了。」

「非常感激你，司令官，」伯克說，壓下了一個正想發的誓。他向海望了望。高斯的快艇被「白巫女號」拖著。一個小時該夠了，他想，並詛咒著史達倫和那些銀子。天啊，我怎麼載得了這麼多銀子？我敢收誰的票子？戰爭馬上開始了，可能沒生意可作，呃？假如有生意可做，就用它們來付一季的茶葉。但除非生意有保障，不然，所有的票子均成廢紙，除了那可恨的「高貴之屋」。

沒有銀子，沒有金庫，直到脫手前，你不會安全。你的生活會變得非常痛苦。你早該想到這些，天啊！你早該想到那可恨的傢伙會如此做。他使你掉進了牢籠。

伯克將自己的思慮離開銀子，看著史達倫。他看到一張充滿了嘲笑的臉，憤怒充斥在他的胸中。「今天還沒結束！」

「完全正確，泰勒，」史達倫回答道。「還有一件事要解決。」

「是的！」伯克推開那群沉寂的群衆走向台子。

突然間，科倫的焦慮又回來了，而且那種折磨人的痛苦更甚於前。「聽著，爸，」他壓低了嗓音很急地說，「羅勃叔叔是對的。在拍賣開始時伯克就會退出……」

「別再說了。小山是屬於高貴之屋的。」

科倫無助地盯著他父親，然後走開了。

「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史達倫問羅勃。

「我不知道。他整天像隻母狗怕熱似地緊張著。」

史達倫又注意到了莎拉的臉色蒼白，像個雕像似地站在人群邊上，凱倫在她旁邊。他挽了羅勃的手臂走向她們。「你沒告訴莎拉有關留下的事吧？羅勃！」

「沒有。」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尤其是你又再度地富有了。」

他們走近莎拉，但她卻沒注意到。

「嗨，達克伯伯，」凱倫說，「我可以玩玩你那些漂亮的磚頭嗎？」

「它們是眞的嗎？達克！」莎拉問。

「是的，莎拉。」羅勃回答道。

「只有天知道你是如何辦到的，達克，謝謝你。」當肚子裏的孩子踢了一下，她皺了

下眉頭，然後拿出了臭鹽。「這意味著—這是說我們得救了，不是嗎？」

「是的。」史達倫說。

「我可以玩其中的一塊嗎？媽！」凱倫尖叫著。

「不行，親愛的。到一邊玩去，」莎拉說。她走近史達倫，並親了他一下，眼淚流了下來。「謝謝你。」

「不用謝我，莎拉。這麼多的金塊自然價值無比的。」史達倫碰碰帽簷，然後離開了。

「他那句話的意思是什麼？羅勃！」

羅勃告訴了她。

「我還是要走，」她說。「祇要我能走。祇要孩子一出生。」

「是的，那樣最好。」

「我會祈禱你永遠找不到『她』。」

「喔，別又開始了，莎拉，拜託。今天是個好日子。我們又再度富有了。妳可擁有世界上任何妳所想要的東西。」

「也許我祇想要個男人可做爲丈夫的，」莎拉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向大艇，當羅勃正要跟上，她吼了一聲，「謝了，我會自己上船。來，凱倫。」

「隨你的便！」羅勃說了，然後大步地回到海邊。他找了一陣子，才在人群中發現史達倫。當他走近台子時，他發現了史達倫正和阿里斯托脫•昆斯聊天。他加入了他們。

「嗨，羅勃，我親愛的朋友，」昆斯大方地說。「處理的太棒了，我正和代辦說，太棒了！」然後轉向史達倫，他的那張醜陋的面孔上掛滿了愉悅，「順便一提，你欠我五十基尼。」

「那有這件事？」

「替科倫畫像的錢。已經可以交貨了，當然你不該忘的！」

「那祇三十基尼，而且我還預付了十基尼，天啊！」

「你給了？眞該死！你能確定嗎？」

「雪凡芬在那兒？」

「聽說她得了下痢，可憐的女士，」昆斯吸了吸鼻子，「你一向出手豪濶，朋友。我可以貸點款嗎？有正當的理由　！」

「那一種下痢？」

昆斯向四邊打量了一下，低聲的說，「相思病。」

「誰？」

關斯猶豫了一下。「你，朋友。」

「喔，去你媽的，阿里斯托脫！」史達倫酸酸地說。

「信不信由你。我看得出來。她在你走後問過你好幾次。」

「在被通緝的期間？」

「什麼通緝？」關斯裝出一付不知情地樣子說。

「相思病，朋友。」那小矮個笑著。「尤其現在你又再度地富有了，該熱衷於牀事！你又天賦異稟，她的狀況當然很好。祇要五十基尼，我就不再打攪你了。」

「你的『正常理由』是什麼？」

「我，我需要治治我的窮病。」

「唉，我知道你的問題在那兒。你又在裝模作樣了。你這把年紀的人眞討人厭！」

「你很運氣，親愛的朋友。你必需承認我很了不起。給一個不平凡的人五十基尼該不算多。」

「在我拿到畫像時，你會拿到那二十基尼。」史達倫彎下腰吹了一聲口哨，「阿里斯托脫，你願不願接個任務？嗯，一百英鎊，金子！」

關斯突然地伸出了他的手，「我是你的人。我該去殺誰？」

史達倫笑著告訴他有關舞會和評審的事。

「放火燒舞會，不行！」昆斯爆怒地說。「難道我是個血腥的傻瓜？你想要我被閹割？要我早進墳墓？被亞洲的每個混蛋追緝？被放逐？不行！」

「祇有你的知識，你的身材，你的…」

「不行，你，你曾是我的朋友—竟要我爲了一百英鎊而受良心的譴責。是的！良心的譴責！去做那邪惡，被唾棄，被毀滅…兩百英鎊？」

「成交！」史達倫說。

昆斯興奮地大跳傑格舞，並將他的帽子扔向天空。然後他整了整自己的背心，撿起了帽子，瀟灑地戴在頭上。「代辦，你眞慷慨。除了我，阿里斯托脫•昆斯，還有誰敢去做那種事！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是最佳人選！兩百英鎊，先付錢。」

「在裁判後。」

「你不信任我嗎？」

「不，你可能離開或是猶豫。」

「就算我僅剩下最後一口氣，我也會去裁判這場比賽。事實上，我自願的。是的，以蘭布耶特的血爲誓，我願意付一百基尼，假如我必需爬向伯克去借它，去擁有那特權。」

「什麼？」

昆斯再度地將他的帽子扔向空中。「喔！快樂，快樂的一天！喔！完美的昆斯，不朽的昆斯。你將在歷史上留名。不朽的，完美的昆斯。」

「我一點都搞不懂你，阿里斯托脫，」羅勃說，「你眞的要這份工作嗎？」

昆斯拾起了他的帽子，彈掉上面的沙土，他的眼中跳躍著快樂的光芒，「你有沒有想到那個地位所帶給我的利益？呃？爲啥，在『亞洲』的每個傢伙均準備好去控制那判決，呃？先付錢。

「你會準備好去控制它！」史達倫說。

「當然。但那將是個誠實的抉擇。我已知道誰是贏家。」

「誰？」

「加一百英鎊，今天。」

「你的錢到底是怎麼花的，呃！羅勃、庫波和我，我們三人已給了你很大一筆錢！」

「哼！那是用來使你們免除死刑的。順便一提，在那些桶子裏有沒有白蘭地？我渴的要死。」

「那裏沒有，一點也沒有。」

「多吝惜！可恨。」昆斯又吸了幾下鼻子，看見龍史達夫贏了。「那麼，我該走了。日安，諸位。」他吹著口哨走了，當他經過龍史達夫身邊的時候，他莊重地舉了一下帽子。

「喔，達克，」龍史達夫掛著一臉的笑容說，「阿里斯托脫幹嗎那麼高興？」

「他也和你一樣愉快，因爲我們仍是『高貴之屋』的一員。」

「對，我們仍是，什麼？」龍史達夫愉快並充滿了關心地說。「我不知道『亞洲』有那麼多的銀子。像那種付款方式眞令人驚訝。順便，和我一道晚餐吧？還有些事情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恐怕晚上沒空，這樣吧，明天如何？何不在明天中午上『憩雲號』來。」

「中午很好，很好。我很高興…」

「喔，順道一提，嗯，爲何不撤消派艦隊到北方去的命令？」

龍史達夫皺了一下眉頭。「但那些可惡的傢伙拒簽我們的條約，什麼？」

「那個滿洲皇帝也眞是的，但這是颱風季節。最好將船艦均鏈在一起，控制在你手邊。」

龍史達夫捏了一點鼻煙，並彈彈他那華麗背心上的皺痕。「司令官並不關心氣候，但既然你這麼說了，」他吸了一下鼻子。「如果我們不上北方，我們要幹什麼？呃！」

「讓我們明天再商量這個問題，好嗎！」

「非常聰明。拖到明天。正是那樣，我很高興能得到你的參謀。看來，我們又準備好的開始了。」龍史達夫高興地離去。

「他是什麼意思？」羅勃問。

「我也不知道。我想也許是指銀子。羅勃，明天你去迎接他，」史達倫說，「告訴他該如何做。」

「什麼？」羅勃的臉上擠出了個笑容。

「先攻下波格堡，然後試著到廣州。立刻去。在廣州領取六百萬兩銀子的贖金。等風向轉變就往北方跑，和從前一樣。」

「但他想和你談一談。」

「他現在不可能再那麼聽話了，因爲他已見到了銀子。」

「他不可能像信任你一樣地信任我。」

「五個多月後，他就必需如此。莎拉怎麼說？」

「正如你所料，不論如何她還是要走。」羅勃注視著人群圍著的台子。龍史達夫正爬上台階。「達克，在他倍受侮辱的情況下，你還是很給他留了面子。但我知道你想利用他，對吧？」

「他是香港的第一任總督。總督的任期有四年。龍史達夫撥不出時間來了。」

「那座小山怎麼辦？」

「已經定案了。」

「你要讓伯克擁有它？」

「不！」

× × ×

「諸位，」龍史達夫用來提醒群衆，「在開始之前，我想於此先證實一下，土地所有權和拍賣，業經我向大英政府備案。」他開始讀一份政府文件，「所有的土地是大英帝國的財產，分配租借地需在公開的拍賣會上賣給出價最高者，每年償付土地租金—年租金是出價的重點，九百九十九年的租賃權。一幢最起碼一千元以上的房屋必需在一年內蓋好，底價以四仙令又四便士對一元。否則租約無效。出價一半數目的保證金，必需立刻以現款繳清。」他

抬頭看看。「最初我們打算今天提供一百塊地，但並未全數測量。約略估計已測量了五十個左右，剩下的等到測量好時就拿出來。我同時也受命，買方可自由交易。喔，是的，買方若拿的是『近海地』也可以選擇『郊區』或『鄉村』地。近海地是指一百碼寬，由皇后大道沿伸到海岸。」他抬頭愉快地笑著。「由於今天土地的標售，我們可說這個城市已奠下了穩固的基礎。這些土地將建築法院、政府辦公大樓、監獄、板球場、市集中心，還有一塊給東方人住的地區。我正式地替我們這鎮命名爲『女皇鎮』！」

台下一片歡呼聲。

「這是許多天來，我第一次有機會對你們演講。我想說的是我們曾有過苦日子，但我們並不頹喪。我們必需團結一致。在主的幫助下，我們要著手爲大英帝國爭取勝利而征服那些異教徒，並爲香港殖民地爭取光榮。」

群衆們爲女皇歡呼了三聲，爲殖民地歡呼了三聲，也爲龍史達夫歡呼了三聲。旁觀的中國人喋喋不休的談笑著。

「現在，如果伯克先生肯忘掉對『高貴之屋』的嫌隙，我馬上宣佈拍賣開始！」

伯克和高斯被衝著他們而來的笑聲，氣得七竅生煙。

龍史達夫走下了台子，葛萊興走近了他。

「我必需再說一次，閣下，」葛萊興說，「祇因爲時間不夠，並不是所有的土地均經過測量。」

「說清楚些，說清楚些，我的朋友。差個幾碼有什麼關係？反正有的是土地。繼續，繼續，——科倫，你好。」龍史達夫走向他的快艇，當他經過史達倫時，面帶笑容地舉起他的帽子。「明天中午，達克。」

科倫擦掉了臉上的汗然後看看身邊的一個小矮個。「希布斯先生！」

亨利哈第•希布斯將自己拉長到五呎半高，然後爬上了講台。「好，諸位，」他帶著油滑的笑容說。「亨利哈第•希布斯，倫敦人，曾爲希布斯公司之一員，拍賣人和不動產買賣介紹人，高貴的龍史達夫先生要我來當官方拍賣人，來此爲你們服務。」他是個亂七八糟，討人厭的小矮子，有著個禿頭和巴結諂媚的樣子。「一號土地。現在，我該出價多少？」

「你在那兒找到這麼個傢伙？科倫！」史達倫問道。

「他是由一條商船下來的，」科倫聽到自己在講話，但心裏想的卻是希望今天早點結束。「他經由新加坡來此，在那兒他的錢全被扒光了。」

史達倫聽到希布斯已靈俐機敏地將價錢愈喊愈高。他細細地看看人群，縐了縐眉頭。

「怎麼回事，達克？」羅勃問道。

「我在找高登。你有沒有看到他？」

「上次見他時，他正往葛萊興站去，幹嗎？」

「沒事，」覺得很奇怪，高登竟不在這兒。我早該想到，他會爲自己買塊土地。還有什麼是最好的投資？

土地拍賣是件很令人興奮的事，所有的生意人均知道殖民地即意味著永遠佔領，永遠佔領又意識著土地價值的暴漲。尤其在一個海島殖民地，建地很缺。土地代表著保障，土地永遠不會消失。

當拍賣繼續著的當中，史達倫覺得他的興趣來了。在人群的另邊上，伯克也在等著。高斯在他身邊，他的眼光由史達倫身上迅速地投向那群守著銀子的人。史達倫和伯克買了他們當初協議好的土地。但價錢卻高過當初他們所想像的。他們倆又在一些較小的土地上爭標。史達倫買了一些—有些他放棄。那些生意人當中的緊張情緒漸漸升高了。

最後的近海地提了出來，也被標走了。然後是郊區和市鎮的地，他們也以高價買進。現僅剩下那座小山了。那是最大，也是最好的一塊。

「諸位，就是以上這些，」希布斯的聲音嘶啞地說，「誰買了地的，現在就去付半數的保證金。代理殖民大臣會開收據給你們！」

群衆鼓噪了起來。

「還有沒賣完的。」史達倫高叫道。

「是的！」伯克說。

「呃？諸位」希布斯感覺到不對勁，警戒地說。

「那座小山到那兒去了？」

「什麼小山，閣下。」

史達倫伸出一根生硬的指頭，「那座小山！」

「它，呃，沒在名單上，這個與我無關，」希布斯慌張地說，並打算開溜。他瞄了呆站在那兒的科倫一眼。「不是嗎？閣下。」

「不。」科倫勉強自己看著他父親，寂靜的令他窒息。

「爲什麼不在名單上？」

「因爲—因爲，它已被人買走了。」科倫頸後的汗毛均豎了起來—像個夢境似的—他的父親走向了他，所有早已仔細想過要講的原因全忘了。爲了全香港的利益，他不顧一切地在早上告訴龍史達夫，他父親要在那兒蓋個教堂。那是唯一的辦法，科倫想喊出來。你難道不知道嗎？你已毀了我們全部。假如我告訴你，你也不會聽。你不知道嗎？

「誰買走了？」

「我，爲了教堂，」科倫結結巴巴地說。「一年一英磅。那座小山屬於教會的。」

「你搶走了我的小山！」話是輕輕的說出來，但科倫可感受到其中的殘酷。

「爲了教會，是的，」他嗄著聲說。「那…合…合約，已在今天早上簽好了。我…總督已簽了合約。永久地。」

「你知道我想要那塊土地？」

「是的。」科倫所能見到的祇是由父親眼中射出來的亮光，在啃噬著他的靈魂。「是的，是的，但我是爲了教會才做這個決定，我做了，因爲那座小山是屬於教堂的。」

「然後你竟敢矇騙我？」

然後是一陣恐怖的寧靜。甚至伯克都毛骨悚然的感受到史達倫即將暴發的情緒籠罩著全體。

科倫在等待著那一定會來的一拳—大家均知道一定會有的一拳。

但史達倫鬆了拳頭，不知所以地繞了兩圈走出了谷地。

伯克的大笑打破了窒人的僵局，但每個人均不知不覺地畏縮了起來。

「住嘴，伯克，」昆斯說。「住嘴！」

那些生意人全聚成小圈圈在吱吱喳喳地談論著，希布斯用顫抖地聲音喊道，「那些買了土地的人，請到這邊來，諸位。」

伯克幾乎有點憐憫地審視著科倫。「我必需說你活不了幾天了，小伙子，」他說。「你不像我一樣了解他。注意你的背後。」他走向希布斯去付他的土地款。

科倫全身顫抖著。他可以感覺到人們在注視著他。他可以感覺到他們對他的敬畏，或是恐懼。

「天啊，你爲什麼不問問他？」羅勃剛從驚駭中清醒過來說。「呃？在你做這件事之前？」

「他決不會同意，他會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也許會。也許會讓給伯克—」他軟弱地停了下來。「別聽伯

克的那些話，他祇是想嚇唬嚇唬你。沒什麼好擔心的。」

「我認爲爸爸是魔鬼。」

羅勃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慄。「那是愚蠢的想法，小伙子，愚蠢。你祇是緊張過度，我們均是如此。沒啥好擔心的。他一定會諒解的，當…」羅勃的話沒講完就急急忙忙地去追他哥哥。

科倫發現自己很難將注意力集中，他看到了瑪麗•辛克萊和她哥哥在遙遠的那邊，但突然間他們卻站在身邊對他說話。

「抱歉，」他說。「我沒聽清楚你在說什麼。」

「我剛剛說，那個地方很適合蓋教堂。」哈雷蕭擠出了一絲笑容。「一個完美的地方。」

「是的。」

「你父親一直很想要那座小山，早從他看到香港。」瑪麗說。

「是的，但現在它已屬於教會的了。」

「是的，」她傷心地說。「但付出了什麼代價？」

然後他們就沒再說什麼，同時他在看著希布斯。

「嗯？」

「對不起，先生，這是收據。你買地的收據。」希布斯不安地說。

「收據？」

「是的，土地收據，你必需簽一下。」

科倫跟著希布斯走向台子時，看了看自己，然後機械地簽上了名字。

羅勃匆匆地跟上皇后大道，恐懼地跟上了他，他的胸部因這段路的追趕而隱隱作痛。「達克，達克！」他叫道。

史達倫立刻停了下來。「告訴他，凌晨時我要在『他的』小山見他。」

「但，達克，科倫祇是想—」

「叫他一個人來。」

「但，達克，聽我說句話！別走！等一下！那可憐的孩子祇是—」

「告訴他一個人來。」

第十三章

那夜，鐘響十二下時，風向由東北轉變爲東風，並且船速減慢了一海里。此時，濕氣增加，溫度升高了一度，並且艦隊的艦長們在他們的睡眠中翻來覆去地，無法沈睡於夢境中，終於暫時地醒了過來，他們知道，在他們要歷經的路程中，已經吹著另一個季候風了。現在，這個由東方吹過來暖濕的風將延續三個月之久，直到五月，然後風將突然地轉向南方，帶來熱氣和濕氣。到了秋季時節，風向將再度轉爲東北風，那是一種乾燥而又陰冷的風，直至次年的春天才結束，接著，風向又要再一次的轉爲東風，並且船速度減緩一海里。

艦長們了解了狀況後，再度地進入夢鄉，只是這回他們不能再那麼安逸的睡覺了，因爲東風是颱風季節的光兆。

伯克惴惴不安地移動他的身體，並且頻頻地搔著癢，在他那由靠壁所設置的床舖上。

莉莎問道：「泰勒，你怎麼啦？」作爲一個女人，當她的丈夫感到不安或困擾，或她的孩子生病時，她會立即地覺醒，並且頭腦變得異常的清晰。這時，莉莎是睡在橫跨那有著惡臭味的床舖上。

「沒事，莉莎。風已轉變方向了，就是這樣，沒什麼事的，繼續睡吧！」他調整了一下他那法蘭絨的睡帽，並且深深地打了個呵欠。

莉莎笨重地從床上爬起，然後腳步沈重的通過船艙。

「你要幹嗎？」

「開舷窗，老伴兒，睡吧！」

伯克轉了個身子，並且閉起眼睛，但是他知道，睡神已經離他而去了。他感覺這東風特別強烈，迅速的飄進了船艙。「馬上會有霧。」他說。

莉莎回到床上，她舒服地平躺著。「你擔心銀子的事情，是嗎？」

「是的。」

「這件事你現在根本無庸擔憂，船到橋頭自然會直的。」她打了個呵欠，並且搔著臭蟲咬的地方。「最愉快的事情就是上岸建築一棟房子，那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嗎？」

「不需多久。」他說，然後翻了個身。

「我聽說史達倫將舉行個舞會」，她非常謹愼地思索著最恰當的字眼，她所想要表達的，「在你臉上好像有一塊被摑巴掌的記號。」

「別胡說八道了。去睡吧！」伯克立刻採取一種防範姿態。

「當然啦！假如我們穿著很高尚。我們是可以立刻還以顏色的，對嗎，泰勒？」

伯克呻吟著，他非常的小心不讓莉莎聽到他的痛苦聲。這舞會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整個艦

隊，在亞洲的每一個男子都在指摘史達倫，因爲他們知道代辦已經把亞洲的和平搶走了，並且每一個人都熱血沸騰。他們恨透了這群代辦。戰事已經爆發了。席蒙提曼可能是個甚得人緣的人。「你的意思是以華麗的打扮來破壞他的計謀嗎？」他問道。「好主意，莉莎，你穿上那件紅絲的禮服，看起來非常時髦，我好……」

「那件破舊的衣服！」莉莎用一種鄙夷的口氣說著，「你別開玩笑了！」

「老伴呀！你怎麼這麼說呢？那件衣服妳只穿了三四次，我想妳看起來——」

「我已經穿了三年了，你知道嗎？還有，你也需要一件新外套和禮褲和質料好且顏色鮮艷的背心，還有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衣服已經夠了，」他說。「我想——」

「明天我要去馬可奧！」

「但是，莉莎！對於一個盛大的舞會，達克，他……」

「我必須在正午時刻去。」

「是的，我知道，莉莎。」伯克說，他聽得出那是莉莎的一種特別的音調，他知道那沒有一點爭執的意味，從她齒縫中說出的。這可惡的史達倫！雖然他是非常的憤怒，可是一想到他將得到的代價，使他情緒稍爲鎮靜了些。這個主意妙極了！眞是不可思議呀！現在，我爲什麼要煩心這件事情呢！這可惡的史達倫。

莉莎將枕頭移動了一下，使她枕起來更爲舒適，然後繼續思量有關舞會的事情。她已經

決定泰絲將贏得這份榮耀。無論這事情是否值得。是的，她再度的忖著，不管它是否值得。可是，要如何去說服泰勒讓泰絲參加這舞會呢？他總是對他女兒的事非常的頑固。

「我們應該爲我們的女兒發愁呢？」她說。

「爲她發什麼愁？」

「你現在該爲她謀個對象了呀？」

「什麼？」伯克直挺挺的坐在床上。「請妳搞清楚點，泰絲還是個孩子呢！她只有十六歲呀！」

「你記得當你娶我的時候，我才幾歲嗎？」

「天呀！這怎能相提並論呢！在那個年代，你知道，你已算是個老小姐了。要我替泰絲找對象？你這女人的腦筋缺氧呀！再說你怎麼半夜三更的和我談這事呢！好了，別再說了，否則我要發脾氣了。」他狂怒的轉了個身，並且砰然將枕頭放下。

「好啦，泰勒。」莉莎微笑的說著。她並沒有責備他。他們之間曾有過一些爭吵，但是從來沒有過猛烈的，或是如同酒醉般神智不清的憤怒。莉莎已和他共同渡過了二十個年頭了，他們生活的非常幸福，並且她也非常滿意她的丈夫。

「莉莎，」伯克試驗性的探問道，他的臉仍然面對著牆壁，「泰絲知道關於——喔！關於那種事情嗎？」

「當然不知道，」她用一種非常震驚的態度，「她是在一個正正當當的環境中長大的！

」

「喔！天呀！現在已經到了妳該告訴她這件事情的時候了，」他有些激動的並且又再度坐起來。「你最好是好好的看顧著她。我可是要警告妳，要是我知道對泰絲有任何一種……什麼事讓你覺得我們的小泰絲已經足夠大的能嫁人了呢？是不是她和妳說了些什麼？還是她的行爲有什麼怪異之處？」

「當然囉！她已經被盯上了。如果你不認爲如此，那眞太可笑了！」莉莎嗤之以鼻以表示不耐煩，「你們男人都是一個樣，眞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喲！只知叫別人做這做那的，並且還會赫唬人，女兒已經長大成人了都還不知道，而且她已經到了結婚年齡了！噢！我眞感謝你沒有責罵的太多，伯克先生，你對我眞是太好囉！」

「天呀！你不要再多說了，話題到此結束吧！我的老天呀！」

莉莎暗自得意的笑了笑。好了，這人該是誰呢？喔！不會是納哥瑞克•尙巴，天呀！那是誰呢？年輕小伙子，辛克萊爾？噢，不，他窮酸的很又驕傲又太過於信仰上帝。可能，這美國人，傑佛森•古柏？對！蠻不錯的。不但有錢又有勢力，只是他是個外國人，不知道他是否恨我們英國人。雖說如此，伯克和古柏•第爾曼若聯手的話，那將成打擊「高貴之屋」的中樞人物最佳人選。古爾斯也不錯，祇是他是她的半個哥哥，所以他只好三振出局啦！眞可惜。

她的腦袋瓜裏現在裝的就是一個好丈夫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這個人必須要有錢有勢。

還要有潛力。並且有一顆如鐵石般的意志力，和一雙強而有力的膀臂去控制她。是的，莉莎想著。小泰絲正需要一個好的鞭打師，常常給她臀部抽一鞭。她是和他們一樣的任性，而且她也並不是個容易馴服的女孩。長棍應該是個好人選，可是他已經結過婚了，不過我聽說他太太是個藥罐子，身體衰弱的很，現在住在倫敦，所以嘛！我想或許我們應該等著。

人選正逐漸減少成兩位了，但是那一位該是較佳人選呢？

「泰勒！」

「噢！倒楣的是我呀！你是不想讓我睡覺嗎？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你知道該如何處置科倫•史達倫嗎？」

「不知道。或許把他殺了吧！我不知道，不過有件事倒是可確定的，他將會做些危險的事。」「科倫是個翩翩且傑出的少年。」

伯克笑道：「我希望你見過達克的面。那個私生子是個頑固的東西。」

「這男孩很聰明，他把一塊土地捐贈給教堂。他因此將他爸爸和你從困境中解救出。」

「妳這女人眞荒謬。那不是我啊！達克想要那塊極危險的小山丘。他不斷地叫價，提高價碼，當他已經被所出的價錢窒息時，我停止了競爭。假使我不是爲了那個自以爲了不起的達克，那時刻他將跪下祈禱。」

「如果你不停止競爭的話，史達倫同樣的也會讓你窒息的。」

「不。他想要那塊小山。」

「他更想使你的計畫破滅。」

「不。你錯了。睡吧。」

「他將對科倫採取什麼步驟呢？」

「不知道。他是個復仇心切的人。他們倆之間正經產生了強烈的憎惡。我從沒見過達克如此的憤怒過。他們之間不同的觀點，對於他們的工作來說，卻會使他們更賣力，更有益處。」

此時，恐懼感蜂湧而入莉莎的腦海裏，他爲他丈夫感到恐懼。這恐懼是她丈夫和史達倫這一家之間的。憎惡會造成一個人命或是二個的結束。老天在上，她第一百萬次的祈禱，能讓他和史達倫這一家和平共處。不久這種懼怕的心漸漸消逝了，然後她告訴她自己，如同她經常做的，「要想怎樣栽，就先怎樣種。」

「泰勒，爲什麼不造個戲院呢？建在香港。我們現在正停留在香港，是嗎？」

「好啊！」伯克霍然開朗了起來，他已經不再想史達倫家的事了。「好主意，莉莎。眞的是個好建議。我們必須先找到土地。好，明天我要開始籌備款項了，我們也將請一群演員。我們就把這第一部劇預定在『聖誕節』好了。你認爲該演那部戲呢？」

莉莎沈默了下來，她原本想說「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但是她知道那是愚蠢的行爲，她丈夫將立刻會徹底的了解她的目的了。是的，泰絲是個關鍵，對於伯克和史達倫這一家人。不過這項競賽不是以悲劇作結束的。

「假使高斯把你的小山搶走了，那麼你將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不知道。我很高興高斯不會這麼做的。好了，現在該睡了。」

莉莎。伯克讓她的思緒盪漾著。現在，這兩個傢伙，那一個最優秀的呢？是科倫還是達克呢？

船航行在風平浪靜的大海上，霧瀰漫著船身，在霧裏，有一片舢板尾隨著。剎那間它越過「白巫號」前端的小鋼纜，有人立刻抓住了大索，然後突然間舢板又如同它出現時悄悄地消失了。

那些備戰的海員和守夜的值班人員納格瑞克都跑到甲板來探個究竟，但是他們並未發現任何危險。在濛濛的霧中，沒有海岸和其他的船隻來斷定是否船隻在航行，在微弱的東風，風平浪靜的大海與緩和的潮流中，一點移動的跡象都沒有。「白巫號」在向海岸的方向漂浮著。

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納格瑞克情緒充滿著慌亂的感受，「你這傻子！」他自忖著。你將自己置身於極其危險之境地，那就別去！待在甲板上，不然就回床去睡覺吧！忘了她也忘記今天和昨晚所發生的事。幾個月來納格瑞克正察覺到她，但在那個夜裏，當他正在值夜班時，他從船艙的舷窗中窺視泰絲，她和她的妹妹住在一間房子。他看到穿著內衣的她，跪在床邊，像個天使般在祈禱著。她內衣的鈕扣沒扣上，她的乳頭緊緊的抵觸在白絲的內衣上。她結束了她的禱告，並睜開眼睛，此刻他想她已經看到他了，但是她將她的眼睛從舷窗移開

，將自己的雙手在她身上移動著。愛撫地，柔情地。乳房，大腿，腰部。然後她急速地將內衣脫去，站在鏡子的前面。她身體不禁抖動了一下，然後她又再慢慢的把它穿上，並且歎了口氣，將燈吹熄，鑽進被窩裏了。

然後是今天，他注視著她向海灘奔去，她的裙子在身後飛舞著，他看到她那兩條纖柔的美腿，他希望自己就處在這二條腿之間，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擁有她。這天下午在船上，他不能控制的渴望及害怕，他對她耳語了幾句，看到她因羞澀而臉紅了起來，並且也聽到她以耳語回覆道「好的，納格瑞克，今晚十二點正。」

這輪值的守夜員走到甲板來。

「納格瑞克，你下去歇著吧！」高斯在船尾高甲板處踱著脚說。

「風轉向東方了。」

「我感覺到了。」高斯急躁的替自己倒了一小杯酒。「眞他媽該死的霧！」

納格瑞克走到他的艙房。他把鞋脫掉坐在床上，冷汗直流，因激情使他感到窒息，他實在無法控制這種衝動，他從他的艙房溜了出來，並用脚尖小心翼翼地走在走廊上。他在船艙外停了下來。當他試著去開門時，發現他的手心是濕的。幾乎無法呼吸了，他走進船艙，隨後關上了門。

「泰絲！」他悄悄的喊道，他希望她沒聽到。

「喔！」她回答道：「不然你會把莉莎貝特吵醒的。」

他的恐懼更爲加速，他的思想在狂囂著。

「這是極爲危險的。」他說。他感覺她的手從黑暗中伸了過來，並且帶領著他走到床邊。

「你想告訴我些什麼？你想要什麼？」她說，火在黑暗和隱蔽處燃燒著。

「親愛的，現在不是時候。」

「你不是想談論些秘密的事，還有什麼樣的事情是秘密的呢？」她直直的坐在床上，並且把衣服拉的緊緊的，她讓她的手被他緊緊的握著，她的手心都緊張的流汗了。

他坐在床上，因極度的渴望而使他神經緊張的要窒息了。他的手伸了出來，他撫摸著她那秀麗的頭髮，然後愛撫到她的頸項，當他撫摸著她那柔軟的胸脯時，她顫抖的喃喃低語道：「不」。

「我想娶妳，寶貝。」

「噢，眞的？噢，太好了。」

他們兩個的唇緊密的接觸在一起。納格瑞克的雙手在她身上不停的摸索著，移動著。隨著他的觸摸，產生了一種狂亂的恐懼力。

當一點鐘的號角響起時，高斯從霧中走開，並且漫步到羅盤針箱的地方。他注視著羅盤針，這從燈籠的屏幕中所散出閃爍不定的光芒，使他視覺不清，他簡直不能相信他所看到的。他搖了搖頭，想使他更清醒些，並且他又再度注視著它。

「那是不可能的！」

「有什麼不對勁的嗎？」

「天啊！風，西風，是西風那！」

瞬時，探查出是小鋼纜被切斷了。「停！我們的船已失去控制了！」他驚慌的吶喊著，立刻在甲板上出現了一陣騷動。「趕快把鐵錨放下去！快點！」

當海員們衝向船尾時，船的脊骨從岩石擦過，船立刻擺動不定，並發出一種嘶裂聲。船的突發的震動，使得納格瑞克和這女孩兒驚覺了，不一會兒，他離開了她那溫暖的懷抱，走出艙房，從走廊衝向甲板。伯克猛力的將他艙門打開，看到納格瑞克正往舷梯處跑去，他並且也注意到他女兒的艙房門被打開了，但是當他盲目的衝向帆桅處時，他已忘記了這件事。莉莎從主艙房中急忙地奔出，經過長廊，跑到那被開啓的門處。

當伯克到達後甲板時，鐵錨雖放下去了，但已太遲了。「白巫號」發出了最後一聲的殘叫，向左舷處傾斜，然後重重的觸及海底。就在這時刻，舢板從霧氣中蜂湧逼近，用多爪錨讓他們的舢板停住，然後一群強盜立即爬向這船。

強盜們懷裏抱著搶來的小槍、小刀和彎刀，第一個上甲板的人是史圭格爾。接著「白巫號」的船員們開始和這群強盜搏鬥起來。

有一個中國人站在高斯的身旁，並裂嘴向他冷笑著，高斯立刻捏住他的喉嚨，把他的頸子抓破。納格瑞克搶起一塊鐵槌，向這攻擊他的人群猛扔過去，他特別注意在中國人群之間

的史圭格爾和一些歐洲人士。他扔的鐵槌使一個人受了重傷，然後他向伯克所躲的地方衝去，伯克此時正躲藏在船尾下面的舷梯處。並且猛撞入堆放銀子的貨艙。

史圭格爾砍倒了一個人，立刻往後退了一步，注視著向他衝擊過來的人。「天呀！在下面。」他喊著，然後他衝向伯克。其他的強盜也都向這邊湧來。

伯克往歐洲人的臉上打了一巴掌，然後將他的彎刀向史圭格爾所站的地方衝擊，這時史圭格爾扳動他瞄準好的手槍的板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納格瑞克向地猛撞過去，子彈在空中劃過，沒有任何的傷害，只聽見空中發出了一陣拉長的彈嘯聲。史圭格爾的大腦一陣眩暈，他氣憤的咆哮著，並用他的彎刀向納格瑞克亂劈，使得納格瑞克受了輕傷，然後他又轉入混亂的人群之中，並且又再度向伯克的身上猛力投擲過去。伯克捏著他的頸子，兩人扭成一團，倒在地上。當史圭格爾用他的彎刀向伯克臉上揮去時，伯克把他的刀搶了過來。伯克搶到彎刀後，立即站了起來，將彎刀飛向史圭格爾。史圭格爾及時的滾身；逃過了這一劫難，然而當彎刀被重重的擊在甲板上時，因用力過猛，彎刀被折斷了。伯克又拾起這斷了的彎刀，給那個對他身上踢過來的中國人身上一刀，史圭格爾立即飛奔到安全地帶，在他們那群海盜的屏障之後。

高斯正在這混亂暴動的大甲板上猛力的突擊著，亂砍、亂劈，當一把刀子在他身旁飛過，他立即過去搶奪它，當他在渴力搶奪刀的當兒，重重跌了一跤。伯克看到他兒子跌倒了，但是他只能停在舷梯處，繼續爲他自己的命運搏鬥。

莉莎•伯克帶著一群女子——泰絲，莉莎貝特躲到主艙房安全的地方。「好了！女兒呀！現在不用怕了。」她說著，並把艙門砰然關上。

她讓她自己站在走廊上，雙手各拿著一把槍，還有兩隻備用槍放在她的衣服口袋裏。假使強盜在搏鬥結束之前撞進舷梯，那就表示她丈夫犧牲了，要不就是失去知覺了。不過在強盜們要經過她面前時，她要四個強盜來償命。

史圭格爾所領導的這幫盜賊，向伯克這幫海員們的攻擊，但又再一次的被擊退。有三個人和伯克聯手，在靠近舷梯處攻擊這群匪盜，使他們退卻。

一個繫索栓向史圭格爾的背後襲繫過來，他知道這場鬥爭要失敗了。他立即大聲的說了些中國話，然後那群強盜就撤退了，個個像老鼠般的爬回他們的舢板，然後漂走了。史圭格爾迅速的離開了這條船，不一會就消失在這海上。伯克抓起他部下手中的一把滑膛槍，衝向船邊。立即向史圭格爾的頭上開槍，可惜沒有射中。伯克咒詛著，然後將這沒有子彈的空槍投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他的部下們開始向舢板船群開火，然而這群舢板很快的就在霧中消逝。逃脫的強盜們沒有一個被射殺，伯克於是命令把這群盜匪的屍體和受傷的往海裏扔，然後他的注意力轉向他的兒子。

高斯的傷口有血緩慢的滲流出來，他緊握著拳頭。伯克省視了他兒子的傷處，刀子深深地割開他的臀膀，「兒子呀！你是否咳出血來？」

「沒有，爹。」

「好，」伯克替他兒子擦去臉上的汗水，然後站了起來，「拿瀝青和酒來，快！天呀！他們是怎麼割的，來，到船尾來，其他的人趕快開船，現在是滿潮，快！」

納格瑞克試著使他的頭腦能從極大的痛苦中清醒過來，當他將船上的帆降下後。他的血從肩部的傷口流出，如同溪流般的流著。

伯克給高斯一大杯酒，讓他取得暫時的麻痺，並且立即將瀝青在火盆上燒著，當瀝青起了氣泡時，他將繫索栓浸入其中，把瀝青敷在他的傷口。高斯的臉扭曲著，雖然身體上受著極大的痛苦，但是他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然後伯克用同樣的酒和瀝青去醫治其他在這場搏鬥中受傷的患者。

「我，長官，你忘了我了！」海員中的一患者呻吟著。他正緊捂住他的下額，直流著血。

「你沒救了。願上帝能平安的降福你。」伯克說。

「不！不，天呀！給我瀝青，長官，快點！」他開始吶喊著。伯克將他擊昏，就倒在他躺的地方。

伯克幫助高斯站起來，高斯用他的雙腿站了起來。「感謝上帝！使我能安然無恙的自己站起來！」

伯克將他留下，去到船尾檢查。船正在向前划動，雖然用著強勁的力量，但船身只是很

緩慢的在大海中移動。

「納格瑞克！準備好前面的鐵錨！」他喊著。

他們合力將船拖到安全處，這船長測量了水的深度，當他確定船身已經安全了時，他命令放下鐵錨。船在退潮的海水中搖擺著，然後船身就穩定了。

「長官，有什麼吩咐？」一個老頭子說。

「給這幾個人縫製幾塊屍布，」他指著那七個俘虜說著。「用鐐銬把他們鏈在一塊，到日出時把他們扔到大海裏去，這就是搶劫的下場。」

「是的，船長。」

伯克再轉移他的注意力到高斯身上。「從你守更時發現我們被擱淺到現在有多久的時辰了？」

「不太久。噢不！差不多一個鐘頭，我記的很清楚。」

伯克想了一下。「我們不可能在一小時內就這樣漂流到岸邊。」伯克注視著納格瑞克，他感到膽怯而退縮。「你看著他們。在甲板上的這些俘虜在日出時，一人給他們二十鞭。」

「是。船長。」納格瑞克害怕的說著。

「至於你嘛！你早該死在可惡的強盜的手槍之下的。我必須對你好好的考量、考量。」然後他就到下面的艙房去了。

「一切都過去了，老伴。」他說。莉莎在孩子的艙房門前佇立著，像個岩石般頑固的防

守著。

「泰勒，謝謝你。」她放下她的手槍說道：「情況是不是很糟呢？」

「算了，都過去了，就是那些銀子，當心在碼頭搶劫！在碼頭！這群強盜中有英國人，我殺了一個，但那個帶頭的傢伙，我本可能將他殺死的，但被他溜跑了。孩子們都還好嗎？」

「好，他們在裏面。現在正在睡覺。」莉莎猶豫了一下，然後說道：「我想有件事情必須和你商討一下，那是有關泰絲的。」

「一定要現在談，是嗎？」

她沈重的從走廊進入了主艙房。他跟在她身後，然後將房門鎖上。

× × ×

在鐘聲三響時，伯克再度來到甲板上。霧已漸漸稀薄了，風也微弱了，他吸著空氣，並試著去嚐嚐它的味道。他知道很快的，風將再涼爽起來，到清晨，霧也會消失。「高斯，我們到下面去檢驗，看看貨艙有沒有什麼損失。」

「爸，這些人沒有到下面來姦淫我們的女子吧！」

「我們去看看，納格瑞克你也來。」

伯克拾起燈籠，然後一起走向貨艙。

「看！門是鎖著的。」高斯說話時，他的傷口隱隱作痛。

伯克把門打開，他們進去察視了一下，他將燈籠放在銀條上，然後再將門鎖上。

「你怎麼啦！爹。」高斯問道。

伯克注視著納格瑞克。

「怎麼啦！伯克先生？」納格瑞克驚嚇的問道。

「好像納格瑞克和你妹妹泰絲有染。」

「不，我沒有，我發誓，我眞的沒有。」納格瑞克大吼著。「我一點都沒有對不起她。」

伯克撿了一條懲罰罪犯的九尾鞭，並將它掛在艙房的牆上。「當她睡覺時，她撞進了她的艙房，然後將她吵醒，然後玩弄她。」

「我沒碰她，我沒傷害她，我發誓，我沒有。」納格瑞克哭喊著。「她要求我到她的房間。她請求我的。今天下午她要我到她房間去。她眞的是這樣和我說的，我可以對天發誓。」

「所以你就到她房間去嗎？」

高斯氣的猛力敲擊納格瑞克，並且咒罵他，當罵他時，他傷口的瘀青都裂開了。納格瑞克想奪門而出，但是又被伯克給推了回來。

「你這可惡的傢伙，納格瑞克！」

「我發誓我眞的沒有傷害她，我發誓—」

「你把你那臭手，放到她的內衣裏！」

當伯克把他拖到艙房的更低處時，九尾鞭在納格瑞克的身上爪撕著。「你姦污了她，對不對？」

「我發誓沒有碰她。不，伯克大人！請不要這樣，我眞的沒有傷害到她—我很抱歉—我只是摸了她一下—什麼也沒做—就是這麼多，沒再做什麼了。」

伯克停止了，他氣喘著。「是眞的，你聽，高斯？」他們倆人往納格瑞克身上猛打。伯克愈來愈氣憤，他的拳頭搥打到他失去了知覺。他推開了高斯，「等一會！」

「但是，爹，那……」

「等一會！你媽說，這可惡的傢伙不會說什麼的。泰絲正在擔憂，因爲他觸摸她，現在可能有孩子了。但莉莎說泰絲仍是個處女，他僅是摸了摸她，感謝上帝啊！」

當伯克鬆了口氣後，他剝光了納格瑞克的衣服，然後等他再度清醒過來，將他鞭打至死去爲止。

第十四章

「你要見我？爸！」科倫繃著臉。

史達倫站在小山丘的頂上，雙筒望遠鏡掛在他的脖子，小刀插在他的腰帶，一串戰鬥用的手槍放置在地上。他一直看著科倫來到岸邊，來到這座小山丘上。風已將天空吹的清清澈澈，在地平線上的太陽預示著這是個好天氣。

史達倫朝下做了一個手勢。「從這裡望下去，風景很美，嗯！」

科倫沒有回答。在他父親熾熱的眼光下，他的雙膝早已僵硬。

「你不同意？」

「教堂將……每一個人將會……。」

「我對教堂非常清楚，」史達倫打斷他的話。「你聽到有關伯克的事嗎？」聲音顯明的太柔，也太鎮靜。

「他怎麼了？」

「他在夜裏遭到搶掠，海盜切斷他的纜繩，他漂流上岸。然後他們登上他的船。你沒聽

到槍聲嗎？」

「有。」科倫感到一陣壓力及疲倦。他已有好幾晚沒睡覺了，然後他又知道他本來可以解救他們。「但我不知道是這件事情。」

「在香港遭到掠奪的。在霧散後不久，我曾到他那裡。伯克說他損失了七個人及船長。」

「高斯？」

「不是。納格瑞克•桑姆，他死於重傷。高斯也被砍傷，但並不嚴重。」史達倫的臉似乎變的堅強。「船長爲了保護他的船而死，這是一種很好的死法。」

科倫咬緊他的嘴唇，並環視了一下這座小山丘，他的心跳的很急，「你的意思是說，這裡是我應犧牲的地方？」

「我不懂你的意思。」

「船長爲了護船而死，這就是我的船——這小山丘，這不是你的意思嗎？你不是在問我是否要爲保護這小山丘而死？」

「你願意嗎？」

「我並不怕你。」這話刺耳的自科倫乾燥的喉嚨發出。「自有法律來懲治謀殺。我打不過你，你也可以殺我，但是你會被吊死，因爲我沒有武器。」

「你認爲我會殺死你？」

「假如我站在你的立場，是的，而且我已站在你的立場想，不是嗎？」

「你是嗎？」

「過去對我而言，你是神。但是在此地的三十天中，我已了解你是什麼：兇手、謀殺者、海盜、鴉片走私者、通姦犯。你販賣人口，你有雜種的下一代，而且你還引以爲榮。那些莊重的人們對你是嗤之以鼻的。」

「那些是莊重的人？」

「你要見我，我現在在這裡。告訴我，你要幹什麼，並且讓我們把它解決。我不想再讓你玩弄於股掌之上。」

史達倫拿起他的乾糧袋置於肩膀。「來！」

「作什麼？」

「我想私下與你談談。」

「現在只有我們倆人。」

史達倫朝向拋錨的船隻，「那邊有很多眼睛，我感覺它們一直在看著我們。」他指向充滿著中國人及歐洲人的海灘。商人們都已離開他們的地區，孩子們都在玩耍。「我們在每一處都被監視著。」他又指向西邊的山頂。「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這座小山幾乎就是一座大山。它有一千三百英呎高。

「不。」

「太遠了嗎？」史達倫在科倫的臉上察覺了憎恨，並等待一個回答。沒有反應。「我認爲你不會怕。」

他轉過身，走下了山丘，走向小山向上的道路。科倫猶豫著，因爲恐懼侵蝕著他。然後，他開始跟進，因爲他已屈服在史達倫的意志下。

當史達倫向上爬時，他了解他正在玩弄危險的遊戲。他一直到山頂才停下來並回頭看。山頂是多風的，且是荒涼的。他回頭看到科倫在遠處下面掙扎前進。

風景是寬廣的驚人的美麗。太陽高掛在藍天。太平洋像一塊藍綠綠的地毯，而島上的這座棕綠的山正像自地毯中突出。波克里山峭在西南，藍島——一個巨大的島嶼，比香港還大，在西方十五哩遠；還有好幾百個小的荒瘠的島，及荒涼的岩塊包圍著香港。望遠鏡下停泊在港口中的船隻一目了然，北方則爲中國大陸。他可以看到帆船及舢板船群迎風駛向藍島海峽，有更多的船駛向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有巡邏艇、漁船及舢板，但沒有商船。他想，在這次停戰以後的幾星期內，商人將會控制這個海域。

科倫正努力地踏著他父親的足跡向上走，他幾乎已力竭，但堅定的意志又驅使他前進。他的衣服及臉部已被蔓延的雜草割破，但他仍然向上爬。

終於，走上了山頂，他的心在急喘，風幾乎是吹著他走。史達倫正坐在下風處幾呎以下的地上。一張桌布已舖好而且還擺著食物及一瓶酒。

「這裏，孩子。」史達倫說，並且給他半杯酒。

科倫氣喘地接過酒想飲下去，但大部份卻滴在他的顎上。他把酒擦掉，並且深呼吸。

「坐下。」史達倫說。

令科倫吃驚的是史達倫在親切地微笑。

「來，孩子，坐下。請坐。」

「我不明白……」

「從這裏看風景更美，對嗎？」

「前一刻，你像一個惡魔，」科倫說，「但現在——現在——我實在不明白。」

「我帶來了雞肉及麵包，」史達倫說。「還有一瓶酒，不知道是否適合你的胃口？」

科倫坐下，並感到力竭，「雞肉？」

「你還沒吃早餐呢，是嗎？你一定餓壞了。」

「關於那座小山丘，我……」

「先喘一下氣，休息一下，然後吃一些東西。你已有二個晚上沒睡覺了。空腹說話不太好。這的確是一個費力的爬坡，連我自己都感到很累。」

科倫往後靠在一塊石頭上，閉上眼睛養神，他的身體的確需要休息。他強使他的眼睛張著，期望這只是一場夢。但確實是他的爸爸在前面，他正用望眼鏡凝視著南方的海域。

「關於那座小山丘，我是……」

「吃吧！」史達倫打斷他的話，並遞給他雞肉。

科倫拿了一隻雞腿。「我不想，至少在我說出它之前，我無法吃得下。我必須先說。你將永遠不會同意，但這是唯一的方法。伯克本可毀滅你，如果你們不是彼此相互仇恨，那麼你早已擁有小山丘。是你造成這個局面，是你。這小山丘是屬於教堂的，而且是正確的。」

「嗯。」史達倫說。「當然，我以你爲榮，這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羅勃就永遠無法做到，就算是他曾想到過，他也無法實現。」

科倫吃了一驚。「你——是你要我去做的？」

「當然，孩子。這是對不可能的情勢，而唯一能有的解決之道。」

「你——你設計我去做的？」

「我寧願打賭你會去做。我意思是說你應該去做。當你看到龍史達夫時那麼緊張——當你在快樂谷躲避我的時候，我想你會去安排一切。然而你對格登的反應卻又令我失望。但是龍史達夫後來說：「你的另一種姿態好極了！後來，我想到你一定可以找到唯一的可能解決方法。我非常地以你爲榮，孩子。伯克本可以殺掉我們，而我卻又無法防止。小山丘就是一種折衷的掙回面子的方法。」

「你，你驅使我，驅使我兩天兩夜在痛苦中渡過，而你卻知道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它眞的那麼簡單嗎？」

「是的，對你而言是的。」科倫咆哮地跳了起來。

「是的，」史達倫說，聲音突然刺耳起來。「對我而言。但你自己做了決定，現在，你

已長成了。你必須相信自己的所做所爲。假如伯克有片刻地想到是我爲你設計的，他可能使我們成爲在亞洲受人嘲笑的人。我們將永遠沒有面子。」

「爲了面子你寧願犧牲我？」科倫尖叫著。「你那無聊的想法？」

「是我們的面子，科倫。」史達倫說。「很高興最後聽到你在咒罵。它會使你長大了，孩子！」

「那麼所有的憤怒，你的憤怒——都是假裝的？」

「當然是，孩子，」史達倫說。「那是爲了伯克好，也爲了其他人好。」

「甚至羅勃？」

「羅勃比其他人重要。吃一些東西吧。」

「你眞是魔鬼！你會把我們全部都拖下水。上帝，我發誓我要……」

史達倫突然跳起來，並抓住科倫的肩膀。「在你說任何你會引以爲憾的話之前，你聽著，我想你有膽識去決定，而你的確如此，只靠你自己，而沒有我的幫助。我祝福你。現在你已是科倫・史達倫，敢和代辦作梗，你就是敢奪走他心愛的小山丘的人。你是唯一的人。你在一天之內所獲得的面子比你在二十年內所獲得的還多。你認爲你如何才能領導控制別人？僅用你的臂力？不，用你的腦筋，以及你的魔力。」他鬆開了科倫。

「魔力？」科倫擠出這句話。「但那是不正當的魔力。」

史達倫溫和地笑著，坐下並爲他自己倒了一杯酒。「那些有頭腦的人將會了解你是多麼

聰明。『科倫是聰穎的，他把小山丘獻給了教堂，而阻止了邪惡的史達倫毀滅這高貴之屋。但科倫同時保全了代辦的面子——那惡魔無法因科倫把這塊地獻給了教會而去殺科倫。』」史達倫吮著酒。「甚至連伯克都必須深深記在腦海中，不論他認爲它是否是個祕密——因爲你獲得了它。有宗教信仰的人會因你把『最好』的獻給教堂而祝福你，愚笨的人像龍史達夫會害怕你並且向你求教。憤世嫉俗的人會因你解決的智慧而敬畏你，並且厭惡你說『科倫有受到他父親惡魔的影響。』」

「但，但假如我，那麼你，你會失掉面子嗎？」

「是的。但我有持無恐，因爲我有你及羅勃。但我沒有很多時間鞏固你的地位，你要自己注意，孩子。他們都會想一旦科倫失掉它，是否會再試一次？他們都希望我們相恨深深好讓他們能毀滅我們。而這正是我們目前想試著去做的。公開地。」

「什麼？」

「當然，無論何時，我們相見都會有敵意存在。不久，伯克會試著勸誘你站在他那一邊。高斯會——以及提爾曼也會。他們會灌輸你謊言，或者歪曲事實，希望你會充滿著恨，以致於來毀滅我以及你自己。所有的貿易商人都想拿到這個獎品。但現在他們永遠無法獲得。你已向你自己證明過了。」

「我與這件事完全無關。」科倫安靜地說。

「你與它完全有關，而且已有五年五個月了。你曾立下神聖的誓言。」

「你堅持要我這樣？現在！」

「你自己應堅持自己。你的報酬將會有三倍。」

「你認爲金錢對此類事相當重要？」

「對兩天的痛苦而言，這還是小報酬。」

「我不要任何金錢，而且我也不會去做。我無法去做。」

史達倫沈思地拿起一隻雞腿。「我曾非常仔細地考慮過你，並曾告訴自己一點都不要跟你說，讓你不知覺地扮演你的角色。但當我衡量你時，我判定你可以做到。現在你知道了，我們兩人都比較好。」

「你要讓我一生都恨你？只爲了要幫助『高貴之屋』？」

「你知道這個答案。」

「你是有罪的。」

「我同意，在某些方面如此。」他邊說邊大口地吃雞肉。「你說我什麼便什麼，或許更壞。我曾破壞過許多承諾，但並非全部。我了解自己做什麼，並且已準備爲自己所做所爲負責。但我是世上你唯一可以完全信賴之人——假設你能深思熟慮不違背規定。我是代辦，我若有痛苦及罪惡，則你也有。」

「但這是僞善、邪惡。」

「孩子，我實在喜歡你。」史達倫說，「你還年輕，我羨慕在你面前的時光，不值得嗎

？成爲最好的？去控制伯克及其他的人用你表現的技巧。控制龍史達夫，然後透過他們控制香港？」史達倫喝了一些酒。「它還是值得，再多的恨及少許的做作，仍然是些微的代價。」

科倫向後靠在岩石上，他的腦海中洶湧著殘忍的話及問題以及難以平息的解答。這是神的旨意嗎？他問自己。神造萬物都有它的型態。但耶穌說：溫順的人將繼承這世界。它是指地球還是指神的王國？

柔順無法獲得這些金銀或者保護它們。柔順將無法在此際去保護在小山丘的「高貴之屋」。柔順將不會進步，也無法征服殘忍及貪心。假如我是代辦，社會會進步，財富兼帶目的，一個不朽的目的，非常完美。

科倫對他父親的憎恨消失了，代替憎恨的卻是愛。所遺留下來的只有尊敬。

「你爲什麼來到此地？」科倫問。

史達倫知道他已失去了他的兒子。做爲一個父親，他實在悲傷，但做爲一個男人，他並不。他已把他的敵人帶進他的時間，以他的條件來決戰。所以做爲一個父親而言，他已盡了他的責任。

「要讓你疲倦，這樣我才能與你說話，並使你了解。」他說。「以及讓你知道從此處看遠景，比在小山丘上看來得更雄壯宏偉。」

科倫第一次向遠處看。「是的，的確如此。」然後，他選了一塊雞肉開始吃了起來。

史達倫盡量使他自己臉上不顯示痛苦的神色。這孩子會再微笑，他告訴自己。給他一點時間，他沒訓練過他讓他成長的如此快，給這孩子一點時間。

他感到非常疲倦。他靠在一塊岩石上，把望遠鏡轉向南方以找尋「中國之雲號」。它沒在視界中出現。他闌姍地審視了一下地平線。突然，他的眼神定住了。

「瞧！孩子！那是藍雲號！」

科倫接過望遠鏡看到了這艘快船。它是「雷雲號」的姊妹船，有十八門火砲，就像艦隊一樣美。對厭惡船隻及海洋的科倫而言，它也是很美。

「它將會承載價值十萬金幣的鴉片。」史達倫說。「現在你想做什麼？我們這裏有三艘船，以及在這個月中還有另外六艘的船隻到。」

「將它們駛往北方？賣掉船上的貨物？」

「是的。」一道陰影掠過史達倫的臉上。「這使我記起伊沙克•柏利，你記得嗎？」

「是。好像是一個世紀以前。」

「我把它驅逐上岸，記得嗎？因爲他使麥卡失望，而且他怕我，而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給麥卡十五天時間去查明這個謎的答案，但他卻不再返回廣東。昨晚，我遇見了麥卡。他在岸邊找了一個差事——代理地方官吏以及警察。」他點了一根雪茄菸，用他的手圍成杯狀以擋風，遮給了科倫，然後又點了另外一根。「似乎是柏利與古柏——提爾曼做同一差事，他們專跑維及尼亞——非洲，從事買賣奴隸。」

「我不相信。」

「威爾•提爾曼告訴我的。他聳聳肩說柏利不再跑中國。所以他供給柏利一艘專門用來綁架土人爲奴隸所用之船。柏利接受了，並且在一個禮拜前離開。就在柏利離開前，麥卡欺騙了他。他們一起去喝酒。麥卡說他曾經被我解僱，也因爲正是如此，因此咀咒我，要求在柏利的新船上謀一份差事，並發誓要向我報仇。酒會使人饒舌而柏利確實饒舌。他告訴麥卡他曾把一份我們在沿海岸秘密的銷貨地點的影印圖——經度及緯度——以及我們的鴉片經銷商的名單賣給了摩根•伯克，最後一次他是在倫敦出現。」

「那麼伯克知道所有的秘密地點了？」

「柏利過去常用的幾個地點。十年的生意往來，包含的更多了。」

「我們能作些什麼？」

「尋找新的地點及可信賴的新人。所以，孩子，你不可太相信別人。」

「實在可怕。」

「這也是生存定律。休息一個小時，然後我們要離開這裏。」

「到那裏去？」

「亞伯丁，我們要去那裏注意一下以防伍考克的人。」他打開了乾糧袋，並遞給科倫一把手槍。「你會用嗎？」

「不太熟練。」

「你最好練習一下。」

「好的。」科倫撿視了一下。他曾在大學時代因小口角用過決鬥的槍，結果他及他的對手都被子彈僅以數碼的差距而嚇壞了。

「我們現在可以走了。我不覺得疲倦了。」

史達倫搖了搖頭。「我要等到『中國之雲號』出現在地平線上爲止。」

「她開到那裏去了？」

「澳門。」

「爲什麼？」

「我派去的。」史達倫揮掉身上的麵包屑。「我的情婦在那邊遭受懸賞，而我的兒子及女兒也一樣，如果他們遭到逮捕的話。我派摩斯及『中國之雲號』設法把他們帶到此地來。只要上船就安全了。」

「但高登早就在此地了，我昨天看到他。」

「那個女的不是他的母親。」

科倫覺得很奇怪，他不再因知道他的父親有二個情婦，不，三個家而感到受傷害。三個家，包括他自己的。「綁架是一件可怕的事，太可怕了。」他說。

「你的也有懸賞，一萬元。」

「我值那麼多嗎？我懷疑。」

「一個中國人出十元，你可想像到你就值一百元。」史達倫又再一次把望遠鏡對著「藍雲號」。「我認爲你應該值十萬元才對。」

科倫用手遮住了照射他眼睛的太陽光，他了解他父親的恭維。但他故意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他正在想著另一個他父親的情婦，並猜她長得什麼樣子，以及高登的母親又像什麼樣子。他的頭腦冷靜地想著，沒有怨恨，但卻有對他父親的輕視。

「伯克將如何處理這批銀子？他會被掠奪，祇要他一直擁有它。」

「他會要求我們處分一部分去兌換紙幣。我們要立刻做到，所得的利益會比通常的少叫羅勃去安排。」

「然後，我們會被掠奪。」

「也許，」史達倫望著「藍雲號」逆風破浪在香港及藍島之間的海道前進。「只要『中國之雲號』回來，我就要離開。我要隨著遠征軍離開，一直到舞會的前一天我才會回來香港。」

「爲什麼？」

「給你時間去熟悉我們的『敵方』，你需要學著去適應。你和羅勃應該開始著手建築的事。這項計劃除了大會堂以外早就決定的，這待我以後再決定。先開始在小山丘建一間教堂。請亞理斯多德來設計，只要給他第一次開價的十分之一的費用就夠了。你和羅勃要負責一切事務。」

「是的，代辦。」科倫說。他叫他代辦而不是父親，他們倆人都已經聽到這最後的安排，並且彼此都接受此一稱呼。

「把我的別墅建在郊區。羅勃已有此一計劃，應該在三週內完成，花園中要種些植物，還要有一座十呎的牆，環繞著它。」

「那是不可能的。」

「不論花費如何多，如果必要的話，叫一兩百個工人來建造它。室內擺設、裝潢都要如計劃一樣。我要我們所有的建築物在三個月內完成。」

「至少需要十個月來建造。也可能要一年。」

「對。所以我們要用更多的人工，更多的錢，那麼就可以提早完工了。」

「爲何如此匆促？」

「爲什麼不？」

科倫轉望著海。「舞會要怎麼處理？」

「你負責安排一切。與羅勃，陳松——我們的經紀人一起處理。」

「那羅勃呢？他並不知道我們之間的敵對是一種僞裝？」

「我讓你決定這件事情。你可以坦白對他談，在舞會的那個晚上，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

中國之雲號爬上了地平線。

「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史達倫說。

「好。」

史達倫收拾起望遠鏡，及把食物的殘渣收回乾糧袋中。

「秘密地派一些人，來這裏做白天的守望。」

「爲什麼？」

「船。從此處，我們可以在它們到達前的四五個小時預知。尤其是郵船。這樣我們可以派一艘快艇來攔截以及比別人早得到我們的郵件。」

「然後呢？」

「我們就比別人佔優勢。在四個小時中，你可做相當多的買賣。能比別人早四個小時得知可能就是生存與毀滅之間的不同。」

科倫對他父親的尊敬又多了幾份，非常聰明，他想。他一直在闌姍地朝西注視著藍島這個大島。「看！」他突然大叫，指向藍島的正南方。「那邊有煙，有船著火了。」

「你的眼光眞銳利，孩子，」史達倫說著，又舉起他的望遠鏡，「天呀！那是一艘蒸氣船！」

這艘船是黑色的，瘦小，醜陋，尖頭。煙從它的短胖的煙筒冒出。它有兩隻桅桿可以裝置帆。但現在它上面沒有帆，而煙卻兇猛地升向天空，紅色的旗幟在船尾飄揚著。

「瞧瞧那艘大肚子，發臭氣，亂七八糟皇家海軍的船！」

科倫被這種激動的局面震驚了一下。「怎麼一回事？」

「那艘流血、化膿的臭船，就是這回事，瞧瞧它的蒸氣！」

科倫透過望遠鏡凝視。這艘船看起來對他無害，他曾見過用槳划行此種類型的船。這艘愛爾蘭郵船早在十年前成了蒸氣船。他可以看到二個巨大的槳輪在左舷及右舷，還有不停的煙及船後的水痕；船上還有加農砲，而且有許多門。

「我看不出它有什麼不對。」

「看看它的水痕及船頭的方向！逆風！天啊！它是朝正東行駛。逆風。瞧它，超越我們的船就好像『藍雲號』是一艘豬皮製的帆船，儘管藍雲號上有世界上最好的水手。」

「這樣又有什麼不對呢？」

「每一件事都不對。現在東方有了蒸氣船，它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這艘用機器發動的——史蒂芬生發明的，已從英國駛到此處，不顧海洋的厭惡及風的輕視。假如一艘可以如此，一千艘也可以如此。這就是進步，也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史達倫撿起空酒瓶用力對著一塊岩石擲過去。「那就是我們在二三十年內必須使用的，天啦！」

「當你把它和一艘帆船來比較，它是很醜。但它能逆風行駛，不管風向，換句話說它比較快，而且比較經濟，而且……」

「不！並不快，不會比北風吹在船的橫樑後面來的快，而且不適於航海的，而且也不適於在暴風雨中航行。那些發出臭味的罐子（指蒸氣船）會翻覆的，而且像石頭一樣地往下沈

，而且也不經濟。它們需要木材放在鍋爐中燃燒或者需要煤，它們將不適合用來運載茶葉。茶葉是敏感的，它會把茶葉薰得臭氣冲天。感謝天，帆船仍然必須用來運茶。」

科倫非常愉快，但他沒表示出來。「對。但他們會改進，只是需要時間而已。假如一艘船可以在此航行，如你所說的，其他一千艘也都可以。我想我們應該買蒸氣船。」

「你是對的，但如果我買一艘那種充滿臭氣的怪物，我會被咀咒，我不相信在我活的時候，它們會興盛起來！」

「是否所有的海員都與你同樣地想法？」科倫不經意地問這個問題，內心卻感到溫暖。

「那是個眞正愚蠢的問題！到底你在想什麼呢？科倫？」史達倫尖酸地說。

「只想到進步，代辦。」科倫回頭看看那艘船。「不知它叫什麼名字。」

史達倫懷疑地注視著科倫，他了解這個人的思想，在工作中，但不知道它有那些目的與計劃。眞怪！他對自己說，這是你第一次把科倫視作成人，而不是你的兒子。「謝謝天，我不必活著看到帆船沒落，但這種新船也預卜著中國快船的沒落。這是航海開始以來最美的船。」

「他走下這座山，朝向亞伯丁的方向。後來，這艘蒸氣船駛得相當靠近他們，以致於他們能看到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復仇女神號」。

第十五章

兩艘軍艦緊接地進入了波谷的第一個堡壘，這地方大約是個十里左右的海峽瓶頸，控制著廣州的四圍。波谷可以說是若干砲位建立起的防禦工事，極嚴密地控制著出口，船隻的通過都可說是處於自殺性的不利條件下。演習的空間是很不足夠的，而在堡壘裏的大砲卻能輕易地打擊著入侵者，當他們在某些範圍內來回地搶風調向，或是向逆流摸索。然而，大砲是很堅固地安置在河床邊，祇是由於幾世紀來貪污腐敗的政府使得這些要塞逐漸地衰微。因此，砲台上那些象徵性的砲彈，在毫無損害下在空中掠過，或是落在快速帆船的舷邊。

軍艦用的小汽艇離開了主艦，而一些軍隊亦開始猛烈襲擊上岸。堡壘在毫無損失的情況下被輕易地佔領，主要的原因是那些防禦者知道他們即使反抗也是無濟於事，於是便很聰明的撤退了。那些入侵者將大砲的火門塞住，使其不能再行使用，留下一些人佔領堡壘。而其餘的人又再上船，將他們的軍艦再往北開駛一里，一艘接著一艘地駛近了第二個堡壘，再度輕易的征服。

過了一會，一些由平底帆船及火船所組成的迎擊艦隊，都被一一擊沉。

兩艘軍艦之所以能夠這麼輕易地，摧毀這麼多的中國帆船，主要因爲他們擁有超級的火力及設備，而船艦給予他們必要的速度駛向這區域的任何方向，無論那地方的風力是如何的吹著。而中國的帆船卻不能像外國艦隊那樣的調動自如，或是逆風而行。中國的帆船幾乎可以說是被中國海及季節風所控制著，而那些軍艦卻因英吉利海峽、北海或是大西洋等地方，常有的狂風暴雨的不幸條件下而適應環境。

× × ×

「好像在射擊一群固定的野鴨一般。」司令官很厭煩地說著。

「是啊！」史達倫說，「他們的損失很輕微，而我們亦不可忽略自己的損失。」

「正是如此，一個決定性的勝利。」龍史達夫說：「這就是我們所要的。賀瑞修記得提醒我叫亞里士多得畫下今天這個盛況。」

「是的，閣下！」

他們在H•M•S•復仇號旗艦的後甲板。亞斯騰是遠征武力中的主力，而中國之雲是作爲先鋒的。——美美和孩子們悄悄地上了船。

「我們已經落後了，司令官，」龍史達夫說，「你就不能趕上那些艦隊嗎？」

司令官盡量控制著他的脾氣，多月來的抑制，多月來的反覆命令及可惡的戰爭已使他感到厭煩。故作禮貌的對龍史達夫說道：「我們已經進展的很順利了，先生！」

「不，我們並不順利，我們不斷地在由前而後，由後而前的進行，完全是在浪費時間。打一個信號給復仇號，她可以把我們拖至上游。」

「拖我的旗艦？」司令官咆哮著，他的臉及脖子都脹紅著。「就憑那像香腸一樣的船隻，就想來拖我這艘能裝七十四枚火砲的船，這是你說的嗎？」

「是的，趕快拖吧！我親愛的伙伴，」龍史達夫說，「這樣我們很快便能到達廣州了！」

「不，絕對到不了！」

「那麼，我將移轉我的總部到那條船去！放下一個小艇在船旁。眞是荒謬滑稽，一切都是嫉妒心在作祟。我們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你可以依你的意思上船。我將會很高興的，如果你能陪伴我，達克來吧，賀瑞修。」龍史達夫走了，但是心中卻因司令官愚蠢的態度及陸軍和海軍之間的不和而激怒著。海、陸間的不睦諸如：誰是受管制，誰的計劃最有價值，誰能做最快決定將船擊沉，或是駐紮於香港及無論是海戰或陸戰誰能居於優勢等等。龍史達夫仍然對狡猾的科倫欺騙了他感到非常的生氣，使他相信代辦早已同意了這個計劃。差一點破壞了他這麼多年來小心翼翼的與代辦建立起來的良好關係。

龍史達夫對於企圖建立殖民地感到厭惡，而對一些不斷地抗辯亦感到不耐煩，更不齒於商人之間欺騙汚穢的惡性競爭。他非常生氣一些中國人竟敢拒絕他這麼寬大的條約。他媽的！他想著，我在這裡，負擔著亞洲的重責，所做的所有決定又是在防止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

磨擦，而我所打的仗又都是爲了英國的光榮，天知道，我得到了什麼報酬？事實上，我早該在幾年前就得到爵位了！於是，他的憤怒減低了，因爲他知道亞洲很快就會安定，由於香港殖民地的安全，大英帝國的權力勢將繼續伸展。一個殖民地的總督是所有殖民地權力中最高的統領者及立法者，藉著法律——女王的最直接代表——他可以獨斷地任意處理那些多嘴而愛裝腔作勢的司令官們，想到這裡，他便覺得很快樂。

龍史達夫上了復仇號。

史達倫加入了他，不論是不是小艇，他將要第一個抵達廣州。

五天後艦艇在黃埔碇泊了。一個由新任總督清壽所派遣的公行商業代表團很快地便抵達這裏而展開交涉談判。但是，依史達倫的建議，代表團被暗中的遣送走，而第二天租界便被再度佔領了。

當貿易商停靠在租界時，他們以前的僕役們都守候在船艙的前門，就好比從未有人離開租界一樣，在他們不在的時候從未有人動過裡面的東西，也沒有任何東西遺失。

軍隊的帳篷是很缺乏的，於是龍史達夫將他的總部設在「高貴之屋」上，另一個清壽的商業代表團也抵達了，也如同以前的代表一樣的被遣送走。而那些周全的準備開始公開地投資廣州。

一天天下來，行街及其它的十三街的買賣都變得非常景氣，另外打架及行竊事件亦層出不窮。那些妓院及酒店也開始繁盛起來。很多人都因酗酒而死，還有些人被割斷了喉嚨，甚

至有一些人突然消失了。店主們總是爲了市場空間及價錢而爭吵著。

一個代表團再度尋求顧客，但又因史達倫要求龍史達夫而將他們送走。橫過珠江有一群船隻停留在那兒，而復仇號卻平穩地來回航行著。一些小船及舢板也繼續在上下游做著他們的生意。一些由內地來的季節性的茶及絲都放在河岸兩邊清壽的倉庫內。

金瓜在一個夜晚裡，神祕地抵達了。

「哈囉！代辦，」當他進入史達倫私用的餐廳時說，一方用手斜靠在他的僕人的手臂上。「很高興見到你，你怎麼沒有來看我？」這時僕役們幫他坐下，鞠了個躬便退了下去。這老人似乎比以前更老了，他的皮膚起了皺紋。但是他的眼神卻是年輕而智慧的。他穿著一件淡藍色的絲織長袍，藍色的長褲及一雙輕軟的布鞋。一件輕絲的綠色夾袍，並墊了一些柔毛以防止他受到春天夜晚的潮濕及寒冷。在他的頭上是一頂彩色的帽子。

「哈囉，金瓜，茶？」史達倫故意地捲起了他的衣袖，因他想很快地讓金瓜知道他爲了吳芳洲的錢感到很生氣。茶倒滿了，僕役這時也端出了許多史達倫特別點的佳餚。

史達倫幫金瓜添了一些食物。

「這些食物眞是很美味的。」金瓜說著，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

「不，那裡，這些食物並不非常好。」史達倫謙虛的說著，因他知道，這是廣州最好與最有禮貌的說法。一個僕人帶了煤炭進來放在火上，並加了些碎木。這時木頭所發出悅人的香味充滿在這小屋裡。

金瓜慢慢地咀嚼著食物，並飲著酒，酒是熱過的——就如同所有的中國酒一般。他全身感到暖和，不盡因爲酒的關係，更因爲知道他的夥伴史達倫表現得很好的原因，如同一個狡猾的中國對手一般。晚上再吃過一些東西後，史達倫沒有再進一步抱怨他的不滿，而開始試探金瓜，看他到底對於史達倫和吳郭的會戰知道多少。

雖然金瓜爲他的訓練感到非常高興——這訓練應該是他的孫女美美所完成的——已收到如此好的效果，但他又被一些混雜的不安而困擾著。你將冒無止境的險，他告訴他自己，當訓練一個野蠻人進入文明時。學生或許可以學得很好，但在你察覺到一切之前，這學生很可能會控制老師。必須小心點。

因此，金瓜並沒有做他本打算做的——選一塊蒸過的最小的蝦子，並不斷地重覆史達倫在吳郭船上所做的一切，以表示他知道吳郭船上所發生的一切。相反的，他撿起了一塊炒過的食物，放在自己的盤子裡，並很沉著地吃著。他知道目前隱藏他所知的一切是很聰明的。他希望能幫助代辦避免他現在所處的危險，並告訴他如何在困難中脫險。

當他用力咀嚼食物時，他感到清廷的愚昧。一群傻瓜！卑鄙的，該死的，沒爹娘的一群笨蛋！眞希望他們絕子絕孫，讓蟲充滿他們的內臟！

每件事情都被完善的計劃並開始實行，他想著。我們必須使這些野蠻人作戰——經過我們挑選時間和地點——這將會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但當失敗時，對於重要事情也不能退步。貿易仍如以前一樣地繼續著，只有經過廣州，大英帝國才能防止入侵的野蠻歐洲人。

金瓜想著這個完美的計劃，這些計劃正暴露出皇上的貪婪及解決琦善對王位的威脅，並可使皇上消滅一些同族。多麼不凡的笑話！琦善被如此完美地欺騙著。這些理想的計劃將可挽回皇室及中國的面子。

現在不列顛的一些野蠻人是如此的生氣，他們在女王面前丟臉。現在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如中古時代的大英帝國一樣的去開化那些野蠻人，將他們從黑暗帶出而進入文明。

金瓜並不在乎重新開始，他只是有些急躁於時間不必要的拖延，及一些機會的喪失。

廣州，他告訴自己，我們心愛的廣州必須先被贖回，但我所做的却是這麼少？這麼少？

史達倫心中激動起來，他多希望金瓜能撿一塊有蝦的食物給他。難道這意味著他不知道吳郭已展開了行動？他當然知道這些數目的意義？小心點，年輕人！

「有很多載有大砲的船，是嗎？」金瓜終於說了。

「比龍史達夫還多，不過，沒有關係。」

「是呀！」金瓜說，「清壽非常生氣。」他用手指橫過他的喉嚨，然後笑著說：「當龍史達夫無路可走時，只有用戰爭，而不用貿易。」

「用戰爭來進行貿易，龍史達夫一定會很生氣。」

「要多少才可以對此事有幫助？」金瓜把手伸入他綠絲的衣袖裡，然後往後斜靠，有耐心地等待著。

「不知道，或許一百吧！」

金瓜知道一百兩銀子可以友好地改爲五十兩銀子。而五十對廣州來說是很合理的。雖然如此，他還是故作緊張的樣子。然後他聽到史達倫說：「另加一百兩的稅。」

「加一百兩的什麼？」他說，這回他是眞的緊張了。

「是的。」史達倫無禮地說。

「要加稅？老天！這群可惡的中國官吏！」金瓜說道，有些兒驚訝。

「眞糟糕，」史達倫說，「做生意眞是很難，所以不要加一百，還是加二百吧！」

「爲了朋友，」金瓜說，「不加一百，加二百！」爲了他老早安排的完滿解決而高興地笑了。「非常簡單，將其他的名字寫在清壽的名單上。」

「什麼？」史達倫激動地說。

「老天！到底是怎麼回事？」金瓜懷疑著。他實在不瞭解野蠻人的心理。

「看在老天的份上，」史達倫想著，你怎麼能夠了解這些異教徒的行爲，「不，不行。」

拐騙當然是非常可怕的，金瓜同意地想著，因爲他深深的畏懼有一天也許他的孩子甚至於孫子也會被綁架而向他勒索贖金。但總得有人去替換，誰呢？

史達倫說：「加二百稅，沒關係！」

金瓜喝著茶，「明天公行也許可以？」

「清壽可以。」

「清壽加上公行，啊？」

「明天清壽可以，第二天再是公行，告訴我們有多少，然後我們可以照常賣茶。」

金瓜爭論著，最後終於讓步。他老早已得到清壽的同意，很快的開始他的貿易，並處理既定的一半問題——另一半約在六個月內可解決。他也策劃了一些策略使清壽可得以避免因不服從命令而遭陛下的處罰：這些磋商必須拖延直到最後一艘船裝滿了茶及銀塊。然後派出一些大船來對付野蠻商人，並將他們驅離珠江。貿易將使這些野蠻人緩和下來，使他們有種錯誤的安全感覺。如此，這些野蠻人便會遭受挫折而清壽便將贏得一場大勝利。

金瓜對這完美的計劃嘆了口氣。因他知道這些野蠻人不會沒有援助的。當掠奪及燒毀租界時，將會激怒他們。他們將會立即從廣州向北航行而企圖再度經白河至北平。然後，很快金瓜勉強笑著，但對於那些暗示感到害怕，他不斷地咒罵著。現在開始，我要雇一些間諜及管理人員，並花更多錢去保護史達倫的孩子，不僅是要抵抗那些綁匪並且要防止那些監獄的殘餘分子——這些人很愚笨地以為他們可以很輕易地賺到錢。

× × ×

於是貿易再度開始。除了五十位象徵武力的人外，所有的士兵，都送回了香港。艦隊也返回了香港的港口。但是，H•M•S•復仇號繼續地在河上巡邏，偵察所有接近廣州的一切情況，並記下所發現的水運路線。

租界和海路開始日以繼夜地展開瘋狂的競爭。商人們為運輸茶葉做準備：船身重新油漆，船底也清理乾淨，並為回家的航行做完善的安排。

許多沒有船隻的貿易商也開始在最好的船上選擇船艙，即使再高的價錢，也欣然地付出。

「高貴之屋」和伯克及桑斯通常只為自己買茶、絲及香料。但由於謹慎、精明的緣故，史達倫及伯克兩家這次亦為了其他人載了一些貨。表現得不儘是像是船主，也像是經紀人、銀行家及委託的代理行。兩家都在英國內外地來回。他們常載一些貨至國外——棉花製的東西，棉絲及酒，大多數都是英國所生產的或是商人認為容易在市場上出售的貨品。有時候，一些其他英國公司的船隻會要求他們代賣貨物，他們也會負起責任來賣這些貨物——無論是什麼——在亞洲或是至內地的託售。而史達倫及伯克兩家所買的只是鴉片、礬、火藥及槍彈。

金錢很快的開始交手，史達倫及伯克利用供給其他商人現金而拿倫敦的銀行票據發了一筆小財。但是只有在船隻及貨物安全地通過波谷及駛向公海時才被付給。

今年史達倫勝過羅布，並為「高貴之屋」保留了「藍雲號」的貨物空間。四十五萬九千

磅的茶小心地裝在五十磅裝香柏盒子裡，五百綑的絲裝在藍雲號的貨艙裡。六十萬的英幣將被付給只要能安全的抵達倫敦。如果能最先抵達的話，另有十六萬的紅利。

今年伯克經營了灰巫號所有貨物。她將裝載五十萬磅的茶及四千綑的絲。像史達倫一樣，伯克知道他不能好好的休息睡眠直到貨物裝運好，並在六個月後得到船隻安然抵達的消息後。

龍史達夫心中洋溢著驕傲，他再度輕易地打開了貿易，並帶給總督清壽與人交易的清單。「但是，我親愛的司令官，爲什麼我還要送走另三個代表團？什麼面子問題，是爲了貿易，我親愛的大人，貿易是英國生命的主力。」

他取消了廣州的投資，這將更激怒陸軍及海軍。他重覆了史達倫所提醒他的話：這些話龍史達夫以前便說過；「對於他們的挫敗，我們必須寬大些，並避免懦弱，英國的貿易不能生存於無助之中。談判在幾天內便會有結果，而亞洲也將永久的安定。」

但是，談判並沒有結果，史達倫知道在廣州將不會有結果。只有在北京或是北京的入口處才會有效。而他也並不希望有結果，目前只有貿易。最重要的事便是如何去得到季節性的茶及絲，及處理季節性的鴉片。以今年的貿易利潤，所有的商行都將可以償還他們的損失。利潤將鼓勵他們持續並發展明年的貿易。唯一最好的發展的地方是香港。利潤和貿易將買去大部份的時間。這時間可以在他們島上的安全地帶建立倉庫及家。等到夏天季風來時，或許可以使他們再次北上。時間及金錢將使香港安全。

因此，史達倫安撫了龍史達夫的不耐。並使談判慢慢地進行。以及和伯克爲最好的茶、絲及船務做激烈的競爭。

× × ×

「代辦，」美美在他們寢室中一張舒適的床上說，「我能回澳門去嗎？只要幾天？我要帶孩子們一起去。」

「你不怕租界嗎？」

「不，但是在這兒沒有衣服及孩子的玩具，總是很困難的，只去幾天，好嗎？」

「我不是早已告訴妳有關報酬的事了嗎，而我……」

她以一個吻停止了他的話，並投進他懷裏，「你聞起來好香啊！」

「你也是。」

「那個瑪麗•辛克萊，我喜歡她。」

「她，她是很有勇氣的。」

「眞奇怪，你竟載送一個女人，這不像你。」

「我沒有時間去載送。」

「她的廣州話和滿州話眞是不錯。」

「那是個秘密，妳可不能告訴任何人。」

「當然，代辦。」

黑暗漸漸地深沉了，他們也不再想什麼。

「你常常睡覺不穿衣服嗎？」她問著。

「嗯！」

「難道你不會冷啊？」

「我也不知道，蘇格蘭的高地比這兒還冷，我小孩時是很貧窮的。」

她笑道：「我喜歡想你是孩子的樣子。但是，你現在並不貧窮，而且三件事中的兩件事都已完成，不是嗎？」

「什麼事？」他問；並對她身上的香味，及披在她身上的絲料感到好奇。

「第一件是得到銀子，記得嗎？第二是安全到達香港，第三件呢？」

她翻轉了身子並將她的腿移到他的腿上。他躺著不動，他透過絲袍感到她的腿的熱力，他等待著，他的喉嚨亦焦乾著，「香港已不再安全。」他說。

她的手開始在他身上移動著：「貿易在今年是不錯的，不是嗎？所以明年亦會如此。」

「老天保佑！」

他的手毫不猶豫地鬆開了她的睡袍，並開始撫摸著她。他幫她脫去睡衣並點燃了蠟燭，然後將被單移開。他看著她，她是那麼的奇妙——她是如此的光滑透明的，像個會發光的磁器一般。

「眞高興——你在看著我，知道我能取悅你！」她說。

於是他們毫不猶豫的開始作愛。

過了一會，她說：「你什麼時候回香港？」

「十天後。」十天，他想著。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可以。」

「到那時，新房子將會準備好嗎？」

「是的，妳在那兒會很安全的。」他的手臂橫過她的腰部，他開始親吻著她的面頰而至她的唇。

「能住香港多好。到時我可以見到我的老師。自從上次和高登很愉快的談話後已有好幾個月了。或許我們可以再次開始每週的課程？我需要學習更多更好的單字。他最近好嗎？」

「不錯，我離開前還看到他。」

停了一會，她輕聲地說，「你和你的大兒子爭執很不好的。」

「我知道。」

「當你原諒他時，我希望能見見他。」

「總有一天你會的。」

「我能在去香港之前到澳門一趟嗎？拜託！我將會很小心的，我將把孩子留在這兒，他

們在這兒會比較安全。」

「爲什麼澳門如此重要？」

「我需要一些東西——這是祕密，一個美好而令人驚奇的祕密。只有幾天？拜託！你可以讓毛斯及一些人陪我，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太危險了。」

「現在一點也不危險，」美美說，她想，歐洲人眞是非常奇怪。「不危險，即使如此，我還是會很小心的。」

「什麼事這麼重要？到底是什麼祕密？」

「令人驚奇的祕密，我會很快的告訴你，但不是現在。」

「讓我考慮一下，現在先睡吧！」

美美滿足地鬆了口氣，她知道幾天後她便可以到澳門去。她知道女人是有很多方法說服她的男人的——不論好或壞，聰明或愚蠢，勇敢或柔弱。我的舞衣將會是最好的，她興奮地告訴她自己。代辦將會以我爲榮，驕傲的足以娶我，並使我成爲他的第一夫人。

在她甜蜜的睡夢前的最後思緒便是她肚子裡的孩子。我的孩子將是一個兒子，她告訴自己，這兒子將讓他感到驕傲。兩件足以讓他引以爲榮的美好驚奇的祕密。

× × ×

「我不知道，威加斯，」史達倫暴躁地說，「你最好和羅勃好好商量，他比我清楚這些帳目。」

他們在史達倫私人的辦公室，仔細研究那些分類帳。辦公室的窗戶是敞著的，並傳來廣州市街的喧嘩聲，蒼蠅也群集在那兒，這是個溫暖的春天。

「金瓜對我們最後的訂單感到很著急，先生，而且……」

「我知道，但是直到他給我們他的最後訂單，我們不能正確地做任何事。我們提供最好的茶價及鴉片的價錢，那他還有什麼不滿？」

「我不知道，先生。」威加斯說，就如同他以前一樣，他沒有問，爲什麼「高貴之屋」要付給金瓜多於其他商人百分之十的錢，並賣給金瓜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的印度最好的鴉片。

「他媽的！」史達倫說，並倒了些茶。他希望他沒有允許美美去澳門。他派阿珊跟隨她，並有毛斯及他的一些手下保護她，照理她昨天便應回來，但至今都沒有回來。當然，這並不是不尋常的——從澳門到廣州的船隻常沒有一定。沒有一條海輪可以準時的到達，而必須要依靠於風力，他想著。假如她乘的是那可惡差勁的汽船的話，那就很可能會如此了。汽船常會破壞計劃行程，而不管風力或潮水。

「嗯？」他對敲門聲重重地哼了一聲。

「對不起，史達倫先生，」賀瑞修開門說，「大人希望你能等他。」

「什麼事呀？」

「或許他會告訴你，先生。他現在船尾。」

史達倫閣上了帳簿，「當我們回來時，我們會儘快與羅勃聯絡，威加斯，你會來參加舞會嗎？」

「我在未來的十年將不得安寧，如果我的太太、兒子及我的大女兒不在這兒的話。」

「你在澳門找到他們了嗎？」

「沒有，先生，他們偕同我的朋友去香港了，我要直接從這兒去找他。」

「當毛斯回來時，馬上通知我，」史達倫說著走了出去，賀瑞修也跟著出去。

「我非常的感謝你，史達倫先生，爲了瑪麗的禮物。」

「什麼？」

「就是那舞衣，先生？」

「哦！你曾看過她做嗎？」

「哦，沒有，先生，她在土地拍賣後便去澳門了，我昨天收到她一封信，她問候你好。」賀瑞修知道這禮物對瑪麗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去贏得舞會的首獎。除了雪凡芬。只要雪文生病！不必太嚴重的病，便足以使她在那天遭到排除。如此，瑪麗便可贏得千元金幣，有了錢他們便可以做許多了不起的事！他們可以回家，過著舒適的生活。哦！老天，讓她贏得這獎品吧！當我在這兒時，我多高興她能離開香港，他告訴他自己。如此她便可以擺脫葛萊興的追求，這人眞是混蛋，我眞懷疑他眞否眞的在追求她，他和科倫，哦！科倫，可憐的科倫

。

賀瑞修跟在史達倫後面，可憐而又勇敢的科倫。他記得當土地拍賣後的一天，科倫表現得多奇怪。他和瑪麗找到科倫時，發現他在浮雲號上。科倫還邀請他們一起晚餐，但每當他們把話題放在代辦身上，希望他們倆和解時，科倫總是改變話題。最後科倫說，「讓我們忘記我的父親吧，好嗎？」

「你不能這麼做，」瑪麗說，「他是個了不起的父親。」

「我們現在已是敵對的，瑪麗。我不以爲他會改變，事實上，即使他改變了，我也不見得會改。」

可憐，勇敢的科倫，賀瑞修想著。我知道痛恨父親將會演變成什麼結局。

「代辦，」當他們抵達時他說，「瑪麗和我對所發生的事感到遺憾，但即使對你和科倫之間感到遺憾，我仍以爲科倫可以成爲一個好朋友，而且……」

「謝謝你，賀瑞修，但如果你能不再提起此事，我將會更感謝你。」

賀瑞修和史達倫在沉默中走向龍史達夫的休息室。這休息室非常大而豪華。一個大的燭台照亮了華麗的天花板及會議桌。龍史達夫這時坐在桌頭，司令官及羅得將軍面對著他坐著。

「各位好！」

「眞高興你能加入我們，達克。」龍史達夫說，「坐下吧，我親愛的伙伴，我想你的建

議一定會很有價值的。」

「什麼事情，閣下。」

「嗯，我也邀請伯克加入我們，等他來了以後我再說，這樣我便不必再重覆了，好嗎？要什麼？雪利酒？」

「謝謝你。」

這時門開了，伯克進來了，當他看到史達倫及裝飾得輝煌的辦公室，他感到有些驚訝。

「你找我嗎？閣下。」

「是的，請坐！」

伯克向史達倫點了點頭，並說：「達克，你好，大家好。」大家對他卑低的態度而感到不滿，對之以冷淡的反應。

「我請你們兩位來加入我們，」龍史達夫開始說，「嗯，撇開你們是商人們的領導不談，我想你們的建議將是很有價值的。聽說，有一群無政府主義的人將要來香港殖民。」

「什麼？」在座的人驚訝的問。

「這是眞的嗎？」伯克說，同樣地如此驚訝！

「卑鄙可惡的無政府主義者，眞讓人難以想像！聽說甚至於那些異教徒都受到這群魔鬼影響。所以，如果我們不加以注意，香港就將成爲他們的溫床，這該死的一群！」

「他們是那一種無政府主義者？」史達倫問。無政府主義者即意味著麻煩困擾，而這些

麻煩將會影響貿易。

「這個嘛，嗯，該用什麼字呢？賀瑞修？幫？」

「幫，先生。」

「對了，這個組織已在我們下面展開了活動，這是很可怕的。」

「以什麼方式展開活動？」史達倫不耐地問著。

「我想你最好從頭開始聽，先生。」司令官說。

「好主意，今天的會議，總督清壽是最不安的一位。他說中國的許多權勢知道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一個祕密的社會，將建立他們的總部在一個礙眼的地方，大平山。這些無政府主義者擁有許多名字，他們是——嗯，你最好告訴他們，哈雷蕭。」

「清壽說那是一群由革命狂熱份子所組成的，他們受託推翻清朝。」哈雷蕭開始說，「他給了閣下五十個名字——紅色組織，紅色兄弟，天地會，等等——有些名字是不太可能翻譯成英文的。有些可以稱爲『紅幫』——『幫』即是『祕密組織的意思』。」他整理了一下思緒，「不管如何，這群無政府主義者都是一群最壞的份子，像小偷、海盜、革命份子等。幾世紀來，許多權勢企圖將這群人鎭壓根絕，但從未成功。他們大約估計有一百萬人在南中國。他們組織在一個房子內，最初的儀式也是未開化的。他們不斷地在找藉口以培育叛亂謀反，並使他們的同志感到害怕。他們並索求保護費用。每一個妓女、商人、農人、地主及小工——每個人都要對他們的威嚇付錢。如果不聽從的話，死亡及毀損等將會很快的發生。每

個人都付錢，使他們像個貿易團體一般。不論那裡有不滿，這祕密組織便會唆使命令這些不滿成爲叛亂。他們是群狂熱者，他們搶奪、強姦及苛求，像傳染病一般的蔓延著。」

「你曾聽說過中國的祕密會社組織嗎？」史達倫問，「在清壽提起這檔事之前。」

「沒有，先生。」

「無政府主義者眞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魔鬼。」伯克著急地說著。

龍史達夫這時拿一個小而紅色三角形的旗幟放在桌上。在旗幟上有二個中國標幟。「總督說三角標幟代表了他們的象徵符號。在這旗幟上的標幟意味著『香港』。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我們有了麻煩。清壽要送這些野蠻人及滿族人到太平山並以武力解決。」

「你不同意嗎？」史達倫說。

「老天，當然不。我們在這島上從無阻礙，我告訴他，我們可不願意和這群人打交道，我們要很快地以我們的方式來應付這件事，現在，我們該怎麼做？」

「把這群人統統趕出香港，要立刻去辦。」司令官說。

「這是不可能的，先生。」史達倫說，「而且對我們也沒有利。」

「是啊，」伯克說，「我們需要勞工、小工及僕役，而他們正合我們的需要。」

「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司令官說，這時將一撮蠟燭蒸燒掉的部份拿掉。他是個歷經世故，面色通紅及灰髮的人。「發出一道命令，任何屬於——你剛才怎麼稱呼的，『幫』嗎？——這個組織的將會被吊死。」他打了個噴嚏，「我將要看著這道命令實行。」

「你不能吊死一個中國人，我的天，只因爲想要踢除一個外國組織，那是違反英國法律的。」史達倫說。

「無論是否是外國組織，」司令官說，「培育叛亂以抵抗皇室友善的權力——如果我們能實現政府所命令的——便是抵抗國際法律和英國法律。看看這些笨到家的民權運動份子。」

「我們不能因他們是民權運動份子便吊死他們。只有在他們謀反或是違背法律時，我們才能這麼做，那是對的。」史達倫對著司令官怒目而視。

「英國法律說，一個人有權利去做自由的演說，及自由的政治活動。」

「但這種社團是不能助長叛亂的。」司令官說，「你難道贊成抵抗當地立法的權力嗎？」

「那眞是非常的好笑，我不會給你一個禮貌性的答案。」

「各位，各位，」龍史達夫說，「當然我們不能吊死任何人——無論他是什麼。但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讓香港因這群無政府主義者而潰爛。」

「這或許是清壽擺脫我們管理的一個計劃。」史達倫看著伯克，「你有沒有聽到任何有關這個幫會的消息。」

「沒有，但我想這個集團能恐嚇這麼多人，他們必會威脅到貿易，很快的他們也會威脅到我們。」

這時，將軍生氣地拂著根本無灰塵而乾淨的深紅色制服說，「這很顯然的是屬於軍隊的範圍職責，閣下，爲什麼不公佈一道命令去禁止他們呢？其餘的便可由我們來做。我的意思也就是說用我們在印度所學到的方法。提出一個密報獎金。土著常會在金錢下而出賣他們對方的幫派。我們可以先做些例子，如此，你以後便不會再有麻煩了。」

「你不能在這兒用印度的法則。」史達倫說。

「你在行政方面沒有經驗，我親愛的先生，所以你不能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土著就是土著，沒有什麼另一層的意思。」將軍看著龍史達夫。「這是件很簡單的事，先生。只要軍隊能駐紮陣營，香港便會很快的安定了，而成爲我們的領域。發佈一個公告去禁止他們，然後我們便會看到成果的。」

司令官哼著鼻子說，「我已說過不止一千遍，香港是應該歸屬於海軍的管轄權的。如果我們不能控制，則香港必死無疑。因此，海軍的地位應是最高的，這件事該屬於我們的管轄權。」

「海軍將製造戰爭，司令官——如我所重覆提到的。陸戰將可結束戰爭。當然囉，海軍曾摧毀拿破崙的艦隊，並封鎖法國。但是我們仍然必須永久地結束衝突。司令官，但是這是亞洲。很快的在這區域的領導權會被法國、荷蘭、西班牙或是蘇俄所入侵。是的，你可以控制海運，也謝謝上天你做的很好，但是，除非香港能被堅固地控制著，否則英國將設有基地用以防止她的敵人入侵。」

「香港最主要的功用，閣下，便是亞洲的貿易商業中心。」史達倫說。

「哦，我了解貿易的重要，我的好伙伴。」將軍說，「但這是個軍事戰略上的爭執，與你並無關聯。」

「如果不是貿易，」伯克通紅著臉說，「便沒有陸軍和艦隊的存在。」

「胡說，老兄，我要讓你知道……」

「不管什麼軍事戰略，」史達倫大聲地說，「香港是個殖民地，受外交部長的管理，一切都將由女王決定。閣下已對這件事有很聰明的表示，我相信他一定會覺得不論是皇家海軍或是陸軍對香港的未來都是重要的。以一個海軍兵工廠和陸軍基地或是貿易商業中心，」—他在桌底下暗中踢著伯克，「如以一個自由港來說，他的未來將是可以被確定的。」

伯克怯生生的趕快加上一句，「哦，的確是的！一個自由港對女王來說有重大意義。而且能有很大的國家收入。閣下已將各位的利益放在心上。海軍和陸軍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開放的港口將可獲取許多好處，尤其對女王而言，願上帝保佑她！」

「很對！伯克先生，」龍史達夫說，「我們當然需要海、陸軍。而貿易是英國生命的主力，一個自由的貿易更能促進此事。因此，我們都很希望使香港繁榮起來。」

「閣下希望能開放亞洲給所有文明國家而不假以任何幫助。」史達倫小心措辭的說著，「如果能以皇室的精銳武力來管理這自由港，那將會更好。」

「我不贊成讓外國人在我們之後成長壯大，」司令官直率地說著，而史達倫獨自地在笑

著，好比一個餌物已被取走。「我們打仗贏得勝利，並且還要繼續打下去，正因爲和平總在文人會議上被污染而糾纏不清。」

「這是個值得注意的觀感，司令官。龍史達夫直率地說，「但是卻不切實際。關於文人會議，外交官提出長程的觀點或許有些靠運氣，但是，戰爭，畢竟只是當其他路子皆失敗時的一種策略吧了！」

「但是這策略在這兒也遭到失敗，」將軍說，「所以很快的我們將以武力進入中國，並灌輸我們英國的法律並在全國實行。」

「這策略並沒有失敗，親愛的將軍。談判正在小心謹愼地進行著，哦，對了，中國有五億人口呀。」

「英國的一個步兵，先生，就可抵擋一千個土著的矛。哼！我們以少數的人便控制了印度，在這兒我們同樣也可以這麼做——你看我們控制印度，給那些野蠻人帶來了多大的利益？以武力控制，這正是我們應趕快做的。」

「中國是一個國家，閣下，」史達倫說，「不像印度，同樣的法規是不能採用的。」

「如果沒有安全的海運，陸軍不可能在一星期內即控制印度。」司令官說。

「眞荒謬！爲什麼不能，我們可以……」。

「各位！各位，」龍史達夫著急地說，「我們是在討論無政府主義，你有什麼意見，司令官？」

「把那些人趕離這個島。如果你需要工人，那麼便挑選一千或是兩千人——無論多少你在這島上所需——然後驅除其他的人。」

「閣下？」

「我已給了你我的意見，先生。」

「哦，是的。伯克先生呢？」

「我想香港是個自由港，而我們也需要中國人，我們應該自己來處理應付幫會。我想以將軍所說：吊死幫會的黨羽不會造成暴亂。以司令官所說：我們不需要任何抵觸皇室的祕密組織，一定要禁止他們。而且我想如果他們能和平地活動，也是會對他們合法的，但如果有任何屬於幫會的人鬧事的話——便將鞭打他們，用烙刑處罰他們，並永久的將他們趕走。」

「達克呢？」龍史達夫問著。

「我同意伯克先生的說法，但是不用鞭打、烙刑，那些都是屬於黑暗時期的玩意。」

「在我看來，」將軍不悅地說著，「他們仍然是在黑暗時期。當然他們應該受罰，如果他們屬於一個違法的組織的話。鞭打是一種極平常的處罰。鞭打五十下和在面頰上烙印是正確而合法的。最好我們能吊死一部份人，如此，他們便不敢再犯了。」

「在他們臉上永久地留下印子，」史達倫突然地說，「你們將永不給他們機會去做個好市民。」

「好市民是不會團結起來去結成祕密的無政府組織的，老兄，」將軍說，「但是那樣，

只有一個紳士才會去鑑賞這些忠告的價值的。」

史達倫感到血液充溢在他臉上，「下次你再發出類似的言語，閣下，我將會派幾名助手警告你，於是你將會發現子彈穿入你兩眼中間。」

一陣驚嚇的沉默。龍史達夫嚇白了臉，用力拍著桌子，「我不准你們任何一個再以這種方式進行談話。」他掏了他的絲綢手帕，並拂去額前的汗水，他的嘴變得乾又澀。

「我完全同意，閣下。」將軍說，「我建議這問題應該全部由所謂的『權勢』來決定：你以及司令官和我應該來決定這類問題。這不該歸屬於商人們的範圍的。」

「你簡直是瘋了，將軍閣下，」伯克說，「如果你在廣州這兒放個屁，都將會把倫敦塔的門給吹起！」

「伯克先生！」龍史達夫說，「你不可以……」

將軍重重地放下他的雙腿，「我要謝謝你，我的好先生，能將這些事記下心裡。」

「我不是你所說的好先生，我是個中國商人，你愈早知道此點愈好。天啊。爲那鬼頭衙而必須向你卑躬屈膝就像不必向皇上的妓女和私生子的時期已過去了。」

「老天！我要求名譽補償，我的幫手們今天將會去拜訪你！」

「他們不准做這種事，閣下，」龍史達夫說，用力地擊著桌子，「如果在你們中間存有任何紛爭，我將派人監視送你們回家，並在樞密院前控訴你們。我是陛下在亞洲的全權大使，所以我便代表了法律。他媽的！這實在不像話。你們必須向對方道歉，我命令你們立刻這

麼做。」

司令官隱藏起他冷酷的歡喜。哈雷蕭不相信的看著他們。伯克知道龍史達夫有權去傷害他，而他並不希望與將軍有爭鬥。同時，他也很生氣自己被牽入這種公開的敵對。「我抱歉！閣下，放你一袋子的屁。」

「我也抱歉，因我被命令如此做。」

「我想會議現在可以結束了。」龍史達夫說，總算緩和了些。「各位！謝謝你們的建議，我們將延遲決定，給我時間考慮。」

將軍戴上了他的熊皮盔帽，走向門去，靴上的利刀及掛在身上的劍叮噹地響著。

「哦，對了，將軍，」史達倫忽然地說，「我聽說海軍因爲一個獎和陸軍挑戰比賽。」

將軍停下來，手放在門把上，「是的，我恐怕不會有太多的對手。」

「爲什麼，將軍？」司令官發怒地說著，他也想起了將軍曾對他的水手所做有意的批評。

「因爲我知道我們的人會勝，閣下！不必花太多的精力。」

「爲什麼不將這比賽放在舞會後？」史達倫建議說，「我們將視這爲一種榮譽，我們也很願意出一些錢，五十基尼如何？」

「那眞是非常慷慨，史達倫，但我不認爲軍隊在那時會準備好。」

「老天在上，就是舞會後的一天，」將軍深紫色的臉說，「我爲我的手下出一百基尼。

「不。」司令官和伯克同時地說。

「爲你們兩人出一百基尼。」將軍說著提起了步伐走出門去。

龍史達夫爲他自己倒了些雪利酒，「司令官？」

「不，謝謝你，先生，我想我要回船上去了。」司令官拾起了他的劍，向史達倫及伯克點了點頭，敬了禮後，便離開了。

「雪利酒，各位？哈雷蕭或許你很高興能有這榮幸？」

「當然，閣下。」哈雷蕭說，很高興能有事做。

「謝謝，」伯克倒滿了酒，然後喝了下去。「這味道很好，你眞是好品嚐家，閣下！哦！達克？」

「我眞是必須對你有所規勸，伯克先生。對你所說的事情不能原諒，閣下……」

「是的，先生，」伯克說，看來很悔悟的，「你是對的，我錯了，我們很幸運你能主管這件事。關於自由港的事，什麼時候發布宣言？」

「這個嚒？先不要急，這群該死的無政府主義者必須要先對付。」

「爲什麼不把這兩件事一起處理呢？」史達倫說，「當你回香港時，爲何不以中英式的主題來處理？驅逐他們，但不用鞭打和烙烤刑罰，那是很公平的，嗯，泰勒？」

「如果你如此說，而且閣下也同意的話，」伯克大方地回答。貿易量將會很大。灰巫號

已駛離。在快樂谷的建築亦將建起。在史達倫和科倫間存有公開的敵對。而且香港即將成爲自由港。對了，達克，他入神地告訴他自己，你仍將是很有用的。但再過兩年後我們的汽船將使你倒閉。「是的，」他說，「如果你倆能同意的話。但是很快的，你們將會挫敗。」

「我當然不希望如此，」龍史達夫說，「可惡的生意。法律必須趕快實行以對付這些罪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各位，關於——你怎麼稱呼他們，伯克先生？哦，對了，我們將稱他們爲綁匪。哈雷蕭，關於清壽給我們的名册，我們將連帶宣言書一起公佈：凡是綁匪的黨羽所受的刑罰是立即的驅逐，或是照中國的方式來處理。煽動叛亂以抵抗大不列顚皇上的政府——或是中國最高的皇上——的刑罰都是『絞刑』。」

第十六章

亞伯丁村莊在滿月的月光下，顯得暗淡、潮濕而寧靜，街道上空無一人，村舍的門緊閉著，許多舢舨停泊在沉靜無波的泥水裏。雖然這些舢舨如緊鄰的村舍般緊緊地挨在一塊兒，但是它們却靜悄悄地沒有發出任何聲響，船上也沒有一點兒動靜。

史達倫正站在事先說好了的地點——在村外那口水井旁邊的小徑交叉口上。那口水井的井口是用參差不齊的巖石堆砌而成的，史達倫在那上頭掛了三個燈籠。他隻身一人，他那金色的掛錶告訴他：時間到了。他懷疑吳郭和他找來的人，是否眞的會從村莊、舢舨上，或是由荒無人烟的小山丘上或海上來到。

他仔細地注視著海，但是除了起伏的海浪外，毫無動靜。在黑暗中的某個角落，中國之雲號正張滿著帆地航行著，船上的人也正在不停地工作。對那些船上的人來說，史達倫實在是遠得讓人很難會注意到他，但是他們却可以很容易地便看到燈籠中的燈光。史達倫想，假使這些燈籠突然間熄滅了，那麼船上的人就需要將那艘船及船上的毛瑟，以及彎刀一齊向岸邊開過來。

那些他帶來的人，隱隱約約捏手捏腳地從海邊過來。他們全都準備好了，站在那兩艘快艇旁等著，一邊還注視著燈籠的燈光。史達倫全神集中地聽著他們的談話，但是却聽不清他們到底在說些甚麼。「假使我自己一個人的話，可能會安全一點。」他對自己說，「我不喜歡窺伺的眼光。但是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在岸邊，而沒有人替我把風的話，實在是太危險了。更糟的是，就得靠菩薩多多保佑了！」

一聲狗吠劃破了村莊的寂靜。史達倫僵直了身子。他小心地聽著，尋視四週有沒有移動的影子。但是什麼也沒有。他將背斜靠在井上，鬆了一口氣。心裏對回到島上，以及美美和孩子們都被安全地安頓在那幢爲他們建造在「快樂谷」的房子感到非常滿意。

當史達倫離開時，羅勃和科倫已經把一些該做的事處理得很好了。這幢有圍牆及大門的小房子，在兩百五十人日夜不停地工作下完工了。

但是仍然有許多小地方還沒弄好，花園裏也還沒開始栽種。但是大致上來說，已經佈置得差不多了，而且已經可以住進去了。這幢房子是用磚塊蓋的，有一個壁爐及木製的屋頂。室內的光線很好，有一部份的隔間是用紙糊的，一部份是粉刷的牆壁。所有的窗子都是玻璃的。

這幢房子面臨著海，內有一主臥房，飯廳及一個很大的客廳。西側，在花園的周圍有許多小隔間的休息室，獨具一格。這裏是美美和小孩子們的房間，再過去便是傭人們的房間了。

史達倫在前天就已經把美美和孩子們以及奶媽阿善安頓在這幢房子裏了。他還從廣州帶回了一個可靠的小廚童叫林丁的，和一個女傭以及一個小學徒。

雖然沒有一個歐洲人看過美美，但是他們都可以確定，「買賣」已經將女主人帶進他在香港的第一幢永久住所裏了。這些人在他們之間低聲的嘲笑他，甚至在他們之間公然而懷著妬嫉的心理抨擊他。可是他們對妻子却隻字不提。因爲他們認爲，婦人們知道的愈少愈好。

史達倫到目前爲止，對他的住所和他的貨棧以及工廠的進展感到非常滿意。還有就是對於科倫公然採取的冷漠態度，也覺得十分稱心如意。科倫曾經偷偷地告訴他說，他已經試驗性質的私下探察過伯克，而且威弗。特曼也邀他到庫伯。泰爾曼那艘豪華的鴉片船上，且非常慷慨地招待過他。

科倫說道，那次交易已經討論過了——亞洲將來的發展端視此後的合作情況，尤其是與大英帝國人民之間的合作。他也說道，雪凡芬已在晚餐時出現過，而且她當時非常漂亮愉快。

「雪凡芬對科倫來說，眞是絕佳的一對。」史達倫公平而冷靜的想著。「或是對我來說。」啊！是的，假使在倫敦舉行一個酒宴的話，她將成爲絕佳的女主人，和非常令人產生興趣的寵物——對那些皇公貴族及女士們，以及國會議員和內閣員們來說。「你會爲自己買個從男爵的爵位嗎？」「你足以買十個以上的爵位！假使中國之雲號先回來的話。」或者，中國之雲號能平平安安地。假使這一季的買賣能順順利利地成交的話，你就能爲自己買個爵位

了。

雪凡芬的確非常的年輕。她將會帶來其特有的稟賦，以及令人引起興趣的政治關係。但是傑夫•庫伯呢？他已經完全地陷於對雪凡芬的愛戀中了；假使她對他說聲「不」的話，那就夠使他頭大的了。

在英國的社交生活中，缺乏一個賢內助是絕對不行的。策略權謀都是在私人的客廳中進行的—非常享受、奢華地。也許是皇公貴族，或是公爵，或是內閣閣員的女兒陪伴著你呢！等著你回來吧？有的是時間！

在那兒嗎？

有隻狗在那些舢舨中尖銳的吠著，然後當其他的狗也跟著叫時，牠亦混入其中，而嘈雜，而尖銳的咆哮起來。一陣起落的死亡決鬥的聲音後，一切又歸於沉靜。當勝利者開始滿足時，四下又起了一陣偷偷地低沉地怒吼聲，然後又開始另一場混亂，撕扯糾纏的戰爭。

史達倫背靠著燈籠旁，注視著那些舢舨。他看到一個影子移動。然後另一個，很快地一團中國人靜悄悄地離開了那浮動的村莊，然後在岸邊聚集。他看到了司魁葛。

史達倫鬆弛地握著手槍，靜靜地等著，他在黑暗中搜索吳郭。那些人吵雜地從小徑走上來，司魁葛非常小心地走在中間。他們在水井旁停了下來，注視著史達倫。他們看起來都很年輕，二十出頭。穿著黑色的緊身上衣，黑色的褲子，頭上帶著很大的草笠將整個臉遮住。

「黃昏時，買賣！」司魁葛輕輕地說。警戒地，準備好隨時撤退。

「吳郭呢？」

「他請你原諒。他很忙，不能來。這些有一百個人，你挑選一下，然後讓我們離開！」

「叫他們分成十個一批，然後脫光衣服。」

「脫光？照他說的？」

「是！天啊，脫吧！」

司魁葛向史達倫眨了眨眼，然後聳了聳肩，走向那些人，用愉悅的聲對他們解釋。那些中國人喋喋不休了一陣，然後分爲十人一堆，脫掉他們的衣服。

史達倫向第一堆人招了招手，他們走入燈光下。他從中挑出一人，又從另一堆人中挑了兩個或三個，他非常小心的挑選，他知道他現在正從事一項爲前進深入中國心臟做先鋒的準備工作——假使他能使他們服從他的意願的話。那些不合他意的，他很快地剔除；那些頭上辮子蓬亂而骯髒的像老鼠尾巴的，他也不要，還有就是那些體形瘦小的，也不納入考慮。而那些臉上滿佈瘡疱，斑點的，卻是史達倫所喜歡和合意的——因爲史達倫知道，這些疤痕是來自海上掠奪其他船隻所感染造成的。而這樣一個曾經得過天花而康復的人，已經有了免疫力，而且身體強壯，是一個眞正體會到生命的價值的人。史達倫喜歡那些有著已經癒合的刀疤的人。他亦嘉許那些臉上毫無掩飾地顯出其赤誠的人。他小心地細察那些含著敵意地顯出他赤膽忠心的人，他知道暴力和浩瀚的大海就如船員伙伴一樣。有些他因他們含著憎恨的眼光而挑選他，有些却只是因爲當他看他們時，他們臉上長著肉瘤而選他。

司魁葛愈來愈沒有耐性地看著史達倫，他抽出他的小刀反覆的丟進泥堆裏。

史達倫終於挑選完了！「這些是我要的人，他們可以穿上衣服了。」

司魁葛大聲的下了一道命令，然後他們全穿上衣服。史達倫拿出一疊紙，遞了一張給司魁葛。

「你可以把它唸給大家聽。」

「這是甚麼？」

「這是正式的契約。包括工資的價目以及五年的工作期限。他們全部都簽字在一起。」

史達倫另外又給了他一張上面全是中文的紙。「把這張給他們其中會唸的人。他們每個人都要簽名，否則我就不要他們這些人。好了，交易到此爲止。」

「你辦事眞行。」司魁葛拿著那張紙，從那些已被選中的人中，叫一個身材矮小而麻臉的人出來。那人向前走了幾步，拿了那張紙，在燈籠下看著。司魁葛向那些沒被史達倫選中的人，用拇指很快地指了一下，然後他們便很快地消失在舢舨中。

那個矮小的麻臉開始唸著。

「他叫甚麼名字？」

「馮。」

「馮什麼？」

「隨便你喜歡叫馮什麼就馮什麼，誰知道他們這些供差遣的猴們叫什麼？」

那些中國人很專心的聽那人唸，唸到一個地方的時候，一陣嘖聲而緊張的笑聲，從他們之間傳了出來。

「有什麼好笑的？」司魁葛用廣東話問他們。馮花了一番功夫才解釋完畢。

司魁葛轉向史達倫，「這上面寫的是些什麼嘛！嗄？他們要在五年內不能與異性私通，又不能結婚，這不太妥當吧！你把他們當成什麼了？」

「這只不過是一般的規定，司魁葛。所有的契約都是如此。」

「天啊！船員的契約不是這樣的！」

「他們都要成爲船長或者高級船員，所以他們必須簽這種契約，如此才是合法的。」

「我覺得很不恰當。你是說，他們在這五年間，連個娼婦都不能碰？」

「這只是他們不能結婚。」

司魁葛轉身面向他們，對他們簡要的說明了一下。然後他們又笑了起來。

「我說啊！他們得像聖潔的上帝接受您的指使呢！不過通姦是可以的。」他拭去臉上的汗。「吳凡已經告訴他們，在這五年內屬於你的人了，所以沒什麼好擔心的了！」

「你爲什麼這麼緊張？嗄？」

「沒事，沒事，我告訴你，沒事的。」

馮繼續唸著。有人發出噓聲，要求其中一句再重唸一次。司魁葛愈來愈有興趣，那是有關他們的工資，準船長第一年的薪餉是五十鎊，第二年七十鎊，第三年假使他有大副證明的

話，是一百鎊，還有，他可和船長再拿到一百五十鎊的獎金，以及十六分之一的利潤。假使他們能在三個月內學會英語，就有二十鎊的獎金。」

「七百五十分錢幣，就已經比他們十年所賺的還多了。」司魁葛說。

「你想要一份差事嗎？」

「我很滿意我目前的工作，謝了。」

當他心裏忽然出現一個念頭時，他扭曲著面容說：「吳凡不該得到所有的工資。」他小心的說。

「我不會這樣要求他。你可以很肯定的說，他們將賺取每一分錢，要不然他們將會被送上岸。」

「只要不花我一分錢，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反正浪費的是你的錢。」

當馮唸完那份文件時，史達倫讓他們每個人將自己的姓名簽在副本上，每個人都簽了。然後他又叫他們每個人將左手在印泥上搽一下，然後印在紙上。

「這是幹什麼用的？」

「每個人的手紋都不一樣。現在我知道每一個人了—不管他叫什麼。其他的人呢？」

「你要叫他們到船上去？」

「是。」史達倫給了馮一盞燈，示意他到海邊去。其他的人靜靜地跟著。

「你的挑選和契約都很高明，代辦。你實在很聰明。」司魁葛若有所思地舔著刀尖。「

我聽說你曾經非常高明的贏了伯克，甚至贏了一條金條。」

史達倫突然以懷疑的眼光回看了司魁葛一眼。「也有一些歐洲人在場吧？伯克大概是這麼說的吧！你也是其中之一？」

「假如吳凡叫我參加那一次的話，代辦，我敢打賭就不會輸了。」司魁葛環視了四周，當他確定周圍沒有任何異動時，他滿懷詭計的說：「吳郭是福建人，他來自金門，就沿著海岸，你知道那個小島嗎？」

「嗯。」

「仲夏夜時有個祭日，吳郭一定會在那兒，有些和他的祖先有關的事。」司魁葛的眼裏閃著惡毒的眼光。「假使有一兩艘艦艇經過那兒時，哈！它們就會像陰溝裏的老鼠掉進大桶裏一樣哩！」

史達倫帶著輕視的態度微笑著說：「他敢！」

「我告訴他的都是實話，天啊！我敢發誓！那個傢伙騙我，使我向你發誓。假使這是謊話的話，我將不會原諒他的。司魁葛的誓言絕對和您的一樣眞實、毫無虛假！」

「是啊，當然囉，你想我會信任一個出賣主人的鼠輩嗎？」

史達倫注視著司魁葛，「仲夏夜的事，我會考慮一下。」

「我向你發誓，我要他的命。一個人一旦發了誓，就得照著誓言去做，否則會遭天譴的。那個豬仔栽了我，這天殺的，所以我要他以命來償還。」

「孩子們呢？」

「他們就如你所說的，會成爲紳士嗎？」

「快點！我要走了。」

司魁葛轉個身，向黑暗裏吹了一聲口哨。有三個影子從舢舨中出來，非常小心的從搖晃的踏板上，下到陸地，然後很快地向小徑走來，當那三個男孩走入燈籠的光暈中時，史達倫張大了眼。那三個男孩，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歐亞的混血兒，最後一個是個骯髒而矮小的歐洲男孩。那個中國男孩穿得非常華麗，他腦後的辮子粗粗大大的，編得非常漂亮，他還帶了一個袋子。另外那兩個非常可憐地穿著骯髒而類似英國男孩的服裝——他們的長外套是自製的，帽子已經用得很舊了，他們的褲子和鞋子，也都是非常粗製的自己綴連起來的。他們肩膀上，各扛著一根棍子，棍端各掛了一包東西。

三個男孩極度的——却失敗的——想掩飾他們的憂慮與不安。

「這個是吳培橋。」司魁葛說。那個中國男孩很緊張的鞠躬。

「他是吳凡俅的孫子，他的一個兒子的孩子，不過不是吳郭的孩子。這邊這兩個是我的孩子。」他很驕傲的指著那個縮在一邊的小男孩說：「這是弗萊德，今年六歲；那是柏特，七歲。」

他輕輕地比了一下，兩個小男孩很快的脫去了帽子，敬了禮，非常驚惶的互相喃喃的說了幾句話，然後回頭看了他們的父親一眼，想知道他們是不是做對了。柏特，是個歐亞的混

血兒，本來他已經把他的辮子，服服貼貼地盤在帽子下的，但是現在由於他的侷促不安，而滑落在他的背後。另一個孩子的頭髮非常骯髒，就像他的父親一樣，在脖子後的辮子末端，綁著條塗有焦油的大麻繩。

「到這邊來，孩子們！」史達倫帶著憐憫的眼光說。

那個歐洲男孩牽著他同父異母的哥哥的手，一起慢慢的向前走了幾步，然後停了下來，幾乎要窒息了。那個英國小男孩用手背擦掉一團掛在鼻下的鼻涕。

「你是弗萊德？」

「是的，大人。」他小聲的說，幾乎聽不到聲音。

「大聲點，孩子！」司魁葛說，那孩子大聲的衝口而出：「是的，大人。我是弗萊德。」

「我是柏特，大人。」那個歐亞混血兒瑟縮的回答，當史達倫看著他時。他長得高高瘦瘦的，非常英俊，有一口整齊而漂亮的牙齒，金黃色的皮膚。他是三個男孩裏面最高的。

史達倫目不轉睛的看著吳培橋，那孩子低下了眼睛，用腳擦著地。

「他不會說英文？」

「不會說。不過柏特會說他的方言。弗萊德也會一點兒。柏特的媽是福建人。」司魁葛更加不舒服的說。

「你的媽媽呢？弗萊德。」

「死了，大人。」那個歐洲男孩強忍著淚說。「她已經死了，大人。」

「她已經死了兩年了。死於壞血病。」司魁葛說。

「在你的艦上有一些英國婦女吧？」

「有一些。站到那邊去！孩子們。」他說。他的兩個兒子很快的站到他指的地方，直直地站著，聽不見他們的談話。吳培橋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跑到那邊，和其他兩個孩子站在一起。

司魁葛放低了聲音。「弗萊德的媽被判有罪，因爲在嚴冬時偷了煤，而被判處流刑十年。我們是在澳洲由一位叛了教的牧師證婚的，也許是因此而不太好。但是我們還是結婚了。在她死前，我向她發誓要好好的扶養這兩個孩子。」

史達倫拿出更多的紙。「這些紙賦予我對這幾個孩子的監護權。直到他們滿二十一歲。你可以簽你兩個兒子的部份，但是吳培橋？應該要有親戚關係。」

「對了，你可以拿一份。」

史達倫開始把名字填上去，不過司魁葛阻止了他。「代辦，不要把『司魁葛』寫在孩子們的名字上面，用另外的名字，隨便什麼名字，只要你喜歡——不，不要告訴我你用什麼名字。」他很快地加上一句。「隨便什麼名字，你想個好的名字。」他額上掛滿了汗珠。當他拿起筆來畫押時，手不斷地顫抖著。「弗萊德會忘了我，還有他的媽。好好的待柏特好嗎？他的媽仍是我的女人，而且她並不壞，不是個壞女人。善待他們吧！就算是爲你的朋友吧！

他們已經被教得會說適當的禱告詞了。」他用手指擤了鼻涕，然後擦在褲管上。「吳培橋該每個月寫一次家信。對了，你要寄錢來，是學費。一年一次。他們都上同一個學校。」

他向那個中國男孩招了一下手。培橋勉強的向前走。司魁葛很快地向船的方向指了一下。那孩子順從的離開。然後他向他的兒子招手。

「我要走了，孩子們。」

那兩個孩子跑向他們的父親，緊緊地抱住他，求他不要把他們送走，他們臉上掛滿了眼淚，恐懼淹沒他們。但是司魁葛推開了他倆，用冷酷無情的聲音對他們說：「走開！聽代辦的話，他會像你們的父親一樣對待你們的。」

「不要丟開我們！爹！」弗萊德乞求著說。「我會當一個好孩子的，柏特和我都會當好孩子的！爹，求你不要丟開我們！」

他們非常悲傷的站著，肩膀因抽咽而顫抖著。

司魁葛大聲的清了清嗓子，吐了一口唌。他猶豫了一秒鐘，然後抽出他的小刀，抓著柏特的辮子。那個歐亞混血兒驚慌的尖叫，企圖掙脫。但是司魁葛割掉了他的辮子，而且摑了那個歇斯的里的孩子一掌，足使他暈了過去，但是，就此而已。

「哦，爹地！」弗萊德戰慄而尖聲的說，「你知道柏特答應他的媽，要好好的保持他的辮子的。」

「我這樣做，爲你更好，弗萊德。」司魁葛說，他的聲音嘶啞。「柏特現在已經不需要

它了，他就要像你一樣成爲紳士了。」

「我不要當紳士，我要留在家裏。」

司魁葛最後一次摸摸柏特的頭，還有弗萊德的。

「再見了，兒子們。」他說。他很快的走了，然後消失在夜裏。

總經銷　鼎祥書局
新莊新泰路227巷5弄9號
郵政劃撥120016
電話9020131

代　辦 上卷

中華民國70年1月30日初版

原　著　JAMES CLAVELL
發行人　王素貞
監　印　張文焜
總編輯　劉治華
出版者　雅鳴圖書出版社
臺北市甘州街42巷7號
郵政劃撥163982張文焜帳戶
電話(02)5118100・(02)5624029
印刷所　榮帥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588號
定　價　全套上下兩卷新臺幣300元
單册新臺幣150元

局版臺業字第2128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